

裁军谈判委员会的报告

附 录 三

第 五 卷

裁军谈判委员会1982年按国家和
议题分类的发言索引和逐字记录

第一百七十次全体会议最后记录

1982年4月8日星期四

上午10时在日内瓦万国宫举行

主席：大川美雄先生（日本）

出席者名单

阿尔及利亚:

马提先生

贝勒凯德先生

塔法尔先生

阿根廷:

卡拉萨莱斯先生

纳西贝内小姐

澳大利亚:

萨德勒先生

斯蒂尔先生

芬德利先生

比利时:

努瓦尔法利斯先生

德克莱克小姐

巴西:

德索萨·埃·席尔瓦先生

德罗斯·杜亚尔特先生

保加利亚:

特拉洛夫先生

索蒂罗夫先生

普拉莫夫先生

缅甸:

吴貌貌季先生

吴丹吞先生

加拿大:

斯金纳先生

中 国:

田进先生
林威先生
冯镇耀先生

古 巴:

索拉·比拉先生
努涅斯·莫斯克拉先生
加西亚先生

捷克斯洛伐克:

斯特吕卡先生
齐马先生

埃 及:

里迪先生
哈桑先生
法赫米先生

埃塞俄比亚:

特雷费先生
约翰内斯先生

法 国:

德博斯先生
维勒特先生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赫德尔先生
默佩尔特先生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韦格纳先生
克林勒先生

匈 牙 利:

科米韦斯先生

哲尔费先生

印 度:

温卡特斯瓦朗先生

印度尼西亚:

苏恰斯纳先生

达马尼克先生

西马尼翁塔克先生

巴赫林先生

伊 朗:

马哈拉蒂先生

意大利:

阿莱希先生

奥利瓦先生

迪焦万尼先生

日 本:

大川先生

高桥先生

田中先生

新井先生

肯尼亚:

南吉拉先生

穆里乌·基博伊先生

墨西哥:

加西亚·罗夫莱斯先生

冈萨雷斯·雷内罗夫人

蒙 古:

额尔德姆比列格先生

巴雅塔先生

包勒德先生

摩洛哥:

拉哈利先生

什赖比先生

荷兰:

范东根先生

瓦根马克尔斯先生

尼日利亚:

依朱厄尔先生

阿金桑亚先生

阿奎伊-伊龙西先生

巴基斯坦:

阿赫迈德先生

阿克拉姆先生

秘鲁:

贝纳维德斯·德拉索塔先生

波兰:

苏伊卡先生

鲁辛先生

恰洛维奇先生

斯托罗伊沃斯先生

罗马尼亚:

梅列斯卡努先生

斯里兰卡:

贾亚科迪先生

帕列哈卡拉先生

瑞典:

利德戈尔德先生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伊斯拉耶利安先生
璠莫夫先生
普里亚欣先生
伊波利托夫先生

联合王国:

萨默海斯先生
米德尔顿先生
林克夫人
赖特小姐

美利坚合众国:

巴斯比先生
克里顿伯格女士
霍因克斯女士
伯克小姐

委内瑞拉:

阿吉拉尔先生

南斯拉夫:

弗尔胡奈茨先生
米哈伊洛维奇先生

扎伊尔:

奥西尔·格诺克先生

裁军谈判委员会秘书

兼秘书长个人代表:

贾帕尔先生

裁军谈判委员会副秘书长:

贝拉萨德圭先生

主席：我宣布裁军谈判委员会第170次全体会议开始。

在我着手处理发言人名单之前，我要提请你们注意秘书处今天上午散发的有关委员会及其附属机构拟于下周举行的会议的时间表的非正式文件。正如你们所知，星期一为假日，因此那天将不安排活动。这就意味着，我们将大约有一周的时间来完成委员会的工作，如果我们要在4月20日结束我们的审议工作的话。由于工作小组还未提交它们的报告，它们必须在下周提交，我们很可能需要在4月19日星期一和4月20日星期二召开全体会议来审议和通过提交大会的特别报告。在这种情况下，我看除了在下周增加附属机构会议的次数并且还要利用一切可支配的时间来审议报告草案之外别无选择。在这方面，你们可注意，我们将不在星期二召开全体会议，因为没有任何代表团表示要在那一天发言。因此，我们可以利用那段可支配的时间在4月13日上午10时召开一次非正式会议来讨论时间表所包含的议题。

在这次非正式会议之后，我们可望能着手审议报告草案。你们会记得，大家曾同意设立一个自由参加的起草小组来审议提交大会的报告草案。我建议我们争取在星期二的非正式会议之后召开这个起草小组的第一次会议。这个起草小组将在第一号会议室开会。

如果没有反对意见，我将认为委员会通过了这个时间表。

韦格纳先生（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主席先生，我感谢你和秘书处再次提出这样一份措辞非常精确的时间表。但是，得知各代表团十分反对召开同时举行的会议，我要指出：4月13日星期二下午3时，这个时间已留出给放射性武器特设工作小组。鉴于该工作小组工作的情况，它的这次会议可以不一定要开，所以我将与秘书处接触以究明我们是否可能在什么时候可以取消这次会议以便把这主要会议室拨给化学武器小组使用。

主席：我感谢韦格纳大使提供这个有用的情况。

我能否认为，委员会——我要说——暂定同意通过这份下周的时间表？

就这样决定。

主席：按照我们的工作计划，今天委员会应该已经开始审议议程项目8。该项

(主席)

目内容是审议各附属机构的报告和审议并通过提交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的特别报告。但是，正如成员们所知，现在还没有可供全体会议审议的附属机构的报告，而且委员会已同意应由一个自由参加的起草小组来处理委员会报告草案中那些秘书处已提供的部分。因此，成员们可能要充分利用议事规则第30条，按照此条，想就任何有关委员会工作的议题发言的成员都可以发言。

根据我的发言名单将在今天发言的有印度、美利坚合众国、荷兰、蒙古、尼日利亚、南斯拉夫、埃及、联合王国、中国和比利时等国代表。

我现在请名单上第一位发言者、印度代表温卡特斯瓦朗大使阁下发言。

温卡特斯瓦朗先生(印度)：主席先生，我很高兴地欢迎你，来自亚洲的一个兄弟国家的代表出任我们委员会这个关键的四月份的主席。委员会的成员们对你献身裁军事业和对你给人印象深刻的充满真诚和智慧的人品已经熟悉。我不怀疑，在本月委员会必须首先就它提交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的报告达成一致意见的期间，你的耐心、技巧和指导将有助于我们的工作。让我代表我国代表团向你保证，你在履行职务中会得到我们最全面的合作，并祝你事事成功。

秘书处已向委员会的所有成员散发了印度常驻纽约联合国总部代表递送联合国秘书长的一份照会的全文(1982年4月6日第CD/273号文件)，该文件还载有印度政府对有关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的实质性问题的意见以及防止核战争的一些建议。

第一届特别会议《最后文件》第18段明确地说(我引用在此)：“消弭世界大战——核战争——的威胁是今日最迫切紧急的任务。人类正面临着—项抉择：停止军备竞赛，朝向裁军前进，否则就面临灭亡”。

因此，人类生存的问题必须比个别国家或国家集团狭隘的安全概念更重要。若使用核武器——这是一种大规模毁灭性武器——那就管不了国家或地区的边界，它会导致不加区别的毁灭和生命的丧失，同时会危及人类本身的延续。那么，根据什么理由任何国家可以继续坚持认为它有权通过采纳以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为前提的有害理论，来寻求其安全呢？我们不能并且必须不允许这种事态继续下去。

今天爆发核战争的危险已比过去的任何时候都要更进一层。在欧洲——这个大

(温卡特新瓦期先生，印度)

陆已经容有过分饱和和最具毁灭性类型的核武器和常规武器——的若干国家里，反对核武器的人民群众运动正在日益高涨，这并不仅仅是巧合。最近，在美利坚合众国，一直也有类似的民众对核战争的悲惨现实的日益增长的关切和忧虑，从而导致在美国国会里提出了两党都支持的要求采取紧迫措施以停止和扭转核军备竞赛的决议。参议员肯尼迪和哈特菲尔德在美国参议院提出的第一个这类决议在其绪言里说（我引用在此）：

“鉴于地球所面临的最大挑战是防止偶发或蓄意的核战争，

鉴于核军备竞赛正在可怕地增长着一场大屠杀的危险，而这场大屠杀将是人类的最后的战争，同时

鉴于为了停止核军备竞赛和减少核战争危险就必需进行冻结并随后削减核弹头、导弹和其他运载系统。”

而在这个序言段落之后有一项对美国和苏联的庄严呼吁，吁请它们“就试验、生产和进一步部署核弹头、导弹及其他运载系统达成相互的和可核查的冻结”。

印度对这项美国参院决议序言里所表达的哲理和态度赞同之唯恐不及。正如委员会所知，印度在其给秘书长的照会里已经特别要求彻底冻结核武器以作为朝向核裁军的一个步骤。当然，我们的办法在性质上更全面，并包括两个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即（一）完全停止制造核武器；以及（二）中止生产用于武器目的的裂变物质。一旦这些实现了，就能对一切国家的所有核设施采用普遍的和非歧视性的国际保障措施，以防止将裂变物质转用于武器用途。

冻结的想法不是新提出来的。1964年美国自己在十八国裁军委员会里就曾建议“经核查地冻结战略核进攻性和防御性工具的数量和特性”。这项建议是根据普遍接受的裁军办法而提出的。我不能找到更好的词句来描述这种办法，倒不如引用美国代表1964年1月31日在十八国裁军委员会里所做的发言。他说（我引用在此）：“这项建议（建议经核查冻结战略核进攻性和防御性工具的数量和特性）是依照已经成功地谈判过的、具有共同普遍哲理的一些措施而摹制出来的。这种哲理就是，符合逻辑的第一步是冻结事物使其保持原状，然后再消除裁军的各种未来障碍”。

但是，近年来，这种普遍接受的裁军办法已被突然搁置一旁而让路给危险的办

(温卡特斯瓦明先生，印度)

法——这种办法实际上是悍然不顾事实，这种办法认为通向裁军的道路要通过积聚军备。任何人都应该清楚，这种从所谓实力地位出发的谈判政策只能导致进一步加剧军备竞赛并增加爆发一场核战争的危险。经常被用来支持将积聚军备作为裁军序曲的论据是，它会“刺激”真正的敌人或潜在的敌人来寻求裁军。军备竞赛的历史证明事实恰巧与此相反，即这种办法远不是裁军的序曲，而实际上一一直是连续地、前所未有的危险地不断加剧军备竞赛的序曲。没有一个国家能被吓得接受裁军，相反地，它当然会在被吓之下去从事其本身的堪予匹敌的军备积聚，或甚至比对方更大的军备积聚。

不论怎样，当人们正在处理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如核武器的时候，优势和均势概念或威慑概念都是没有多少意义的。现有核武库的杀伤能力已过多，因而数量已毫无意义。绝大多数军事战略家的看法是，即使将现有核武库削减百分之五十或更多，对所谓的核均势也影响不大或没有影响。因此无人能否认，立即冻结核武器之成果无非是冻结现有的所谓的核均势——据称这是防止核战争的关键因素。

我们完全拒绝只能在所谓的同等或均势的基础上寻求裁军的概念。如果我们打算接受这个概念，那么我们之中的绝大多数国家——这些国家都是无核武器国家——事实上就必须重新估价我们放弃制造和获取核武器这件事，并且必须获得我们自己的核武库。因为只有这样做，若用主要核武器国家的这种同样的逻辑，我们才能说服其他国家承诺核裁军。如果承认通向裁军的道路一定要通过用积聚更多军备来施加压力才能做到，那就只能得出这样荒谬的结论。

印度已提出了冻结核武器的提案以响应有关第二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联大特别会议的第36/81 A和B号联大决议。我们衷心希望，核武器国家响应载于一致通过的第36/81B号大会决议的呼吁，并且不再继续拖延地提出“它们的确防止核战争的意见，提案和切实可行的建议”。

我们今天面临的形势极其危急。防止核战争的措施以及停止核军备竞赛和核裁军的措施不能再等待了，也不能再成为变幻莫测的两个核武器大国及其盟国之间关系的一件抵押品。已经到了承认这样的事实的时候了，即我们大家所面临的一场可能的无论是偶发的还是蓄意的核战争的危险，确实是全球性的并且要求一项全球性的解决办法。对人类面临的这个严重问题只就其某些方面作一些部分性的措施，是不能提供持久的成功希望的。

(温卡特斯瓦朗先生，印度)

在我结束发言之前，我要简单地谈及化学武器问题。直到现在，我们一直以某种程度的乐观主义和鼓舞的心情来看待本委员会化学武器特设工作小组所取得的进展。但是，这种乐观主义被最近宣布的要开始实际上是一种新的和更危险的化学武器军备竞赛的一些决定破坏了。这里，在为从事研制和生产新型和具有更大毁灭性类型化学武器（特别是二元武器）进行辩护时，又一次使用了这种奇怪的逻辑：必须给予所谓的敌人某种“刺激”，以使其从事裁军。

我们不能接受这种悍然不顾事实的奇怪前提。如果我们要在达成及早禁止化学武器方面取得进展，每个国家在其行为上表现出某种程度的谨慎和克制是绝对需要的。我们热切希望，所有拥有化学武器的国家和那些具有进一步发展其化学武器能力的潜力的国家，如果不能更早些，至少应在第二届裁军特别会议上承诺不进一步积聚它们的化学武器武库并同时不再研制、生产和部署新型化学武器。我们担心的是，除非及早采取有效行动来制止这种为加速了的军备积聚进行辩护、认为它有助于裁军谈判的新趋向，否则裁军事业本身将继续仅仅是一座海市蜃楼，并带有随后必将发生的危险。

主席：谢谢印度代表的发言并感谢他对主席所讲的一番友好的话。我现在请美利坚合众国代表巴斯比先生发言。

巴斯比先生（美利坚合众国）：主席先生，虽然菲尔兹大使对你就任主席已经向你表示了美国代表团的祝贺，我还要借此机会表示，我个人也高兴看到你担任主席并祝你在你的困难的和要求很高的工作中取得成功。

我今天要求发言的目的是，提出联合王国代表团、澳大利亚代表团和美国代表团共同发起的、题为“化学武器核查‘远距离持续核查’技能的技术评价”的第 CD/27 1-CD/CW/WP. 32 号文件。

达成一项彻底的和可核查的禁止化学武器公约是接近委员会最优先议程项目的一个项目。委员会对核查一项未来化学武器公约的一般办法的讨论已表明，在核查问题上存在着根本分歧。如要取得有关一项化学武器公约的有意义的进展，那就必须在解决这些问题上取得进展，这一点是很清楚的。

(巴斯比先生, 美国)

因为有待在一项禁止化学武器公约中处理的核查任务有多种多样, 所以不可能有能适用于一切情况的简单公式。需要针对各种特定情况的各种技术。要寻找解决它们的办法, 就需要本委员会所有成员的积极合作、魄力和专门知识。就是按照这个精神, 我国代表团主办了两次有关远距离持续核查(“ ”)观点的简介介绍会。

远距离持续核查系统是国际原子能机构所研制的主要用于核保障制度的一个独特的全球性的感测器监测和数据收集网。但是, 据提案的共同发起国看来, 所涉及的技术可具有更广泛的适用性。特别是, 我们认为, 远距离持续核查技术可以被用于广泛的化学武器核查系统的一个组成部分。

第 CD/271-CD/CW/WP. 32号文件描述了远距离持续核查的概念, 并且建议设立一个机构, 在此机构内可以在委员会的主持下对远距离持续核查进行技术评价。这种技术评价的结果, 将被用来确定远距离持续核查作为化学武器核查系统的一个组成部分的适用性。

在核查与遵守领域中的问题上缺乏一致意见是成功地完成本委员会有关彻底和有效禁止化学武器公约工作的主要障碍, 这一点是很清楚的。第 CD/271-CD/CW/WP. 32号文件提出了一个技术评价问题, 技术评价通过朝向克服这个障碍迈出新的一步从而对我们提供帮助。它还可以成为一项建立信任的措施, 各国可在其中进行合作来发展和评价各种改进了的监测安排。由于这些原因, 我们请求大家从支持的角度审议这项提案, 并打算建议将这个项目列入我们的夏季会议工作计划。

主席: 谢谢美利坚合众国代表的发言并感谢他对主席所讲的一番友好的话。我现在请荷兰代表 范东根大使阁下发言。

范东根先生(荷兰): 我要利用议事规则第30条的规定, 谈一谈议程项目7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问题。

荷兰欢迎本委员会将此项目列入议程的决定。我们认为着手处理这个议题的时间早已成熟; 进一步拖延只会增加它的复杂性, 即便在现在, 它也已够复杂的了。费因大使在他的1982年2月2日的发言中概述了我们对这个问题的态度。在认真

(范东根先生，荷兰)

听取了某些代表团所提的论据之后，我们只好同意不在委员会春季会议的工作计划里安排这个项目。与此同时，我们欢迎关于举行非正式会议来审议项目7的决定；我希望那时我已将我们对这个问题的坚定不移的兴趣表达得非常清楚了。

当然我们意识到，少数国家在探测和使用外层空间方面起着压倒性的作用，而对本委员会的其他成员来说，许多技术方面还是难以掌握的。同时，由于在外层空间可能进行的军备竞争会直接影响军事平衡，因此出于共同安全，我们有权、甚至有责任来就这个问题发表意见。

今天当我这样作的时候，我的主要目的是要促进进一步的讨论并表示继续支持这样的看法：主要贡献只能来自两个大国，只有它们两个能达成相互意见一致，才能有一项持久的解决办法。

看来，军事上利用外层空间有三个主要方面：

(a) 越来越多地使用军事卫星来履行与军事直接有关的职能，如观察、导航、传信和监测危机；

(b) 因此，上述一类的卫星正在成为高度优先的军事打击目标，因为这些卫星的消灭将直接影响对手的军事能力。这就造成人们加强研究和研制工作，在某些情况下甚至试验所谓的轨道截击卫星；

(c) 在定向能武器，包括高能激光武器和粒子束武器，领域内研究工作的加强，已经可以设想将这些武器用作以外空为基地的反弹道导弹防御以及用作反卫星武器。

当然，我们知道，自1960年代以来，已经缔结了限制在军事上使用外层空间的一些国际协定；其中值得特别提及的是1967年《关于各国探测及使用外层空间包括月球与其他天体活动所应遵守原则的条约》。这项条约禁止在环地球轨道上放置载有大规模毁灭性核武器的任何物体，禁止在各天体上设置这种武器，并禁止以任何其他方式在外层空间放置这种武器。它还要求实现月球和其他天体的彻底非军事化。虽然这是前进的重要的一步，但是外层空间条约为在外层空间进行各种军事活动留下了余地。为了举例说明，我就说，前面我所提的使外层空间军事化的三条途径之中，没有一条是为1967年外层空间条约的规定所禁止的。

我们如何弥补这个缺陷呢？当然，已经有了苏联提出的禁止在外层空间放置任何类型武器的条约草案。但是，我们已在若干场合说过，我们经过仔细考虑后认为，这项条约草案并不能满足我们的要求。一方面，看来由于在外层空间控制军备的问

(范东根先生, 荷兰)

题很复杂, 所以不能只要求一项全面的条约, 而更需要制订若干处理特定事项的好几个文书。另一方面, 看来苏联的条约草案提供空子可使人提出相反意义上的、危险的、和不能允许的论据, 它们可以破坏草案条款和已生效条约的条款。必须对核查条款进行仔细检查以究明是否得当。此外, 草案载有在法律文件中不该有一些华丽的含糊之辞。

例如, 草案第3条提出了有关禁止在外层空间放置任何类型武器这一禁止的性质的许多问题。看来这一条可以允许破坏其他缔约国的空间飞行器, 如果这些物体不是严格按照条约草案第1条第1段放置在空间的话。此外, 这种禁止只适用于属于条约缔约国的其他国家的空间飞行器。这些限制加上第1条第1段仅涉及放置问题的措辞, 意味着, 苏联的条约草案并不禁止研制、试验或生产“载有任何类型武器的物体”, 或者甚至不禁止在某种情况下使用它们。

在这方面另一个重要问题是, 缺乏对“武器”一词的明确定义。

关于这个条约草案的核查条款, 人们可以提问为什么要将有关执行条约的核查工作完全留给所谓的“国家”核查技术手段去做。美国和苏联在限制战略武器会谈协定中首先承认了这些手段是合法的方法。但是, 在双边范围内适当的东西并不一定在多边范围内也适当或也可以接受。而且既然我们谈论的是一项多边条约草案, 无论如何不应该把使这项条约的核查进一步国际化的大门关死。

对建议的核查机构的另一点意见是, 它并没有规定在对遵守或未遵守条约产生怀疑或提出指控时, 可向国际组织要求任何种类的援助。

我要对此题目发表一些进一步的意见。

首先, 我们认为, 通过卫星在军事上使用空间, 迄今总的说来, 倒可以说成具有起稳定作用的性质。因此, 当我们审议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可能的进一步措施的时候, 我们不能不顾在研制反卫星武器系统上的发展, 这种发展应被看成是严重的危险, 因为它们对国际和平与安全会产生破坏稳定的影响。在利用卫星作为现代军事力量的耳目方面, 这样的卫星若使用得越多, 反卫星武器的攻击所造成的损失也就越惨重。因此, 除了我前面提到的条款之外, 大会第36/97 C号决议也要求本委员会优先审议谈判一项禁止反卫星系统的有效和可核查的协定, 作为重要的第一步, 这是完全合情合理的。

(范东根先生, 荷兰)

我们知道, 现在正在研制甚至试验反卫星武器系统。在反弹道导弹防御领域内的成就也可以用来发展反卫星的能力。那么, 这不正是朝向进一步控制外层空间军备作出努力的恰当时机吗? 反过来说, 难道我们不该担心可能性正在变小或已不再存在可能性吗? 为找到答案, 我们必须调查发展反卫星能力的理由。

通常提的有两个主要的论据。一个是由于竞争性和反应性所产生的考虑: 为的是阻止另一方使用反卫星武器并防止出现军事能力上的不平衡。另一个论据产生于, 第一方担心另一方加强使用卫星以增加其军事能力, 于是第一方认为越来越多地使用卫星已构成足够的威胁而理该制订一种反卫星计划。

我们认为, 只有一方的反卫星计划与另一方的计划(不管是真正的还是预期的)相称, 而不是对另一方的反动作, 这样, 一项可核查的禁止反卫星武器的协定才能成为一项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的持久的解决办法。然后我们将处理我们是否应在相互卫星力量上择取易受攻击还是不易受攻击的问题。

若选前者, 那就是反卫星武器的选择, 这可导致非常昂贵的外层空间的军备竞赛, 并不能保证可以加强稳定的局面, 而且多半会适得其反。正如我前面所谈的, 由于目前在定向能武器, 包括高能激光武器和粒子束武器, 领域中的研究努力, 已经可以设想将这些武器用于以外空为基地的反弹道导弹防御。完全有理由可以说, 这种发展对当前国际形势将具有严重的影响。

关于给拟订禁止反卫星武器协定以优先位置的问题, 我们坚信, 看来存在着制定一项协定的先决条件: 看来还没有一个国家在有关的技术方面绝对领先。

在择取禁止反卫星武器的选择时, 人们必须承认, 这样的一项禁止, 从军备管制的观点来看, 是向正确方向迈出了一步, 但是同时它又为发挥重要军事作用的卫星提供了保护。我必须承认, 我们必须进一步思考问题的另一面, 并决定是否能找到相互接受的解决办法。另一个复杂的方面是, 为观察、传信、导航、气象等等所用的卫星, 既可以用于军事目的, 也可以民用。我们充分认识到, 卫星技术的这种具有双重目的的特性会使我们的复杂任务更趋复杂。

这些就是我只准备在此阶段谈的意见。我们希望, 在5月份和6月份裁军谈判委员会不开会的时候, 可对正在举行的非正式讨论的结果进行估价。在夏季会议期间, 裁军谈判委员会可更正式地处理议程项目7并审议设立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特设工作小组的问题。

额尔德姆比列格先生（蒙古）：防止军备竞赛扩展到外层空间这个人类活动的较新领域的问题，在有关停止军备竞赛和裁军的诸问题中占有重要的位置。

自从开始了太空时代以来，在已过去的四分之一世纪里，国际社会一直在不停地努力来确保太空全部用于和平目的，用于各国人民的社会和经济发展。

因而，苏联有关缔结一项禁止在外层空间放置任何类型武器条约的倡议，在第36届联大上得到了广泛支持。

许多国家的代表在大会第一委员会和大会全体会议上表示严重关切如不及时阻止军备竞赛向外层空间扩展就可能产生的真正的威胁。在本委员会里，许多发言的人也曾强调了苏联旨在消除这种危险的提案的适时和重要。

大会在以压倒多数通过蒙古代表社会主义国家集团提出的第36/99号决议时，建议裁军谈判委员会着手谈判，以期就一项禁止在外层空间放置任何类型武器条约的案文达成协议。

蒙古代表团在第一委员会的发言中，明确地和简明地表达了它对这个问题的立场。在过去的20年或20多年中，已建立了一个包括多边和双边的条约和协定的完整体系，禁止在外层空间放置核武器和其他类型大规模毁灭性武器。

我要例举其中最重要的一些条约和协定。它们是：首先，1963年莫斯科《禁止在大气层、外层空间和水下进行核武器试验条约》；1967年《关于各国探测及使用外层空间包括月球与其他天体活动所应遵守原则的条约》；1979年大会通过的《关于各国在月球和其他天体上活动的协定》；1977年《禁止为军事或任何其他敌对目的使用改变环境的技术的公约》，以及其他等等。

但是，我们遗憾地被迫注意到，根据西方报刊包括美国自己的报刊的报导，有人正在发展一项广泛的计划，以造成一个完整系列的拟用于外层空间的武器系统，如反卫星武器系统、部署反卫星雷系统、激光武器系统和研制以外层空间为基地的庞大的反导弹防御系统等等。在此方面，有人正特别注意那些可重新使用的“穿梭”型工具。

根据美国周刊“航空周及太空技术”说，可重新使用的宇宙飞船已被赋予就地球上的军事中心与轨道操作站之间进行联结的任务，为此的研制计划已进入最后阶段。

新闻报导披露，五角大楼的战略家们还要使“穿梭”计划在从外空进行军事侦

(额尔德姆比列格先生，蒙古)

系的活动中担任一项重要的任务，为此目的，将通过一个遥控器来利用放置在轨道上的人造卫星。

总之，存在着在太空发动一场军备竞赛的真正危险。国际社会面对各种执行外层空间军事化计划的活动的逐步升级——其目的是破坏现有军事均势和发起新一轮军备竞赛，包括宇宙武器竞赛——自然不能置若罔闻。

还应该指出，在外层空间放置新型武器，对各国为和平目的在探测外层空间方面的合作将产生最消极的影响，而国际社会正在越来越大规模地享有这种合作的成果。在这方面，我要特别强调社会主义国家在“宇宙间”计划范围内的活动成果的伟大意义。

一年前，在蒙古人民的生活中发生了一起具有特殊意义的事件——蒙古—苏联联合宇宙飞行，这次飞行的结果是使我们能成功地进行了对蒙古国民经济极为重要的科学研究。

鉴于上述，蒙古代表团认为苏联的提案现有形势的各种要求来讲，是及时的和适当的。

我在说这件事时想强调指出，我们认为，这项提案特别追求这样一个重要目标，即停止军备竞赛中的主要趋向，这种趋向就是通过利用科学技术发展来进一步改良武器质量。

众所周知，大会还通过了第 36/97 号决议，该决议特别要求裁军谈判委员会审议就防止外层空间的军备竞赛，特别是就禁止反卫星系统，进行谈判的问题。

在这方面，我国代表团赞同某些代表团的意见，他们希望在旨在全面解决防止将军备竞赛扩展到外层空间的各种其他措施范围内，审议反卫星系统问题。此外第 36/99 号大会决议中提到的、苏联提出的禁止在外层空间放置任何类型武器的条约草案第 3 条中也考虑到了这个问题。

考虑到上述的大会建议和国际社会要求可靠地阻止将外层空间转变成军备竞赛的场所这一愿望，裁军谈判委员会已在其 1982 年会议议程中列入了有关这个问题的一个新项目。

我们有这样的印象，即关于委员会在 1982 年会议第二期会议期间开始具体谈判以期通过缔结一项适当的国际条约来采取旨在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的有效措施问题，在委员会中存在着广泛谅解和一致意见。蒙古代表团支持立即开始这种谈判，

(额尔德姆比列格先生，蒙古)

并建议在委员会范围内设立一个特设工作小组。在这个问题上，我要指出，社会主义国家集团在第CD/241号文件中曾建议设立一个有关这个问题的特设工作小组。

我们认为，委员会可以作出了一项决定，最好在结束本届第一期会议工作之前设立该小组。为了有助于迅速设立该特设工作小组，蒙古代表团已提出了载有下列特设工作小组职权范围草案的第CD/272号工作文件，供委员会审议：

“裁军谈判委员会决定在1982年第二期会议期间设立一个特设工作小组，旨在对其议程项目7，即“禁止外层空间的军备竞赛”进行谈判，并参照在这方面所有现有的提案和今后的倡议，就一项相应的国际条约的案文达成协议。

该特设工作小组应在委员会1982年第二期会议结束之前向裁军谈判委员会提交其工作进展情况的报告。”

委员会手上已有可作为谈判的良好基础的、苏联提出的禁止在外层空间放置任何类型武器的条约草案。

我们认为，在委员会的非正式会议上对议程项目7的继续讨论中，正在表示出各方的立场。这可能在以后有助于为在委员会的夏季会议上开始谈判这个问题而需作的准备工作。

蒙古代表团准备着手与有关代表团进行协商，并交换有关在第CD/272号文件基础上拟订特设工作小组适当的职权范围的意见，以期就这个急迫的问题达成协议。

依朱厄尔先生(尼日利亚)：主席先生，我的生日是4月9日，我相信我总是在4月份碰到好事。本月份我所碰到的好事之一就是你在这个关键时期主持我们的审议工作。我确信，在我们准备结束春季会议以为第二个裁军十年的第一个重大事件——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作准备的时候，你的众所周知的对裁军事业的忠诚之心，你所孜孜不倦地代表的这一友好国家对裁军事业的忠诚之心以及你的谦逊的人品，都将是本委员会的财富。

你的前任、玛利奥·阿莱希大使在整个繁忙的三月份以有效方式指导委员会的工作，我们要对此表示感谢。第一，我国代表团将永远记得委员会在他的主持下所

(依米厄尔先生, 尼日利亚)

出现的重大发展, 以及他为使我国走上对全面禁试条约这一关键题目进行有意义的讨论所做的不懈努力, 有些事件还可能会证明, 在他任主席期间, 在这方面已采取了一些重要的步骤。

今天的发言首先是专门谈委员会的议程项目 6、综合裁军方案。毫无疑问, 这个议程项目, 鉴于广泛承认它是第二届特别会议的“中心部分”, 应得到本委员会所有成员的坦率和真诚的估价。裁军谈判委员会在本届会议上必须完成拟订方案的工作以供第二届特别会议通过, 这个事实就使我国代表团对特设工作小组里的谈判现状及其有限成就更为感到关切。

我国代表团对综合裁军方案所表现出的极大兴趣是在这个题目多年前出现之时就开始了。我们对综合方案的组成部分的立场, 已在 1978 年 2 月 24 日第 CCD/555 号文件中作了明确表述, 该文件曾提交裁军委员会会议并随后又在各次发言中和后来提交本委员会的工作文件中受到了审查。我国代表团一贯认为, 在朝向全面彻底裁军的努力中, 综合裁军方案是最重要和紧迫的。从基本上说, 我们主张一项全球性的和无所不包的办来促成真正裁军以及持久和平与国际安全。

1978 年举行的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联大第十届特别会议, 一致通过了《最后文件》中的行动纲领, 该纲领包含综合裁军方案的若干重要的组成部分。这个一致通过的文件第 109 段要求本委员会拟订一项:

“包括各国认为适当的一切措施的综合裁军方案, 以确保有效国际监督下全面彻底裁军的目标能够在国际和平与安全普遍存在、新的国际经济秩序获得加强和巩固的世界上得到实现”

为 1980 年代采取裁军战略新形式的《第二个裁军十年宣言》以及第 36/92 F 号大会决议第 2 段, 都进一步说明了在裁军谈判委员会本届会议上完成这个方案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由于 1982 年是发生《第二个裁军十年》的第一个重大事件的一年, 也就是, 在这一年人们期望第二届特别会议完成全球性谈判的蓝图——一项综合裁军方案, 所以我国代表团对我们的有限成就和对下述这个的确令人痛苦的事实感到遗憾, 即当我们临近这个重大事件的时候一项完全没有括号的综合方案仍然是难以捉摸的。实际上, 目前的状况没有真正反映出我们的前人对方案的构想。方案的早期提倡者

(依朱厄尔先生，尼日利亚)

之一、瑞典的阿尔瓦·默达尔所讲的话在这儿引用是很贴切的。她说：

“裁军的历史本应该是一系列积极的、有目的的和有效的走向人人响往的目标的步骤。我们现在仍在等待着采取第一个决定性步骤或即使是一个认真的步骤。”

如果第二届特别会议不能就将具体措施合成一个整体的一项协商一致的综合裁军方案达成协议，那么人类活到2000年的机会看来就难以确保。

尽管从1982年1月以来特设工作小组在裁军的中坚分子、墨西哥的加西亚·罗夫莱斯大使的熟练和得力指导下已作了相当多的工作，一些诸如原则、目标、执行阶段和时限等的基本问题仍未解决。措施、方案的性质、机构和执行的程序等问题同样也没有解决。其原因不难理解。一个主要障碍就是对此的观念各有不同，以及有些代表团不愿进行谈判并不愿给予停止和逆转军备竞赛的特定措施以必要的优先位置，在21国集团提出的第CD/223号文件中被有顺序地分成四个阶段的、经慎重考虑而提出的一揽子协调措施，对那些代表团而言，看来只不过是裁军谈判的“不可预测的千年幸福世界”中的一个神化故事。那些代表团相当乐观地选择了所谓的“意大利做法”，即寻求汇集所有的措施并机械地将它们构成三个没有明确标准的执行“篮子”或执行阶段。正如人们所料到的，这种做法并没有提供成功的魔术，但尽管出现了这种令人沮丧的情况，21国集团对这个重要题目的兴趣仍未动摇。在能干的巴西的德索萨·埃·席尔瓦大使的指导下产生了唯一没有括号的有关“优先次序”的一章，这个历史事实就是上述兴趣的证据。

在这个时刻，一个重要的问题是：对裁军谈判委员会的绝大多数成员来说代表着他们的希望的文件的命运是什么？日益增长的军备竞赛，特别是核武器军备竞赛，对人类生存造成了严重威胁，我国代表团继续认为，通过减少对话和谈判中暗含的不信任和猜疑，裁军谈判本身可改变目前的情况。作为在裁军领域内开展持续的国际行动的一个框架，综合裁军方案应包含“特定的”措施，这些措施必需在可能最短的时间内加以执行，以确保全面彻底裁军目标在这个武器技术显著发展的世界上不再永远是一种幻想。我们还坚定认为，应加强不扩散核武器措施以顾及当前世界形势的现实。例如，非洲非核化宣言就需要更新，以反映出南非的核能力以及一些

(依未厄尔先生，尼日利亚)

西方国家和南非种族主义政权之间在发展其核科学技术方面的日益加紧着的勾结。我国代表团将任何克制与种族隔离的南非进行核勾结的行动看成是对本委员会在全面彻底裁军领域内工作有重大意义的贡献。

我国代表团还一贯强调裁军与发展之间的密切关系。现在我们大家都应该清楚，增长着的全球军备开支不仅加剧了发展中国家在争取一个适当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方面的困难，而且也影响到目前一些工业化国家面临的结构危机和经济危机。对我国代表团来说，显而易见，大量削减这些毫无收益的开支将提供造福人类的大量资源。

请允许我简单评论一下方案的时限和性质问题。通过我们迄今在工作小组和接触小组内已经进行了的意见交换，现在应消除任何对时限不严格问题的疑虑。我们确信，为实施谈判，有必要规定一个时间界限，根据这个期限指望结束就特定项目的谈判。这种时限也是各国承诺在裁军领域取得实质性进展的一个标志。关于方案的性质也是如此。我国代表团把综合方案看作是一项导致全面彻底裁军最终目标的一劳永逸的谈判议程。方案应是裁军领域内大家同意的谈判构架，并且从一开始就应使各国对方案之执行作出适当的政治承诺。因此，在我国代表团看来，在有约束力的义务方面的可行和现实的办法是，由每个国家在最高政治一级上作出一项庄严宣言，以确保采纳方案。这样做就提供了一项选择方案，以解决在一项有法律约束力的方案方面显然存在的意见不一致情况。因为对那样一种方案，各成员国根据其不同政治制度下的现有法律程序可任意签署和批准。

在我们工作的现阶段，并考虑到时间有限，为了弄清在本委员会内是否已探索了一切可能性来进行妥协以求制定一项不带括号的方案，我认为现在作出一些反省或扪心自问是适宜的。远没有做到这一点。某些代表团不愿意表示出谈判的愿望，如果说这种愿望并不是完全没有的话。对这些代表团来说，影响裁军谈判的许多无法估量的事物，即某些谈判措施的复杂性、核查和遵守问题、国际形势，特别是超级大国间政治关系，是取得进展的必要条件。也许这种估价为维护现状提供了片面的辩护，但是对我国代表团来说，象综合裁军方案这样的一项面面俱到的文件，假如象我国代表团原来所建议的在可能的20年时限内被执行了，那就会大大改变目前的军备竞赛趋势。若能做到这一点也会使联合国会员国的关于履行其宣布争取裁

(依朱厄尔先生，尼日利亚)

军的几个十年时所承担的义务的的决心，赢得信誉。

时间不多了，但是真正地改变主意仍是可能的，我国代表团将继续克尽棉薄。现在请允许我简单评论一下委员会的年度议程项目4：化学武器。

我国代表团愿与其他代表团一起，对波兰的苏伊卡大使任化学武器工作小组主席表示高兴。我们相信，该小组在他的富有才能的主持下，象在日本的大川大使和瑞典的利德戈尔德大使的有力主持下一样，将会取得必要的进展。

化学武器是大规模毁灭性武器而且它们的骇人的影响仅次于核武器。因此，我国代表团愿看到永远禁止这种武器系统。就一项禁止化学武器公约进行谈判的时间已经太长了，作为生物武器公约缔约国的我国，认为目前在一项化学武器公约问题上缺乏进展的情况是不能接受的，因为在生物武器公约第9条里已经明确规定了生物武器公约与化学武器公约之间的紧密联系。那些承担了义务并怀着信赖心情签署了生物武器公约的国家，仍在急切地等待着军事大国能真诚地进行谈判并着手谈判一项化学武器公约的案文。

尽管在裁军谈判委员会内进行了为时三年之久的谈判，多年来的核查问题又被提出来了，用以说明为什么一项化学武器公约的谈判进展必须缓慢。远在1978年5月，美国出席裁军委员会会议代表艾德里安·费希尔曾说：

“彻底有效禁止化学武器所牵涉到的问题是极其复杂的。所涉及的政治问题和技术问题是直接相联的，因此必须同时予以处理。发展一项旨在从各国武库中消灭一整套武器的、同时又影响到许多国家的重要工业之一的可充分核查的裁军措施，是一项需要非常谨慎对待的任务。”

在本届会议上，美国的菲尔兹大使又一次强调了核查的重要性，而且他甚至表示了对苏联缺乏信任。我国代表团一贯强调有效核查措施在任何裁军谈判中的重要性。然而，我们只想在这里说明，“百分之百的核查”是不可能的，因此各国间必须有信任的因素。所以，对一项化学武器公约来说，国际核查手段与国家核查手段相结合是最理想的解决办法。我们遗憾地注意到，一些西方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在这两种手段应该混合的侧重问题上仍有不同意见。不过，在本届会议上提出的一些工作文件和载入第CD/167号文件的加拿大文件仍然可成为谈判的良好基础。

我国代表团要强调指出，我们不赞成将化学武器设施转用于“和平用途”，即

(依朱厄尔先生，尼日利亚)

使这样做经济上是有利可图的，因为它只会增加核查难题。我国代表团确实重视销毁化学武器及其生产手段，因此，我们愿意研究能将生产手段转用于销毁化学武器储存的措施。我们认为，在条约生效后，销毁化学战剂和武器系统的合适时限是十年。

我国代表团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支持使用化学武器，因此我们对在本委员会里听到指控有人使用化学武器一事感到不安。不用说，南非种族主义政权已经使用了化学武器。我国代表团同意利德戈尔德大使在1982年3月30日全体会议上所表示的看法，即美国决定增强其化学武库很可能导致进一步加剧化学武器军备竞赛，而不会导致据称的促成一项化学武器公约。

在核领域里进行的早已显见荒谬的竞赛本应使双方早已明白，在一场化学武器竞赛中是不可能有什么胜利者的。迫切需要有建立信任的措施，我国代表团一贯敦促双方采取这种措施，因为这种措施能导致减少猜疑并从而有助于缔结一项化学武器公约。

有人曾说，裁军很少会受上流社会的欢迎。确实如此。但是，我国代表团和目前正在日内瓦开会的各非政府组织肯定认为，裁军是一项值得从事的事业。在此临近复活节的时候，我仅愿附和英国基督教协进会1972年表示的下列看法：

“我们之所以认为寻求裁军是我们的责任，不仅因为它是一个加强安全或厉行节约的手段，而且也因为它是一项明确的基督教义务，我们这样说的意思是说，将上帝创造的人类资源和物质资源用于准备毁灭是与上帝对人类的意愿背道而驰的。”

主席：谢谢尼日利亚代表的发言并感谢他对主席所讲的一番友好的话。现在我请南斯拉夫代表米哈伊洛维奇先生发言。

米哈伊洛维奇（南斯拉夫）：主席先生，请允许我首先祝贺你担任这个月的主席并向你保证我国代表团的全力合作。我确信，以你的干练和耐心，你将顺利地进行你艰巨的工作。我还要感谢你的前任阿莱希大使，他作为我们委员会上个月的主席进行了有效的工作。同他，一个友好邻邦的代表，进行合作使我国代表团感到特别愉快。

(米哈伊洛维奇先生，南斯拉夫)

值此第二次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特别会议开始前很短的一段时间里，也是到委员会这次会议的第一期会议休会所剩下的还要短的时间里，产生了裁军谈判委员会将以什么样的成绩带到第二次特别会议的问题。

裁军谈判委员会应根据联合国大会第36/92F号决议所要求它做的那样，在它关于审议各项问题的谈判情况的特别报告中回答这个问题。但是由于很难从委员会手上的报告草案中断定所审议的各项问题的谈判情况，所以要由每个代表团自己去作出结论。

本委员会以前大概从来没有象今年会议开始以来那样紧张地进行一系列正式会议和甚至更多的非正式会议和联系小组会议。所有这些活动，正如多次强调指出的，都体现了第二次特别会议的重要意义。

联合国大会要求委员会对第二次特别会议作出的具体贡献就是《综合裁军方案》，该特设工作小组为了拟定这一方案已经进行了两年工作。我们可以直爽地讲，如果没有该工作小组的主席，尊敬的墨西哥代表加西亚·罗夫莱斯大使对裁军事业的极其深入的了解和高度献身精神，《综合裁军方案》特设工作小组也许不可能取得这样的成果。

遗憾的是，在综合方案的某些重要部分，特别在其最重要的部分，即裁军措施问题上，特设工作小组没有能达成协议，大部分措施都放在括号中间。关于按照不同阶段和在规定时限内实施方案问题上的意见分歧仍然存在。在方案的性质问题上也没有达成协议，要留待第二次特别会议去解决。因此有必要为在第二次特别会议上寻求解决办法决定某种基础。

我们认为应该在寻求解决办法时铭记以下因素。在拟订综合裁军方案时务求做到各种商定的措施之采纳必须有助于达到最后目标：在严格的国际监督下的全面彻底裁军。方案应是名实相符的方案，它的名称就是综合裁军方案。为了能做到这一点，综合裁军方案应规定适当的执行阶段和执行时限，其考虑角度应广，其性质应是指示性的。最后，方案应既是进行谈判的计划，又是对商定的措施的执行计划，因为很明显，只有通过多边谈判的进程才能就具体的措施达成协议。

如果综合裁军方案的作用仅仅是确定并列出一份措施表，而没有在同时按照既定的程序和优先次序规定实现这些措施的明确有力的行动，那么，这个方案也就没

(米哈伊洛维奇先生，南斯拉夫)

有必要了。在这方面已有许多联合国的决议，我们认为方案里面所列措施应具体到足以使人毫不怀疑，那些应邀在一定时期内就这些措施进行谈判的国家也必须负责执行这些措施。

我们不能同意的观点是，因为无法预见未来国际事态的发展，对具体谈判措施问题的开始和结束列出那怕是指示性的时限也是不现实的。采取这样悲观和消极的态度是要不得的，还是进行认真和坚决的裁军努力为好，这肯定有助于使未来的国际趋势更容易预见。

我们同意为了推动方案的实施并就阶段和时限进行一切必要的调整，进行定期审查是很重要的。这些都应根据当时存在的国际气氛而不是根据老早事先就推测好的国际事态发展进行。我们认为，这是比较现实的态度。

综合裁军方案就其性质和内容来说，一定要在相当程度上区别于现有的文件，如第一次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特别会议的《最后文件》和《宣布八十年代为第二个裁军十年》。它是第二次特别会议能为在裁军领域取得真正进展建立基础的唯一途径。

很遗憾，本委员会将不能向第二次特别会议带去任何其他成果。尽管如此，我们这时不准备谈论其他工作小组的工作，因为它们在第二次特别会议以后还要继续下去。也许其中的某些小组在裁军谈判委员会今年会议结束前可能比现在为止取得更多的成就。

我们还提一下，委员会还没有解决设立一个关于核禁试的附属机构问题。由委员会指定拟订该机构职权范围的八国起草小组至今没有谈判出结果来。在我们看来，所以会这样的原因是某些国家仍然对核禁试这一公认的优先事项和裁军谈判委员会的多边谈判机构性质持非常狭隘的立场。但是我们希望这方面的努力将很快取得圆满的结果以便委员会终于能够开始对这一优先议程项目进行审议。

在这方面，人们应该记得在今年委员会第一期工作过程中曾有人谈到某些新的和早些时候表达过的学说和理论。有人为最近期的加速核军备竞赛阶段和生产新的化学武器的新阶段的开始作辩解，这是达到军事均势所必须的，因为它已被打乱了。然而，人们一直寻求在一级高过一级的水平上建立这种均势，并在一级高过一级的水平上被打乱。旨在说明新武器的发展和整个军备竞赛乃国家防务利益之必然要求，也是寻求军事均势的必要途径的这种理论和实践，实际上是企图为军备竞赛

(米哈伊洛维奇先生，南斯拉夫)

进行辩护。只有通过停止军备竞赛和用裁军的办法降低军备的水平才能达到持久的稳定的和平和国际安全的目的。在这一进程中，目的是使各国在尽可能最低的军备和军事力量水平上达到不减损的安全。如果某种理论和实践认为切实可行的裁军措施的基础是所有各种类型武器的算术数字上的均衡而不是力量的大体相等，那么，这种理论和实践不能是别的而只能是进一步加紧军备竞赛。

那个新的理论是指的这样一番话：核禁试已成为一个长期目标，它只有在已经实现了核军备的大量裁减之后才有可能并能为大家接受。这理论涉及委员会工作中的一个经全体成员国一致通过的优先处理的问题，所以使人对它的出现感到非常突然。

在这个问题上令人特别感到不安的是，在适合裁军需要的措施名单上长期被公认的、在部分禁试《条约》和《不扩散条约》范围内作过庄严保证的优先事项，现在竟位于名单的最后次序了。这一措施本应对停止核军备竞赛、加强不扩散核武器的制度和普及《不扩散条约》作出贡献。

第二次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特别会议也将在审查第一次特别会议批准的决定和建议的执行情况时，审议裁军谈判的机构问题。我想在这时就如何可能改进裁军谈判委员会的工作这一问题发表几点初步的意见。

首先，我们认为在工作小组范围内进行谈判已证明是多边谈判的最合适的方法，这个方法应予坚持并使之完善。为此目的，如果出现加紧谈判会导致成果的前景，那在联大例会期间委员会的工作小组就不要休会。这意味着应给委员会以更多的时间进行谈判。一方面，这需要各代表团自己作好安排以便几个工作小组能同时进行谈判。另一方面，委员会应更合理地确定它的日程。委员会应设立工作小组就所有优先考虑的裁军问题进行谈判，并分别地仅就那些有关军备限制或裁军的问题进行谈判。所有其他更广泛一点的裁军问题，如建立信任的措施、拟订不同的裁军方案等等，我们认为应委托联合国裁军审议委员会及其将为此目的设立的工作小组去处理。

我们也认为委员会的工作还是有进一步民主化的余地；这样甚至会给非成员国参加委员会及其附属机构的工作创造更有利的条件。

(米哈伊洛维奇先生，南斯拉夫)

委员会若更多地投身谈判那就有必要改变现有的惯例，现在就有这样的惯例：裁军谈判委员会和联合国裁军审议委员会不能同时举行会议。

我们认为，委员会全体会议应合理地尽量少开，以便把所有剩余时间都用于工作小组范围的谈判。

为了在审议组织和程序性问题时确保最大可能的效率和节省时间，委员会应有长期的，譬如说两年的工作计划，而不是半年和一年的工作计划，当然，同时也要有这一切必要的灵活性，以备一旦发生另外的需要。

如果把委员会的一些成员就某些裁军问题独立进行的谈判转到委员会来，并在委员会工作小组所设立的一个处理这些问题的专门小组内进行，那么：作为唯一的多边谈判机构的本委员会就会更具重要性。

最后但也是很重要的是，我们认为应该考虑到采取最有效的办法来防止委员会的工作受程序性或组织性质问题的阻挠而停滞不前。我们认为可能有必要为此目的考虑是否有可能修订现有议事规则。

作为唯一多边谈判机构并包括35个无核武器国家和5个核武器国家的裁军谈判委员会，是进行裁军谈判的最好论坛。让我们希望委员会今年别再辜负联合国会员国要求取得某些成果的普遍愿望。

主席：谢谢米哈伊洛维奇先生的发言和他对主席说的友好的话。现在请埃及代表，里迪大使阁下发言。

里迪先生（埃及）：主席先生，首先请允许我对你在委员会工作的这个具有决定性和关键意义的月份主持裁军谈判委员会的会议表示衷心的祝贺。亚洲复兴的太阳是在贵国升起的，它在整个现代史中通过了光荣和严峻的历程。从这一切中产生了现代日本人，他们在国际社会寻求和平与事业成就中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通过注意观察你在本委员会的活动，使我们深信，由于你的外交才干、专业能力和极大的谦逊精神，你再也合适不过地体现了日本人的品格。

我还要衷心地感谢意大利的阿莱希大使，他机智和非常干练地指导了我们委员会上个月的工作。

(里迪先生, 埃及)

请允许我们向荷兰的范东根大使和捷克斯洛伐克的维伊沃达大使致意, 他们过去的经验必将充实我们的工作。我们和前面的发言者一样, 祝愿我们的朋友和同事罗马尼亚的米利恰大使在他新的重要岗位上一切顺利。

我们委员会在过去几天里由于我们是在准备提交第二项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联大特别会议的报告, 所以我们理所当然地把我们的注意力集中在我们的工作成果上。鉴于对和平与安全的威胁在世界各地日益增长, 这个报告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此外, 世界舆论日益意识到继续储存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和为进一步积聚此种武器而制定的新计划所必然会带来的危险形势。所以人们已越来越注意并担心由此产生的后果。所有这一切是在第三世界国家日益难于维持象样的生活水平的时候发生的, 而出现这种情况的基本原因之一就是军备竞赛和在裁军与军备限制领域里缺乏进展。

联合国大会应在它的第二次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特别会议上对第一次特别会议和通过《最后文件》以来裁军领域所完成的每一项工作进行评价, 这是十分正常的。

我们认为在协助联大进行这种评价时我们应起重要的作用。我们知道委员会的成员国在这个问题上可能持有不同意见, 但这种分歧不应妨碍我们完成这项任务。我们即将提交的特别报告若反映出在评价我们委员会工作问题时发生的各种不同意见以及迄今阻碍取得任何成就的种种原因, 那就甚至更为有益和更为妥贴。

就我们来说, 我们认为裁军领域在这个时期和前几年没能取得任何真正进展的责任完全落在核国家头上。第三世界国家曾不遗余力并能在努力促进裁军, 但它们依然无法改变主要大国的政治意愿和行动。它们仍然是不断进行军备竞赛的受害者, 仍然是那种占主导地位的、企图把可能使用大规模毁灭性武器作为可行的选择办法的政策和理论的受害者。

在三年多的时间里, 裁军谈判委员会始终未能就托付给它的最严肃的问题, 即核裁军问题进行任何谈判。尽管存在迫切的现实、世界社会的日益增加的压力和联合国大会在这方面通过的许多决议, 还是出现了上述的一切。

就是因为担心本委员会将在没有取得任何具体成果的情况下开始并结束它的春季会议, 所以我们在这次会议一开始就建议它应利用现有的时间取得某些我们能向联合国大会作报告的可强差人意的成就。

现在我们已到了委员会进行工作的最后几天了, 但还没有达到这一点。然而,

(里迪先生，埃及)

我们仍然认为，我们应该利用剩下的几天时间力求取得某些进展，哪怕在第二次特别会议之前必须到纽约继续努力也好。

在这个问题上，我愿意强调以下几点：

我们若胜利地制订一项综合裁军方案草案；它将具有格外特殊的意义，因为它将向世界舆论界证明，现在已存在一项庄严的承诺，要根据统一的立场，为建立一个永远没有战争（其中可能使用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威胁的世界，为一个可能达成全面彻底裁军的世界而努力。

因此，我们非常感谢加西亚·罗夫莱斯为主席的综合裁军方案特设工作小组努力搞出了一份案文草案。我们赞赏该小组顺利地统一案文中优先次序一章达成一致意见。我们满意地注意到它力求在涉及目标和原则的各章协调各种意见和立场。在这方面还应专门向巴西的德索萨·埃·席尔瓦大使、法国的德拉戈尔斯大使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赫德尔大使特别表示感谢。

我们表示希望，通过进一步的建设性谈判，小组对方案的关键问题——即措施这一章——进行的努力会取得圆满的结果。

我们还要请各国代表团在方案的性质和它的执行时限问题上表现出象21国集团那样的灵活性。我们大家都应该同意，这个方案的真正价值在于保证在合理和灵活的时限内履行公约。

我们认为我们有理由对委员会审议核禁试问题取得的有限成绩抱谨慎乐观的态度，因为目前正在进行认真的谈判以确定处理这一项目的工作小组的职权范围。我们的确要感谢即将卸任的阿莱希先生对促成开始谈判所起的主动作用。

我们也认为核查遵守情况是缔结一项彻底永远禁止核试验条约的关键问题。但是我们持这样的观点，即使这个方面在我们的谈判中享有很大的优先地位，但它本身不是目的，而只是其他旨在达到最后目的——缔结一项彻底禁止试验的公约——的组成部分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因此，工作小组职权范围的定义应同载于第一届特别会议《最后文件》的总目标一致，并应符合联合国大会关于这个问题通过的许多决议。这是世界舆论急于希望达到的目标。若能在这个问题上达成协议，那将是我们委员会的一项成就，并将证明我们的努力是认真的，从而我们将能通过我们希望在这一期会议对其职权范围达成协议的工作小组，在裁军谈判委员会下一期会议上

(里迪先生, 埃及)

继续为这个目的作出努力。

我们还认为保证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的有效国际安排也是迫切问题之一, 即将来临的特别会议应该在这个问题上采取一些步骤。即使在这里不能就这个问题取得进展, 但也许有可能为第二次特别会议规定一项由核武器国家保证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核武器的明确保证铺平道路。我们可以想出多种方案使这种承诺具有约束力, 扩大它们的范围并加强它们的有效性以便给无核武器国家以更大的安全感, 这些无核武器国家的大多数都是不结盟或中立国家, 它们已正式宣布放弃选择核武器并愿把它们的核设施置于国际保障之下。

我也认为现在仍然有可能就设立一个在外层空间防止军备竞赛的特设工作小组的原则达成一致意见, 以便这个工作小组能在下一期会议期间开始它的活动。

这些是我们认为在使我们这里的工作取得某些进展的最后尝试中必须提出的一些问题。

然而, 基本的真理仍然是, 就军备竞赛仍继续下去, 且又无法制止以达成裁军这一现象而言, 目前的形势是全世界人士不再能容忍的。对此, 核武器国家, 特别是两个超级大国负有主要责任。在即将来临的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特别会议期间, 联大应审议这种形势继续下去可带来的严重后果。

我们都知道, 世界各国人民, 无论他们是北方的还是南方的, 是西方的还是东方的, 都坚决反对生活于核战争的幽灵之下。他们决心要管制军备竞赛并扭转其进程。第二次特别会议义不容辞应处理这一事实。

主席: 感谢里迪大使的发言和他对主席说的友好的话。现在请联合三国代表萨默海斯大使阁下发言。

萨默海斯 (联合王国): 我很愉快地欢迎你担任这个月的主席并感谢你的前任。三月份的主席马利奥·阿莱希先生。今天上午我的讲话很简短。我是想谈一个不仅引起我国而且引起整个国际社会严重关注的问题, 这个问题直接影响我们进行工作的气氛。

我愿意提请大家注意由于阿根廷入侵并占领福克兰群岛所造成的严重局势。阿

(萨默海斯先生, 联合王国)

根廷公然非法使用武力并悍然不顾安全理事会具有强制性的决议而拒绝撤退一事违背了指导我们在本委员会工作的全部原则。这是军备管制与裁军事业的严重挫折。我们吁请阿根廷政府遵照安全理事会第 502 号决议通过的具有强制性的决议立即撤退它的部队。

主席：谢谢萨默海斯大使的发言和他对主席说的友好的话。现在请中国的田进先生发言。

田进先生(中国)：主席先生，我想对特别报告的内容谈一点想法。中国代表团对秘书处为草拟给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的特别报告提纲所做的工作表示感谢。

裁委会作为唯一的多边裁军谈判机构，它的工作受到了国际社会的关注。裁委会这一报告书将成为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主要文件之一，并将是裁军特别联大起草其文件的重要参考文件之一。因此，我们认为，特别报告不应只反映本届会议的情况，它应当如实反映裁委会成立以来的活动，简明地陈述裁委会几年来在哪些问题上取得进展，哪些问题没有取得进展以及缺乏进展的原因，以便使联合国全体会员国能充分了解裁委会的工作情况。

基于这些考虑，我们认为，报告主要应简明地反映各方对主要议题的观点和分歧意见，以及对形势和裁军的观点至于例行的组织工作可叙述的尽量简单，各种文件的清单之类可考虑作为附件，这样使报告一目了然篇幅也不至于过长，便于联合国所有成员国阅读和研究。

努瓦尔法利斯先生(比利时)：主席先生，承蒙允许，我想让昂克林克斯大使祝贺你担任委员会的主席，并感谢你的前任阿莱希大使。作为目前担任欧洲共同体部长理事会主席的国家的代表，我愿意通知裁军谈判委员会 1982 年 4 月 2 日十国外长会议对福克兰群岛事件采取的立场，此事联合王国大使已于刚才提到。

十国外长的声明全文如下：

“十国外长谴责阿根廷政府不顾 4 月 4 日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主席发表的声明对福克兰群岛进行武装入侵，安理会还在继续处理这个问题”。

“他们紧急呼吁阿根廷政府立即撤退它的军队并遵照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的吁请停止使用武力，继续寻求外交解决”。

主席：谢谢努瓦尔法利斯先生的发言和他对主席说的友好的话。

今天会议一开始我就宣读了要求在今天发言的人的名单。后来又有一些其他代表团向秘书处或主席提出把它们的名字包括进今天的发言名单。就今天来说，我已把这些名字记下来了。但是我觉得以后可以这样，除了主席在一开始宣布的发言名单之外，想发言的代表团也许应在我询问还有没有别人要发言时举手表示。我认为这种做法一向是本委员会过去的习惯做法，我认为这可能有助于防止可能的混乱和误解。现在请荷兰代表，范东根大使阁下发言。

范东根先生（荷兰）：承主席先允许，我想谈谈尊敬的联合王国同事提出的问题。荷兰对这个问题的立场是明确的、毫不含糊的。荷兰外长是作为欧洲共同体主席的尊敬的比利时代表刚才宣读的联合声明的签署者之一。该声明说明我们完全同意安理会第502号决议，这是没有任何可以怀疑的余地的。那无疑是一樁违反国际法和我们都承诺要遵守的联合国宪章原则的行为。荷兰始终一贯地坚持认为，无论在什么地方和什么时候，在国际关系中使用武力就必须受到谴责。因此，毫不奇怪，作为一个荣幸地被选定为国际法庭所在地的国家的代表，我不能不重复我们十分深信的东西，即必须坚持法治。因此我们毫不迟疑地赞同萨默海斯大使发言中表示的立场。

主席：感谢范东根大使的发言。阿根廷代表要求发言以行使他答辩的权利。同时我收到了要求发言的好些申请。要求列入发言名单的有：法国、意大利、秘鲁、委内瑞拉、巴西和美国等代表团。因此我愿意尊敬地询问卡拉萨莱斯大使，他愿意在什么时候行使他答辩的权利？现在请卡拉萨莱斯大使发言。

卡拉萨莱斯先生（阿根廷）：主席先生，阿根廷代表团自本委员会成立到现在几年来的行为表明，它从来没有提出过不属于本委员会具体管辖范围的问题，这一次，挑起争辩的肯定不是阿根廷代表团。但是，就象在其他一些场合那样，有些其他代表团认为可以在本委员会内提出一些与之无关的问题。尽管阿根廷代表团对此感到遗憾，但是既然有些成员国愿意在这个论坛讨论它，那么阿根廷代表团当然愿

(卡拉萨莱斯先生，阿根廷)

意奉陪。

历史发生了多大的演变啊！有一个国家曾用武力强加于四大洲，征服各国人民和领土以满足它想取得新的殖民地的贪得无厌的欲望。这个国家代表今天对一个在历史上被那个强国无理地进攻过5次的国家提出控诉，因为后者敢于收复这些殖民地之一，并把本来属于它但在1833年被夺走的领土归还原主。

南大西洋的局势不是阿根廷共和国挑起来的。在南乔治亚安静地从事劳动的平民，他们持有有效的证书并在联合王国的知情下，进行着一年多以前就计划好的商业活动，忽然收到一份最后通牒要他们立即撤离。载有皇家海军的一艘军舰被派到这个地区，要用武力驱逐这些平民；还派遣了几艘核潜艇到这个地区；在英国议会里，政府声言要不惜采取一切手段确保其谋必须得逞。难道阿根廷应该乖乖地屈服于这种新的武力炫耀吗？那种武力政策对于我国来讲已是司空见惯的了。

我们曾于1806、1807、1833、1840和1848年五次受到攻击。1833年马尔维纳斯被武力占领，阿根廷政府机构和居民都被驱逐出境；1833年所发生的是一次侵略行为，而且自此一直继续到现在，日复一日从未间断，因为用武力占领外国的领土就是侵略行为，因为那片领土是阿根廷的领土而且一直是阿根廷的领土，任何国家都不会侵略它自己的领土。在马尔维纳斯采取的收复失地行动是一次具有特殊性质的行动。凡武力行动就得流血——我应该说是指流外国人的血。但那次没有流一滴英国人的血，尽管阿根廷人有伤亡，英国人没有流血这件事并不是出于偶然，不是客观情况造成的，也不是因为他们是英国人，所以他们就不能动他毫毛。而是因为有一项特别命令，指示应作出一切努力不伤害任何人，即使是占领部队。你们可以想象，在收复我们自己的领土时当阿根廷士兵看到他们自己的同志倒下去时，仍然竭力做到不流一滴英国人的血，他们该表现得多么克制。阿根廷共和国人民一点也不反对英国政府和人民。相反，他们愿意同英国人保持最好的关系，但是当阿根廷领土的任何部分被那些以武力从我们手里把它夺走的人所占领的时候，要保持友好关系是永远不可能的。我要再次重复说，这是阿根廷的领土，而且不只是阿根廷共和国这样说。

一贯站在一切反殖民主义斗争最前线的不结盟运动也审议了这个问题。我可以提出这个运动的许多声明，但只要引用两个或三个也就足够了。在利马举行的不结

(卡拉萨莱斯先生, 阿根廷)

盟国家外长会议声明指出, 不结盟国家“在不影响确认自决原则乃对其他领土适用的一般原则的前提下, 在马尔维纳斯群岛这一特殊和个别案件中, 坚决支持阿根廷共和国的合理要求并敦请联合王国积极地继续联合国所建议的谈判, 以便把上述领土归还阿根廷主权之下从而结束那种不合法的局¹面”, 我重复一句“结束那种不合法局面, 此种局面依然在美洲南部继续存在”。1976年在斯里兰卡举行的不结盟国家首脑或政府首脑会议明确指出: “对马尔维纳斯(福克兰群岛)这个特殊和个别的案件, 会议坚决支持阿根廷共和国的合理要求并敦请联合王国积极继续联合国所建议的谈判以便把该领土还归阿根廷主权之下, 从而结束美洲南端仍然存在的不合法局面”。同时该运动继续以同样的语调通过了一些决议, 最近的一个是参加去年联合国大会的不结盟国家外长们通过的, 决议指出, 会议坚决重申它支持阿根廷共和国有权收复福克兰群岛并对其行使领土主权。

阿根廷共和国已就这个问题进行了十五年以上的无结果的谈判, 已经花了一百三十多年时间徒劳地力求来解决这个争端, 但始终没有得到联合王国方面的答复。阿根廷共和国仍然愿意进行谈判, 正如阿根廷共和国外交部长最近指出的: “阿根廷共和国没有威胁任何人, 阿根廷共和国没有卷入反对任何人的敌对行动, 我们无意同任何人进行武装对抗, 我们愿意就我们同联合王国之间的一切问题进行外交谈判, 但主权问题除外, 因为那是不能进行谈判的”。

那就是而且将继续是我国的立场,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看到了非常严重的冲突的威胁。现在英女皇陛下的舰队正在向南行驶, 正如它在150年以前所做的那样, 准备再次进攻距它的基地一万公里以外的阿根廷共和国, 又一次企图把殖民统治强加于一部分阿根廷领土, 想用武力保住英帝国最后几块残迹之一, 而且在最近几十年来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企图这样做了。总之, 它是竭力想重复它1833年的“功勋”。但我可以向你们担保, 这一次就不会那么容易办到了。

德博斯先生(法国): 德拉戈尔斯先生肯定要亲自祝贺你担任主席并对尊敬的意大利代表3月份担任主席时完成的职责表示感谢。

法国从一开始就谴责阿根廷对福克兰群岛的军事侵略。它在安理会就是这样做的, 在参加起草尊敬的比利时代表刚刚向委员会宣读的声明时就是这样做的。法国

(德博斯先生，法国)

认为这次武装进攻是对联合国宪章第二条第4款规定的公然违反，该款规定不得在国际关系中使用或威胁使用武力，这种违反不能不破坏国家之间的信任气氛，而这种气氛是必须维护的，如果本委员会要顺利进行工作的话。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我国代表团赞成联合王国向阿根廷政府提出的呼吁，要求它充分履行安理会对此问题通过的决议。

主席：谢谢德博斯先生的发言和他对主席说的友好的话。

现在请意大利阿莱希大使发言。

阿莱希先生（意大利）：首先我要重复我国代表的祝贺和诚挚的祝愿，这些我在向你移交主席职务时已愉快地向你表示过了。在注意地听取了尊敬的联合王国代表以及后来几个发言人的发言之后，我愿意回到指出我国政府曾对阿根廷军队侵犯福克兰群岛表示遗憾并重申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提出的谈判呼吁，它现在完全支持尊敬的比利时代表刚才提到的欧洲经济共同体十个成员国家的立场。我国政府的态度反映出我们对局势作了这样的估价，它一方面考虑到维系意大利与阿根廷人民的传统友谊，同时又不能忽视国际法制的原则或联合王国同阿根廷之间关系的严重恶化对世界和平与稳定并由此对裁军事业可能产生的后果。

主席：感谢意大利代表阿莱希大使的发言和他赞扬主席的话。

贝纳维德斯·德拉索塔先生（秘鲁）：主席先生，我国代表团团长将马上向你表达我国代表团成员对你负责本委员会的工作的满意心情。

现在请允许我对事先没有预料到在这次会议的最后时刻提出的问题作一简短的发言。

作为一个原则问题，我国代表团一贯主张，本委员会不得在任何情况下被用来提出与它的职能无关，而且相反可能削弱它作为唯一多边裁军谈判机构的效能的具有特定政治利益的问题。

同样，我国代表团在原则上反对人为地使本委员会卷入与它的宗旨无关的问题。

(贝纳维德斯·德拉索塔先生，秘鲁)

虽然这些问题在别的场合提也许是合理的，但在本委员会只能挑起——正如我们刚才看到的——不必要的争论，这种争论不能不在同直接与争议有关的双方维持正常和友好关系的代表团——象我国代表团，中间引起惊恐，这种争议问题之解决应通过和平手段，并应由整个国际社会进行最深入和公正的努力来加以迅速解决。我们是反对通过使用或威胁使用武力来解决国际争端的。

几天前我国政府就这个问题发表了一项正式声明，但我们并不认为在本委员会重申这个声明是必要的或适宜的。因此，我们对其他代表团竟认为它们该在这里宣读它们自己的声明一事表示遗憾。

主席：我要感谢贝纳维德斯先生的发言，同时感谢他对我说的友好的话。

阿吉拉尔·帕尔多先生（委内瑞拉）：首先请允许我代表我国代表团祝贺你担任裁军谈判委员会的主席。

我国代表团一贯反对在这个或其他任何论坛讨论那些不属于它的职责范围的问题。但是在本论坛的一些发言迫使我宣读今年4月2日委内瑞拉外交部长发表的声明案文，现引述如下：

“委内瑞拉外交部正以最大的兴趣注视着马尔维纳斯的局势发展，并同委内瑞拉各外交使团保持经常的联系，因它们能够提供最准确的情报。

委内瑞拉对争取和平与反对殖民主义残余势力的斗争所持的立场是众所周知的。值得注意的是，必须作出认真的努力确保和平解决由上几代遗留下来的、由历史的不公正所造成的局势，因为政治上的不妥协或漠不关心可能导致危险的感情激怒和谁也不希望出现的形势。

在对全部情况获得深入和确切情报之前，在此时就采取明确的态度或作出是非判断是不适宜的。恪守它传统行事的委内瑞拉对任何可能导致流血的事件当然感到遗憾并希望问题终将得到和平与公正的解决。与此同时，它热诚希望镇静和谅解的精神将占上风而不致使形势恶化”。

主席：我要感谢委内瑞拉代表的发言以及他对主席说的友好的话。

德索萨·埃·席尔瓦先生（巴西）：主席先生，我们今天上午听到的某些发言促使我国代表团要作以下发言：

巴西对马尔维纳斯群岛的立场，其历史背景可追溯到1833年，当时巴西政府曾对阿根廷政府关于英国在该群岛的行动的呼吁给予肯定的答复。巴西外交部长在他给阿根廷外交部的答复中指出，它将指示巴西驻伦敦的代表当阿根廷外交部长向英国政府正式抗议时提供协助，并尽可能进行斡旋。

本星期二，4月6日，巴西外交部长在巴西利亚台见了阿根廷共和国和联合王国的大使，递给他们每人一份内容相同的外交照会，在照会中，巴西从它同双方国家联结在一起的牢固友谊出发，向两国政府提出强有力的呼吁，呼吁它们作出一切努力达到争端的和平解决，并表明巴西政府坚信两国将根据它们两国人民与和平的最大利益，找到解决造成它们对立的问题的办法。

巴斯比先生（美国）：主席先生，听取了其他人对这一具体问题的发言之后，我想作一简短的发言。美国政府对使用武力解决国际争端深恶痛绝，这是记录在案的。这是我国政府的一贯坚定主张，它当然也适用于这一情况。美国投票赞成并坚决支持上星期六通过的安理会决议，决议要求立即停止敌对行动和阿根廷军队立即从福克兰群岛撤退，并呼吁阿根廷和联合王国政府通过外交途径解决的办法来解决它们之间的分歧。如所周知，美国已表示愿为双方进行斡旋以求达成用和平方法解决这一争端。正如某些代表团可能知道的，国务卿黑格应双方政府的邀请正在伦敦和布宜诺斯艾利斯进行访问。美国在各种机构，其中包括本委员会，都阐述过它的坚定看法，认为在国际局势紧张的气氛下军备控制和裁军谈判是不能取得进展的。我们还在各种场合指出，我们认为联合国宪章第24条要求所有国家建立必要的国际信任以实现我们大家寻求的目标。今天关于福克兰群岛问题上存在的不幸局势突出说明了这一事实。我们对找到和平的解决办法抱有希望，同时我保证我国政府将为此予以全力支持。

韦格纳先生（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主席先生，承你允许，我将暂不对你担任主席一事置评而将留待另外场合去讲。

(韦格纳先生，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阿根廷代表团发表的意见使我国代表团更有必要发一次言来支持早些时候尊敬的联合王国代表的发言。作为共同发起者之一，我国也完全同意尊敬的比利时代表刚才宣读的欧洲共同体十国外长的声明。在以施密特总理为首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政府内阁4月7日作出的决定中，再次谴责了阿根廷对福克兰群岛的入侵，并确定这是阿根廷对国际法规定和平解决国际争端和在国与国关系中放弃使用武力所承担的义务的公然违反。内阁确认，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将和它的欧洲伙伴一道，继续坚决支持其朋友和盟国联合王国努力寻求和平解决冲突。此外，内阁还决定停止向一个继续进行侵略并违反国际法、拒绝遵守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有强制性的决议的国家提交一切军事定货。我国代表团强烈希望，为谈判作出的努力将导致和平解决并将制止使我们感到遗憾的、对国际法的攻击和滥用。

唐·南言拉先生（肯尼亚）：主席先生，我国代表团首先欢迎你担任委员会4月份的主席。我还要赞扬并感激意大利阿莱希大使上月对委员会进行的出色领导和指导。

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关于福克兰群岛问题的讨论是没有预计到的事态发展，现时我并没有接到关于这一问题的任何指示。但是作为一个它的总统是非洲统一组织现任主席的国家代表，我愿意重申我国政府，事实上也是所有非洲国家，在国际和平与安全以及解决国际争端问题上众所周知和一贯的政策，那就是，在解决国家间的争端时必须放弃使用武力。在这方面，我们强烈敦请这一争端的双方用和平方式解决它们的分歧。我们希望两国政府将诉诸和平手段，并且希望很快达成双方可以接受的解决办法。

主席：感谢唐·南言拉的发言和他对主席说的友好的话。现在请古巴代表发言。

索拉·比拉先生（古巴）：主席先生，你解释说，在发言名单上的人发言完毕之后，又有若干代表团报名发言，但这是一种很自然的结果，因为有人提出了一个不属于委员会的职权范围的问题，并使这里的许多代表团感到出其不意。

我国代表团一贯态度鲜明地反对有人认为委员会可讨论超出它职权范围以外的问题，因为这是把注意力从我们的工作转移开的一种手段，也是企图把某种国际形势同裁军努力加以联系的一种手段。

关于马尔维纳斯的局势，不结盟国家运动一贯支持阿根廷对它领土的这一部分行使主权的权利。国际形势之所以紧张，并不仅在大西洋南部，——作为阿根廷的行动或联合王国的行动的后果。但人们却在此时此刻提出了这个问题，我们对此感到诧异。相反地，人们却一直不管——我们可能会在下一期会议中提出这个问题——南非政权持续不断地对安哥拉居民的侵略行为、由于以色列吞并戈兰高地造成的局势、巴勒斯坦人现在在加沙地区和西岸所面临的局势、加勒比海的局势（对此最近有人在安理会使用否决权阻拦了和平和谈判的要求）——可是却提出了与本委员会无关的问题。我国代表团反对这些立场，如果这种局势继续下去，我们保留权利，向委员会提出与委员会无关但也构成威胁到国际和平与安全的问题。

加西亚·罗夫莱斯先生（墨西哥）：主席先生，请允许我暂不对你当主席一事致贺，且等我们讨论委员会会议项目时再说。

我国代表团对委员会的职责所持立场是大家都知道的。我们在1980和1981年都阐述了这个立场，现在不是讨论我们深感遗憾的、在地理概念上讲发生在西半球的这一局势的时候我们将改变这一局势。

对有关人士讲，墨西哥政府关于马尔维纳斯问题的立场已在前天由外交部长在发布新闻时作了相当详尽的叙述；因此其立场是公开的，并为大家所知。请允许我只讲一点，根据我们的原则立场，外长的发言重点放在墨西哥政府的信念上，那就是，所有国家必须作一切努力用联合国宪章提供给它们的和平手段解决它们的争端，同时它们在做这样时必须力求在合理的时间范围内达成一项解决办法。

萨德利尔先生（澳大利亚）：主席先生，鉴于目前关于福克兰群岛问题的讨论，

(萨德利尔先生，澳大利亚)

特别是鉴于尊敬的阿根廷代表的发言，我想讲几句话。我注意听取并仔细考虑了这位尊敬的代表要说的话，并且感到尽管我不打算多说，而且需要说的东西也非常少，但还是要提出一些意见。他的发言中没有什么东西论证或有可能论证他所代表的国家现在已进行了几天功夫的、赤裸裸的、无缘无故的侵略行为是正当的。若要说企图有所论证的话，那似乎就是这样一种论证：我们大家不应当根据1980年代的原则行事——这是我们在本委员会进行工作所依据的原则——而应根据很久以前的黑暗年代的原则，即十八、十九世纪的原则行事。澳大利亚以最坚决不过的言词谴责对福克兰群岛的入侵和占领。这是一个完全不顾自决原则和不顾没有防御能力、弱小、孤立的居民的愿望的行动。这是一个藐视联合国宪章第3条第3、4款的行动，该条谴责使用高压和使用武力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这是一个公然违抗安理会具有强制性决议的基础的行动。这是一个嘲弄本委员会的原则，实际上是嘲弄本委员会的存在本身的行动。

某些发言者有这样的论点，认为不属于本委员会工作及其职权范围的问题不应该提出来。我们应该怎样确定哪些问题是同本委员会的工作直接有关的呢？去年，有人在本委员会提到——我们绝大多数还坚决加以谴责——一个国家的核设施遭到另一个国家袭击的事。这两个国家都不是委员会的成员国。现在我们面临的局势——跟那种情况一样——不仅威胁到国际和平与安全，而且威胁到我们谈判军备控制和裁军的气氛。因为在福克兰群岛问题上的争执双方都是裁军谈判委员会的成员国，我不能不认为，其重要意义是很明显的。尽管是令人痛惜的。目前这个由一个国家一手造成的局势是一种非常危险的局势。根据这种情况，我呼吁阿根廷政府极其慎重地考虑它的行动后果，趁时间还来得及，立即把它的军队从蛮横地占领的领土上撤退。

温卡特斯瓦朗先生（印度）：我愿意重申印度支持不结盟运动的一贯立场，认为马尔维纳斯，又名福克兰群岛应该归还给阿根廷主权之下。我国代表团真诚地希望，即使在这个阶段，仍能避免进一步的冲突和武装摩擦。我们相信较好的主意将占上风，并相信能为这个问题找到一个和平的外交解决办法。

卡拉萨莱斯先生（阿根廷）：主席先生，我将讲得非常简短，因为延长讨论不

(萨德利尔先生，澳大利亚)

属于本委员会的问题并非我的愿望。我只想讲两件事：一方面，有人多次援引联合国宪章的一些原则——对此我国代表团是重视和尊重的——但我不得不指出，令人感到奇怪的是那些原则一定要用在无限期地延长一种殖民地的局面，而这种局面已使阿根廷人民感情深处蒙受侮辱达一百五十年以上，而援引这种原则的后果也会产生同样的情况，因为这种援引的唯一目的是要保障或捍卫联合王国在它最后的殖民地据点之一的现状。自决的论据也被引用了。我已宣读了不结盟国家运动——无疑是在国际社会中对这项原则最忠诚的捍卫者——对引用这一原则的想法。把这种权利给予那些由占领国家带进来取代原有居民的殖民者这样一种办法是在目前形势中会引起极大反响的解决办法。

正如我刚才提到的，阿根廷共和国已通过它的外长，表明它完全愿意进行谈判。我国的目标是，而且一向是为这个问题寻求和平的解决办法，只要其结果是恢复我国对它领土的这一部分的主权。这也是我国一百五十年以来一直在做的事情。不能指责我们缺乏耐心。现在鼓吹谈判路线的北大西洋联盟国家，就是那些当初在1965年联合国通过它第一个敦请有关双方谈判解决它们之间争端时最顽固地反对进行任何形式的谈判的国家。如果它们在那个时候就赞助联合国绝大多数会员国的愿望，并敦请有关方面谈判这一争端，计及群岛居民的利益而不是意愿，那么联合王国在我们过去进行了15年没有在实质问题上取得丝毫进展的谈判过程中也许早已表现出不同的态度了。完了，先生。

斯金纳先生（加拿大）：主席先生，我很遗憾这么晚了还要发言，但是我觉得有必要把加拿大的名字增加到那些以最强烈的用语谴责阿根廷在大西洋南部进行肆无忌惮的侵略行动的国家之中。我们不知道世界上任何地方的不结盟国家运动有过任何决议曾支持过这种侵略行动。除此以外，我们认为这一行动是对联合国宪章的违反，也是对安理会有关决议的藐视。我们和若干其他国家一道已撤回了我们的大使。我们也要说明，我们仍然认为有希望可找到和平解决这个——我在这里写下的字眼是“争端”——但它大概应是一个不同的字眼——的可能性。

苏恰斯纳先生（印度尼西亚）：主席先生，我也为这未晚了还发言感到抱歉，

(苏恰斯纳先生, 印度尼西亚)

但是我认为我有责任转达我国代表团对今天上午委员会内部事态的发展感到遗憾的心情。坦白地讲, 我国代表团对委员会正在讨论和现在正在展开的问题感到出乎意外。印度尼西亚在反殖民主义化问题上的立场是众所周知的, 我认为不必在这里, 在这个论坛上重复和重申这个立场。然而, 请允许我向印度尼西亚与之保持并继续保持良好关系的争执双方转达印度尼西亚的呼吁, 请争执双方尽量停止采取可能进一步恶化它们之间关系的任何行动。通过这一呼吁, 在这里的印度尼西亚代表团愿意表达这样的希望, 即这两个国家将尽它们的一切力量达成这一问题的和平解决。

马哈拉蒂先生(伊朗): 我要对这么晚还占用时间表示抱歉, 同时祝贺你担任主席。你已在主持这个讲坛中显示了你称职的才能。我也愿意赞扬并感谢你的前任阿莱希大使在三月份当主席时取得的丰硕成果。

假如本委员会是讨论一个国家使用武力反对另一个国家的适当讲坛, 那末, 我认为伊拉克政权残暴地入侵我国, 结果占领了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领土, 并造成双方巨大的经济和生命损失的问题就得在本委员会享有优先审议的地位了。至于福克兰群岛问题, 我愿意指出我国代表团是一贯谴责任何殖民化行动的。

主席: 感谢马哈拉蒂大使的发言, 并感谢他对主席说的友好的话。还有那个代表团希望在这时发言? 看来没有人要发言了, 我现在感谢大家所作的努力。我数了今天上午一共有29人发言, 这是本委员会会议创纪录的发言人数。

考虑到这次会议开始时有一些代表不在场, 我愿意提一下我说过4月13日星期二不举行全体会议。将代之以一次委员会的非正式会议, 该会议将于上午10时举行, 审议议程项目7和第62号工作文件, 内容是关于大规模毁灭性新型武器和此种武器的新系统。紧接着这个会议将举行一次起草小组的会——这是一个自由参加的起草小组, 它将审议给第二次特别会议的特别报告草案。

裁军谈判委员会的下一次全体会议将于4月15日星期四上午10时举行。应消极安全保证特设工作小组主席的要求, 我还要宣布一件事。消极安全保证工作小组将于今天下午3时在第五会议厅举行一次非正式会议。

(阿赫迈德先生, 巴基斯坦)

阿赫迈德先生 (巴基斯坦): 主席先生, 我只想说明该特设工作小组的会议将是一次正式会议, 不是非正式会议。

主席: 让我更正如下: 今天下午3时在第五会议厅举行的会议是消极安全保证特设工作小组的一次正式会议, 会议要有译员和全套服务设备。

全体会议现在休会。

下午1时15分散会

×× ×× ×× ×× ××

裁军谈判委员会

CD/PV.171

15 April 1982

CHINESE

Original: ENGLISH

第一百七十一次会议最后记录

1982年4月15日星期四

上午10时在日内瓦万国宫举行

主席：大川美雄先生（日本）

出席者名单

阿尔及利亚:

马提先生
贝勒凯德先生
塔法尔先生

阿根廷:

卡拉萨莱斯先生
纳西贝内小姐

澳大利亚:

萨德勒先生
斯蒂尔先生

比利时:

努瓦尔法利斯先生

巴西:

席尔瓦先生
杜亚尔特先生

保加利亚:

特拉洛夫先生
格林伯格先生
索蒂罗夫先生
波普切夫先生

缅甸:

吴貌貌季先生
吴丹吞先生

加拿大:

麦克费尔先生
斯金纳先生
戈德罗先生

中 国:

田进先生
俞孟嘉先生
杨明良先生
胡小笛先生

吉 巴:

努涅斯·莫斯科拉先生
加西亚先生

捷克斯洛伐克:

维伊沃达先生
斯特吕卡先生
齐马先生
伊鲁谢克先生

埃 及:

哈桑先生
法赫米先生
巴西姆小姐

埃塞俄比亚:

特雷费先生
约翰内斯先生

法 国:

德拉戈尔斯先生
德博斯先生
库蒂雷先生
维勒特先生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赫德尔先生
蒂利克先生
默佩尔特先生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韦格纳先生
冯登哈根先生
勒尔先生
巴尔先生
马宁先生
梅尔特兹先生
沙费尔先生
韦伊斯基尔赫先生
舒伯特先生

匈牙利:

科米韦斯先生
哲尔费先生

印度:

温卡特斯瓦朗先生
萨朗先生

印度尼西亚:

苏恰斯纳先生
毛纳先生
达马尼克先生
西马尼翁塔克先生
巴赫林先生

伊朗:

马哈拉蒂先生
札希尔尼亚先生

意大利:

卡布拉斯先生
奥利瓦先生
迪焦万尼先生

日 本:

大川先生
高桥先生
田中先生
新井先生

肯尼亚:

南吉拉先生
穆里乌·基博伊先生

墨西哥:

加西亚·罗夫莱斯先生
冈萨雷斯·雷内罗夫人

蒙 古:

额尔德姆比列格先生
巴雅特先生
包勒德先生

摩洛哥:

拉哈利先生
什赖比先生

荷 兰:

范东根先生
瓦根马克尔斯先生

尼日利亚:

阿金桑亚先生
阿奎伊-伊龙西先生

巴基斯坦:

阿赫迈德先生
阿克拉姆先生
阿尔塔夫先生

秘 鲁:

贝纳维德斯先生

波 兰:

苏伊卡先生

鲁辛先生

恰洛维奇先生

斯托罗伊沃斯先生

罗马尼亚:

梅列斯卡努先生

斯里兰卡:

贾亚科迪先生

帕利哈卡拉先生

瑞 典:

利德戈尔德先生

贝格伦德先生

隆丁先生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伊斯拉耶利安先生

普罗科菲耶夫先生

埃夫多科欣先生

伊波利托夫先生

科斯坚科先生

克罗卡先生

联合王国:

萨默海斯先生

米德尔顿先生

林克夫人

美利坚合众国:

菲尔兹先生

巴斯比先生
克里顿伯格小姐
霍因克斯先生
伯克先生
米斯克尔先生
斯科特先生

委内瑞拉:

纳瓦罗先生
阿吉拉尔先生

南斯拉夫:

米哈伊洛维奇先生

扎伊尔:

阿代托·恩藏热亚先生
埃萨基·埃康加·卡贝娅女士
奥西尔·格诺克先生

裁军谈判委员会秘书

兼秘书长个人代表:

贾帕尔先生

裁军谈判委员会副秘书长:

贝拉萨德圭先生

主席：我宣布裁军谈判委员会第171次全体会议开始。

首先，我愿向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联邦议院裁军和军备管制小组委员会表示热烈的欢迎。该小组委员会是由前联邦部长埃贡·巴尔主持并由所有议员小组成员组成。他们是为了即将召开的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特地来参加委员会工作的。我感谢他们对我们活动的关心并祝愿他们访问日内瓦成功。

委员会今天应该审议附属机构的报告及其向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提交的特别报告。但是附属机构的一些报告还未及提供给委员会全体会议审议，因此各成员国可运用议事规则第30条，愿对委员会工作有关的任何问题发言的随时都可这样做。

今天在我发言名单上的有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巴基斯坦、波兰和埃塞俄比亚的代表。现在请发言名单上的第一个发言者，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代表韦格纳大使阁下发言。

韦格纳先生（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主席先生，你好意地欢迎了今天从我国来此的重要的议员代表团，我愿代表他们对你给予他们的热烈欢迎表示最真诚的感谢。

在你本月份担任主席期间，我曾有机会作了几次发言，那时，对你担任主席我保留了我的意见。既然我现在要作一个实质性的发言，我愿表示我国代表团对你担任主席的愉快心情。对于我这个委员会中年资较低的成员来说，看到你在此是一件特别令人满意的事。我钦羡你主持我们的审议时所表现出来的精干、敏锐和丰富的经验。这种经验我们只有学习的分儿。

我原来还想对你的尊敬的前任阿莱希大使说几句话的，但我知道他由于一种很不幸的个人原因未出席会议。

既然委员会春季会议接近结束，我愿遵循其他代表团的作法，对我们工作的一些主要方面作出简短的评价。

显然，我的办法是一种赞成有选择的办法。

当本委员会在二月初，即二个半月前召开会议时，很多代表团曾认为，进行我们的谈判时所处的政治环境并不言利。那时，我国代表团和其他代表团一起，对于国际安全形势和世界很多地区继续违犯联合国宪章表示严重的关切。我还对欧洲力量均势之日益恶化表示了关切。如其他代表团一样，我国代表团指出，此种发展情

(韦格纳先生，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况减少了军备管制和裁军取得实质性进展的机会，因此号召造成这些严重混乱的国家，在处理对外关系中回到节制和温和的政策上来。

·我们大家都知道裁军是难以在这样一种政治环境中欣欣向荣起来的。然而，这种不能令人满意的局势促使我们更迫切地去探索每一个机会，每一个潜在进展的适当位置。我国代表团感到一定程度满意的是，裁军谈判委员会即使在这些困窘的情况下仍然有一个相对良好的季节。

实际上，我们必须注意到的是，在几个领域中进行的谈判在最后这几周内取得了显著的进展。在几个方面，克服了停滞的状态。我们对化学武器问题的审议已进入谈判的全盛阶段，以及就一些重大问题设立委员会的一个附属机构，以便朝着全面禁试这个会议室中许多代表团所怀有的目标前进，也已近在眼前。这一进展的取得大部分应归功于一个重要代表团的决心和现实感，因此我愿向它表示赞赏。你们将允许我如果我把放射性武器也列入有可能取得进展的领域。

最后，本委员会还多年来第一次认真地处理了空间的可能的军备竞赛问题，并在这个领域中开辟了一些重要的前景。

所有这些步骤都是在一种清醒的、富于建设性的气氛中进行的，这种气氛最后促使我们去探讨手头上一些问题的真正困难的方面。虽然核查决不可能取代裁军，正如光是建立信任措施本身也不可能起到这种作用一样，但我国代表团继续认为，核查和遵守是裁军谈判赖以取得最终成功的重要部分。因而我们认为这是合乎逻辑的，是确实取得了进展的一个标志，在处理很多问题的同时，我们现在已开始具体地研究核查的问题，而且本委员会本届会议前所未有地收到了有关这一重要和复杂的问题的大量的新的工作文件。

在谈了这些比较一般性的意见之后，让我转到一些具体的问题方面来。我打算一一谈到的是：化学武器、外层空间的问题、综合裁军方案和放射性武器。

首先谈谈化学武器问题。我国代表团对有关核查程序的技术方面，以及在补充其他代表团，尤其是联合王国代表团为同一目标所作的详尽的努力方面曾试图提供具体的投入。我们高兴地看到载入第CD/265号的工作文件所引起的所有区域集团的兴趣。用抽签的办法作为任意选择一些化学设施来定期进行现场视察的手段使很

(韦格纳先生，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多代表团特别感兴趣，并被他们认为是一种提供全面核查制度以及仍然保持低的人力投入和成本效率的可能办法。任何化学设施，甚至一个在前不久刚被视察过的设施也可能通过抽签被指定成为视察对象仅仅是这种前景将能有力地制止对未来公约的任何违反行为。

很多代表团询问抽签制度的实际效用如何，因此我很高兴利用这次发言对一些这样的问题作出答复，以便澄清我们的态度。虽然我们在西欧联盟的视察制度方面取得的长期经验驱使我们向其他国家提供我们的一般经验，但是抽签的任意选择制度一直不是这一具体核查制度的一个部分。它更多的是在计算机为基础的研究的帮助下独立发展起来的。

定期任意选择视察的题目是各缔约国公布的所有的储存和生产单位。公布的内容包括剧毒性化学武器物剂的现有储存和生产设施、有机磷化合物的一般工业生产，以及未来公约所允许的一定限量的剧毒性战剂。所有公布的物质和设施都毫无例外地要遵守抽签的程序。

抽签的数量将由专家协商委员会预先规定的总的百分比来决定，这种百分比可能每年不同，例如由于缔约国数量的增加而使有待视察的对象的总数突然增加。

虽然从法律观点来说，所有缔约国在抽签权力机构面前是完全平等的，但实际上可能有差别。没有进行有机磷化合物的工业生产因而没有任何公布对象的缔约国当然要免于被视察。一个选择隐瞒储存或生产设施的国家会暂时被免于现场视察。但是，如果对此种未公布的储存或单位的存在产生了怀疑，就应使用一种挑战的程序。

有人曾问应该如何处理在一个国家中的数个有关的生产单位，例如，如果它们分布相距很远，但在行政上却有联系。对此我们将建议一个地点上的接近标准。位于某一个地区的周界线之内的所有生产单位足够群集起来进行一次单独的视察，可算作一个单位，但分散在若干地区的生产单位应单独分开来算，即使它们是由同一个行政当局来管理的。但，显而易见的是，视察的期限和强度以及所需要的视察员的数量将取决于该工厂的范围和复杂的程度。

向我们提出的问题中，对于保卫工业秘密和财产权利的强烈的看法起了实质性的作用。因而我想强调的是，根据我们的概念每当需要取样时，都应由被视察的生

(韦格纳先生，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产单位的雇员来进行。所有的化学分析将在现场进行，通过能够说明遵守或违犯公约有限范围的化学物质使分析程序成为可能。任何样品均不应从该国取走，因而视察员不可能侦察出所检查的物质的精确的成份。

当答复向我国代表团提出的其他一些问题时，我想强调的是，我们的程序不设定要规定国家定额，即每个国家拟予进行的视察总数。客观标准和抽签方法的无法预见性保证了对所有的国家一律同样对待。

我国代表团以极大的兴趣注视着关于外层空间问题的讨论。我们认为，委员会响应上届联大会议通过的、其中有一项是由我国代表团联合发起的有关决议，在探讨这个问题方面作出了良好的开端。讨论相当清楚地说明在关于今后工作拟予使用的方法方面存在着相当大的意见分歧。我国代表团赞成一种重实效的、渐进的办法，在第一阶段将采取具体的谈判步骤来有效地处理最具有威胁性和造成不稳定的武器系统，也就是反卫星武器，特别是因为已经对此种系统进行过试验，并至少有一个国家已经用于操作方面；反卫星的技术是能够取得的，并且可能已经进行了部署。另外有一种办法，着眼于旨在更为广泛地、笼统地禁止外层空间的一切军备，但是对于其真正的实效却毫不重视。也很难看出在这种办法下以何种优先秩序来处理各种不同的有关的复杂问题。虽然我国代表团赞成采取每一个可能的步骤以排除外层空间的非和平用途，但我们认为，合乎逻辑和适当的办法似乎应该是采用逐步进行的办法以及依赖这一领域中的国际管制的现有机构。我国代表团将欢迎在即将到来的夏季会议期间在本委员会设立一个工作小组承担这项工作，如果其职权反映这个做法的话。在这方面，我想提醒委员会的是，联大第36/97C号决议特别要求裁军谈判委员会优先审议如何就一项禁止反卫星系统的有效的可核查的协定进行谈判的问题。未来工作小组的职权应该反映出这一目的，并且，我们认为，委员会在按此行动的同时，应该避免用一些广泛的和不明确的方案去充塞工作小组的议程，因为这将使委员会不能在有限的时间内处理各种具体的问题以及不能争取到一个真正有效的和平的空间领域。

我国代表团已经在专门讨论该问题的一个非正式会议上较全面地发表了我们对外层空间问题的观点；我们发言的全文已以非正式的方式散发给了各代表团。既然我有机会在一个正式会议上就该问题发言，请允许我重新再澄清一个问题。在我国

(韦格纳先生，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代表团看来，载入第 A/36/192 号文件以及联大第 36/99 号决议中提到的 1981 年 8 月 10 日拟订的条约草案似乎不是本委员会进行谈判的一个恰当的基础。我们已经指出过这项条约草案反映出很多矛盾和前后不一致的地方。在这方面，我国代表团提出了为数不少的问题，但至今还未得到答复。我们和意大利和荷兰代表团一样，仍然在等待那项草案的起草者作出必要的解释。除了我们已经提请注意的该草案中的脱漏和模糊不清的地方外，让我再简要地指出其他两点。该草案的第三条规定，如果空间飞行物不是用作和平目的，则进行截击就是合法的。然而，决心和决定是否进行截击却单独地取决于截击者，这样他就充当了一个自我指定的宇宙警察的角色。如果对这样一种警察的作用没有固定的标准和任何客观的确定的前提条件的话，这项草案条款就会给滥用开辟道路以及还不如说将成为研制和试验更多的反卫星系统的一种鼓励。第二，草案第四条所载的核查规定，即使根据其他现有的多边裁军协定来看似乎也是不充分的，从该条约草案的目的来看肯定是不充分的。我国代表团认为，一个实质上更为详尽的核查制度以及至少一个独立的调查机构，如协商委员会，是必不可少的，以免为防止外层空间的军备竞赛所作的规定成为全然无效。鉴于所有这些争论和连同已经提出的那些意见，我国代表团必须重申它的观点：正在审议的条约草案有严重的缺陷，以及作为委员会谈判的一个基础尤其是不合适的。

我将抵制想要详细地大谈综合裁军方案的诱惑。虽然自去年一月份以来为谈判投入了大量的努力和时间，我国代表团仍然不知如何来估价目前的成就。综合裁军方案工作小组中的代表是否是已经日益认识到这个议题极其复杂而屈服于忽视最终目标的危险？无论如何，那些尚未入门的人在试图消化我们面前的作为该小组本季度的最后成品的成堆成堆的文件时，即使在进一步谈判之后，没能明白这份文件，如何能为我们大家所期望的国际裁军进程提供动力以及公众舆论所需要的影响。我们不能无视这一事实：综合裁军方案的所有压倒一切的问题仍然悬而未决。把各代表团的观点相并列并不是一种谈判。尤其是在前几天，工作小组集中了各种文件以便使其更符合读者的趣味，已作出了值得称赞的努力。也许这就是在此时此刻所能够完成的一切，在我们本届会议剩下的没几天中，是不能企图去做那些不可能的事情的。因而对我国代表来说，更有益的做法似乎是思考一下在纽约即将到来的拟订

(韦格纳先生，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综合裁军方案的进程的谈判文书会有什么样乐观的前景。

对我们来说，简单地改变集会地点，继续我们在日内瓦已停止的工作肯定是不合适的。目前各代表团所需要作的是以高水平的抽象方法和高级水平的参加者来讨论综合裁军方案的压倒一切的问题——时间期限、检查的周期、法律性质——以便就如何解决这些主要问题取得普遍一致的认识。不用说，在我们在日内瓦取得的早期妥协的基础上，必须作出互让。如果可能的话，应该达成一揽子交易。一旦综合裁军方案的定局明确后，届时在日内瓦完成的工作就会呈现出新的和重要的意义，在这拟定的很多文件可能会更容易适用于一致同意的文书。在我们进行了一段紧张的谈判——这些谈判正如常言所说的，可能使人见树不见林——之后，让各代表团有短期的休息时间，这种想法可能是有益的。

在结束时，我想谈谈放射性武器问题。我应讲得十分明确的是：我的看法是来自我国代表团的观点，我不是以放射性武器工作小组主席的身份发言。该小组一直在紧张地工作，尤其是在本届会议的早期已取得了无可争辩的进展。在此问题上的停滞状态和不清醒的表现得到了克服，以及程序方面的妥协使工作小组有可能推延审议某些法律形式的复杂问题以便于就实质问题取得进展。就两个主要审议的项目——所谓“传统的”放射性武器问题和对核设施进行攻击的可能禁止问题——进行暂时齐头并进的谈判的方便办法导致了一系列有成果和稠密的会议。在“传统的”放射性武器领域内，一些有争议的问题已经大大地减少，达成的妥协方案对各代表团有越来越大的号召力。谈判是在一种相互谅解的气氛中进行的，代表团对所有提案进行了仔细的真诚的审议。因此事实决不是象某个代表团最近在一次全体会议上所宣称的，21国集团提出的某些建议遭到了放射性武器条约原来的提议者的“激烈反对”。更确切地说，看起来普遍愿意接受对21国集团来说是十分重要的三种意见——促进和平使用放射性物质的承诺、在核裁军的总的范围内重申承诺；以及将禁止对核设施进行攻击的内容列入条约——是在保留这些意见的基本精神的方式下接受的。但是，尽管严肃地进行了工作以及即将到来的联大特别会议和联大第36/97B号决议所规定的最后期限，我们还是未能取得成功。在工作小组活动的最后阶段中，停滞的幽灵又出现了，各国代表团看来越来越不愿意从已确定的立场上转向必要的妥协。这是严重令人失望的事，更是一个令人相当担心的问题。完全有

(韦格纳先生，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可能要提出这样的问题：委员会所进行的谈判都是些什么内容。在某些问题上——在经过多年讨论和审议之后——所有代表团准备离开原来的立场和指示站到普遍妥协的中线上来。这种时刻必须到来。我国代表团的观点是，这种时刻已经到来，至少在“传统的”放射性武器问题方面。人们不可能就这样一种有限范围的裁军提案进行漫无止境的谈判。但是，在前几天中，我看到有些代表团提出了一定数量的言过其实的要求，看来并没有把妥协的可能性考虑在内。遗憾的是，如果不是富有讽刺性的话，往往就是这些代表团，在这个会议室里乐意去申斥某些其他代表团缺乏“政治意愿”。如果裁军谈判委员会——在这个领域中以及象在其他很多领域中一样——在特别会议召开之前看上去几乎将一事无成的话，这些代表团就应该很好地进行一点良心上的自我反省。

至少在工作小组今年夏季早些时候复会的时候，在放射性武器领域中就一些基本问题迅速作出决定看来是有必要的。我认为没有理由不能在最近的将来找出一种适当妥协的办法，来解决传统的放射性武器问题和禁止攻击核设施的问题之间的连系问题。很容易想到的一种模式是原来的倡议者所建议的一项一般范围的放射性武器公约，以及管辖禁止某些有关的核设施的一项附加选择议定书。这两个文件将内在连系起来并同时予以签署。然而，各签署国都应在第一阶段对主要的公约是否签署作出选择，而对是否加入附加选择议定书不作决定，至少可以有一个考虑的时期。

主席：感谢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代表的发言和他对主席讲的一番友好的话。现在请埃塞俄比亚代表特雷费大使阁下以 21 国集团的协调员身份发言。

特雷费先生（埃塞俄比亚）：我很高兴看到你在四月这一关键的月份里担任主席，在这个时候裁军谈判委员会不仅要结束 1982 年第一期会议的工作，而且鉴于即将到来的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还要审查过去四年的工作。因此在这一重要阶段有一个具有你这种能力和经验的人主持我们工作是十分相称的。

我还要对意大利的阿莱希先生在三月份对本委员会勤奋和英明的领导表示赞赏。我国代表团对在欢迎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议员代表团时所表示的赞赏和感谢

(特雷费先生，埃塞俄比亚)

也愿表示赞同。

我今天发言的目的是介绍一下第 CD/280号文件，它反映了 21 国集团各成员国就保证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的有效国际安排的共同的基本立场，它包括如下几点：

“1. 21 国集团认为，不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的最有效的安全保证是核裁军和禁止使用核武器。核武器国家不应在核领域里进行任何危害无核武器国家的安全和幸福的活动。核武器国家有义务保证无核武器国家不会受到核武器的威胁或攻击。因此，21 国集团欢迎设立一个特设工作小组，以便就“保证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的有效国际安排”达成协议。

2. 最为令人遗憾的是，特设工作小组进行了三年的谈判，却只取得了微小的进展。这主要是由于某些核武器国家采取的僵硬立场所造成的。

3. 21 国集团坚信，某些核武器国家发表的单方面声明中所包含的限制、条件和例外表明了它们的主观态度，这些声明的基础是核威慑理论。这些条件、限制和例外合在一起，严重地限制了这些单方面声明中可能包含的积极因素。因此 21 国集团各成员国不能接受这些声明。这些声明并没有可信地保证不结盟的、中立的和其他无核武器国家不会受到核武器的威胁或攻击。

4. 21 国集团注意到，根据《最后文件》第 6 2 段，核武器国家已承担义务，不对现有无核武器区的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除了这些国家之外，两个主要军事联盟以外的其他中立的、不结盟的和发展中国家也保证不获取或制造核武器。因此，如果考虑到第 5 9 段促请核武器国家在适当情况下作出保证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的有效安排，就尤其有充分理由给予这些国家同样的有法律约束力的保证。

5. 21 国集团强调指出，“保证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的有效国际安排”问题的协议应基于下述原则：

- (1) 核武器国家有义务确保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
- (2) 无核武器国家有权得到核武器国家作出的不对它们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的保证；
- (3) 应以具有法律约束力和经过多边谈判的国际文书形式提供这种保

(特雷费先生, 埃塞俄比亚)

证。21国集团满意地注意到在裁军谈判委员会内, 对国际公约的想法原则上没有反对意见;

- (4) 载入国际文书中, 关于这一问题的共同提法或共同方针应是明确的和可信的, 既要符合不结盟的、中立的和其他无核武器国家的合法安全利益, 也要符合21国集团所阐明的上述观点;
- (5) 这一问题的协议应包括核武器国家承担义务实现核裁军, 在实现核裁军之前禁止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的保证。

6. 21国集团认为, 只要核武器国家对于达成满意的协议不表现出真正的政治愿望, 特设工作小组对这一项目的进一步谈判就不可能取得成果。因此, 21国集团敦促有关的核武器国家重新审查它们的政策, 充分考虑不结盟的、中立的和其他无核武器国家的立场, 向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提出它们对这一问题的修正立场。这样做有助于拟订保证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的有效国际安排的一致同意的国际文书。它也将有助于在实现核裁军之前, 在达成禁止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的国际协议方面取得进展。”

主席: 感谢埃塞俄比亚代表的发言和他对主席讲的一番友好的话。现在请波兰代表苏伊卡大使阁下以化学武器特设工作小组主席身份发言。

苏伊卡先生(波兰): 由于这是我在本月份的第一次正式发言, 请允许我首先对你担任裁军谈判委员会4月份的主席职务表示最诚恳和衷心的祝贺。我深信, 在你精干和富于经验的领导下, 本委员会在准备向第二届裁军特别会议提交的特别报告的过程中, 将充分和完善地履行其汇报的任务。

我以化学武器工作小组主席的身份, 在与小组进行充分协商后, 愿向裁军谈判委员会提交有关在1982年第一期会议期间进行的协商会议的口头报告, 并将该小组为裁军特别会议准备的提交给委员会的特别报告通过的情况通知委员会。

在第6次会议上, 化学武器工作小组注意到了主席就载入第CD/CW/WP.30和Corr.1号文件的有关毒性确定问题的报告。主席被要求将这些协商的结果, 尤

(苏伊卡先生, 波兰)

其是就载入该报告的有关对确定急性皮下及吸入的毒性的标准化操作程序的建议情况通知裁军谈判委员会, 并要求委员会注意该报告以及附件中所建议的程序。

在这份报告的基础上, 小组同意其主席应在今年8月2日至6日这一周就技术问题与各代表团举行协商, 除非委员会在1982年第二期会议初期时另有决定。工作小组同意向裁军谈判委员会建议将进行技术协商之后的一周用来在全体会议上审议“化学武器”的项目。为了进行充分的准备, 工作小组的主席应该就1982年8月2日至6日这一周内的协商期会议上有待讨论的技术问题继续进行协商。

考虑到第CD/CW/WP. 30号文件所载的报告, 从各代表团处得到的情报以及各代表团就这一问题进行的非正式协商的成果, 主席将在1982年下半年会议开始之初宣布他将为这些协商会议建议那些技术问题。

我高兴地告诉你们, 昨天晚上化学武器工作小组通过了它为第二届裁军特别会议准备的向裁军谈判委员会提交的特别报告的全文。秘书处正在对这份报告进行加工, 在委员会下一次例行会议时将能及时提供所有语言的文本。

主席: 感谢化学武器工作小组主席的发言以及他对主席讲的一番友好的话。我已经注意到了他的要求, 与此同时, 我愿对他成功地结束了工作小组的各项活动表示祝贺, 该小组在昨天下午通过了它的报告。

现在请巴基斯坦代表阿赫迈德大使阁下发言。

阿赫迈德先生(巴基斯坦): 我国代表团认为当本委员会准备对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作出贡献时由一名尊敬的日本代表来主持工作是完全合适的。日本对裁军事业的根深蒂固和真诚的献身精神是难以匹敌的。你在外交方面的敏锐和公认的能力将保证裁军谈判委员会对特别会议的成功作出恰当的贡献。

我愿借此机会对意大利的阿莱希大使在上一个月任主席时表现出的耐心和献身的努力表示我们的赞赏。

裁军谈判委员会的春季会议在很多方面来说是独一无二的。虽然裁军的政治气

(阿赫迈德先生, 巴基斯坦)

候仍然与我们的前两届会议一样不利, 但我认为, 在各代表团方面存在着愿望, 要求作出真正的努力以便取得一些进展向第二届特别会议汇报, 不幸的是, 没有更早地唤起今年春季曾充塞了我们的很多谈判的急迫感。这原来可能导致至少及时地为第二届特别会议缔结一些实质性的协定。照目前的情况, 对自1979年以来本委员会工作的评价肯定是苛刻的, 很清楚, 委员会没有发挥其潜力和可能性。我们的失败反映出基本上是主要的军事国家及其同盟没有政治意愿来无条件地致力于多边裁军谈判的进程。总的说来, 这些国家只是把本委员会当作能够吹捧他们狭隘地构想出来的立场的另一个讲坛。我们在本届会议所听到的激烈的意见交流说明了, 虽然第一届裁军特别会议通过了一致意见, 但东西方之间就促进裁军一致的进程的方式和方法方面似乎根本不存在一致同意的前提。如果不是不结盟和中立国家坚持不懈的努力的话。本机构的工作就不会反映出那种既使是最小限度的动力我们无疑将寻求来加强我们向大会提交的特别报告的。

不能把裁军谈判委员会未能就我们议程的最高优先项目核禁试的一个特设工作小组的职权问题达成协议看作是一种集体的失败。过去和现在所需要的是那些曾寻求侵蚀紧迫性并要限制委员会对这一项目的责任范围的代表团表现出更大的灵活性。委员会甚至不能就核禁试开始谈判, 看来会在特别会议时呈现出一种多边裁军谈判陷入僵局的象征; 以及说明这个机构在面临武断强加的协商一致的原则时表现出的无能。但是, 进一步拖延缔结一项核禁试条约的真正含义对于核国家和无核国家以及核裁军的未来谈判来说将是深远的。

我国代表团还认为主要核国家如果更多地表现出政治意愿, 就有可能在有关向无核武器国家提供安全保证的谈判方面取得一些进展。不幸的是, 多数核武器国家对于考虑他们的单方面宣言应作出变化时仍然是十分固执的, 而这种变化对于促进这个问题达成协议, 明显地是十分必要的。我国代表团已经在前几次我已阐述了我国代表团的立场, 因此不再重复。然而, 我想强调一下尊敬的埃塞俄比亚大使今天上午代表21国集团就这一问题发言的重要意义。我们希望核武器国家能在第二届特别会议时紧跟这一号召审查他们的基本立场。两个主要的军事同盟以外的中立的、不结盟和其他发展中国家提出的给予他们有法律约束性的保证不对其使用或威胁使

(阿赫迈德先生，巴基斯坦)

用核武器的要求不容忽视。我们盼望着有关的核武器国家在特别会议时作出真正的反应。

我们对于放射性武器工作小组主席，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韦格纳大使为制订这一问题的条约全文所作的勇敢的努力表示钦佩。然而，从一开始就很清楚的是，就这一问题的一项协定应该对所提出的根本问题作出反应，尤其是不结盟和中立国家就特别有关放射性武器的定义和核国家对于实行核裁军和促进核能的和平利用作出保证所提出的问题。首先，商定一项放射性武器公约必须伴随一项有关禁止进攻核设施的协定——我们认为，这是目前放射物可能用作敌对目的的唯一可行的办法。巴基斯坦代表团对于解决这一问题的确切方式仍然准备考虑各种意见，即，无论是列入放射性武器公约本身中，一项附加的议定书中或通过一项完全独立的国际文书。

很简单，在回答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尊敬的大使就这一问题的发言时，我要以极大的关注提出，有些代表团认为委员会应该通过一项实际上是毫无意义的放射性武器公约，但又寻求可以自由选择对核设施进行攻击，其所引起的大规模毁灭性后果与使用核武器毫无区别，这些代表团首先需要进行良心自我责备。我国代表团和21国集团的其他几个成员国的看法是，对进攻核设施的禁止应该尽可能的全面。由于基本的目标是防止大规模的毁灭，就没有理由来区分民用和军用设施。大规模的毁灭会由于进攻这两种中的任何一种设施而引起的。然而，大规模毁灭性不是有关这一问题的唯一标准。我国代表团认为建议中的文件的重要目标是恢复各发展中国家之间对他们的尚未形成的核方案的信心。这种信心在以色列去年6月进攻伊拉克的核设施之后遭到了严重侵蚀。因此，禁止的范围不仅应包括较大的核燃料循环设施，而且还应包括较小的研究反应堆和其他设施。排除后者就会造成对发展中国家的极大歧视。

巴基斯坦根据我提到的标准和考虑提出了一项有关禁止进攻核设施的范围的具体提案。我们希望，有关这一问题所涉及的重要政治问题将在最近的将来予以讨论。

鉴于近来的发展情况，在波兰的苏伊卡大使明智的领导下正在进行的化学武器公约的谈判已表现出更大的紧迫性。在世界各个地方对使用化学武器的不断指控并没有最后被驳斥，然而围绕这一问题的恶毒性证明有压倒一切的必要在化学武器公

(阿赫迈德先生, 巴基斯坦)

约中的明确规定彻底禁止使用化学武器, 以及规定充分和可靠的手段以便在未来对此种指控进行客观的调查。我国代表团对于发展二元化学武器是否会使化学武器公约的谈判, 特别是它的核查程序进一步复杂化的问题并没有作出技术方面的确定。然而, 最近在化学武器方面的军备竞赛的升级、在“恐怖均势”中对这些武器所包含的依赖程度, 以及关于使用化学武器的不断报道都是不祥的预兆, 尤其是如果人们铭记有能力生产这些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国家, 不象核武器那样, 不只限于少数国家。该问题的造成混乱的方面必须在即将召开的特别会议和我们今后的谈判中公正地进行讨论。

正如预期的一样, 本届会议在拟定综合裁军方案方面进行了最深入细致的工作。尽管遇到了政治和概念方面的困难, 但在墨西哥的加西亚·罗夫莱斯大使的富于经验和献身精神的领导下, 这项工作已取得了巨大的进展。不幸的是, 该案文的大部分仍然在方括号中。我国代表团认为, 要在综合裁军方案的谈判中取得进一步进展有赖于尤其是主要核国家作出适当的政治决定。在恢复综合裁军方案的工作之前, 重要的是就有关的基本概念问题达成某些谅解。看来存在着实际上的协议, 即, 该方案应该分为三个阶段予以拟定。这一协议看来是合乎逻辑和自然的, 因此应予以正式制定。有些成员国对于履行该方案及其各阶段的“时限”概念仍然持保留意见。将带有指示性的时限概念和审查该方案履行情况的程序连续起来是可能的。21国集团在这方面提出了具体的提案。我国代表团对于最后拟予制定的连系的种类是采取灵活态度的。但是核查的手段本身不能代替一种政治表态来说明有关国家将在某一个时间期限内真诚地进行某些裁军谈判。我国代表团仍然将本世纪末看作是完成综合方案的一个有象征吸引力和政治上可行的目标期限。

综合方案的价值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各国对履行各条款作出保证的性质。在某种意义上说, 这种保证将体现在各国同意将具体的裁军措施列入方案的程度。保证的另一个体现是接受列入方案内履行措施的各个“时限”。最重要的是, 对方案作出保证的性质将取决于其所采用的方法和形式。我国代表团一贯的立场是, 综合裁军方案应该是一个有法律约束性的文书, 然而, 有些代表团却不能接受综合方案这一概念。然而, 我们的理解是, 存在着一种含蓄的理解即, 综合方案应该比另一个

(阿赫迈德先生, 巴基斯坦)

推荐的文件,为了促进妥协,也许可以对通过综合方案的如下程序进行审议。首先,大会可以在各国都保证履行其各项条款的一项庄严宣言中通过该方案。通过之后,大会可将该宣言和综合方案递交给联合国所有会员国的国家或政府首脑予以签署。这些经签署的文件嗣后可保存在联合国秘书长处。最后,宣言和综合方案,连同所要求的最少数量的国家的签署,由秘书长提交给安理会,将其载入旨在为各国规定各项义务的宪章的条款所通过的一项决议。我们希望这种办法将符合第二届特别会议的进一步审议。

结束发言时,巴基斯坦代表团愿希望,各国特别是重要的国家不仅把第二届特别会议看作是一种政治挑战,还应看作是一个历史性的机会。预计有几个国家将派最高级首脑出席会议,这就促使人们相应地期望他们能对裁军和和平作出贡献。我们希望,这些重要的国家能够消除掉目前对核冲突危险的恐惧,并以具体和确实的办法来表示他们对1978年所拥护的,并声称继续坚持的崇高目标的承诺。最后,我们希望所有有关国家都进行真诚的努力,以解决这些成为目前国际紧张局势和不安全的气候的主要原因的悬而未决的分歧和冲突。

巴基斯坦方面将继续对即将到来的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的成功作出建设性和积极的贡献。

主席:感谢巴基斯坦代表的发言和他对主席讲的一番友好的话。

是否有其他代表团愿发言?

加西亚·罗夫莱斯先生(墨西哥):虽然我已经在非正式会议中两次对你在本月份——1982年会议中最重要的月份之一,主持我们工作表示了我国代表团的真诚的满意,但是在全体会议上,我才第一次有机会这样做,因此我愿加以重复,以便载入今天会议的记录。

当我要求发言时,换句话说,当我通过我国代表团的一位成员向主席表示愿意发言时,尊敬的巴基斯坦代表尚未发言。他所说的大部分使我认为没有必要重复我在我的发言中想说的话,因此我将尽量简短一些。

我要求发言的理由是,想对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尊敬的代表韦格纳大使就有关综合裁军方案工作小组的工作的发言谈一些看法。我认为,我的简短的意见也应该载

(加西亚·罗夫莱斯先生，墨西哥)

入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尊敬的代表发言的同一个记录中，否则，我认为，记录的读者会对工作小组成员的勤奋及他们努力的成果产生不公平的印象。

当我作为该工作小组主席来发言时，我将有机会更详细地描述一下我所认为的成果。目前我只想指出三点。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尊敬的代表告诉我们，他担心——由于他发言是用英文写的，因此我将用英文来读——工作小组的成员，我引用原文：“屈服于忽视最终目标的危险。”我可以向你们保证，情况不是这样，所有参加这个小组的人——实际上包括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代表本人，我指的是发挥了十分积极和有效作用的勒尔先生——我愿重复，他们所有人始终铭记着最终目标。然后，我的第二点是，韦格纳大使对我们说，他感到不能消化“成堆成堆的文件”用他的话说，也就是“我们面前所看到的作为该小组在本届会议的最后产品的成堆成堆的文件”。我认为，成堆成堆的文件的说法稍为有点夸张。成堆成堆的文件是2年工作的结果，在这一期间，一方面各代表团作出了非常有益的贡献，另一方面，秘书处准备了很长的极为细致的工作文件。如果韦格纳大使所指的是这些，那么确是存在着成堆成堆的文件；但是如果他所指的是工作的“最后成果”的话，这只是60或70页隔行打字页数。此外，如果照我们所希望的，我们在纽约能设法去掉放入方括号中的许多备选方案的话，文件大约只有40或45页的长度——比第一届特别联大《最后文件》短得多的多。

最后，我想指出另一点，并在这方面声明，我完全同意韦格纳大使在强调有必要——我再次引用他所说的话：“有必要就如何解决这些重要问题取得普遍一致的认识”。他所指的“重要问题”已在好几个场合仔细地进行了审议。工作小组至少举行了6次会议专门讨论了这些问题，但是如一句英文的俗语所说，正因为它们是困难的，因此直到现在仍然解决不了。我希望——以及再次和大使同样地希望——在纽约的形势会有所不同。但，如他所说，为此目的，我们必须很好地认识这一事实：“必须作出互让”；迄今一直参加讨论的所有成员国都必须有同等的政治意愿，并且任何成员都不应该认为，与《最后文件》相比较，综合裁军方案不是向前迈进了一步，或者不幸地被说成与《最后文件》相比综合方案在一些方面是后退了一步。

因此，为了用一种乐观的调子结束发言，让我们希望韦格纳大使的愿望——我要重复一下，这也是我们的愿望——将在纽约实现，希望所有国家都会有“互让”

的精神。

主席：感谢加西亚·罗夫莱斯大使的发言以及他对主席讲的一番友好的话。

还有其他代表团想发言的吗？

看来没有人要发言。

所有成员会记得，在星期二的非正式会议上，委员会审议了匈牙利代表团提出的一项决定草案。就这项决定草案交换意见的结果，决定在今天的委员会全体会议上处理这个问题。秘书处已经散发了载有委员会的议程项目5的一项决定草案的第62/Rev 1 1号工作文件。我建议，我们现在来审议并通过该项决定草案。

如果没有反对意见，我将认为委员会通过了这项决定草案。

就这样决定了。

主席：我收到了奥地利代表内特尔大使阁下的一封信，说：奥地利愿作为裁军委员会成员的一名候选成员。在此先行预先通知。该信件将分发给委员会所有成员。

现在请裁军谈判委员会秘书兼秘书长个人代表贾帕尔大使发言。

贾帕尔先生（裁军谈判委员会秘书）：我愿通知全体成员，我们秘书处收到了非政府组织和私人团体及个人就有关裁军议题致裁军谈判委员会的来文。例如，属于法国阿尔贝维尔的基督教徒团体来文表示支持委员会为裁军谈判所作的努力。在

1 委员会决定在1982年第二期会议期间举行非正式会议讨论议程项目5，新型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和此种武器的新系统，目的是审议有关这一问题的提案和建议。欢迎专家参加这些会议。

非正式会议将对委员会非成员国及它们各自的专家开放。

这些非正式会议的次数和日期将在委员会1982年第二期会议的工作计划进行审议时适当作出决定。

(贾帕尔先生，裁军谈判委员会秘书)

伯尔尼和巴塞尔的妇女争取和平组织的75个成员宣布她们反对核战争。宣称“地球应该为生命存在”的内容相类似的来文——约20份——是来自丹麦、意大利、尼日利亚、挪威、西班牙和联合王国。这些来文放在我的办公室供感兴趣的成员查阅。

主席：感谢贾帕尔大使提供的情况。

正如成员所知，我们通常是在星期四的全体会议时分发一份非正式文件。下一周将举行的委员会会议的时间表。然而，我们已将4月20日下星期二定为完成我们工作的一个预定日期，届时我们应该通过提交给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的特别报告。在此情况下，我愿敦促工作小组在明天，星期五之前结束他们的工作，并且，我建议星期一下午3时30分举行非正式会议以便审议起草小组通过的报告草案的一些章节。

我建议，原则上，我们应该把全体会议定在4月20日星期二下午3时举行，要有这样的谅解，将根据秘书处给委员会成员的通知加以提前或推迟。我不认为，在这个阶段，我们能够预见从现在到下星期二我们的工作将如何进行。

如果没有反对意见，我们就通过这项程序。

就这样决定了。

主席：在散会之前，我愿宣布，如时间表所预定的，自由参加的工作小组审议提交给特别会议的报告草案将在五分钟之后在1号会议室开始，在此会议上，我们将着手审议61/Rev1号工作文件。

会议休会。

会议在上午11时40分结束

×× ×× ×× ×× ××

裁军谈判委员会

CD/PV.172

20 April 1982

CHINESE

Original: ENGLISH

第一百七十二次会议最后记录

1982年4月20日星期二

下午3时在日内瓦万国宫举行

主席：大川美雄先生（日本）

出席者名单

阿尔及利亚:

马提先生

阿根廷:

卡拉萨莱斯先生

纳西贝内小姐

澳大利亚:

萨德勒先生

斯蒂尔先生

比利时:

努瓦尔法利斯先生

巴西:

德索萨·埃·席尔瓦先生

德罗斯·杜亚尔特先生

保加利亚:

特拉洛夫先生

索蒂罗夫先生

波普切夫先生

普拉莫夫先生

缅甸:

吴貌貌季先生

吴丹吞先生

加拿大:

戈德罗先生

中国:

俞孟嘉先生

胡小笛先生

古 巴:

努涅斯·莫斯克拉先生
加西亚先生

捷克斯洛伐克:

维伊沃达先生
斯特吕卡先生
齐马先生

埃 及:

哈桑先生
法赫米先生

埃塞俄比亚:

特雷费先生
约翰内斯先生

法 国:

德拉戈尔斯先生
德博斯先生
库蒂雷先生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赫德尔先生
蒂利克先生
默佩尔特先生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韦格纳先生
克林勒先生
冯登哈根先生

匈 牙 利:

科米韦斯先生
哲尔费先生

印度:

温卡特斯瓦朗先生
萨朗先生

印度尼西亚:

苏恰斯纳先生
达马尼克先生
西马尼翁塔克先生
巴赫林先生

伊朗:

马哈拉蒂先生
扎希尔尼亚先生

意大利:

阿莱希先生
卡布拉斯先生
奥利瓦先生
迪焦万尼先生

日本:

大川先生
高桥先生
田中先生
新井先生

肯尼亚:

南吉拉先生

墨西哥:

加西亚·罗夫莱斯先生
冈萨雷斯·雷内罗夫人

蒙古:

额尔德姆比列格先生
包勒德先生

摩洛哥:

拉哈利先生

什赖比先生

荷兰:

瓦根马克尔斯先生

梅尔堡先生

阿克尔曼先生

尼日利亚:

依朱厄尔先生

阿金桑亚先生

阿奎伊-伊龙西先生

巴基斯坦:

阿赫迈德先生

阿克拉姆先生

阿尔塔夫先生

秘鲁:

贝纳维德斯·德拉索塔先生

波兰:

苏伊卡先生

斯托罗伊沃斯先生

罗马尼亚:

梅列斯卡努先生

斯里兰卡:

贾亚科迪先生

帕列哈卡拉先生

瑞典:

图尔森夫人

利德戈尔德先生

希尔特纽斯先生

贝格伦德先生
隆丁先生
埃克霍尔姆先生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伊斯拉耶利安先生
普罗科菲耶夫先生
别尔登尼科夫先生
科斯坚科先生
巴沙诺夫先生

联合王国:

萨默海斯先生
米德尔顿先生
林克夫人
赖特小姐

美利坚合众国:

菲尔兹先生
巴斯比先生
克里顿伯格女士
霍因克斯女士
米斯克尔先生
斯科特先生

委内瑞拉:

纳瓦罗先生
阿吉拉尔先生

南斯拉夫:

弗尔胡奈茨先生
米哈伊洛维奇先生

扎伊尔:

阿代托·恩藏热亚先生

埃萨基·埃康加·卡贝娅女:

奥西尔·格诺克先生

裁军谈判委员会秘书

兼秘书长个人代表:

贾帕尔先生

裁军谈判委员会副秘书长:

贝拉萨德圭先生

主席：尊敬的代表们，我现在宣布裁军谈判委员会第172次全体会议开始。委员会今天开始审议附属机构的报告以及委员会提交第二次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联大特别会议的特别报告。同往常一样，根据议事规则第30条规定，成员国希望对与委员会工作有关的任何议题发言的，可以随时发表。

在开始今天的工作之前，我想先通知委员会我收到了土耳其常驻代表1982年4月16日的信件，其中重申了土耳其政府极想成为本委员会的正式成员并指出：“在即将举行的第二次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联大特别会议审查委员会的成员问题时，应把土耳其作为一名候选人”。我相信该文件的付本已分发给本委员会各成员国。我还想通知大家我对今后怎样进行工作的设想。现在已经很清楚，我们预定在4月16日结束1982年第一期会议，这一日期正好是今天，因此，不能如期实现了。这样，我们就得至少延长到明天，这里，我要强调一下附带条件，那就是假定我们今明两天的工作能迅速进行的话。秘书处正在尽一切努力于今天下午4时30分散发第58/Rev. 2号工作文件，该文件载有起草小组受托起草并达成一致意见的报告案文。由于我们起草小组的工作到1时，或确切地说到今天下午1时以后才结束，所以你们4时30分将收到的报告草案只能是英文本的。

因此，我打算作如下安排：首先，今天下午将专门介绍各工作小组给委员会审议的报告的导言部分。其次，这次全体会议之后，要举行一次非正式会议来审议我刚才提到的第58/Rev. 2号工作文件，而且是该文件的英文文本，我请求全体会员国同意在非正式会议进行讨论时使用英文的案文。同时，第58/Rev. 2号工作文件的其他语种的译文都在进行，并将于明天上午11时送到各代表团的信箱内供你们审议。为此目的，同时为了给秘书处一定的时间准备好最后的文件，我们明天上午不开会了。然而，情况已很清楚，假如我们希望第一期会议明天闭幕，那我们就得在今天把第58/Rev. 2号文件审议完毕，为此，我把今天下午的非正式会议开得长一些。我设想我们这一阶段会议的最后一次全体会议将于明天下午3时30分举行。

其他语种报告草案在翻译方面的改动建议应直接交给秘书处，我认为这些没有必要在我们会上讨论了。

我今天的发言名单上排有捷克斯洛伐克、墨西哥、波兰、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主席)

巴基斯坦和法国等国的代表。

我现在请名单上排在第一个发言的捷克斯洛伐克代表维伊沃达大使阁下发言。

维伊沃达先生 (捷克斯洛伐克)：主席先生，考虑到昨天下午在非正式会议期间交换的意见，社会主义国家集团愿意再次强调指出，它不愿意阻挠设立关于议程项目 1，即关于核禁试问题的工作小组。为了表明我们同意立即采取行动并迅速解决这个问题的意愿，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匈牙利、蒙古、波兰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代表团愿意把第 CD/287 号文件中的工作文件提出来，该文件的标题是“关于设立议程项目 1 ‘禁止核试验’特设工作小组的建议”。请允许我宣读我们建议的全文：

“裁军谈判委员会根据第一届裁军特别联大《最后文件》第 120 段的规定，在行使其作为多边谈判论坛的职责时，决定设立议程项目 1 题为‘禁止核试验’的特设工作小组。

“该工作小组职权范围的拟定工作应在委员会夏季会议开始之初完成，其中应考虑到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的成果。”

主席：感谢维伊沃达大使的发言。第二个发言的是墨西哥代表加西亚·罗夫莱斯大使，他将向大家介绍载于第 CD/283 号文件的综合裁军方案特设工作小组的报告。

加西亚·罗夫莱斯先生 (综合裁军方案特设工作小组主席)：我曾荣幸地在委员会 1981 年会议期间以及 1982 年已过去的这一段时期内担任综合裁军方案特设工作小组的主席，我谨向裁军谈判委员会提交综合裁军方案特设工作小组的报告，连同报告的附件综合裁军方案草案一份。

由于报告的内容是通常所谓看了就明白的，所以我只限于对此谈几点意见。首先，我应说明，这个小组是联合国大会称之为“唯一的多边裁军谈判机构”中最繁忙的工作小组之一，因为大家都知道，它今年的工作在委员会开会之前就开始了，它于 1 月份最后三周内每天召开会议，后来，在委员会 2 月 2 日复会以来，平均每

(加西亚·罗夫莱斯先生，墨西哥)

周举行三次会议，还不算它的各个附设机构的非常频繁的会议在内。由于这样紧张的工作，小组已顺利地完成了所交托给它的任务，尽管由于你们所知道的客观形势的影响，受到一些不可避免的限制。

在我正在提交的报告中已载有对小组工作做出宝贵贡献值得特别提及的一些人的名字，他们是：尼日利亚的乌卢·阿德尼吉大使，他主持了59次会议中的10次会议，法国的弗朗索瓦·德拉戈尔斯大使、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格哈德·赫德尔大使和巴西的塞尔索·安东尼奥·德索萨·埃·席尔瓦大使，他们协调了各自的联系小组的工作，还有巴基斯坦的塔里克·阿尔塔夫先生，他担任一个非正式的起草小组的协调员。还有一位是同主席进行协商从事报告的起草工作，因而显然不能在报告中恰如其分提到她作为小组秘书参加工作的人，因此我应在这里向她特别表示感谢。根据我能够就近观察她进行工作，并在将近一年半的时间里得到她不知疲倦的合作的体会，我认为应该利用这个机会记录在案地表明一下我的看法。我认为艾达·列文小姐在这一小组所承担的任何一项工作中，都堪称模范地尽到了责任，由于她态度非常客观、对裁军问题很熟悉、有出色的拟稿才能而且非常聪明，所以经常能起草出一些获得普遍接受的方案。

关于工作小组作为它的报告的附件提交给委员会的《综合裁军方案》草案，根据1981年12月9日大会通过的第36/92号决议的规定，它必须“及时”提交“大会在第二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特别会议上审议和通过”，对此，我确实感到有责任在这个场合，根据我同准备《方案》所作努力的长期和密切关系，发表一点意见。

首先我将强调指出，小组向委员会提交的文件在结构上是同1980年以来批准的结构一致的，正如委员会给第三十五届大会的报告第68(7)段所指出的，文件应包括——除了一篇导言或前言将最后编写外——六章，分别论述目标、原则、优先次序、措施、执行的阶段以及机构和程序。出于显然很明显的理由，在这一结构中作出的唯一改变是，有两个题目合并成一个作为第五章的标题，其中“措施和执行的阶段”，两项在一起叙述。

关于《方案》的内容，工作小组竭力尽可能忠于《最后文件》第109段所明确规定的职权范围，其中规定《方案》应包括“各国认为适当的一切措施，以确保有

(加西亚·罗夫莱斯先生，墨西哥)

效国际监督下全面彻底裁军的目标能够在国际和平与安全普遍存在、新的国际经济秩序获得加强和巩固的世界上得到实现”。对此，1979年裁军谈判委员会在同样是协商一致的方式批准的“组成部分”第7段(b)项和同年12月11日联合国大会通过的第34/83号决议中曾逐字逐句地予以重申，裁军谈判委员会在它通过工作小组1980年提交的报告时又予以确认，该报告第10段明确同意“综合裁军方案必须面面俱到”。

《方案》的很多条款仍放在方括号内的事实不应成为缺乏信心的理由，恰恰相反，应成为努力寻求能够获得普遍同意的案文的一个鞭策。为此目的，人们不应忘记第一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联大特别会议的筹备委员会作为5次会议——其中三次在1977年举行，最后两次在1978年上半年举行——的成果向大会提交的《最后文件》草案，也充满了方括号，但这个草案并没有妨碍大会最后协商一致地通过一项完全不带任何标明意见分歧的记号的文件。

不论达到这一目的需要作出多么艰苦的努力，但是这大概不致成为人们所曾完成的最困难任务之一，尤其是如果没有任何代表团企图背叛1978年的《最后文件》中所已作出的各项承诺的话。按照向小组提交的主要工作文件中很多代表团所表现的那种灵活性，就该方案应包括的阶段数目达成一项协定看来也决不是不可能的。因为小组曾在普遍接受的情况下，以“工作假设”形式，首先在4个阶段的基础上，以后又在3个阶段的基础上，进行了审议。对于处理修正案的机构和程序方面也可以作同样的估计，在这方面看来也已经多多少少普遍地接受了以五年为期的办法，并同意此种修正或审查应由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特别联大来进行。

考虑到以上所述，那么，看来可以有理由作出结论说，仍然悬而未决的两个最困难的问题是确定《方案》是否应该有执行的日程表，以及确定《方案》应该具有的约束性的程度。如果大家认为——我们认为这是合理的——可以盼望所有参加第二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特别联大的国家都能按所期望的那样在会议的正式谈判和非正式谈判中表现出友好和诚意的话，那么就会有一个坚固的基础可以期望为这些问题找到一个满意的解决办法。

关于在一个可能的日程表中列入日期的问题，首先必须指出的是，眼前没有人

(加西亚·罗夫莱斯先生，墨西哥)

想到象苏联和美国在1962年分别向十八国裁军委员会提出的有关全面彻底裁军的两个条约草案中所载的那种严格的时限。在这方面，还要令人鼓舞地指出，在审议这一题目时有人提到——令人更加鼓舞的是，这是由人们称为西欧和其他国家集团的最重要成员国之一的代表提的——可以效法《宣布1980年代为第二个裁军十年的宣言》中使用的用语，在该宣言中时间因素肯定占据了一个很突出的地位。

关于《方案》的性质问题，一方面，尽管在同意给《方案》以一项多边条约的法律地位方面现在不再有取得一致意见的希望，但另一方面，从小组专门审议这一题目的各次会议上提出的意见来看，十分明显的是，有一种普遍的倾向要求找出能够将《方案》置于远远超过大会每年通过的决议的水平之上的一些措词方案。这无疑将要求把类似载入《最后文件》第126段中的各项条款列入该《方案》，在该段中参加第一届特别会议的国家“庄严重申决心致力于全面彻底裁军，并作出进一步的集体努力，以求加强和平与国际安全；消除战争威胁，尤其是核战争的威胁；执行以停止并扭转军备竞赛为目的的实际措施”。这当然也要求该方案按《最后文件》第17段的陈述作出明文规定，强调迫切需要已获通过的条款“变成实际行动”，并“在裁军领域朝向具有约束力的有实际效力的国际协定前进”。此外，鉴于《最后文件》不幸地一直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被核国家作为形同虚设的规定来对待，必须考虑在综合方案的导言和最后一些段落中是否有可能列入可使在政治上和道义上赋予案文以最大可能的、但是是自由接受的约束力的条款，人们希望这种约束力将比1978年所达到的约束力更大一些。

在这方面，也值得记取的是，在工作小组的会议上各国代表提出了若干宝贵的建议，目的在于通过象征性行动突出方案的重要性，尤其是突出各国政府行使方案条款的政治义务。在这些建议之中，最重要的——鉴于其独创性和可能具有的实际效力——或许要数这样一个建议：即方案应由联合国所有会员国的国家或政府首脑签署。这些首脑的大多数，如果不是所有的话，在大会会议结束时几乎肯定不会在纽约，我认为这一点不会成为接受这个建议的障碍；事实上，应得出相反的结论。不妨授权联合国秘书长的一名特别代表将方案的原始案文送达这些国家首都以收集各国的国家或政府首脑的签字。同时，这可能会有助于确保各国的舆论真正了解方案的

(加西亚·罗夫莱斯先生，墨西哥)

重要意义。

最近，特别是在去年左右，全世界各地在这方面的活动的数量一直在增加，这些活动表明核军备竞赛和一些理论（如有限核战争的可行的可能性，或可以赢得一场核胜利的幻想式的假设）的出现已引起了全人类的关切。如果如1978年大会所指出的，各国人民对裁军谈判的成功有着切身的利益，那么就可以不加任何夸张地断言，构成各国人民的亿万众生将密切注视1982年6月7日至7月9日在联合国总部举行的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特别会议。这很可能成为使在纽约进行商谈的各国代表认识到需要协商一致通过一项综合裁军方案的一个决定性因素，该方案以特设工作小组今天向委员会提交的案文为起始，可赋予大会《最后文件》第109段所规定的已历时四年的各项迫切目标以新的活力。必须永远记住，正如《最后文件》本身所述，当前最尖锐和最迫切的任务是消除核战争的威胁，因为这种威胁使人类面临了这样一种选择：要么进行裁军，要么面临毁灭。

主席：我感谢综合裁军方案特设小组主席加西亚·罗夫莱斯大使的发言和对他的报告的介绍。现在请化学武器特设工作小组主席，波兰代表苏伊卡大使阁下发言，他将介绍载于第CD/281号文件的该特设工作小组的报告。

苏伊卡先生（化学武器特设工作小组主席）：主席先生，我作为化学武器工作小组的主席，谨向裁军谈判委员会提交一份为第二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联大特别会议准备的特别报告。报告的案文载于第CD/281号文件，我希望本委员会的所有尊敬的代表都已拿到了这份报告。

和我在历次会议中的一贯做法一样，我将力求简短。首先，我愿表明，根据联合国大会第36/92F号决议执行部分第5段的规定，要求本委员会向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提出一份“委员会审议的各项问题谈判情况的特别报告”。同样，联大还在其大会第36/96A号决议第4段中提出了有关化学武器的具体要求。我希望载于第CD/281号文件的这份报告确能反映委员会本工作小组就禁止化学武器进行谈判的现状。

(加西亚·罗夫莱斯先生，墨西哥)

由于报告的内容是看了就明白的，我愿简单地向委员会介绍一下工作小组讨论中的几点重要意见，这些意见导致了本报告的拟定和通过。工作小组愿在报告的导言部分直接提及第一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联合国大会特别会议《最后文件》第75段，该段——请允许我回忆——强调了就全面有效地禁止研制、生产和储存所有化学武器并销毁此种武器进行谈判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另一方面，工作小组也愿概括地提及过去在裁军委员会会议和本委员会的范围内提出的所有其他的建议和文件。小组认为仅仅罗列这些文件和提议要占很大的篇幅，也不是很有成效的，特别是考虑到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就更是如此。

小组在拟定报告的其他部分时也采取了同样的做法。小组没有详细阐述在1980年和1981年按照小组原有职权所进行的讨论情况，而是强调指出了在那两年中讨论的最为重要的问题，这些问题确实标志着禁止化学武器谈判中各个极为重要的阶段。关于小组工作的现状，报告强调了有助于拟定公约的新职权的重要性，并简洁地描述了1982年第一期会议期间讨论的各项议题和在过去两个多月的讨论中出现的主要意见分歧和问题。

我愿尽可能讲清楚的一个问题是：工作小组希望在报告中避免完全重复某些代表团或由一些代表团所组成的各个集团对过去三年多的讨论中出现的无数大小问题所发表的各种意见。这些意见已充分反映在载入第CD/131/Rev.1号文件的工作小组1980年的报告和第CD/220号文件所载该小组1981年的报告中。本小组的这份报告中专门提到了上述两份报告。

我在工作小组的闭幕词中相当详尽地谈到了工作小组在1982年第二期会议期间可能采取的行动方针。在这方面，我向小组的各位成员发出呼吁：如果我们希望能越来越接近草拟公约条款的阶段，就必须为夏季会议作好具体的准备工作。我不想重复我的话，由于小组各成员所表示的兴趣，秘书处已把这份闭幕词作为化学武器工作小组的工作文件予以分发。但是承蒙允许，我愿再次呼吁各国代表团在夏季会议期间作出认真努力，这样我们就可把尽可能多的不同意见变成备选组成部分，然后再拟订妥协组成部分。已向各国代表团分发了组成部分草案和建议的新案文的汇编，以利我所呼吁的准备工作地进行。

我要向我的前任大川大使和利德戈尔德大使表示歉意，我没有在报告的导言部

(加西亚·罗夫莱斯先生，墨西哥)

分提到他们曾分别在1980年和1981年担任本小组的主席。因为我个人认为在这类导言中不应载有所注意到的其他工作小组报告中的所有细节。但是我肯定赞成所有工作小组的报告在这方面应是相一致的，我希望委员会同意把这些问题写入委员会报告的第61和62段。关于非委员会成员国参加本工作小组工作的情况，也可以采取同样的做法。

最后，请允许我提一下最近裁军谈判委员会起草小组的几次讨论情况。我的答复很简单：工作小组在其各项活动中确实没有直接反映出委员会全体会议的讨论情况。工作小组是根据各国代表团同意通过的、新的——我要重复——是新的职权进行工作的。小组是根据这一职权，和同样是协商一致通过的工作计划进行工作的，其各项活动均已反映在这份报告中。还请允许我说明，委员会报告的主要目的正是要反映全体会议讨论的进程和趋势。而工作小组的报告我认为应只限于工作小组的讨论情况。当全体会议讨论到的具体提案涉及本小组所谈判的议题时，全体会议的讨论情况当然已反映在本小组的工作中。

正如委员会尊敬的成员们都知道的，化学武器工作小组已经带着新的任务，进入了另一个敏感的工作阶段。我们已经再一次对复杂的问题进行了一系列的彻底审查。作为小组的主席，我愿强调，尽管我们的谈判是敏感和复杂的，我们还是本着相互谅解，相互尊重与合作的精神进行谈判。在此，我愿再次真诚地感谢小组全体成员的这种谅解、相互尊重和合作精神。

我请求把这份发言作为委员会的正式文件予以分发，如同尊敬的综合裁军方案工作小组主席加西亚·罗夫莱斯大使的发言作为第CD/286号文件分发一样。

主席：我感谢化学武器特设工作小组主席苏伊卡大使阁下的发言和他对他的报告的介绍。我可以肯定关于把他的发言作为正式文件分发的要求将及时予以考虑。现在请放射性武器特设工作小组主席、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代表韦格纳大使阁下发言，他将介绍载于第CD/284号文件的该特设工作小组的报告。

韦格纳先生（放射性武器特设工作小组主席）：主席先生，我确实感到很荣幸地来介绍你刚才提到的报告。

(韦格纳先生，放射性武器特设工作小组主席)

工作小组决定尽可能利用时间进行实质的谈判，一直到上周为止。结果，只有一次会议可以用来讨论和通过这个报告。这给了秘书处很大的负担，它必须加班加点来复制这份旨在补充原来的草案的口头和手写的修正案杂乱地穿插在一起的报告。秘书处的成员在这些困难条件下进行了出色的工作，我愿意代表工作小组向他们表示感谢。

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印出的案文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少许差错或模糊不清的地方。因此，承蒙您的允许，我愿意在有必要的地方，谈一谈少量的几条修正案，其中没有一条改变报告的总的方向和结构，但却有助于阐述得更加清楚。修正案没有给案文补充什么新句子或新观点，这些都是工作小组在通过这份报告时所作决定的一部分。现在让我提及第CD/284号文件，英译本第CD/284*号文件，我引用英文案文第2页第6段倒数第2行，我们应划掉该行的最末了“衰变产生的辐射”这几个字。第3页16段中第7行在以“从攻击”为结尾的句子后面，请插入下列补充句子：“某些代表团对委员会是否有能力处理这个问题明显地持保留态度”。第5页第27段的最后一句只是打印的错误，请以“分歧”更换“观点”二字。在最后一页上，有必要说明，某些句子是引用一些代表团说的原话。因此，在第32段第2句中，应加上“他们认为”这几个字，该句应读作：“既然他们认为基本目的是，防止……”。下面一句的前面应加“他们还认为”，该句应读作：“他们还认为……的攻击会造成大规模的毁灭，等等。”第34段第2句应插入“他们认为”，该句应读作：“他们认为部分禁试会使……合法化。”第33段第4行“热效应”仅仅作技术性的改正，应换成“热能”二字。

只要注意一下报告的内容，各国代表团就将认识到工作小组的成绩远远说不上优异。尽管在3月初有了良好的开端，当时的一项切实可行的程序性决定对打开僵局起了不少作用，但联大第36/97B号决议曾初步灌输给工作小组的并唤起人们希望的那种迫切感已迅速消失。人们曾至少在“传统的”放射性武器问题上会取得令人信服的进展。现在工作小组还是面临着去年造成它工作困难的一些同样问题。至少在起草这个报告时，各代表团愿意审议妥协方案并共同努力以求取得一致结果的愿望逐渐消失了。各代表团宁愿重申它们先前的立场，显然企图使它们的要求在下

(韦格纳先生，放射性武器特设工作小组主席)

一轮谈判时保持原样，而不愿引以为豪地记下取得的进展。一些代表团甚至利用这个机会又劲头十足地重提它们的要求，虽然它们谅必非常清楚，它们的提案是不可能在工作小组通过的。主席在各种场合力图提出他认为已尽量把各种立场考虑在内的案文，但总的来说他仍然没能成功。当他在会议闭幕阶段表示要提交一项包括“传统的”放射性武器主题事项的未来放射性武器条约的完整案文草案，他认为这个案文草案可作为所有代表团最终能够同意的妥协方案的合适基础——时，他理解到这个倡议并不受欢迎，因此他放弃了散发这个案文的念头。

就有关禁止攻击核设施问题而同时并行举行的若干会议，为深入讨论一些十分重要的问题提供了机会。若干代表团对阐明所牵涉的技术问题作出了贡献，总的来说工作小组对手头的问题已进行了相当深入的研究，这样说是公平的。然而，对可能的禁止范围的重大分歧在早期就出现了，而且是如此之大，以致阻碍了甚至初步讨论水平上的进一步进展。

尽管工作小组会议肯定已就各问题和某些备选解决办法向所有代表团介绍较为清楚的观点做出了贡献，然而这个领域仍未有结果。工作小组在处理一个对全球性裁军进程意义有限的主题事项时，又一次不能充分履行它的职责。这就构成了对即将来临的夏季会议的严重挑战。那时我仍将有幸主持小组工作。在恢复工作时，我愿敦促各代表团重新作出努力千方百计来解决那些仍未解决的问题，而且我现在就要求它们澄清思想并利用会议之间的这段时间考虑有关如何才能不过分消耗时间地解决一些悬而未决的原则问题。

虽然春季会议的结果是令人失望的，我还必须承认，许多代表团和许多同事，作为个人同主席进行了特别良好的合作，并与他一起耐心地寻求成果和妥协。我要向他们表示我的感谢，正如我对秘书处和译员们的杰出工作所表示的感谢一样。

万一照例所有的工作小组主席的介绍性发言均要散发，那么我不想成为例外。但是，我认为，根据我的特殊情况，把我的发言列入逐字记录就足够了。

主席：感谢放射性武器特设工作小组主席韦格纳大使的发言和对他报告的介绍。现在请安全保证特设工作小组主席，巴基斯坦代表阿赫迈德大使阁下发言，他将介

绍该特设工作小组的报告，该报告载于第CD/285号文件。

阿赫迈德先生（安全保证特设工作小组主席）：主席先生，我谨向裁军谈判委员会提交一份载入第CD/285号文件的保证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的有效国际安排特设工作小组的特别报告。

根据委员会的决定，特别报告除了叙述该问题的谈判现状并提出某些结论和建议外，还提及了就此项目进行谈判的由来以及裁军谈判委员会以前三届年会的工作。

“消极安全保证”的问题已有较长的历史了，它包括核武器国家在1978年所发表的单方面声明以及在第一届特别联大期间达成的就此问题作出有效安排的协商一致意见。在其1979年的第一届会议上，工作小组同意，就此问题的谈判有必要既包括安排的形式也包括其实质内容。在1980年和1981年的两届会议上，工作小组集中主要精力审议该问题的实质内容，因为根据工作小组的理解，就实质内容达成协议会有助于就形式问题达成协议。在去年工作的最后阶段，工作小组集中精力拟订一项安全保证的“共同方案”，其中载有谈判中可能出现的以及各有关方面一致同意的各组成部分，或一项能将核武器国家现有的单方面保证中载有的组成部分协调起来的“共同方案”。

在本届会议的工作开始时，工作小组决定参照过去的建议和联大第36/94号及36/95号决议等，继续进行这种努力。各代表团虽然提出了一些新的看法和建议，但其总的立场仍然未变。工作小组除了听取各代表团重申其总的立场外，还进一步审议了向它提出的可能纳入一项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文书的“共同方案”或“共同方法”的建议。与过去一样，缔结一项国际公约的想法在原则上仍然没有反对意见；但是大家还是指出了所涉及的困难。随后，工作小组审议了关于临时措施的建议，特别是安全理事会就此问题可能作出的决议。此外，工作小组还审查了在即将召开的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的范围内可以采取的其他行动方针。一些核武器国家重申，它们的声明是可信的，是适应无核武器国家的安全考虑的，而其他一些代表团则建议，这些声明应在即将召开的特别联大上进行适当的审查和修订。

工作小组的结论是不言自明的。协商一致的意见是应向无核武器国家作出不使

(阿赫迈德先生，安全保证特设工作小组主席)

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的有效保证，并急需就此问题达成协议。但是，核武器国家和无核武器国家在认识上仍然明显地存在着分歧。虽然许多问题得到了澄清，但工作小组未能完成其任务。工作小组可以提出建议，在即将召开的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的范围内，应继续探索各种方法，以克服在这个问题的谈判中所遇到的困难。

就我个人而言，我不能不表示我的失望和关注，因为裁军谈判委员会未能在就这个问题达成使所有有关各方、特别是无核武器国家都满意的协议方面取得任何实质性的进展。请允许我借此机会向所有国家、特别是核武器国家呼吁，呼吁它们表现出在此问题上达成协议所必需的政治意愿。我希望在即将召开的第二届特别联大上将明显看到这种政治意愿。

最后，我谨对工作小组各成员表示感谢，感谢他们对小组工作所给予的不可缺少的合作。我还要代表特设工作小组，对工作小组秘书林国炯先生以及全体秘书处工作人员在会议期间、特别是在起草这份特别报告的过程中所给予的非常干练的协助，深表谢意。

主席：感谢安全保证特设工作小组主席阿赫迈德大使的发言和他对他的报告的介绍。尊敬的代表们，我想我们如果要求秘书处把放射性武器工作小组主席和安全保证特设工作小组主席的两个口头发言象其他两个特设工作小组一样，复制出来是有益的。现在请维伊沃达大使发言。

维伊沃达（捷克斯洛伐克）：由于化学武器特设工作小组主席、尊敬的波兰大使苏伊卡建议在报告中提及该小组的前任主席，我也愿意建议，就放射性武器特设工作小组来说，在韦格纳大使之前领导该小组的科米韦斯大使、尊敬的匈牙利代表的名字也应该在该小组的报告中提及。

主席：感谢维伊沃达大使。今天名单上最后发言的是法国代表，现在请德拉戈尔斯大使阁下发言。

德拉戈尔斯（法国）：主席先生，明天我们这一年度会议的第一期会议就要闭

(德拉戈尔斯先生, 法国)

幕了。在这个时刻, 法国代表团想就我们的工作谈几点结论性的意见。

同去年的情况一样, 这次工作也是在政治形势很不好的情况下进行的。我们知道裁军问题的谈判不能脱离国际形势而单独取得进展。而且我们知道在对裁军形势的看法和态度问题上存在的基本分歧已不可避免地影响了讨论的进展。因此, 不管第二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联大特别会议是多么紧迫, 我们取得的成果是很微小的, 这一事实应该激励我们进行努力。然而我们也注意到了某些旨在扩大我们工作范围的积极决定。

谈到议程项目 1, 即关于“核禁试”的问题, 鉴于提出了就一项禁止协定的核查和遵守情况设立工作小组的倡议, 法国代表团愿意回顾一下它的立场。就职权范围的措词看, 法国代表团不会反对就这一提案达成一致意见。但它愿意回忆《最后文件》的说法, 即停止试验应“在有效核裁军过程范围内”进行。因此, 它不应是独立于这一过程之外的初步措施。我还愿意回忆法国代表在第一次联大特别会议上对《最后文件》第 50 条所作出的保留。

由于时间不够, 议程项目 2 “停止军备竞赛和核裁军”在第一期会议过程中并没有很好地进行审议。我国代表团积极地参加了去年在非正式会议上进行的讨论。它很重视裁军的这些基本方面所进行的讨论。它将为寻求并明确可能导致进展的条件继续作出它的贡献。

本委员会自我们第一次年度会议以来首次给它的议程增加了一项新的实质性项目: “禁止外层空间的军备竞赛”。这一项目早已成为若干重要发言的主题, 这里我想对这个问题发表几点意见。我们特别重视对卫星进行袭击可能产生的破坏稳定的后果。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认为应该毫不犹豫地审议这一问题的原因。在我们的讨论过程中, 人们对 1967 年关于外层空间条约的优点和它的不足之处都明确提了出来。正是在这种形势的推动下, 人们提出了这些提案。

其中之一就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提案, 在我们看来它并没有提供令人满意的解决办法。实际上, 它矛盾百出, 等于使每一个外空国家在处理外层空间事务方面可以自行其事。对苏联提出的条约草案第 1 条和第 3 条, 除了解释为给每一个国家以自由, 可以在没有经过协商或不顾任何早就制定的规定就摧毁一个它自己认为其带有武器的宇宙物体之外, 又能作什么别的解释呢? 而且条约草案只对通

(德拉戈尔斯先生，法国)

过国家技术手段核查条款遵守情况作出规定。此外，我们并不认为有任何充足的理由具体地把可重新使用的宇宙工具问题——宇宙穿梭运输工具——纳入讨论的范围。是不是想借此把条约的应用范围扩大到那些其轨道不是仅为绕行轨道的物体呢？另一方面，它好象对解决可能因轨道放射台的双重用途——既有民用也有军事用途——所产生的问题没有什么规定，也没有谈到某些卫星在这方面将起的作用，这种卫星正如法国和其他国家曾建议的那样，可以代表国际社会用于核查裁军协定和控制危机的目的。

事实上，我们委员会内部关于这个问题的初步讨论已充分表明，外层空间的活动是如此复杂，如此发展迅速，因此，我们必须首先做的事情是，一方面，对于外层空间的一些常常被模棱两可地使用的术语，如“武器”这样的词作出更确切的规定，同时，另一方面，在审查这个问题时确定优先次序。考虑到目前正在每天以总数高达几十亿美元的大宗资源投入非军事和军事用途的外层空间活动，并考虑到卫星所起的稳定作用（正如若干国际文件中明文承认的，该项文件规定当卫星用于核查目的时不能对其进行干涉），国际社会有必要达成一项协议来防止发生这样一种局面，即反卫星武器或技术变成新的破坏稳定的因素。事实上，尽管在花出巨大代价和减少载荷之后，也许可能作一些防护和加强，但卫星固有的弱点还是会使进攻者处于先下手为强的优势。

因此我们觉得委员会应该从战略体系的稳定以及安全的角度对这个问题进行一次更普遍的审议。我们必须做的事情是，从现有的或可以想象到的体系中确定哪些会成为破坏稳定的潜在因素，以便作为优先处理事项禁止它们。例如，以宇宙空间站为基地的反弹道导弹的研制，我们认为这就是极易破坏稳定的。进行这种审查的结果也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即，若让供选办法任选，即使对大国，也未必符合其利益，尤其从费用—效益率来看的话。由于这种种原因，我们认为委员会在重新开始工作以后彻底审议一下反卫星技术的问题是非常重要的。为此目的，我们将不反对设立一个有专家协助的工作小组。

我们议程上的其他项目象去年一样都在工作小组进行了讨论。

(德拉戈尔斯先生, 法国)

化学武器工作小组终于取得了适合它任务的职权范围。我们对此感到满意并赞赏美国代表团在这方面采取的态度。然而, 由苏伊卡大使很得力地进行的工作没有表明取得任何非常明显的进展。说句实在话, 也没有足够的时间。核查问题再次成为讨论的中心。这是一个根本问题, 这个问题的解决将大致确定是否有可能就讨论中的各项禁止作出决定。因为归根结底, 如果它们的遵守情况不能有效地予以核查, 那么规定这些禁令又有什么用处呢? 某些代表团把重点放在全然由国家机构进行内部核查。其他代表团, 包括我们, 则强调国际核查制度的头等重要性。我们并不否认各国政府应负责监督它们领土上的公约履行情况, 这样尤其有利于防止它们本国的化学工业不致秘密地从事被禁止了的活动。但这种监督远远不能满足一项国际公约的需要。它并不构成真正的核查。如果一个国家不顾它们所承担的义务, 决定保留或建立起化学武器储存, 那么国家监督机构根本无法禁止它这样做, 更不用说会公开谴责它。但是, 重要的是每一缔约国应得到该公约正充分地由各国在履行的保证, 这是一项只有被授权进行现场视察的国际核查机构才能作出的保证。

在韦格纳大使的权威和称职指导下的放射性武器特设工作小组没有能取得我们曾希望它取得的进展。法国代表团不能不遗憾地指出, 它过去提出的警告证明是有充分根据的。妨碍进行谈判的困难在一定意义上是由一些我们都了解的, 企图把与谈判的当前目标无关的问题包括进去所造成的。正如我在会议初期我国代表团的首次发言中说过的, 这些问题或涉及要求先解决其他的问题, 如使用核武器和核裁军问题, 或涉及要求先解决属于其他国际法范围的问题, 如禁止进攻民用核设施的问题。法国代表团并不否认这些问题的重要性, 但它认为工作小组应按它们确切的职权范围行事是十分重要的。为了表明诚意, 我们没有反对就工作小组主席提出的解决办法达成协商一致意见, 这就是小组专门举行几次会议对瑞典关于禁止进攻核设施的提案所提出的问题进行初步的审议。但是考虑到这个问题不属于本委员会的职责范围, 而且根据工作小组的职权范围, 也不属于工作小组的职责范围; 所以法国代表团没有参加这些会议。它感到遗憾的是, 在这种情况下, 是不可能解决有关公约本身条款那些悬而未决的困难的, 同时我们又不能就这一项目, 在一个无疑是属于裁军谈判委员会职责范围内的问题上得出某种结论。

我们当然十分重视由阿赫迈德大使非常出色地领导的安全保证特设工作小组的

(德拉戈尔斯先生，法国)

工作。我们很明白问题的困难所在，所以我们不想详细地谈论那些关于寻求一项共同方案的问题。我们看到了巴基斯坦和荷兰提出的提案，我们确实渴望在这个问题上应该取得进展，但在这个阶段我们感到很难对它发表更多的意见。显然我们将继续关心这个问题并继续和大家一道探索可能导致一项共同办法或任何能够使整个国际社会感到满意的方案。

最后我想专门谈谈综合裁军方案特设工作小组所作的努力来结束我的发言。该小组担负着完成一个内容异常庞大的文件的艰巨任务，我们面临着许多困难，事实上这是我们事先知道一定会碰到的困难。我要在这里高度赞扬加西亚·罗夫莱斯大使的忍耐精神，他非常称职地指导了许多次会议。我们必须重视其结果，那就是得出了一份文件，它虽然无疑远远没有反映我们所希望的协商一致的协议，但它为今后继续进行协商提供了一个能够为大家接受的基础，我们希望有可能在纽约达成一项协议。这对我们委员会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个文件是人们要求我们对第二次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联大特别会议的工作作出的主要贡献。在这一非常复杂的事情中，对许多非常根本性的问题，如方案的法律性质、为执行措施的不同阶段规定时限以及核裁军同常规裁军之间的联系等等都有很不一致的态度，很明显，如果我们坚持一成不变地力求达成人们称之为妥协的东西，这在事实上意味着要求各方就他们认为很重要的条件作出让步，那么，我们就很难达成共同的方案。因此我们认为，我们倒是应该去努力采纳那些非常灵活的方案，其中不仅考虑反对方面的意见而且考虑裁军问题上已取得的进展。后者取决于国际关系的现状、裁军进程中各国安全的维护——这是关键性的——以及这种安全的实际条件：即对于安全所必须的均势、国际核查、地区因素的考虑等等。只有通过寻求能满足各方的需要——或要求——的方案，我们才能达成一个解决办法。这不是一场力求胜过伙伴的活动。因为伙伴在安全问题上的需要也应该得到尊重。解决困难之道在于寻找这样的方案来克服困难，那些方案将并不要求各方在有关安全方面作出牺牲或在它们能接受的条约方面作出牺牲，而同时又能满足各方。我们殷切希望能够找到一项解决办法，因为它无疑是顺利地举行第二届特别会议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因素，同样也是维护裁军谈判委员会的权威、声誉和信用的一个重要因素。

加西亚·罗夫莱斯先生（墨西哥）：主席先生，我冒昧地要求今天下午作第二次发言，请你和全体同事们多多原谅。我现在一定要讲的一些话，是我将作为墨西哥代表的身分而不是作为委员会的任何附属机构的主席身分来讲的。发言的目的是说明今天下午全体尊敬的代表都会看到的文件，我重复一下，就是即将提交的第CD/282号文件，标题是“遵照联大1981年12月9日第36/81B号决议的敦请，向联合国秘书长递交的载有墨西哥政府关于防止核战争的意见案文的工作文件”。

我们大家都知道，去年12月9日联大通过了题为“防止核战争”的第36/81B号决议。该决议的前言部分几乎一字不变地回顾和重申1978年《最后文件》所体现的思想，例如对于“核武器的存在和军备竞赛的持续对人类生存本身所造成的威胁”感到惊恐；必须铭记的——我还要引用——是“消弭世界大战，即一场核战争的威胁，是当今最重要迫切的任务”；重申全世界各国人民在裁军方面的重大利益；并提醒核武器国家负有特殊责任。

根据这些事实，大会在其决议的执行部分包括一项敦请和一项邀请。敦请是给所有核武器国家的，决议敦请它们于1982年4月30日以前将其确保防止核战争方面的意见、提案和具体建议提交秘书长，以供第二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联大特别会议审议。邀请是向所有其他联合国会员国发出的，如它们愿意，可依此照办。我认为使用不同的动词体现了承认核武器国家在这个问题上担负的责任在程度上要大得多这一事实——这就是为什么它们是被“敦请”而其他国家则是被“邀请”。一向非常认真地为实现裁军，特别是核裁军贡献它的最大能力的墨西哥政府最近把它对这一问题的意见和具体建议送交联合国秘书长，这些意见的全文已复印于第CD/282号文件。

我不想详细讲了——案文本身说的很清楚了。我只想指出，如文件所述，墨西哥政府认为，为了所涉的目的，即为了防止核战争这个目的，核武器国家迄今已达成协议的唯一几项措施，如在超级核大国国家首脑之间建立直接的通讯联系，不管它们多么值得称赞，但在世界面临恐怖形势的情况下，只能认为仅足装装门面而已。墨西哥政府还指出，它深信，要使核战争威胁永远消除的方法是很简单的：即认真对待1978年一致通过的、第一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联大特别会议《最后文件》提出的各项规定就足够了。假如有必要对这些措施作出任何选择的话，那么就会毫

(加西亚·罗夫莱斯先生，墨西哥)

不犹豫地选出载于《最后文件》第47和第50段的措施，因为大家对它们是这样熟悉，所以我在这里就不引用了。正如我刚才提及的致各国的文件所说的一样，迄今阻挠采取有效措施以防止一场核战争的并不是由于缺少明确规定的方法和程序而仅仅是由于在那些对改善世界面临的惊恐形势负有最大责任的国家方面根本缺乏政治意愿。该文件是以这样一些话结束的，我也将以此结束我的发言：“人们所希望的是，核武器国家，特别是两个核超级大国能够得出同样的结论，并使它们的国际行为符合这个结论。我们认为这对它们来说并不困难，只要它们能考虑到试图以增加普遍不安全来实现其本国的安全是荒谬的，能考虑到核武库的集聚已远远足以造成本地球上生物的不只是一次而是多次的全部死亡，不管是立即死亡还是经过缓慢和极度痛苦的衰变而致死；并能考虑到如秘书长最近有关核武器的报告的结论之一所阐明的，不能允许某些国家必须使用毁灭人类文明来促进它们的安全，因为这样做意味着把人类的未来变成少数核武器国家，最主要是两个超级大国的抵押品”。

德索萨·埃·席尔瓦（巴西）：主席先生，按照我们的议事规则第30条规定，我想作以下发言：

迄今整整三年以来，21国集团始终努力争取设立我们议程项目1的工作小组。社会主义国家集团支持这些努力。但是我们的提案一直受到两个西方核武器国家的阻挠，使21国集团在这期间的努力徒劳无功。在这次委员会会议期间，就议程项目1工作小组的职权范围案文开始了辛勤的谈判。昨天，21国集团宣布它准备同意接受一个只能起码地满足它所述主张的案文，以期能够达成协商一致意见。但是由于这些努力来自对立的那一方面的，所以轮到社会主义国家集团出来阻挠使该案文没有通过。今天，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刚刚提出了第CD/287号文件，文件载有原来在为拟定议程项目1的工作小组职权范围的起草小组内提出的一项提案。这个文件在委员会多半可以肯定不会达成协商一致意见，因为它来源于一个超级大国，会被另一个超级大国否决掉。主要原因是现在超级大国之间的对抗形势正处主导地位。看来它们已决心使任何来源于对方阵营的倡议以失败告终。这似乎是在核禁试问题上进行阻挠弄得什么多边行动也搞不成的一个最有效的办法，但核禁试是双方都同意作为最优先和迫切的一个目标，而且是它们自己都已保证要通过具有约束力的国际

(德宗萨·埃·席尔瓦先生, 巴西)

文书寻求达到的目标。由于这个原因, 我国代表团感到在我们工作进行到这样一个后期阶段, 还要参加世界上武装得最凶国家的玩弄实力竞赛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我们不愿意参加这种根本不顾绝大部分人类的利益和忧虑的新的对抗表现赛。在第二届特别会议的结果见分晓之后, 并且在整个国际社会有机会讨论本委员会没能履行它的职责的真正原因之后, 我们才认为, 裁军谈判委员会或许可以重新研究设立议程项目 1 的工作小组的问题。

阿莱希 (意大利): 主席先生, 作为在你明智和积极领导下努力为裁军谈判委员会议程项目 1 的附属机构起草一项职权范围的起草小组的一个成员, 同时由于我荣幸地在担任委员会 3 月份主席时指导了该小组的工作, 我愿意在这个时候表示我国代表团对我们迄今没有在这个项目取得任何结果深感遗憾, 尽管我们已作出了一切努力。

我并不认为捷克斯洛伐克大使刚刚提交我们的第 CD/287 号文件本身会提供任何取得结果的可能性。起草小组是从本能够设立一个工作小组这一前提作起点的。真正的问题并不在于设立一个附属机构而在于拟定它的职权范围。而且, 就在昨天我们在一次非正式会议再次进行讨论的过程中, 除了提出其他的论点, 我还听到——我想是赫德尔大使, 他说我们在这次会议闭幕前夕仓促地设立一个工作小组是毫无意义的, 还说我们完全可以在联大特别会议上或在我们重新开始工作时再提出这个问题。我认为这种论点恐怕对设立一个没有职权范围的工作小组甚至会更适用些, 因为这样一个工作小组在委员会重新举行会议的时候是不能马上进行工作的, 而必须一直等到委员会授与该小组一个协商一致的职权范围才行。

我必须说明在起草小组工作期间, 我很清楚小组的全体成员以及委员会参加小组工作的其他成员曾作出努力试图在这个问题上达成协商一致意见, 而且我经常得出这样的印象, 即我们已十分接近于一项我认为各国代表团非常希望得到的积极成果。我必须指出, 我国代表团多年来一直希望裁军谈判委员会或它以前的谈判机构能够抓紧这一问题,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也是一个最优先的问题。这就是为什么我现在要表示深刻失望在最后几天里, 我们看到裁军谈判委员会的秘书贾帕尔大使试

(阿莱希先生，意大利)

图协调起草小组作出的种种努力并起草了一个在各种立场之间达到政治平衡的案文——这是一个包括各方作出牺牲但不偏向于任何一方的案文。承蒙许可我想在委员会宣读这个案文；我将以它起草时使用的文字，即英文来宣读。该案文的第一段包括了墨西哥代表团拟定的修正案。全文如下：

“裁军谈判委员会按照第一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联大特别会议《最后文件》第120段行使它作为多边裁军谈判论坛的职责，兹决定在题为‘核禁试’的议程项目1之下设立一个特设工作小组。

“考虑到一开始就讨论具体问题可能有利于取得核禁试谈判的进展，委员会请特设工作小组经过大量研究后，讨论并确定有关核查和遵守情况的问题，以便对核禁试问题取得进一步的进展。

“特设工作小组将重视一切现有的提案和今后的创议，并在1982年会议结束前向委员会报告它的工作进展情况。然后委员会将对此后的行动方针作出决定以便履行它在这方面的责任”。

当我看到这一案文，并知道它得到很多代表团（特别是21国集团，它可以成为协商一致的基础）的支持时，我真诚地希望这次会议能以取得成果结束，因为这种成果本身就是裁军谈判委员会的一个重大胜利（鉴于就这一问题设立一个具有适当职权范围的工作小组存在着困难）。社会主义国家集团对这个案文提出的修正案自然反映了该集团的立场，但依我看，修正案对案文本身没有增加任何实质性的东西。我确实很想知道，我刚才宣读的案文对我们希望设立的附属机构的工作是否设置了这样重大的限制以致有理由认为——不妨公开说出我认为在案文中本已暗舍的东西——应阻挠各国代表团，其中包括社会主义国家代表团，为了达成协议谋求妥协而作出的努力。我认为我宣读的这个案文可以给委员会一个机会，使它在不严格局限于核禁试谈判的某些方面的情况下，做一些有益的工作——因为妥协的全部努力恰恰是为了在案文中把由于政治和谈判的原因而不能较直说的东西说得含蓄些。然而，我要重复一遍，社会主义国家提出的修正案一点也没有扩大工作小组可能承担的任务。因此，这些修正案，依我看，在目前阶段所能起的全部作用就是使协议不能达成而不能促进委员会的利益。委员会的多数成员国都恨不得就马上抓住提供给他们们的机会，着手就我们非常关心的、重要的、多年来一直是居优先次序的而且

已成为困难和争论根源的问题，作出真正实质性的工作。

萨默海斯（联合王国）：主席先生，很清楚，我们从第 CD/287 号文件所看到的仅仅是为了分散委员会对自 2 月以来进行长时间和认真谈判所取得的结果的注意力而作出的最后一分钟的花招，对上述谈判所有代表团都是十分了解的。昨天在这个房间进行讨论的过程中，很清楚地出现了大多数国家的代表团准备共同协商一致接受称为“J-1”的草案。只有社会主义集团为了在我们多数国家看来是一些不足道的理由而拒绝同意这一草案。第 CD/287 号文件现在建议的程序是，我们要在事先没有就它的职权范围达成协商一致的情况下设立一个工作小组，对此，我国代表团认为无论在原则上和实际上都是不能接受的。事实上，这个意见在起草小组进行谈判的过程中已经表示过了。我们感到非常遗憾的是，在为达成协议作出一切努力之后竟会出现这样一种局面。我们希望象尊敬的意大利代表刚才建议的那样通过“J-1”草案，现在还为之不算太晚。

德拉戈尔斯（法国）：关于不多一忽儿以前我讲到的法国对在工作小组中讨论议程项目 1 的态度，我愿意说清楚，我国代表团不能接受载于第 CD/287 号文件的提案。我国代表团无论如何不能在这样的基础上和大家达成一致意见，因为如果它同意设立议程项目 1 的工作小组，那要决定于该小组的职权范围。换句话说，我们只能同意根据小组的职权范围设立一个工作小组的原则。由于该项提案并不包括任何职权范围，而且把拟定职权范围推迟到夏季会议开始以后，显然法国代表团是不能同意的。

主席：如果没有其他人发言，我要感谢各国代表团今天下午作出的贡献。现在我打算暂停这次全体会议，大约 10 分钟后举行一次委员会非正式会议，审议给联大特别会议的特别报告草案。下一次裁军谈判委员会的全体会议将于明天，4 月 21 日星期三下午 3 时 30 分举行。现在休会。

下午 5 时 25 分散会。

×× ×× ×× ×× ××

裁军谈判委员会

CD/PV.173

21 April 1982

CHINESE

Original: ENGLISH

第一百七十三次全体会议最后记录

1982年4月21日星期三

下午6时30分在日内瓦万国宫举行

主席：大川美雄先生（日本）

出席者名单

阿尔及利亚:

马提先生
塔法尔先生

阿根廷:

纳西贝内小姐

澳大利亚:

萨德勒先生
斯蒂尔先生

比利时:

昂克林克斯先生
努瓦尔法利斯先生

巴西:

德索萨·埃·席尔瓦先生
杜亚尔特先生

保加利亚:

特拉洛夫先生
索蒂罗夫先生
波普切夫先生
普拉莫夫先生

缅甸:

吴貌貌季先生
吴丹吞先生

加拿大:

麦克费尔先生
戈德罗先生

中国:

田进先生

林成先生

胡小笛先生

古 巴:

索拉·比拉先生

努涅斯·莫斯克拉先生

冈萨雷斯先生

加西亚先生

捷克斯洛伐克:

维伊沃达先生

斯特吕卡先生

齐马先生

埃 及:

哈桑先生

法赫米先生

巴西姆小姐

埃塞俄比亚:

特雷费先生

约翰内斯先生

法 国:

德博斯先生

库蒂雷先生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赫德尔先生

蒂利克先生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韦格纳先生

克林勒先生

勒尔先生

匈牙利:

科米韦斯先生

哲尔费先生

印度:

萨朗先生

印度尼西亚:

苏恰斯纳先生

达马尼克先生

西马尼翁塔克先生

巴林先生

伊朗:

马哈拉蒂先生

意大利:

阿莱希先生

卡布拉斯先生

奥利瓦先生

迪焦万尼先生

日本:

大川先生

高桥先生

田中先生

新井先生

肯尼亚:

南吉拉先生

墨西哥:

加西亚·罗夫莱斯先生

冈萨雷斯·雷内罗夫人

蒙古:

额尔德姆比列格先生

巴雁塔先生

包勒德先生

摩洛哥:

拉哈利先生

什赖比先生

荷兰:

范东根先生

瓦根马克尔斯先生

尼日利亚:

依朱厄尔先生

阿金桑亚先生

阿奎伊-伊龙西先生

巴基斯坦:

阿赫迈德先生

阿克拉姆先生

阿尔塔夫先生

秘鲁:

贝纳维德斯·德拉索塔先生

波兰:

苏伊卡先生

斯托罗伊沃斯先生

罗马尼亚:

梅列斯卡努先生

斯里兰卡:

贾亚科迪先生

帕列哈卡拉先生

瑞典:

利德戈尔德先生
希尔特纽斯先生
贝格伦德先生
隆丁先生
埃克霍尔姆先生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伊斯拉耶利安先生
纳扎尔金先生
普罗科菲耶夫先生
洛什希宁先生
别尔登尼科夫先生
克罗卡先生

联合王国:

萨默海斯先生
米德尔顿先生
林克夫人
赖特小姐

美利坚合众国:

菲尔兹先生
巴斯比先生
克里顿伯格女士
霍因克斯夫人
米斯克尔先生

委内瑞拉:

纳瓦罗先生
帕尔多先生

南斯拉夫:

米哈伊洛维奇先生

扎伊尔:

埃萨基·埃康加·卡贝娅女士
格诺克先生

裁军谈判委员会秘书

兼秘书长个人代表:

贾帕尔先生

裁军谈判委员会副秘书长:

贝拉萨德圭先生

主席：我宣布裁军谈判委员会第173次全体会议开始。

今天委员会继续审议各附属机构的报告以及委员会向第二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联大特别会议提交的特别报告。和通常一样，按照议事规则第30条的规定，委员会成员可在任何时候就有关委员会工作的任何问题发言。

今天在审议工作之前，我想请委员会通过载于1982年4月21日第67号工作文件的决定草案。该文件是关于设立委员会会议项目1特设工作小组的问题。就此我想作下列发言。

尊敬的代表们，你们会记得，为草拟全面禁试工作小组职权范围而设立的小组是在我的尊敬的前任阿莱希大使的主持下于3月19日开始其工作的。自那时以来，确切地说在过去的五周中，委员会成员们不断努力以拟出一份大家都能接受的职权草案。我们的工作很艰巨而且工作时间也很长。今天上午，我们得知所有的代表们和所有的集团都能接受我有幸提交给你们的案文，所以我们的努力已获得了圆满成功。在提交这份载于第67号工作文件的案文时，我必须提及我们尊敬的秘书、秘书长个人代表贾帕尔大使的名字，当我们中的许多人，包括我本人在内准备放弃希望的时候，他向我们伸出了援助之手。贾帕尔大使的帮助使我们终于转危为安，所以我们就把案文称为J-1和J-2，我可以说我们是充满深情而这样做的。我对他给予我们的巨大帮助表示感谢。这一案文的文字可能每一个代表团都不会感到完全满意，但它容许可以在一定的灵活程度上加以解释。工作小组实际的工作计划必然是小组在1982年第二期会议开始后将进行详细讨论的题目。一旦开始实质性讨论，以及各代表团开始——我援引拟议的职权——“通过实质性审查，讨论并确定有关核查和遵守的一些问题，以期能为达成核禁试取得进一步进展，”那么，依我看，它们就会发现存在着大量的与核查和遵守有关的问题。各代表团到时候一定会发现自己正在讨论或至少正在设法讨论如此广泛的问题，而会使该工作小组未来主席感到其工作大为棘手。但是这将是夏季会议的事情了。今天我刚要对本委员会所有代表团表示深深的敬意，感谢它们作出的重大努力以及它们所表现出来的建设性的妥协精神。每个代表团都有其自己的问题，困难的问题，不仅是文字上的问题，而且也是关于实质或甚至原则的问题，我相信，它们都经历过极度痛苦的时刻，特别是在同它们自己国内的领导进行讨论或甚至争论时。它们说服了它们自己的政府，

(主席)

并使委员会达成妥协，我认为这种妥协是合情合理的和光荣的妥协。我再次向所有代表团的努力表示赞赏，特别是阿莱希大使和贾帕尔大使所作的努力，并向委员会提交载于第67号工作文件¹的职权草案。我是否能认为委员会已通过这一职权草案？

就这么决定了。

主席：我现在请化学武器特设工作小组主席苏伊卡大使阁下就其工作小组的报告发言。

苏伊卡先生(波兰)：主席先生，我谨通过你通知裁军谈判委员会，化学武器工作小组昨天晚上又召开了一次会议，讨论报告中的某些变动。然后，小组通过了已作下列更改的报告：

第1页第1段第12行，在“武器”一词后插入下列括号：“(CD/48, CD/112)”。

在第1段的结尾，加入下列句子：

“根据题为‘化学武器’的议程项目提出的裁军谈判委员会的所有文件，以及工作小组文件的一览表，其中包括工作文件和会议室文件，均载于本报告附件中。”

“根据第一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联大特别会议的《最后文件》第120段的规定，裁军谈判委员会在执行其作为裁军多边谈判论坛的职责时，决定就其题为‘禁止核试验’的议程项目1设立特设工作小组。

考虑到首先是就具体问题的讨论能促进核禁试谈判的进程，委员会要求特设工作小组通过实质性审查，讨论并确定有关核查和遵守问题，以期能为达成核禁试取得进一步进展。

特设工作小组将考虑所有现有的建议以及今后的倡议，并将在1982年会议结束前向委员会报告其工作。之后，委员会将就随后的行动进程作出决定，以期能在这方面完成其任务。”

(苏伊卡先生，波兰)

第3页第8段，在第9行的结尾加上“以及不在其他国家的领土上部署化学武器的规定”。

第8段第11行，在“国家”和“手段”之间加入“技术”一词。

在第CD/281号文件的结尾，加入一份列有有关化学武器的裁军谈判委员会文件以及工作小组文件的附件。

文件一览表已复印并分发给大家。如果代表团需作补充，我建议它们应相应地通知秘书处。该报告作了如上修改后，我认为它可以被纳入裁军谈判委员会提交给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的特别报告中。

主席：我感谢化学武器特设工作小组主席的发言。

现在我请放射性武器特设工作小组主席韦格纳大使阁下就其工作小组的报告发言。

韦格纳先生（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根据一些代表团的建议，如同化学武器工作小组的先例那样，放射性武器特设工作小组今天也召开了一次短暂的额外会议，审议报告中的某些部分，纠正了一些技术错误并作了某些修改。如蒙你允许的话，我想宣读一下对带有星号的第CD/284号文件的英文本所作的修改。

昨天，在提交报告的时候我宣读了某些改动，我认为，如果我现在把所有的更改宣读一遍，各位代表就会感到更为清楚，并能对他们手头的文件进行修改并核对一下以前的改动。标题应改为“……提交给裁军谈判委员会的特别报告”。第4段第2行，在“工作小组”后面请加进“在（匈牙利）大使科米韦斯博士的主持下”一句，下文照旧。第2页第6段的倒数第2行中应删去“衰变产生的辐射”等字。第3页第16段的第8行，在“进攻”后面，加进一句：“一些代表团对委员会处理这一问题的资格明确地保留自己的立场”。同一页的脚注中，在第5字后面加进“为了本报告的目的”。第4页没有改动。第5页第26段第1行的最后一个字应改为复数形式，即“Provisions”。

第28段的改动较大，全文如下：“大家普遍认为，条约应在比迄今为止所讨论的25个较少些的国家交存批准书后生效，在这里，有人提出了15国这个数字有些代表团重申了他们的立场，即该条约应在得到包括核武器国家在内的25国政

(韦格纳先生，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府的批准后生效。”

仍是第5页上的第27段中，倒数第2行的最后几个字“观点”应改为“分歧”。第30段第2行，在最后一个字“中心”的前面加上“和”字，第31段倒数第5行，在“有人指出‘后面应加上’对这类设施的攻击会”等字。

第32段中，大家同意作一些小小的补充，以便使文字更清楚，主席先生，如果你允许的话，我想把整个段落念一下是明智的：“一些代表团建议，禁止攻击核设施应尽可能全面。他们认为，既然基本目标是要防止大规模的毁灭，就没有理由把民用和军用设施加以区别。他们还认为，对这两种设施的攻击都会造成大规模的毁灭。然而，他们认为，大规模的毁灭并不是这一问题上的唯一标准。他们争辩说，拟议的文书的一项重要目标是要恢复各国关于和平核计划的信认，他们认为，在以色列攻击一个发展中国家的和平核设施之后，这种信任已经受到严重的损害。因此，他们争辩说，禁止的范围不仅应包括较大型的核燃料循环设施，也应包括较小型的研究反应堆和其他设施。他们认为，排除后者将是对发展中国家的严重歧视。”这一段的最后一句照旧。

第33段第4行，以“功率”代替“效应”一词。往下三行，以“在这方面，这些代表团特别强调指出”一句中删去“这些代表团”等字。同样在第34段，第2句补充些新措词：在“部分禁止将会……”之后加进“他们认为”。

在第35段的最后加上下列句子：“在前段引用其工作文件的那个代表团提请人们注意这一事实，即在这方面，该文件中还载有下述声明：‘在一项国际文书中保护军事设施的政治困难是显而易见的，因此，看来必须将这些设施排除在一项公约之外。’”第36段也需修改，改为：“然而有些代表团指出，这种可能涉及的政治困难并不足以说明应该实行部分禁止。他们认为，这种做法将有可能会使战争中的大规模毁灭合法化。”

最后，工作小组决定仿效其他工作小组的做法，增加一份有关工作小组工作的所有文件的一览表。秘书处现在正根据现有的文件编排这份一览表。

主席先生，我想提请你注意，由于载于第58/Rev. 2/Corr. 2号工作文件的委员会总报告中将对第4段、第11段和第12段加上新的一段，因此可能会出现某些重复。但是我认为秘书处可视情况防止可能出现的重复，因为小组已经表示，如果可能的话，应避免这类重复。

(韦格纳先生，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以上这些就是我作为工作小组主席想说的话。现在我想简短地谈谈有关我的主席职务的问题，主席先生，我事先已跟你打过招呼想作一简短发言。

主席先生，昨天晚上在你主持的非正式会议上，苏联代表作了下列发言，我从英文译文中摘录如下：

“……出现了这种情况，即尽管有人坚持要求某个工作小组的主席不要歪曲该小组的情况，但还是出现了歪曲情况的现象……”并进一步说，

“如果在报告中出现对该小组情况的不正确反映，而且这种情况又由不怎么民主的办法获得通过……”

这是些严重的指责，某个工作小组的主席在委员会成员面前被指责为蓄意歪曲其工作小组的报告，并且在行使其职权时有不民主的行为。据我所知，本委员会中还没有出现过对其他任何代表如此程度的个人指责。如果这种现象正成为我们工作方式的一部分，那么我预料其后果将是非常不幸的。因此我认为苏联代表的话是不能不予纠正的。

许多代表团告诉我，根据他们的理解，这一指责显然是针对我的，这就需要加以澄清。因此，主席先生，我谨通过你，要求苏联代表对此作出充分的澄清。如果提到的工作小组主席就是指我的话，我希望他在这次会议上正式表示道歉。

主席：我感谢放射性武器特设工作小组主席的发言。作为委员会的主席，我想说我曾被人指责过太专断，也被人指责过太民主。我想，主席这个职务是会招致这些风险的。当主席命定要遭受千万种指责。我希望讨论这一问题的时间不要花得太多。

秘书处将在晚些时候分发化学武器和放射性武器这两个工作小组的经修改过的报告。同时，我认为委员会准备通过四个工作小组的报告，即载于第CD/281号文件的并经修改的化学武器工作小组报告，载于第CD/283号文件的综合裁军方案工作小组的报告，载于第CD/284号文件的并经修改的放射性武器工作小组的报告，以及载于第CD/285号文件的保证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的有效国际安排工作小组的报告。如果没有反对意见，我将认为委员会通过了这四个工作小组的报告。

(主席)

就这么决定了。

主席：现在请允许我转到第58/Rev.2和第58/Rev.2/Corr.1和2号文件，其中载有裁军谈判委员会提交第二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联大特别会议的特别报告草案。我是否能认为本委员会愿意通过这份特别报告草案。没有反对意见。

就这么决定了。

主席：尊敬的代表们，到目前为止，要求在今天发言的有下列17个代表团：加拿大、比利时、美国、捷克斯洛伐克、苏联、联合王国、瑞典、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日本、尼日利亚、印度、斯里兰卡、委内瑞拉、埃塞俄比亚、肯尼亚、中国和墨西哥。我现在请名单中的第一位发言者加拿大代表麦克费尔大使阁下发言。

麦克费尔先生（加拿大）：主席先生，首先请允许我说，我国代表团看到你在委员会第一期会议最后的困难日子里主持工作是多么的钦佩。考虑到即将召开的第二届特别会议，我想泛泛地估计一下委员会的工作，并就一两个具体问题发表评论。

委员会马上就要休会了，当它复会时，第二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联大特别会议已经结束了。因此现在不难说出我们关心的是些什么问题。第二届特别联大将同样考虑这些问题。但是，委员会负有独特的责任——谈判。联大的常会不会——也不可能——进行谈判。特别会议也不是个谈判的论坛。在这种情况下，请允许我们根据委员会的责任审查一下它的表现。

无疑，大家都会同意：裁军谈判委员会自1978年第一届特别联大结束后设立以来，其记录是好坏掺差的。扩大委员会的工作和迅速增加会议次数（秘书处已很好为我们记了下来）看来与成果并不成正比。程序性问题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就某些情况来说，值得怀疑的是，各工作小组的根本目的——谈判——是否已有降到第二位的危险，因为在各小组中宣读各自事先准备好的发言的趋势在增长。

但是，经常缺乏谈判的真正动力，这难道不是委员会面临的最大困难吗？只有谈判各方愿意作出妥协，以便达成相互同意的目标，这种动力才能出现。

(麦克费尔先生，加拿大)

人们经常向本委员会提出要求和倡议，但所有这些都是否与任何更大的讨价还价有关呢？它们是否有助于通过谈判取得进展呢？例如，所有那些想围堵核“危险”区并要求保证对核设施作保护的国家——这是大家的共同目标——是否都愿意对未来控制核武器潜力一事承担具体的义务呢？

而且，表明愿意谈判的泛泛声明之后并不总是接着就会对谈判进程作出真正的贡献。例如，关于二元化学武器前体的毒性决定因素的辩论，对所拟议的条约的目的而言是否有价值，尚有待证明。同时，地震专家工作小组未能就一份加长的进展报告达成一致意见，这也使人感到忧虑。因此，公开声明的意愿和实际的表现之间是存在着差距的。

然而，裁军谈判委员会无法比国际形势所允许的多前进一步或走得更快些。如果在大问题上进展缓慢，那主要是因为国际气氛不允许它进展得快些。

我在一开始就讲了委员会工作中许多消极因素。这些因素总起来说会产生一个不可回避的结论：自从委员会成立以来，它一直未能就有关军备管制和裁军的任何问题达成过任何协议。但是，这是否就是我们应作出判断的唯一基础呢？我认为也不是，因为委员会尽管存在缺点，但仍是军备管制和裁军事务中唯一的多边谈判机构。如果它不存在，它肯定会被建立起来；如果它被解散了，其他机构肯定会取而代之。因此，我们不应根据已取得些什么而应根据一旦条件合适之下它可能取得什么成果来估计裁军谈判委员会的价值：以这种眼光来看，我们现在已有某些有希望的迹象。

首先是设立了委员会的各工作小组。只要主题和时机是正确的话，这些小组仍然是就军备控制问题进行认真谈判的行动论坛。化学武器工作就是一例，该小组的职权扩大后，在最终缔结一项化学武器条约方面继续在取得真正的进展。

第二个迹象是设立了大家所知的“附属机构”，以及其他形式的集体努力。我刚说地震专家工作小组有其困难，但它也有成功之处；显然我们应该在成功的基础上发展。同样，化学武器“集中会议”所从事的实际工作使委员会能集中精力讨论对最终缔结一项条约有重要意义的技术问题。这些会议价值极大，一个不小的原因是，各代表团主张的原则性观点往往让位于实际问题，而这些实际问题是必须在真正达成一项条约之前加以解决的：在这里，讨论代替了辩论。

(麦克费尔先生，加拿大)

第三个迹象是裁军谈判委员会表明有能力向值得花力的方向前进。设立一个讨论全面核禁试条约某些方面的工作小组一事现已接近于可成现实。就该工作小组职权问题的非正式讨论会本身就已使委员会得以更加集中地处理这个关键的问题。在不远的将来，很可能还会成立其他各工作小组，各一小组处理委员会关心的问题的各个具体方面。

在考虑裁军谈判委员会如何才能与第二届特别联大联系起来时，我们想到的就是这些问题。有人说，委员会的特别报告应回顾以前的活动，阐述工作情况并相应地提出表扬和批评。我们不同意。确切地说什么是委员会的缺点，想就这一点达成一致意见是不太可能的。我们还认为大谈过去的情况是不可取的；我们认为最好应在已经取得的成果的基础上前进——特别报告正应突出这些成果。

我讲有希望的迹象，也讲委员会工作的某些消极面，都是联系第二届特别联大而言的，对许多代表团来说，特别联大在一段时间里是委员会活动的中心点。在制定综合裁军方案时，大家作出了极大的努力并发挥了独创性。现在清楚的是，迄今未能在一些根本问题上达成一致意见；因此方案的工作必须由特别联大承担。时限问题仍然是唯一最难对付的问题；是否能真正解决这个问题仍然不清楚。归根结底，这个问题事实上难道不是一个人为的问题吗？只有当各国对它们各自国家安全利益的估计允许它们就综合裁军方案草案中所列的问题进行谈判时，这些国家才会这样做。不管是在裁军谈判委员会或是在第二届特别联大上，不考虑到这一点的综合方式看来是不可能取得协商一致意见的。

我认为，现在该是开诚布公的时候了。综合方案对委员会的工作会有多少影响？不管怎么说，综合方案基本上仍然是军备控制和裁军谈判中的一个议程。但委员会有它自己的议程，第二届特别联大后这个议程还将指导我们的工作，因为这个原因，当委员会重新开会时应集中精力于那些实际的和可实现的问题，这是最为重要的。眼光远大的发言当然有其价值，而且大家都希望第二届特别联大将为世界社会提供这样一种远大前景；但是，委员会必须正确处理那些尘世间的、实际的和可谈判的问题。谈判从来不是容易的，需要同时注意细节和作出让步——特别会议并不是由这些材料构成的。

简而言之，我们不能期望特别会议解决委员会处理的问题，因为特别会议不会

(麦克费尔先生，加拿大)

这样做；第二届特别联大后，委员会现在面临的实际问题仍将存在。

这些重大的实际问题之一是核查。这是本届会议的一个主题，如果称不上重要主题的话。在委员会工作中存在最大希望的方面，例如化学武器方面，大家强调得最多的是核查问题。裁军谈判委员会通过地震专家工作小组的活动取得的成就主要是在核查方面。综合裁军方案工作小组将处理核查问题。另一方面，在达成相互满意的和普遍的消极安全保证方面所固有的难题之一是，就其性质来说，这种保证是无法核查的：它涉及的不是军备，而是主观意图。也许关于核查这节课只是最近才学到的。许多人认为核查会增加信任，不会减损信任。过去缔约的一些条约中没有充分核查的规定，结果表明它们是软弱无力的。过去也曾缔约过一些根本无法核查的条约，例如布里昂·凯洛格条约，这是一项宣布战争为非法的条约。正是这一历史经验使许多人在讨论无法核查的建议时感到烦恼。他们认为，而且我们也确实同样认为，如果法律能获得大家同意并获得强制执行，那么法律才能成为法律。就军备控制和裁军的国际协定来说，就需要通过核查予以执行。

刚才，我提到了委员会工作中的三个积极的迹象。还有第四个。委员会已经越过了作为抽象原则的核查的讨论，现在正在审议核查的手段。分歧可能不象以前那么多了，解决办法在望，如果还没有到手的话。

解决核查问题很难算是件了不起的事。但它总是件根本性的事。第二届特别联大显然无法做这一工作。我们能够而且应该做这件事。

有这么些人，他们一边原则同意核查，一边却担心，坚持绝对核查或差不多绝对核查是一种旨在避免在其他军备管制和裁军的实质性问题取得进展的手段。很容易对这种忧虑给予同情。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认为我们的目的应是寻求充分而相互能接受的核查措施。我们相信，只要有耐心和效力，这是可以办到的——即使是在化学武器核查这类技术要求很高的领域内也是可以办到的。同时，如果没有适当的核查规定，是不可能达成任何重大协定的。因此让我们顺此而行吧。在我们来说，我们将在适当的时候提出有关核查的进一步建议，特别是在化学武器领域内。

为了就提交给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的特别报告的内容达成最后一致意见，我们大家都在努力地工作。

在我们的工作过程中，我们听到有些人发表这样的意见，希望把军备管制措施

(麦克费尔先生，加拿大)

的责任统统推在“军事大国”的身上，或核武器国家的身上，言下之意也许是想使自己摆脱责任和不受指责。但是，事情果真是如此吗？正如联合国秘书长十天内在日内瓦说的，我们在这些问题上肯定负有集体的责任。

我们期望，并且理应期望，在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上国际社会将重申本委员会的合法性和必要性——倒不是因为它取得的成就，而是因为没有其他选择。对委员会信誉的最终考验是看它是否有能力在具有重大意义的军备管制措施方面取得进展。不管第二届特别联大的结果如何，委员会还得面临这种考验。在七月份复会时，希望有这样相应的思想指导着我们。

昂克林克斯先生（比利时）：主席先生，我们就要结束委员会春季会议了，首先我想对你讲几句，但是在这段时间中，尽管贾帕尔大使和秘书处作了很大的努力，委员会的组织工作是特别艰巨的，在这种情况下，我真不知道是祝贺你作为主席主持我们工作的方式呢，还是对你在这么困难的条件下受任担任主席表示同情。这段时间内充满程序性问题的讨论和许多复杂问题，对此委员会显然没有什么自豪可言，就此我们也应想想未来和我们未来的会议。但是，尽管存在困难，自从我们有幸和你一起工作以来，我们看到了你具有的高尚品质，即才能、智慧和耐心，处在这个时候我们显然需要这一切，还有你的外交手腕。我想，委员会对你所表现的这些高度才能是感激不尽的，这些才能经常是要经受考验的，而且有时要经受极为严峻的考验。

裁军谈判委员会的春季会议马上就要闭幕了，我们刚通过了提交给第二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联大特别会议的报告。今年年初以来，对这一重要事情的惦念一直支配着我们的工作。

在这一方面，委员会今天就设立一个核禁试工作小组达成一致意见是件特别值得欢迎的事。确实，我们对经过困难谈判在工作小组职权方面取得的成功表示高兴。我们还要对最直接与这些谈判有关的代表团所表现的妥协精神表示感激。我们希望，委员会在特别联大后重新活动时将迅速建立这一工作小组。

在为第二届特别联大作准备过程中，委员会把大部分时间化在综合裁军方案的拟定工作上，这是很正常的，因为联大就要求它这样做的。

我不想就该工作小组提交我们的成果作出任何结论。

(昂克林克斯先生，比利时)

当然，这些成果是很初步。由于尚未就其中许多案文达成一致意见，因此它们可能多少是令人失望的。

然而，裁军谈判委员会的报告只是纽约谈判过程中的一个阶段。我们真诚地希望，各国代表团的共同努力将使即将召开的特别会议完成这一进程。

因此，我们应尽可能充分地利用我们手头所有的少数几个积极因素。

第一个因素是谈判气候。巴基斯坦代表团主持的非正式小组的工作表明是有可能取得进展的。在措施一章中现在已取得了令人瞩目的进展。如果这些成果——不管其多么不完全——受到损害的话，那将是令人遗憾的事。

综合裁军方案的结构现在也比以前清楚了。措施被分成三个阶段，每一阶段内已更加连贯地确定了一系列的措施，主要是在核裁军和常规裁军领域内。

此外，大家似乎更明确地认识到有必要允许参加裁军协定谈判的各方有某种程度的灵活性。不应让各种任意安排的日程来阻碍这种谈判。如果必要的话，各种裁军措施可根据谈判的各种可能性妥善纳入方案。

就有关综合裁军方案的目标和原则等章已拟就的案文达成一致意见，不应该是很难的事。可以优先项目一章上所作的努力为蓝本来实现以上目标，优先项目是各国代表团一致同意的唯一的一章。

大家对机构一章也存在广泛的一致意见。在这一方面调和代表团各集团提出的案文也应是可能的。

在纽约进行的谈判应主要集中在尚未解决的广泛的概念性问题。

现在主要的问题是方案的时限。我国代表团并不认为这个问题是不可解决的。先例还是有的，特别是《宣布1980年代为第二个裁军十年的宣言》。而且，虽然我们认为是初步地规定每个阶段完成的时间也是不现实的，但是我们相信，方案执行情况的审查会议以及各阶段措施的审查会议是可以定期召开的。与大会以前通过的文件相比，这种定期性本身就是综合裁军方案的一个重要特点。因为，各国预先同意其有关裁军问题的政策应置于核查之下，就此一事就是一种特别有意义的新事物。

另一个尚未充分讨论的重要问题是综合裁军方案的性质问题。我国代表团高兴地注意到各国代表团就此问题表明立场表现了明确的灵活性和坦率性。各国在执

(昂克林克斯先生，比利时)

行综合裁军方案时应承担具有多大程度法律约束力的义务，这无疑是个需要谈判的问题。但是我个人认为在这一方面也可以找到各方都能接受的解决办法。

显然，在纽约需要各国代表团花费最多时间的是就各种措施进行谈判。在好几个方面需要我们为达成妥协的案文而作出努力。事实上，在许多意见分歧的问题上，这种妥协的案文早已存在了。因此我们不应排除在综合方案中再次使用这种案文的可能性。第一届裁军特别联大的《最后文件》、联合国裁军审议委员会拟定的综合裁军方案的组成部分以及《第二个裁军十年宣言》应仍然是启发我们今后谈判的有益材料。

最后，有必要在适当的时候审查如何组织综合裁军方案的层次，以便尽可能避免重复，例如在《最后文件》中“乱七八糟”的那种重复。另外，核查问题还没有真正在所建议的综合裁军方案的结构中占有适当的地位。我们应下决心充分处理这一重要问题并把一整章的篇幅用于核查问题。

裁军谈判委员会其他工作小组的活动不可能象综合裁军方案那样得到同样的优先考虑。但在这些小组的活动上确已花了相当多的精力。

不可否认，在我们现在称之为“传统性”的放射性武器问题上，我们已取得了进展。我们认为，放射性武器工作小组主席提出的条约草案是一种妥协方案，它可为完成这一问题的谈判提供普遍可接受的基础。

关于禁止蓄意攻击核设施的问题引起了一些特别有兴趣的意见交换。但这些交换却表明这个问题是多么的复杂。它们还暴露出存在着各种各样的谈判选择方案。因此很清楚的是，这些意见交换只是谈判进程初步阶段的一部分。

鉴于这些事实，我国代表团对同时处理这两个问题的可取性表示几分怀疑。因此，也许我们应考虑下列做法的可能性，即迅速结束上述第一个问题的谈判，并同意继续就第二个问题进行谈判，第二个问题严格来说不是个禁止武器的问题而是控制敌对行为的问题。如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同事建议的，如果有必要，我们可设想缔结一份有待附入所谓“传统的”条约的议定书。

关于化学武器，我想特别提及一件具有积极意义的事，即委员会赋予该工作小组以允许谈判一项公约的职权。该小组在今年春季会议期间的工作肯定会巩固它去年取得的成果。我们应在夏季会议期间设法更透彻、更深入地谈判所有有关的问题。

(昂克林克斯先生，比利时)

我国代表团特别希望在化学武器的定义方面作出更多的贡献，以便尽可能多地把迄今已发表的意见考虑进去。

关于核查一项禁止化学武器公约的必要性，我们也想提出更谨慎的想法。在这一方面，比利时极为重视澳大利亚、美国和联合王国提出的关于“远距离持续核查”的可能性研究的建议。这一问题是最近提交给委员会的第CD/271号文件的主题。

比利时还希望，就防止外层空间的军备竞赛所进行的讨论将有可能使委员会在1982年第二期会议期间通过程序性的决定，更系统地处理这一重要问题。

裁军谈判委员会三年多的工作成果是极有限的。不过，由于这几个月来我们的工作较集中于谈判的主题，而且理论性和程序性的讨论的干扰也少了些，我们确实取得了某些进展。

但是，谈判的精神似乎一直是欠缺的。在许多领域中，各代表团只是重申其立场，而不设法寻求妥协。而且经常有人拒绝一些过渡性的解决办法，其理由是这些办法只会使寻找适当的解决办法成为不可能。

这种态度在安全保证和放射性武器问题上特别突出的，在我看来，这种态度是很难与裁军进程的要求相一致的，而这一进程却需要耐心地寻求取得小的进展，以便有可能逐渐达到越来越大的目标。

现在我想谈谈总的看法：我国代表团注意到，裁军谈判委员会在整个讨论过程中一直最重视核裁军问题。我理解为什么国际社会认为这是个优先的问题，但是我想冒昧地提请你们考虑和深思以下事实，即现在每天都在造成伤亡的是常规武器战争，正是这种战争在最近的几十年中杀害了整个人类的十分之一的人口。我认为，委员会对于常规裁军的注意力太少，我认为，委员会在正确处理事务之际，应纠正这一轻此重彼的现象。

委员会取得的成果有限，这也反映了、而且也许特别反映了世界的紧张局势，关于这一点，本届会议在开始和结束时大家都提到了。比利时希望，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将使各国有机会更清楚地认识到它们的行为对裁军谈判领域可能产生的影响。比利时希望，特别联大将成功地推动裁军谈判委员会的工作，以便委员会能更有效地履行委托其完成的重要任务。

菲尔兹先生（美利坚合众国）：主席先生，坦率地说，我是怀着比我昨天预料的更为愉快的心情在我们会议结束的时候发言的。在你的主持下，显然我们取得了相当大的进展。我们对你公正而坚定的工作以及明智而友好的意见表示十分感激。正是由于你在四月份的十分干练的指导，才使我们能在今天期待着在夏季会议时在一些重要问题上取得进展。我还要借此机会向各工作小组主席所做的出色工作表示感谢，他们是巴基斯坦的阿赫迈德大使、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韦格纳大使、墨西哥的罗夫莱斯大使以及波兰的苏伊卡大使。这几位有能力的和尊敬的大使们都以智慧、聪明和干劲指导着各工作小组。

在一个特别重要的问题上，即许多代表团、特别是主席先生你本人、你的前任阿莱希大使和贾帕尔大使都熟练地作出了极大努力的问题上，只是在几个小时之前才表明有可能取得进展的。作为一个从不放弃希望的人，我今天是带着两份结束性发言稿参加会议的。我的希望、确实我的热切的希望实现了，我高兴的是能在今天用上较乐观的那份发言稿，我强烈希望在春季会议的这最后一次全体会议上用的正是这篇发言稿。

在过去的几年中，美国一直不愿意同意设立一个全面禁试工作小组。我们曾公开而坦率地阐述过我们的立场。今年在本届会议开始时，我们再次坦率地表示我们最严重的保留。但是我们完全理解其他大部分代表团是重视全面禁试问题的。我们听取了各种意见，即要求我们不要妨碍委员会处理议程项目1，最后我们琢磨了我们的立场，以便我们能同大家取得协商一致意见。3月11日，我们表明我们愿意同意设立一个工作小组，该小组应处理核查和遵守这二个极为重要的领域。现在已在这一基础上达成了协商一致意见。

我并不认为有必要谈谈我个人有多么高兴，我想这种心情是显而易见的。但是，我想声明，我国政府保证致力于在新建立的全面禁试工作小组中稳步取得进展。在已经快有可能设立一个全面禁试工作小组之际，若竟错过机会，那将是特别不幸的，幸亏这种局面没有发生。我们一贯选择的是谅解和合作而不是对立。现在这一结果是特别幸运的，因为在委员会这一特别关键的时刻，如果阻挠在全面禁试问题上达成协商一致意见并且使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有出现气氛过份紧张的危险，那本来只

(菲尔兹先生，美国)

能对我们解决在纽约出现的重要问题的能力带来最为不利的影

响。然而，我也不想留下这样一个印象，认为在核禁试这一议程项目问题上最后一刻钟的成功是本届会议取得进展的唯一问题。我们在其他问题上也取得了进展。我们的进展一直取决于我们大家愿意妥协的意愿。我们希望第二届特别联大将发扬这种精神，我们回日内瓦后也将发扬这种精神，以便继续我们1982年会议的重要工作。

我们今后几个月的日程是排得很满的，这需要我们作出最大的努力。我们不能抽象地对待我们委员会的工作，而必须在现有的国际政治形势的范围内加以考虑。但同时我们认为，不能忽视由于委员会工作取得进展而使国际局势得以积极发展的可能性。对此，我们仍然是乐观的。

主席先生，我以相当高兴的心情抛弃我准备的另一份发言稿。

先生，再次对你表示最深切的谢意。

维伊沃达先生（捷克斯洛伐克）：裁军谈判委员会1982年第一期会议的特点是国际形势复杂，这是因为反对和平、缓和和裁军的人又进一步使世界陷入一场新的质量上的军备竞赛，特别是核军备领域中的竞赛。美国政府宣布的使战略核力量现代化的长期计划以及它提出的新的侵略性军事理论是对国际和平和安全的直接威胁，也严重地破坏了在裁军谈判领域中取得真正进展的可能性。

社会主义国家继续提出旨在使裁军谈判重新活跃的新建议。它们重申愿意在平等和同等安全的基础上就任何问题进行谈判。它们甚至提出了一些重要的单方面倡议。其中有今年3月16日勃列日涅夫主席提出的苏联的倡议，即单方面暂停在苏联的欧洲部分部署中程核军备。这一倡议引起所有热爱和平的力量的强烈兴趣，并得到了它们的赞赏。

鉴于即将召开的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社会主义国家特别重视委员会1982年春季会议。社会主义国家代表团竭尽全力使委员会能谈判出可提交给第二届特别联大的具体成果。

遗憾的是，由于一些西方代表团在核裁军的基本问题上和议程中其他重要项目

(维伊沃达先生，捷克斯洛伐克)

问题上的态度，委员会未能取得具体的成果。

大多数代表团认为停止核军备竞赛和核裁军这个极为重要的问题是最高优先的项目，这决不是偶然的。持续不断的军备竞赛无疑是对国际和平和安全的主要威胁。委员会中的社会主义国家一贯支持设立一个就此问题进行谈判的适当的工作小组。除了前几年社会主义国家就此问题提出的文件外，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代表团在1982年第一期会议期间提出了第CD/259号文件，这个文件反映了社会主义国家关于该特设工作小组职权草案的意见。这份文件受到了21国集团许多成员国的欢迎。但是，美国和英国代表团继续阻挠就设立这一工作小组达成协商一致意见。

在裁军问题上，社会主义国家代表团强调有必要防止浩劫，并提请各国代表团注意第三十六届联大通过的有关宣言。它们还强调，若所有核武器国家保证不首先使用核武器，这将会产生积极的影响。

社会主义国家和其他许多国家一起强烈谴责美国开始全面生产中子武器。社会主义国家代表团提请委员会成员注意，早在1978年社会主义国家就在第CCD/559号文件中向委员会提出了一份禁止生产、储存、部署和使用中子武器的公约草案。由于西方国家采取的消极态度，这一倡议以及社会主义国家在1981年第CD/219号文件中提出的关于紧急设立一个拟订这一公约的特设工作小组的建议，都没有取得协商一致意见。社会主义国家对这一事态发展表示遗憾，因为中子武器的生产将大大降低核战争的门槛，也是把“有限核战争”的理论付于实践的一个重要步骤，而最终在欧洲部署这种武器则会在该大陆造成极为危险的局面。

社会主义国家集团特别重视全面彻底禁止核武器试验的问题。它们一贯认为所有核武器国家都参加的裁军谈判委员会应不辜负唯一多边谈判论坛的责任，并就这个问题开始谈判。因此，社会主义国家集团和21国集团一起建议设立这一特设工作小组。遗憾的是，本来可用在该问题上——例如在工作小组中谈判——的许多宝贵时间却因为两个核武器国家反对设立这一工作小组而浪费了。社会主义国家还在第CD/259号文件中阐明了它们关于这样一个工作小组的可能的职权范围的意见。

社会主义国家还仔细研究了其他所有有关该工作小组职权的建议。它们还积极地参加审议有关这一问题的一项可能的妥协方案。它们的目的是就这样一种职权达成一致意见，即这种职权将能使未来的工作小组处理有关全面彻底禁止核武器试验

(维伊沃达先生，捷克斯洛伐克)

的一切基本方面并就这一问题的条约进行谈判。由于眼下似乎还不可能就“全面的”职权达成协商一致意见，社会主义国家在考虑到实现核禁试是一个最高优先项目的情况下同意设立一个具有妥协的职权的工作小组。它们是以这样一种谅解为前提的，即任何代表团可以在工作小组中提出任何有关全面彻底禁止核武器试验的问题，同时核查问题的讨论不应阻碍就协定的一切方面进行审议。社会主义国家集团还认为，将来工作小组中取得的进展也应通过适当调整职权范围而适当地反映出来。

社会主义国家代表团还希望，核禁试工作小组的讨论不应脱离禁止试验核武器问题的本身而陷于核查和遵守的抽象讨论中。在这方面，它们对罗斯托先生2月9日的发言中表示的美国在核禁试问题上立场的全面转变表示关注，他对委员会说，美国代表团认为，核禁试谈判“在目前可能是不适合的”。社会主义国家还认为美国对核禁试的态度是自相矛盾的，它一面把这一问题的进展与裁减核军备联系起来，一面又反对开始这一方面的谈判。

社会主义国家代表团仍然认为，恢复并成功地结束三边谈判将是具有特别重要意义的，并可创造可能性，在剩下的两个核武器国家尚未加入的情况下就使一项核禁试协定暂时生效。

社会主义国家代表团继续在化学武器工作小组中积极工作，它们欢迎其审议工作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其标志是通过了准许它开始为未来公约的草案案文进行工作的新职权，社会主义国家代表团在此问题的以前谈判阶段中就赞成这样做了。在委员会1982年会议第一期会议中进行了一次非常有益的意见交换，它清楚地表明了在未来公约的好些实质性方面所存在的具有相互谅解的领域。

社会主义国家集团继续认为，未来公约必须考虑到化学武器领域中目前一切新发展，才会有效。在这一方面，它们完全赞成绝大多数代表团发表的意见，即未来公约还应排除生产二元武器的任何可能性。社会主义国家代表团就此问题在第CD/258号文件中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其中它们提请各代表团注意联合国大会第36/96B号决议，该决议要求所有国家“避免采取任何妨碍就禁止化学武器进行谈判的行动，特别避免生产和部署二元武器及其他新型化学武器，并且避免将化学武器部署在现尚无此种武器的国家”。

社会主义国家提请各国代表团注意苏联代表团提出的化学武器公约一项规定的

(维伊沃达先生，捷克斯洛伐克)

草案，即在实施销毁化学武器或转用于非敌对用途时不能直接地或间接地在其他国家领土上部署化学武器。

禁止新型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及其新系统的问题仍然是个首要的问题，社会主义国家认为，委员会在其工作中应适当注意这个问题。它们认为，设立一个特设专家工作小组以便认真地讨论这个问题的时间已经成熟了。社会主义国家还认为，委员会在审议各种适当的方案一事中可以发挥其作用。根据这些方案，所有国家、特别是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和其他军事强国应发表实质内容相同的庄严声明，根据联合国大会第36/89号决议谴责今后任何研制、生产和部署新型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及其新系统的努力。

社会主义国家集团向委员会中所有有能力指派专家的代表团呼吁，请它们向匈牙利代表团在第CD/261号文件中建议的1982年第二期会议期间的非正式会议派遣专家。

防止外层空间的军备竞赛的必要性问题已成为一个极为紧迫的问题。社会主义国家表示满意的是，该问题的审议工作已列入裁军谈判委员会的议程。它们认为，根据联合国大会第36/99号决议，委员会应就一项禁止在外层空间部署任何种类武器的条约开始谈判。完成这一任务的最有效办法是在1982年第二期会议期间设立一个适当的特设工作小组。蒙古代表团提出的第CD/272号文件反映了社会主义国家关于该小组职权范围的意见。

考虑到即将召开的第二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联大特别会议，社会主义国家相当重视综合裁军方案的拟定工作。它们积极地参与拟定相互都可接受的方案的工作，方案将使人们有可能强调指出有必要早日就裁军的所有紧迫问题开始谈判，首先是在核裁军领域，以及在防止核战争危险的问题上。社会主义国家铭记着这一目标，因此在第CD/245号文件中提出了一份关于综合裁军方案的全面性的工作文件。

遗憾的是，工作小组在审议一些重大问题时，未能一致同意任何共同方案。值得严重关注的是，在方案的第一阶段应包括达成核禁试一事也引起了质疑。但是，社会主义国家将继续竭尽全力，以便大会能通过一项推动裁军谈判并促成在尽可能最短的时间内就所有裁军的优先问题开始谈判的方案。

关于禁止放射性武器的问题，社会主义国家遗憾地注意到，在此问题上未能取

(维伊沃达先生，捷克斯洛伐克)

得进一步的进展。

社会主义国家承认禁止攻击民用核设施的重要性，但认为，至今为止进行的这一问题的审议工作以及这些问题的复杂性表明，这个问题不能在放射性武器条约的范围内加以解决。

加强对无核武器国家的安全保证特设工作小组内产生了一种复杂的局面。社会主义国家继续认为，在这一方面满足无核武器国家合法的安全利益的最有效的办法是制定并缔结一项关于该问题的国际公约。在目前的情况下，就此问题开始具体谈判将意味着向前推进的积极的一步。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和匈牙利代表团提出的第CD/256号文件反映了社会主义国家的如下基本意见，即拟定一项不在目前尚无核武器的国家的领土上部署核武器的国际协定对于加强无核武器国家的安全来说将是一种特别的帮助。为此原因，我们建议就这一问题设立一个特设工作小组。

社会主义国家集团一直相当注意委员会的工作安排问题。

对此问题，它提出了具体的意见和建议，主要是关于建立附属机构和机构活动的程序问题，这些意见和建议已载入第CD/241号文件。社会主义国家还认为，委员会应提高其工作效率，它们在提出建议的同时注意到了其他国家提出的所有有关的建议，它们认为，委员会目前的组成符合于一个有限的多边谈判机构的要求。因此，若想着手进一步改变其目前的成员结构那是很不成熟的。

尽管裁军谈判委员会的谈判中存在许多困难而且进展缓慢，但社会主义国家声明它们准备为其今后的工作积极地作出贡献，以便委员会能最终取得具体而确实的成果。在这一方面，它们赞成在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后尽快开始1982年第二期会议。

因为我现在正在发言，请允许我再补充几句一般在会议结束时讲的话。我想我们都已经很累了，再拖长会议是不会受人欢迎的。我当然不想做那些不受委员会欢迎的事，但我想说的是，主席先生，我想代表社会主义集团祝贺你在春季会议最后一个月担任主席期间履行职责的风度。我应明确地补充；我可以说不多的话，但请允许我简短地表示我们的钦佩和感谢。我们还要感谢各工作小组主席苏伊卡大使、罗夫莱斯大使、韦格纳大使和阿赫迈德大使。我还想代表我们集团向委员会的秘书处表示感谢，首先感谢秘书长的特别代表，其次是感谢所有帮助我们工作的人员，

(维伊沃达先生, 捷克斯洛伐克)

他们中有秘书处的成员, 行政人员、口译、笔译和来自纽约或日内瓦的所有联合国专业人员, 他们都为我们委员会提供了宝贵的服务。

伊斯拉耶利安先生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这是苏联代表团第一次在四月份的正式会议上发言, 因此, 首先我国代表团愿欢迎你担任委员会本月份的主席, 对你领导委员会的工作表示满意和赞赏, 并祝你在今后几个月中履行委员会主席的职责时获得成功。我们知道, 你肩负着向第二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联大特别会议提交裁军谈判委员会报告的重任。主席先生, 使我感到极为满意的是, 在你的领导下委员会已经顺利地做出设立核禁试工作小组的决定。苏联代表团认为这是我们对日本人民的同情和尊重的象征, 他们是1945年使用原子武器的首批受害者。

我们希望在日本代表的领导下在委员会中开始进行的各种谈判将会导致世界各国早日就全面彻底禁止一切环境中的核武器试验达成协议。

苏联代表团发言的目的是要评估裁军谈判委员会本届会议的第一期会议的结果。我们并不想逐个谈及议程的各个项目, 因为捷克斯洛伐克的维伊沃达大使已经代表包括苏联代表团在内的其他代表团恰到好处地谈及了这些问题。

在整个会议期间, 大多数国家的代表团——如果不是所有的代表团——都在委员会的发言中对核战争的日益增长的威胁, 裁军谈判的毫无进展以及整个国际局势的危险发展表示严重关注。我们也对此表示关注。所有的这些焦虑心情反映了整个国际社会对战争危险性的增长, 其中包括核武器的使用和军备竞赛的进一步加剧, 感到极度的惊恐不安。只说目前的国际局势是复杂和危急的也许还不够。事实上, 这种国际局势引起人们对世界和整个人类命运的严重忧虑。正如最近在一份杂志的文章中所看到的, 过去的战争同可能发生的全球性热核战争之间的差别就在于过去的战争标志着某一历史纪元的结束, 而今后的战争将标志着整个人类纪元的结束。

(伊斯拉耶利安先生，苏联)

对我们来说，对这种危险性的认识并不是造成沮丧和悲观失望，相反，这种认识有力地推动我们进一步努力做出各种决定来防止核战争和遏制军备竞赛。在这方面，我们愿再次强调联合国通过的《关于防止核灾难宣言》的重要意义，该宣言是通往消除核冲突威胁道路上的主要里程碑。”

我们常常被告知说我们有自己的思想体系。

是的，我们的确是有一个思想体系，我们相信我们的理想。

我们的思想体系和我们的政策的基础是和平、裁军和与世界各国人民的合作。当苏联开始建设一个崭新的社会时，我们总是遵循这样一个信念，即正如我国的创始人列宁所说的，和平“对于推动事物的发展来说要比战争好无数倍”。六十年前在热那亚会议上，苏联代表团曾谈到它的打算是“建议普遍削减军备，并支持所有旨在减轻军国主义负担的建议”。恰好是在五十年前，苏联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提出了全面彻底裁军的具体方案。这是过去的历史。今年，特别是在委员会的本届会议上，苏联又多次表现出其寻求和平和裁军的政治意愿。今年3月16日，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勃列日涅夫在讲话中再次重申了要求削减已设置在并准备设置在欧洲的中程和战术核武器的三分之二的建议。苏联领导人单方面决定暂停在苏联的欧洲部分部署中程核武器。同时还提出了其他一些建议。

在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召开的前夕，苏联和其他的社会主义国家再三重申它们决心为使这届特别联大的筹备工作和召开获得成功作出贡献。这些贡献绝不仅仅停留在口头上。无论是对委员会议程中的每一个具体裁军问题，还是对同限制军备竞赛有关的所有问题，苏联及其盟国都提出了富有建议性的方案，以期解决这些问题。

委员会中的各国代表团都熟知在苏联共产党第26次代表大会文件中以及在随后的一些文件中所阐明的有关苏联外交政策的倡议。

在联合国所召开的两届特别联大会议期间，我国坚决地、再三地表示我们支持加强正在就或应就限制军备问题进行谈判的所有国际论坛的工作，特别是在日内瓦的裁军谈判委员会的工作。我们已重申我们对恢复最近中断的所有谈判感兴趣，我们愿为这些谈判的圆满结束作出贡献。这也完全适用于就全面彻底禁止核试验、禁止和销毁化学武器、限制出售和转让常规武器、限制和最终减少在印度洋的军事活

(伊斯拉耶利安先生, 苏联)

动以及其他一些问题的谈判工作。我们赞成早日开始对禁止生产核武器和销毁此类武器的储存、禁止中子武器和不在目前尚不拥有核武器的国家领土上设置这种武器等问题的谈判。

在这里, 各社会主义国家的代表团在委员会中已作出了种种努力, 以期在就禁止放射性武器、放弃发展新型的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及其新系统以及加强对无核武器国家的安全保证等问题达成具体的协定方面取得进展。

苏联代表团满意地看到人们在委员会中为拟定一项综合裁军方案已做了大量的、有益的工作。拟定的文件中仍有一些有待达成一致意见的条款。然而, 在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上, 这份文件可成为今后就这一项目进行工作的牢固基础。

苏联和其他国家一样, 对于以牺牲全人类的经济和文化发展为代价来增加军费开支的做法表示关注。我们愿就首先削减拥有主要军事潜力的国家的军费达成协议, 无论是按比率还是按绝对数字都可以。可以把冻结各国的军费开支作为朝这个方向迈出的第一步。社会主义国家对这一重要问题的各个方面所提出的具体建议是众所周知的, 这些建议仍然有效。

苏联代表团满意地看到, 我们以及其他国家就有必要通过有效措施防止军备竞赛扩大到外层空间的各个建议已引起了委员会的兴趣, 并已成为富有建设性讨论的议题。我们愿继续敦促就这一问题设立一个特设工作小组。

社会主义国家极其重视永远禁止使用化学武器、所有国家放弃在相互关系中诉诸武力、以及废除外国军事基地和从其他国家的领土上撤出武装部队。

这就是——也许我可以这样说——我们在限制军备问题立场上的精华, 它是以寻求和平和真正裁军的坚定不移的政治意愿为基础的。我们高兴地看到在这方面所做的各种努力正不时地取得成果。

一年前, 苏联共产党在第26次代表大会上建议召开由一些国家领导人参加的最高级会议, 讨论改善国际局势和防止战争的可能性。这一主张赢得了很多国家的千百万人民的赞同。在今年春季期间, 世界舆论极其满意地注意到, 苏联提出的关于苏、美关系的外交—政治倡议正在得到切实的讨论。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勃列日涅夫已重申苏联愿举行一次苏、美最高级会议。当然, 这种会议应是经过充分准备的, 并应以认真的而不是漫不经心的态度举

(伊斯拉耶利安先生，苏联)

行。

还应提及另一个与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有关的实质性问题。我们目睹了全世界声势浩大的反战、反导弹、反核的群众运动的发展。正如某国代表团在本届会议开始时所正确指出的，这一运动是“当代的”独特的“迹象”；它反映了全世界社会对军事威胁的增长感到关切。不仅是我们大家在本委员会中，而且在这座建筑物中有二百多个非政府组织参加的同裁军特别联大有关的一次会议中，都谈到了有必要结束这种疯狂的军备竞赛。四月份，人们举行了无数的和平游行，他们走过了很多的欧洲国家和其他国家，这就是人们的和平意愿的生动证明。游行者们抗议荒谬的“超杀能力”——即打着加强安全的幌子毫无理智地积累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储存。委员会被要求在其工作中对世界舆论的忧虑和惊恐作出答复。

在这方面，我愿强调指出，争论点不仅仅是两届裁军特别联大之间这一时期宣告结束的问题。对和平与国际安全的事业来说，认为目前的裁军谈判阶段同以前的许多时期没有区别的想法是最危险的。武器的改进是一个按指数增长的过程。佩刀佩剑取代早期的原始战争工具石斧、矛和弓、箭用了4万年的时间。火器取代马刀和佩剑则用了1万年的时间。而在那之后500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就使了化学武器。1945年爆炸了原子弹，1952年爆炸了氢弹。使用核武器自行销毁文明的威胁是我们这一世纪中所面临的现实。

我们认识到这一点，并不是甩手绝望，也不是要设法恐吓任何人。相反，我们相信世界公众将会从自己身上发掘出力量来结束这种疯狂的军备竞赛。裁军谈判委员会是拥有有限成员进行裁军谈判的唯一多边论坛，其任务是要成为进行切实裁军的一个有效的工具。只要从过去的谈判经验中吸取正确的教训，只要所有的代表团都坚信除了裁军和世界各国人民之间的和平合作之外没有其他合理的备选办法，那么委员会就有能力完成其任务。

我们已经表示，我们感到极其满意的是委员会为就议程项目1进行谈判的目的而通过了设立一个工作小组的决定。关于通过这项决定，苏联代表团愿声明如下：

和裁军谈判委员会中的其他大多数成员一样，苏联格外重视尽可能早日就全面彻底的核禁试达成协议。正因为如此，为了使与美、英就此问题的谈判取得成功的

(伊斯拉耶利安先生，苏联)

进展，我们已做了一切力所能及的事。我们继续认为毫不迟延地恢复这些在后期被西方参加谈判的人所中断的谈判是极为重要的。

与此同时，苏联一贯主张并仍然主张要充分利用裁军谈判委员会中存在的各种可能性，以便成功地进行旨在使所有进行核试验的国家停止在一切环境中进行这类试验的多边谈判。本着这种原则立场，苏联多次表示支持关于在裁军谈判委员会中就此问题设立一个特设工作小组的建议并与大家协商一致赞成设立这样一个小组。苏联代表团同意工作小组职权的妥协方案是基于这样一个谅解，即在该小组的工作过程中，任何代表团可就全面彻底禁止核武器试验的任何方面提出问题。我们认为审议同核查有关的各种问题不应被利用来推迟一项协定的拟定工作，但是令人遗憾的是过去曾不至一次地推迟了拟定工作；我们认为只有不人为地把核查同正在拟议中的限制军备措施的具体内容相脱离，而是按其与实际内容的有机联系来审议核查，这种审议工作才是有益的。

正如委员会的成员们都知道的，大家经过长期、艰苦的协商，才就小组的职权达成一致意见。在协商的过程中，各方自然都提出了各种建议。各社会主义国家也在这些协商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我愿借此机会感谢起草小组的所有成员，特别是在该小组中的社会主义国家集团的代表赫尔德大使和格林伯格大使。他们在提出工作小组职权方案时，指导着他们的是尽最大的可能改进这一职权的愿望，以便小组可为尽早达成全面彻底禁止核武器试验协议的有效谈判作出真正的贡献。

但是令人遗憾的是，某些代表在4月20日的全体会议上不理解或不理解，正是这个同样的目标推动我们提出载于第CD/287号文件中的建议。

特别是，有人说苏联在就职权达成协议方面所采取的行动是出于“超级大国之间的对峙现状”，这完全是对我国立场的歪曲。我们不想就这一问题同说上面那些话的代表团进行论战。我们认为就小组的职权进行协商所取得的圆满结果是对他们这种轻率的恶语中伤的最好回答。

最后，我愿说苏联及其盟国和朋友们一起，将继续同那些支持采取真正和有效的措施禁止军备竞赛和裁军的人们携手共进。

按照传统的做法，我还愿向各工作小组的所有的主席表示感谢。他们是苏伊卡

(伊 斯 萨 耶 利 安 先 生 ， 苏 联)

大使(波兰)、加西亚·罗夫莱斯大使(墨西哥)、阿赫迈德大使(巴基斯坦)和韦格纳大使(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他们都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关于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代表对我所说的话，主席先生，我服从你的呼吁，不再继续谈论这一问题并认为这件事已经了结了。我还愿感谢贾帕尔先生，你们已经正确地指出了他对拟定职权一事所做的贡献，并感谢委员会的副秘书长贝拉萨德圭先生、各工作小组的全体秘书、技术人员和译员们，他们在最后几天中工作得极其辛苦。祝我的所有的同事们圆满结束委员会本届会议，并成功地为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做好准备工作，毫无疑问，我们大家将会在那次会议上再次见面。

萨默海斯先生(联合王国)：主席先生，我不准备面面俱到地谈论我国的各种观点，但是就本届会议谈几点看法似乎还是合情合理的。

和其他代表团一样，今年一月我国代表团抱着就几个议程项目取得真正进展的期望来到这里，我们认为我们应该而且将会取得某些实质性的成果向特别联大汇报。由于今天在贾帕尔大使提出的“J-1”职权草案的基础上刚刚就设立核禁试工作小组达成协商一致意见，现在我们至少可向联合国大会汇报一项重大的进展。我们感到高兴的是，社会主义国家集团最后决定同大家一起来达成协商一致意见以及该工作小组将能够在夏季会议开始时召开会议。然而，在其他一些议程项目上，所取得的进展要比应取得的进展少得多。

特别是就放射性武器所做的工作使我国代表团感到十分失望。我们曾真诚地希望在韦格纳大使的干练和有力的主持下，将在草拟禁止放射性武器条约方面取得巨大进展。在讨论条约中的各项条款草案时，我国代表团准备在很多关键问题上做出妥协。我们认为，主席准备的案文草案虽然不能全部接受，但是该案文草案的确比过去的案文前进了一步，它是进行进一步工作的恰当基础。因此，对该案文未能获得更普遍的赞同，我们是感到遗憾的。

我国代表团过去曾表示过我们怀疑是否能把防止攻击民用核设施纳入放射性武器条约的案文中。的确就这一问题的讨论表明了这一问题的复杂性，因此讨论的情况更坚定了我们的信念。坦率地说，我们认为某些代表团提出的建议和条约的基本

(萨默海斯先生，联合王国)

目的相差太远了。我们看不到就这一问题达成这种或那种形式的协议的前景，除非人们愿意在今后更多地作出妥协。

在我简单评论综合裁军方案的起草工作之前，我愿表示我国代表团对加西亚·罗夫莱斯大使的赞赏，并赞扬他在担任工作小组主席这一艰巨工作时的献身精神。

在翻阅载于第 CD/283 号文件中的工作小组的报告及其附件时，我不得不说，我们曾希望在日内瓦至少有可能就综合裁军方案中的根本问题达成初步的一致意见。我们还希望有可能向特别联大提交一份更加简明的、括号较少的案文。不过我们的工作成果，特别是在本届会议过去几周内就方案中措施一节所进行的协商的结果使我们受到了一些鼓舞。尽管我们取得进展的速度是缓慢的，但是最近的这项工作成绩已使特别联大有希望最终能够以协商一致意见通过一项综合裁军方案。但是在此之前还需要做大量的工作。在这方面，我国代表团支持已经提出的那些建议，即从现在起到特别联大开始之前这段时间内就综合裁军方案进行的任何协商都应集中讨论方案中的根本问题，如方案的性质和时限问题。但是在纽约的讨论开始之前，我们还需要一段时间来思考我们在这里的工作成果。

现在简单谈谈化学武器的问题。我国代表团对于工作小组在本届会议期间在苏伊卡大使的领导下所取得的进展感到鼓舞，并对小组提交给委员会的实事求是的报告表示欢迎。虽然小组的工作也许不如我们原本可期望的那样深入细致，但是鉴于这个项目的重要性，我们认为各代表团提出各组成部分的草案已澄清了它们的立场，我们现在就具有了夏季继续工作的可靠基础。七月份，我们将就化学武器公约中具体问题的意见分歧进行协调。为此目的，我国代表团认为化学武器技术专家的意见将是极其宝贵的。我们欢迎委员会的决定，即化学武器工作小组主席应在八月初进行进一步的技术协商。我们希望这些讨论的范围将得以扩大，以求专家们能开始审查化学武器公约中核查问题的技术性问题。这是取得进展的唯一可能的基础。

最后，主席先生，我愿最诚挚地感谢你在本月份为委员会所作的非凡的贡献。我们全都非常感激你。

利德戈尔德先生（瑞典）：今天我将只就一个问题进行简短的发言。当然，我也很想如以前一些进行了令人感兴趣的发言的人一样，再对本委员会在本届会议期

(利德戈尔德先生，瑞典)

间取得的成绩作一全面的概述，在此届会议中，我国代表团目睹了四个工作小组在精力充沛和能干的主席的领导下作出的大量认真和有建设性的工作，对此我特别表示了我国代表团真诚的满意。以前一些发言者都向你，主席先生，表示了极大赞赏，如果我不说我国代表团也和大家一样表示赞赏的话，我肯定会太粗心大意了。由于时间已晚，自然而然已使听众的注意力下降并使其越来越烦躁，同时发言名单又很长，因此我要把重点放在我希望会使今天这个日子成为值得回忆的日子的项目上——因为我们终于对建立一个核禁试特设工作小组的问题作出了甚至可能是具有历史性的决定。

我国代表对于毫无意义的军备竞赛一贯发言表示强烈反对，从未犹豫。自从瑞典在20年前成为裁军谈判委员会的前身机构的一名成员国以来，它始终不断并充满活力地支持全面核禁试以便停止核军备竞赛。核国家在继续积累核武器，从而使整个人类有面临危险的可能，但核国家却一味无视这种危险，因此使我们大家感到很惊恐。

外交部副国务大臣图尔森夫人在其2月16日的发言中特别对超级大国之一进行了批评，因为它阻挠裁军谈判委员会为履行其职权和议程下的义务而进行的努力。在此后的一个月当那个超级大国的代表宣布它的态度有了某种改变时，使我有了一个可喜的机会表示我国代表团的满意心情。似乎有理由希望，委员会终于能够在一个工作小组（这是发挥本委员会职能的最有效的一种机构）中着手审议这个问题。后来就这样一个工作小组的职权进行的谈判，如你主席先生所说的，结果是既长又艰巨，尽管你也如你的前任阿莱希大使一样实行了精干的领导。贾帕尔大使制订出来的，称作为“J-1”的妥协方案肯定与我国代表团以及21国集团的各代表团原来建议的相距很远。然而，我国代表团仍然同意这一方案，因为，我们认为这是一个开端，是就这一问题着手进行具体工作的一个机会。“J-1”方案象化学武器工作小组原来的职权方案一样有不足之处。

由于该小组获得的经验，我们认为没有理由说在有关核禁试问题上不能完成有益的工作，即使职权如此有限。我们确信，我们的论据是有力量的，因此迟早将导致缔结一项禁试协定。我们还深信，通过即将成立的工作小组的成就，这一进程可能缩短。

(利德戈尔德先生，瑞典)

因此，我们以极大的意外和极大的失望看到另一个超级大国及其同盟拒绝了这一机会。和尊敬的巴西代表昨天的发言一样，我国代表团可以了解此种举措无非是已经在多边裁军谈判的历史上十分熟悉的权力游戏而已。对于滥用裁军谈判委员会的此种行为我们也准备作出最强烈的反对。

但是，请让我再次对于看见某些态度的又一次变化表示我国代表团的满意，因为正是这种变化使有可能对设立一个核禁试特设工作小组的问题作出这一真正重要的决定。当然，只有在明显看出核武器国家准备在多大程度上以实质性的贡献来参加该小组的工作时，才有可能对这项决定的真正重要性作出判断。

如我已经在非正式会议宣布的一样，当夏季会议召开时，我国代表团打算再次向工作小组提出曾于1977年第一次提出的全面禁试条约草案，以供审议。我们认为在现在这个职权中没有任何东西会构成对那项条约草案进行充分审议的任何阻碍。

在结束发言时，我要说的是，今天作出了决定的裁军谈判委员会可以抱着比就在昨天所可能抱有的信心大得多的信心，在即将到来的大会特别会议期间对委员会工作进行评论性的估价。

赫德尔先生（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捷克斯洛伐克的维伊沃达大使已经十分能干地介绍了我们国家对春季会议的成果的估价。因此我只限于对委员会就设立核禁试特设工作小组问题作出的决定谈一些看法。

如以往一样，我国代表团在委员会的今年第一期会议期间积极地参加了为设立一个就全面彻底禁止核武器试验条约进行谈判的特设工作小组的努力。今天我们以一种妥协和合作的精神就贾帕尔大使所编写并由墨西哥代表团修改的职权同大家一起达成协商一致意见。我国代表团的理解是，这一职权以及将设立的工作小组将对开始全面禁试的真正谈判提供新的动力，因而使裁军谈判委员会能够按职权中所明文规定的那样去履行其作为多边裁军谈判决论坛的职责。

赞同这一职权当然并不改变我国有关全面彻底禁止核武器试验的原则立场。这一立场在本委员会中已多次加以解释，并已在2月16日和25日的我国代表团的发言中予以重申。

关于全面禁试以及限制军备和裁军的问题，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代表团，现在如

(赫德尔先生，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过去一样，是从这一项原则出发的：在任何具体的协定中规定的核查形式和方式将取决于并应该取决于该协定的宗旨、范围和性质。这一点已经在第一届裁军特别联大的《最后文件》的第31段中有明确的阐述。

铭记这些基本的考虑，我国代表团认为放在我们面前的该职权的各项条款允许对有关一项全面彻底禁止核武器试验的条约的所有具体问题¹进行审议，而不只是讨论核查和遵守的问题。此外，我们认为，“该特设工作小组将考虑所有现有的提案和今后的倡议”的条款规定了可审议所有有关核禁试的综合提案。在这方面，我们注意到瑞典代表团已表示要向工作小组提出它1977年的条约草案(CCD/526 and Rev. 1)。

意大利、巴西、尼日利亚、印度和其他国家的代表团以及你，主席自己，都对上述规定作了类似的解释。我们注意到，任何人，甚至包括美国代表团，都没有对这些解释表示任何怀疑。

最后，我们从这一假设出发：有关为取得核禁试谈判的进一步进展的职权规定为实际的谈判做好了准备工作。在这方面的第一步可能就是这样一个为今年下半期会议使用的职权。明年我们可以在通过更全面的职权方面向前迈进一步。反映了社会主义国家集团和21国集团各自立场的第CD/259号文件和第CD/181号文件可以作为这一新职权的适当的指导方针。

最后，我愿表示希望，所有代表团将以一种富于建设性的方式致力于未来的全面禁试工作小组的工作。如果这个小组将陷入对核查和遵守问题的抽象讨论，那么，对任何人讲都不是胜利而只是失败。我们从长期的经验中可以了解，若有人采取这样一种办法，那只能导致阻碍向全面禁试的道路迈进。它可能会被兴趣在于研制新的核武器的国家用来提高它们的“威慑力量”以掩饰它们在全面禁试问题上的真正立场。我国代表团准备积极参加工作小组的工作，所以将继续坚决反对任何这样的企图。

在结束发言时，我想对你，主席先生，以及所有的代表，特别是那些与我在起草小组中进行了如此密切合作并由于他们的活动和态度使这一成果成为可能的代表们表示感谢。很多这样的代表给我的印象特别深，我十分感激他们，因为他们在我们努力的任何阶段从未对下述客观事实表现出任何怀疑迹象。这一客观事实是：社会主义国家忠诚和不懈地保卫着裁军事业，他们过去从来没有，现在也仍然没有阻

(赫德尔先生，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碍迈向这一目的的进展，它们说是竭尽最大努力向真正的谈判和就有效的裁军措施达成协定而前进。

高桥先生（日本）：在委员会春季会议闭幕时，我愿代表我国代表团就我国代表团所极大重视的议程项目，即核禁试，简短地谈谈。

我国代表团欢迎设立在这一议程项目下的并具有今天通过的职权的特设工作小组。我国政府一贯把达成全面禁试条约看作是军备管制和裁军领域中的一项最高优先措施。

虽然我们欢迎就全面禁试进行的三边谈判，但我们坚持不断地强调有必要通过本委员会中进行的真正的多边谈判来达成这样一项条约。

在今年2月23日，我国代表团团长重申我们之所以在本委员会中呼吁开始多边谈判，其目的是求在尽可能早的日期内达成全面禁试。在这方面，他表示继续希望能够达成协商一致意见设立一个能够以最有效和集中的方式处理这一问题的工作小组或委员会的其他附属机构。

在这方面，我们欢迎菲尔兹大使于3月11日所宣布的美国代表团提出的作为一个重要的前进步骤的倡议。

从那时以来，我国代表团一直积极地为所建议的工作小组起草可能的职权。

在起草工作过程中，说句公平话，我们看到了所有有关代表团作出的重要妥协。

特别是鉴于即将召开的第二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联大特别会议，我国代表团同意其他很多代表团的意见：我们应该利用一切可能性向全面禁试条约的方向前进。

我国代表团支持在本委员会中通常被称为“J-1”的职权草案，它虽然不能使所有人都完全满意，但包含有可能取得协商一致意见的最有希望的因素。

在这方面，我国代表团和其他很多代表团一起对于秘书长个人代表，贾帕尔大使在提出这一案文草案的过程中所付出的艰苦努力表示感激。

今天通过的职权可能不如人们原本所希望的那么广泛或明确。实际上，它和我国代表团为起草小组的审议所准备的任何各种案文草案都不同。它是所有有关各方作出妥协的结果。但它的确是一个十分良好的起点。它为未来开辟了各种可能性。

作为始终一贯要求达成朝向核裁军的一个步骤的全面禁试的一个代表团的一名代表，我愿表示我国代表团决定积极参加工作小组的工作并致力于委员会即将举行的夏季会议的工作取得进展。

依朱厄尔先生（尼日利亚）：当我们准备结束裁军谈判委员会的1982年第一期会议时，对在你精干主持下所取得的不算很大但有重要意义的成就向你所表示的热烈祝贺，我仅愿表示赞同。

如在座的尊敬的代表们会记得，我在1982年4月8日的全体会议上的发言是这样开头的：我在四月份——我出生的这个月，能有好运气。今天我们在本委员会中就禁核试验这个旷日持久的问题达成的一致意见证明了我的信念，因此我国代表团想对社会主义国家集团表示衷心的感谢，感谢它们最近在接受委员会会议项目1的特设工作小组的一致同意的职权过程中所表现的妥协的精神。

这一决定在很多方面来说是重要的——不仅从朝向就核禁试开始多边谈判的这条漫长和冒险的路程这个意义上说，而且还由于这个委员会作为裁军问题的唯一多边机构的可靠性正在日益低落这种局面必须剧烈地加以改变。

显然，超级大国表现出的这一灵活性是向正确方向迈出的一步，我国代表团希望委员会在1982年下半年会议将进行的谈判不会排除对旨在达成全面禁试条约取得进展的现有提案、新的想法和倡议进行详尽的审议。

我国代表团认为，第二届特别会议应该是调和各国尤其是核武器国家的有争议的立场和观点的一个讲坛。我们衷心地希望，这届会议不会成为冷战政治和对抗的讲坛，因为这肯定会对委员会夏季会议期间拟进行的审议带来有害的影响。

最后，我愿向对于这一重大成就作出了不小贡献的起草小组的同事们，其他代表团以及委员会尊敬的秘书贾帕尔大使表示感谢。我认为，没有任何一个集团能够取得它打算要取得的所有成就。我们21国集团期望命名为“J-1”但现在编号为第67号工作文件的提案能更精确和有针对性，但是我们不得不同意把我们原来的目标打了个相当大的折扣。我也期望，西方集团和社会主义集团都从“互让”的精神出发，通过妥协的方式接受第67号工作文件。我国代表团十分高兴，如果不是感到受了奉承的话，了解到我们和其他代表团的谦卑的呼吁已产生了某些良好的效果。

萨朗先生（印度）：我国代表团愿对于终于能够就核禁试的特设工作小组的适当的职权达成一致意见表示满意。我们赞赏主席先生以及你尊敬的前任意大利

(萨朗先生, 印度)

的阿莱希大使在这方面作出的不倦的努力, 以及赞赏所有代表团, 以我认为是委员会最好的传统方式表现出的妥协和具有灵活性的精神。用不着多说, 印度代表团完全同意你, 主席先生对于贾帕尔大使在促使这一妥协成为可能的过程中起到的十分关键作用所持的看法。我们还特别高兴地了解到, 社会主义代表团集团在仔细考虑之后已经同意了我们对职权范围所作的解释。这是我们从一开始就持有的立场, 我们愿再次强调: 有关核禁试的核查和遵守的问题, 实际上是有关裁军领域中任何措施的核查和遵守的问题, 不能脱离建议中禁止的范围、期限和生效问题孤立地或割裂地进行审议; 否则, 我们所要从事的所有工作会成为学术性和无结果的。我们的理解是, 达成一致意见的职权范围应充分地考虑到我国代表团从一开始就强调的三个基本因素。这三个基本因素是: 第一, 任何此类职权应该承认委员会作为裁军领域中, 包括有关核禁试的唯一多边谈判机构的作用。第二, 对有关核查和遵守问题进行的审议不应该排除对有关核禁试的其他方面问题的审议。最后, 该职权范围应该导致一项核禁试条约的实际起草工作。根据这一理解, 我们才同意了 this 职权范围, 即使我们目前的情况仍然如第 CD/181 号文件所陈述的。

我国代表团还想就有关放射性武器特设工作小组的报告作一发言。我国代表团的立场是, 在该报告中将在特设工作小组中进行的谈判议题分成所谓传统的和非传统的是一种人为的划分, 并贬低了这个小组的十分清楚和明确的职权。我们的谈判议题不多不少恰好是一项禁止研制、生产、储存和使用放射性武器的公约草案。

在结束发言时, 我愿就委员会本届第一期会议的胜利结束向你表示我国代表团的热烈祝贺。这是对你的智慧和经久不衰的耐心以及谦恭的赞颂, 这些才使我们能够将我们的航船安全地指引到海港既使在我们目标之后的一天到达。

贾亚科迪先生 (斯里兰卡): 在本委员会本届冗长的和困难的会议结束之时, 请允许我对于我们过去三个月的工作谈一些看法。我想就我们在本届会议所进行的努力的两个方面谈一点看法。

第一个是有关本委员会所取得的成就或未得成就与委员会之外的亿万人们的志愿和希望之间存在着的巨大的差距。如大家所知, 自从裁军委员会成立以来, 世界上就理所当然地出现了增长起来的希望, 希望裁军谈判委员会在谈判各项裁军

(贾亚科迪先生，斯里兰卡)

协定的过程中能够取得既使是最起码的成功。以减轻第一届特别会议《最后文件》中如此清楚地表达出的忧虑和不安。来自各国政府和世界各地人民的源源不断的持续的压力都要求裁军谈判委员会在停止核军备竞赛以及帮助开始核裁军的进程的道路上，应取得一些实际成果。此外，还坚持不懈地要求在谈判其他裁军协定时能取得某种程度的进展。

然而，当我们看一下我们为第二届特别会议准备的报告时，我们明显地感到，以及外界将要阅读这份报告的人们，将会明显地感到所取得的成就是微乎其微的。因此有必要思考一下为什么成就的程度是如此小。对于我们在委员会中的人来说，十分清楚的是：缺乏成就并不是由于各代表团没有进行充分的努力或缺乏毅力。我认为，在本届会议或上几届会议中，我们曾目睹为了取得成绩的大量的艰苦的和专心一致的工作。主要牵制的因素不是来自委员会的程序，或其成员组成，或成员国缺少贡献。问题的根源来自别处。我们曾反复听说，所缺少的是各成员国进行谈判的政治意愿，只要这种政治意愿不出现就没有成就可言。委员会本届会议的工作清楚地说明了事实就是如此。

政治意愿只能从思想中来。因此，只有在那些决策者的思想中有了意愿争取裁军的斗争才能取胜。我们，作为本委员会中的政府代表，是执行那些根据我们的政府决定履行的政策所作的指示。因此，十分自然的是，只要继续依赖威慑、均势和优势这种老掉牙的理论以维护安全和保卫和平，想在向裁军迈进的意愿方面有所变化的机会是绝无仅有的。始终明确的是，除非意愿、态度和姿态发生变化，否则在委员会或在其他的裁军谈判的领域中是难以取得成就的。确实，在有关军备管制的方面可能采取一些小的、有限的、试探性的步骤，但是在通向真正核裁军和全面彻底裁军的道路上所必需采取的更基本的、决定性的步骤是不可能被采取的，除非意愿和态度发生了变化。在我们这个世界上，老虎不会变成素食者，但我们的确希望到今年8月时，在思想和意愿方面情况将有所好转，以便真正的裁军谈判能够在本委员会中进行。

我愿指出的第二个问题是议程项目1。在过去三年另三个月的时间里，在本委

(贾亚科迪先生, 斯里兰卡)

员会中主要关心的问题是核裁军。核禁试被列为最高优先项目。在为达成这一项目设立一个有适当职权的工作小组进行了长期和持久的努力之后, 我们面前出现了能够成立一个具有一致通过的职权的工作小组的乐观前景。请让我坦白地说, 为全面禁试特设工作所通过的职权并不正好是我国代表团所希望或要求的。但是和 21 国集团的其他成员国一起, 我们一直愿意接受能解决我们所关心的问题并能够在委员会中一致通过的一种职权。我国代表团愿对你, 主席先生, 对三月份的主席阿莱希大使和委员会中所有尊敬的代表们, 以及贾帕尔大使, 对于你们在解决这一困难的问题中所进行的十分艰苦和有献身精神的工作表示衷心的感谢。我还要向所有的代表团表示我们真诚的感谢, 因为他们表现出了最大的灵活性和最大程度的明智, 使委员会在本届会议闭幕前能够通过一项设立一个有可以接受的职权的工作小组的决定。我们认为, 考虑到你今天的发言, 所有作出的解释、说明和定义, 存在真正的可能, 在该职权的基础上开始最后能导致全面禁试条约的工作进程。

结束发言时, 请允许我说, 我们本来希望本届会议获得更有实效的成果, 但这并没有实现。我们希望, 第二届特别联大将提供新的动力, 以便能够在夏季会议时使委员会取得更高水准的成就。

主席先生, 我愿和所有以前的发言者一样, 向你表示深切的感谢, 感谢你今年为加速委员会的工作, 以及达成我们工作中的一致同意方面所作的宝贵贡献。你的耐心和指导已经为我们在委员会中所取得的微小成功作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

罗德里格斯·纳瓦罗先生(委内瑞拉): 主席先生, 首先请允许我对你指导本委员会 4 月份工作的方式表示祝贺。我们要求被列入今天的发言名单是由于裁军谈判委员会刚才通过的那项非常重要的决定。裁军谈判委员会决定就我们议程项目 1, 题为“核禁试”设立一个具有本委员会所有成员均可接受的职权范围的工作小组。我国代表团对于事实已证明作出这个决定是可能的, 表示十分满意, 并且要向你, 主席先生和向意大利的阿莱希大使表示祝贺, 在你们的指导下, 使谈判达成了这个协议。我们还要向那些在谈判过程中出力最多的代表团, 向裁军谈判委员会本身, 以及当然也要向秘书长个人代表、贾帕尔大使表示我们的祝贺。

特雷费先生（埃塞俄比亚）：主席先生，我在这个春季会议结束阶段要求发言，目的是要强调指出我国代表团有关某些问题的立场，并且还要说明我们用以估价裁军谈判委员会的工作进展的态度，委员会提交给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的特别报告我们已经通过。

自1978年5月第一届特别会议以来，裁军谈判委员会一直是在变化着的，有时是令人不安的环境下主持谈判的。人们会注意到，1979年，紧接着第一届特别会议之后的第一年，从相互充实思想和健康地交换对裁军措施的看法，特别是对核裁军的看法这个角度来说，可能是最富有成果的一年。在此期间，特别是21国集团敦促主要的核武器国家采取更具体的裁军措施。21国集团在其工作文件中坚决主张有必要就议程中之各具体项目设立工作小组。21国集团还敦促就核禁试进行三边谈判的各方，将其谈判的进展情况通知裁军谈判委员会，并使裁军谈判委员会更直接地和更活跃地卷入这些谈判中去。它还寻求澄清悬而未决的问题。21国集团曾一再要求美国和苏联恢复和完成它们就化学武器公约进行的双边谈判。不幸的是，对这些要求的反应并不总是令人满意的。双边和三边谈判现已中止，从而妨碍了委员会把注意力集中于两个最重要的议程项目。有人还采取了打乱《最后文件》中规定的优先次序的行动。

新型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包括中子弹和更尖端类型的化学武器正在被部署和研制。爆发一场核战争的危险已大大地增长。面对这一切，人们举行群众示威游行，反对核军备在数量上和质量上发展的不断升级，反对为一场可能的核战争准备场所的政策。全世界人民都在呼吁停止军备竞赛、彻底消除核武器和其他大规模毁灭性武器，以及冻结核武器的试验。领导人和有见识的人士和组织已对核威慑理论提出了挑战。看来对这种自发的群众运动不容忽视，特别是考虑到将来第二届裁军特别会议的目标之一，就是动员世界舆论来支持裁军。这届特别会议的议程包括有裁军教育，训练和公众情报活动这样的项目。因此，我国代表团表示，希望说服某些核武器国家抛弃所谓的“有限核战争”理论，因为在这种战争中不会有获胜者。

我国代表团认为，审议和通过一项综合裁军方案是裁军谈判委员会正在进行的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列入委员会提交第二届特别会议的特别报告中的特设工作小组

(特雷费先生, 埃塞俄比亚)

的报告是一个值得注意的文件, 值得我们进行彻底研究。我国代表团完全支持这样的建议: 即为使这样的一个方案符合实际, 它必须包括时限和明确规定的目标、原则及有待谈判的优先次序。这个世界已急切地等待着看到开始一项如我们正在努力拟订的综合方案已二十多年了。因此, 时限定在2000年之内是有道理的。按照《最后文件》第50段的精神, 我国代表团衷心希望, 质量上改进和发展核武器系统将能停止, 接着停止所有这种武器及其运载系统的生产, 最后导致一项综合的、分阶段的方案, 逐步和均衡地削减储存: 以期尽可能早地最终和彻底消除这种武器。大会在第35/152J号决议和第36/92F号决议中要求裁军谈判委员会继续就拟定一项综合裁军方案进行谈判。以便在第二届特别会议上提交大会。报告中有关综合裁军方案的部分我们刚才已通过, 虽然还没有完全摆脱方括号, 然而体现了两年多来的艰苦工作。我国代表团高度赞赏墨西哥的加西亚·罗夫莱斯大使给予特设工作小组富有才能的领导。我国代表团表示, 希望将来能认真谈判有关方案的措施、阶段和性质的悬而未决的问题。

主席先生, 由于你的、以及阿莱希先生的不懈努力, 由于你所使用的技巧, 我们现在已达成了一致意见, 并提出了核禁试条约特设工作小组的职权范围。据我看来, 能够达成一致意见, 不仅是由于21国集团采取了灵活立场, 而且也是由于社会主义国家集团特别是在今天上午你所主持的协商会议上表现了合作与妥协的精神。我国代表团向所有对这一成功作出贡献的代表团表示祝贺。我国代表团的^{理解是}, 这个职权范围将使特设工作小组能够按照21国集团文件(CD/18i)精神谈判有关将纳入一项条约草案的范围、核查与遵守、最后条款以及其他组成部分的问题。而这项条约可望导致全面彻底禁止核武器试验。我国代表团还这样理解, 即特设工作小组在准备条约草案时, 将考虑到所有的现有提案和未来的倡议。主席先生, 正是本着这种精神我们赞成你的发言, 对所有在我们工作中显示了妥协和合作精神的代表团表示赞赏。

最后, 我国代表团高兴地注意到, 在波兰的苏伊卡大使主持下的化学武器特设工作小组, 在韦格纳大使主持下的放射性武器特设工作小组, 以及在巴基斯坦的阿赫迈德大使的富有才干的主持下的保证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的有效国际安排工作小组都已经在工作中取得了进展。

南吉拉先生 (肯尼亚): 主席先生, 尊敬的各位代表, 本届裁军谈判委员会会

(南吉拉先生，肯尼亚)

议就要休会了，我要冒昧地表示，对于你在任主席期间用以指导我们的审议工作的不偏不倚的态度我国代表团感到真的赞赏和满意。主席先生，正如你们所知道的，特别是在最近的约四天中，在我们的谈判中出现了巨大的发展，而且，幸运的是，你的不懈努力的最终结果并不是太消极的，特别是如果根据2月2日在这里开始会议以来所举行的讨论为背景来衡量的话。

先生，请允许我也对你的前任、意大利的阿莱希大使和伊朗的马哈拉蒂大使表示我国代表团的谢意，同时还要感谢墨西哥、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巴基斯坦和波兰的大使们，他们曾不偏不倚地履行四个工作小组主席的职务。我还要称赞委员会秘书、贾帕尔大使及其全部工作人员，以及译员，他们在过去的三个月里向我们提供了出色的服务。

肯尼亚代表团不打算全面评价裁军谈判委员会的工作。但是，我必须重申我们的中心观点之一，即在裁军谈判委员会的谈判性质上仍存在着许多漏洞，而本委员会必须充分致力于这个问题。即将来临的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将为我们提供这样做的一个良好机会，并且我希望，当我们对第一届特别会议的建议执行的情况进行审议和估价时，我们要特别注意，并决心执行关键的要求，即委员会是唯一多边谈判的论坛，进行实质性谈判，而不仅仅是一个辩论裁军问题的团体。在更积极的一点上，我认为委员会在其本届会议上，就其工作的重要领域内已达成了协议，并且认为不仅在第二届特别会议期间而且在委员会1982年夏季会议期间及以后的时间里都应牢记和依赖这些决定。一个就是我们就委员会提交第二届特别联大的特别报告已达成的协议，这个协议也许是本届会议的最好成就。根据我的看法，这是一份平衡的报告；尽管这个报告缺乏一种建议的性质，我国代表团愿看到这种通常5年才提交一次的报告具有这种性质。因此，根据委员会在本届会议开始时所规定的指导方针，使报告的结构与内容符合其所应具有的那种特别的性质，特别报告应提供一些具体的和切实可行的建议，供第二届特别联大审议，而不是局限于仅仅概括性地叙述“第一届特别会议以来裁军谈判的状况”。

另一项很值得欢迎的协议——设立一个核禁试特设工作小组刚刚达成，这个协议是根据贾帕尔大使在与各代表团协商后提出的、载入1982年4月21日第67号工作文件的提案而达成的。我们特别欢迎这个积极的发展，因为它触及的一个问

(南吉拉先生, 肯尼亚)

题, 是委员会在本届会议期间已经正式地和非正式地花了许多时间的。因此, 我国代表团决定不阻碍根据第 67 号工作文件设立一个工作小组, 并不是因为提案本身为全面禁试工作小组提供了最好的职权范围, 而是基本上由于四个原因。第一, 我国代表团得出的结论是, 第 67 号工作文件中的提案迄今为止, 为达成协商一致意见提供了最好的机会。第二, 该提案中的职权范围未定, 还有待讨论, 就是说, 一旦工作小组建立了, 它能使该小组讨论有关委员会会议项目 1 的一切问题。第三, 该提案不以任何形式削弱载入 1982 年 4 月 24 日第 CD/181 号文件的 21 国集团——我国是该集团的一员——的立场的有效性。最后, 我强烈认为, 本委员会, 作为国际社会承认的多边裁军谈判的论坛, 并根据第一届特别会议《最后文件》第 120 段, 必须不受阻挠地行使其就一项禁止一切核武器试验条约进行多边谈判的合法权利和相应义务。我认为, 绝不能让裁军谈判委员会受害于两个军事联盟和超级大国的集团政治、策略和军事对抗。这些绝不应阻碍裁军事业和裁军的普遍性, 而且不应将裁军谈判委员会变成一个意识形态及有关目的的战场。正如尊敬的斯里兰卡大使昨天告诉我们的, 在斯里兰卡有一个谚语, 大意是“当两只大象谈情说爱时, 最遭殃的是草地”。在斯瓦希里也有个谚语, 大意是“当两只大象打架时, 最遭殃的是草地”。如果两个大象既打架又谈情说爱那会发生什么事呢? 联系到委员会的方面, 那么草地就是委员会本身和 21 国集团。因此, 我们将支持旨在使委员会能谈判一项核禁试条约的每一个行动。

在本届会议期间, 就其他项目达成的其他协议, 特别包括关于综合裁军方案的一项业经充实的案文的协议。正如我在前面已说过的, 我国代表团欢迎所有这些协议。显而易见, 我们本来愿意看到在全面禁试问题上取得更大的进展, 但是在目前情况下是不可能达到的。我希望, 接受将全面禁试分成阶段的意见将导致接受全面禁试的其他概念, 特别包括综合裁军方案必须具有的时限、审议和估价, 以及约束力的性质、政治意愿和坚定的承诺等关键问题。否则, 这个综合裁军方案将是一份没有价值的文件。我国愿意在裁军事业中发挥其作用, 而且我们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将继续最大程度地重视存在于裁军与发展之间的紧密关系, 我们将呼吁, 将亿万美元——每年挥霍于军备竞赛的巨额金钱——紧急拨给社会与经济发展, 特别是在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范围, 拨给发展中国家的社会与经济发展。

(南吉拉先生，肯尼亚)

我国代表团认为，在纽约的特别会议一开始，就恢复我们的非正式协商是很值得做的，并且如有可能甚至可在特别会议的筹备委员会会议期间就恢复。最后，我要说，委员会总的来说还应该有一种较好的方式将委员会的活动告知国际社会。在本委员会内确实发生了许多事情，其中的一些还具有重要的性质，但是我必须承认，整个世界对这些事情了解得很少，因此我确实相信，为了裁军事业搞得更好，有必要在不太遥远的未来，对于教育群众和教育政策制订者应该开始执行改进了的计划。主席先生，这些就是我在会议的本阶段要说的几点意见。我非常感谢你允许我发言。

田进先生（中国）：主席先生，首先，我想说明，对核禁试问题，中国的立场是众所周知的。现在各方已同意裁军委员会成立核禁试工作组，中国代表团不妨碍达成协商一致，但保留对些问题进一步评论的权利。

裁军委员会本届会议，由于各国代表团的努力，取得了一些成就。对本月主席日本大川大使的外交才能和有效工作，中国代表团表示欣赏。我们也不能不看到，当前的严重的国际形势，其主要标志是超级大国的侵略、扩张和外国占领和拥有最大核武库国家之间日益激烈的军备竞赛，对这个会议产生了不利的影响，使会议工作未能取得更大的进展。

中国代表团深切希望综合裁军方案能在关于裁军问题的特别联大期间在21国集团的合理建议的基础上予以通过。我们同样希望特别联大能在核裁军问题取得进展。在对无核武器国家提供安全保证问题上，希望拥有最大核武库的国家能改变态度。关于制订化学武器公约，我们希望夏季会议能有更快的进展。

最后，我们期望举世瞩目的关于裁军问题的特别联大能对推动裁军工作作出重要的贡献。

加西亚·罗夫莱斯先生（墨西哥）：主席先生，由于昨天我向委员会描述和简单分析过综合裁军方案草案，我认为今天我没有必要再来谈论这个题目了，尽管我国代表团仍然认为它将是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的中心议程项目。我要求发言只是为了对另一个题目作一点评论，这个题目在我们的议程中恰如其分地占据着第一位的位置。

(加西亚·罗夫莱斯先生，墨西哥)

墨西哥代表团在禁止一切核武器试验问题上的立场是众所周知的。多年来，在大会第一委员会和在裁军谈判委员会成立之前的谈判机构里，以及在本委员会里，我们一直在申述这个立场。上一次较详细地提出我们的立场是在1982年2月2日举行的委员会现届会议的开幕会议上。

那次会议的逐字记录很容易就能查阅，因此现在我没有必要重复那时我所讲的话。我只想说明，我们的立场没有改变，而且正是根据这个立场，墨西哥代表团将向工作小组提出“提案”和“倡议”，按照我们今天通过的纳入委员会报告第38段的决定的最后一段，小组在执行委托给它的任务时，应“考虑到”这些“提案”和“倡议”。我们的众所周知的立场是建筑在这些原则和目的之上的，在我们到达上面提到的段落最后部分所涉及的阶段——通过一项下一年要遵循的在此方面的行动方针时，这些原则将指引着我们的行动。

我在结束这个简短发言的时候，要向你，主席先生，和你的前任阿莱希大使，还要向贾帕尔大使——他作为委员会秘书向你们两位提供了坚定的合作——表示祝贺和莫大的赞赏。你们三位的努力今天由于设立了我刚才提到的工作小组而得到了报偿。我们热切希望，设立小组这件事将成为走向在最近的将来实现世界各国人民徒劳地追求了四分之一一个世纪的目标——即缔结一项在任何时候任何环境下永远禁止一切核武器试验条约——的第一步。

苏恰斯纳（印度尼西亚）：主席先生，值此委员会春季会议行将结束之际，我国代表团愿意讲几句话。回顾过去3个月中委员会努力试图完成的工作，我国代表团有理由指出，我认为有些事情是我们大家可以引为自豪的，但是很遗憾，还有许多其他事情则需要以更大的毅力和决心，并投入更艰巨的努力才能取得起码的进展。正如许多代表团所指出的，有没有相互和解的精神仍然是我们在委员会所作的努力取得进展或陷于失败的决定性因素，这一点在我们这期会议的工作中自始至终表现得很明显。我认为这在一切谈判机构都是屡见不鲜的，而我们委员会作为裁军问题的唯一多边谈判机构，其情况当然尤其如此了。

关于议程项目1，我国代表团是迫切要求早日设立一个附属机构以便就停止核武器试验条约进行谈判的代表团之一，它的心情和前面几位发言者一样，对看到终

(苏恰斯纳先生，印度尼西亚)

于证明有可能按各国代表团都能接受的职权范围设立一个全面禁试特设工作小组表示满意。我要向全体代表团表示衷心的感谢，他们所表现的妥协精神使委员会能以达到这种局面是令人钦佩的。我相信这一成就是我们委员会在某种程度上积极响应联合国大会号召的一个象征，不论它看上去是多么差强人意，但它表明裁军谈判委员会在国际社会寄予日益重视的情况下，是能够维护——如果不是提高——它自己的信誉的。这一情况出现在你的任职期间也是我国代表团感到欣慰的一个原因，因为贵国和印度尼西亚一直有着良好的关系。我应向我们委员会尊敬的秘书贾帕尔大使表示敬意，否则我就是失职。因为我们得以最终达到我们今天这样的阶段，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他那熟练的才能。尽管任重道远，但我认为委员会已经有了良好的开端。

对于议程项目2，我国代表团不能不表示失望，尽管它也是被《最后文件》列入最优先次序的一个项目，但事实又一次证明不可能在春季会议期间达成一致意见。我国代表团不愿把这种情况看成是委员会方面的集体失败。

在有关消极安全保证的项目问题上，我想简短地表示一下希望，希望第二次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联大特别会议将给予新的推动，使委员会能够在夏季会议履行它在这个问题上的职责中取得重大进展，尽管令人遗憾的是目前看来各种障碍是无法克服的。但是我国代表团仍然怀有希望，认为客观现实主义的思想是终久会取得胜利的。

关于化学武器，我国代表团抱有这样的希望，即在夏季会议上，将使主席有可能找到一种工作方法，使特设工作小组能够促进尽早拟订一项公约条款的进程。早日缔结这项公约的重大意义，我认为十分明显的，这一点在我们由于技术发明的突飞猛进我们正在和时间赛跑，其意义尤其明显。

对于放射性武器这个项目，我国代表团知道特设工作小组工作中有许多悬而未决的问题。但是我国代表团和大家一样希望这次春季会议期间出现的障碍最终可以克服。我们认为（工作小组）主席的文件，连同已经、或终于会提出的建议能为我们今后就这一项目进行工作提供一个起点。

关于综合裁军方案，确实如你可能已注意到的，载于第CD/283号文件的报告大部分仍然反映了严重的意见分歧，其中有些是带根本性的分歧。但是我国代表团

(苏恰斯纳先生，印度尼西亚)

希望，在第二次联大特别会议期间或甚至在此之前，通过非正式的接触或协商或其他办法，这些分歧也许可以通过某种为大家所能接受的办法加以解决。我同意前面有些发言者的看法——尽管他们在表达自己这种想法时语气颇为悲观——我们大家和每个人都必须表现出一种现实主义感，否则我们就不能克服这些障碍。但是我认为，在把这种现实主义感应用于我们进一步朝着解决这些分歧进行努力的同时，我们不应忽视我们希望通过综合裁军方案达到的目标。综合裁军方案特设工作小组能干的主席加西亚·罗夫莱斯大使在他介绍小组报告的发言中谈到了综合裁军方案的性质问题，对此，我国代表团要简短地谈谈它自己的看法。就我国代表团而言，它准备赞同可能会在纽约出现的关于提出具有约束力性质的组成部分的一致意见，因为我国代表团一向认为单单政治承诺是不够的，正如我们从《最后文件》得到的经验所看到的那样。加西亚·罗夫莱斯大使提到了几种可以做到这一点的办法。在这种情况下，我要大胆地提出下面的意见以供审议：一旦综合裁军方案在联大第二次特别会议上经大会通过，该方案应有可能由各国代表团团长，经各自政府首脑授予全权进行签署。在我国代表团看来，鉴于所有成员国对综合裁军方案寄予的迫切希望，这样做是比较切实可行的。

关于对第二次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联大特别会议的重要性大家已经讲了很多。看来我国代表团确实没有什么可以补充的了。然而，我国代表团想要说的是，自从联合国全体会员国一致通过第一次关于裁军问题的联大特别会议的《最后文件》以来，已经过去四年之久，因此，再没有比第二次特别会议更好的机会来使我们在1978年会议期间大家作出的政治承诺变成实际行动了。我们这些裁军谈判委员会的成员们一定会干得很好——因为我猜想我们中许多人将赴纽约出席特别会议——如果我们，不论是集体地还是个别地，也能在这一重要的场合设法表现出一种妥协和相互和解的精神的话。

最后，我想通过你向秘书处的全体成员，其中包括那些在后台工作的人们，如译员和负责安全的官员，对他们在这次會議期间提供了令人钦佩的服务表示我国代表团的衷心感谢和由衷的赞赏。

主席：感谢苏恰斯纳大使的发言。委员会已听取了最后一个人的发言。还有哪

(主席)

个代表团要发言吗?

唐·南吉拉 (肯尼亚): 我只想更正我发言中的一个口误。我应读为“本委员会必须不受阻挠地行使它就禁止一切核武器试验条约进行多边谈判的合法权利和相应义务”而不是我原来说的那样。

主席: 谢谢南吉拉博士的澄清。

尊敬的代表们, 我认为我们到了结束1982年前半段会议的最后讨论的时候了, 感谢你们大家今晚的贡献。我还要诚挚地感谢大家对主席的赞扬。

我们还有一项事情要讨论, 这是你们都清楚的。今天下午非正式会议结束时我们同意在全体会议上再讨论1982年第二期会议的日期问题。我很遗憾, 关于夏季会议的开幕日期没有达成一致意见, 尽管在这次全体会议期间进行了幕后的磋商, 但我看在今后几天内不大可能达成一致意见。在这种情况下, 我没有别的办法, 只好在6月第二次联大特别会议期间, 在纽约举行一次裁军谈判委员会的非正式会议到那个时候, 也许届时有可能达成一致意见, 因为有些问题会比现在看得更清楚了。我希望你们同意这一程序, 根据我们的议事规定第8条, 这样做是允许的。

额尔德姆比列格 (蒙古): 主席先生, 你的意思是说我们正在谈到的问题要在全体会议发言和休会之后, 在一次非正式会议上讨论。因此我请求正式会议现在就暂停, 召开一次非正式会议以便你充分陈述你的意见。如果这个建议是作为主席的建议提出来的, 我有点担心它可能会促使讨论在正式会议上进行下去。

主席: 非常感谢。额尔德姆比列格大使的建议大家都听到了。

德索萨·埃·席尔瓦 (巴西): 主席先生, 为了不致使已经进行了太久的讨论时间拖得过长, 让我们考虑一下, 有四个代表团对这个问题有兴趣——你自己的代表团, 7月份之前委员会的主席、肯尼亚、墨西哥和蒙古代表团。因此我建议我们的会议暂停, 同时这四个代表团在你主持下相互进行协商, 把你们作出的决定向委

(德索萨·埃·席尔瓦先生，巴西)

员会报告，希望并相信委员会将立即同意你们四个代表团可能取得的结果。

主席：感谢德索萨·埃·席尔瓦大使。你们同意接受额尔德姆比列格大使的建议并把这次裁军谈判委员会全体会议暂停，在委员会举行一次非正式会议之后立即复会吗？对这个程序有一致意见吗？

加西亚·罗夫莱斯（墨西哥）：主席先生，感谢尊敬的巴西代表，承他好意建议我应作为这一小组的成员，但是我要请你和尊敬的巴西代表放心，就我来说，墨西哥很快就要担任委员会主席这件事对我们给夏季会议决定一个合适的开幕日期没有丝毫影响。正如我今天下午说过的，同时几个尊敬的代表们也说过，我们在这个问题上花费的时间太多了。我完全同意你刚才提出的程序性建议。我也同意今天下午会议开始时你提出的建议和伊斯拉耶利安大使对你的建议提出的修正案。我不反对暂停这次会议和举行非正式会议，但是有一个条件。我认为非正式会议不应超过15分钟，然后我们应立即在全体会议上作出决定。我不同意会议暂停的时间超过15分钟。

主席：非常感谢加西亚·罗夫莱斯大使。会议暂停转入非正式会议的建议已得到加西亚·罗夫莱斯大使的附议，条件是非正式会议不超过15分钟。有没有反对意见？我们就暂停全体会议转入一次非正式会议。

就这样决定

会议于下午10时暂停，10时20分复会。

主席：（大川美雄大使）现在裁军谈判委员会正式会议复会。

索拉·比拉（古巴）：主席先生，鉴于本委员会不能就它在夏季重新开始工作的日期达成一致意见，我们建议委员会应决定在第二次专门讨论裁军会议的联大特别会议期间，在纽约举行一次由现在主席日本大使召开的会议，对夏季继续开会的日期作出决定。

主席：谢谢索拉·比拉大使的建议。对这一建议有什么不同意见？看来没有反对意见，那我将认为裁军谈判委员会已决定于6月在纽约重新召开一次非正式会议。

纳扎尔金（苏联）：主席先生，在通过这样一项决定之前，我想建议我们作一次最后的努力，以便现在在日内瓦通过简短的协商找出一个解决的办法。因此我提请你再暂停会议3到4分钟。

加西亚·罗夫莱斯（墨西哥）：主席先生，我们不是在这里开玩笑：我们刚刚暂停了15分钟的会，我反对再暂停了。

额尔德姆比列格（蒙古）：我完全同意尊敬的苏联代表提出的建议。

主席：恐怕不大可能就苏联纳扎尔金先生提出的建议达成一致意见了。

额尔德姆比列格（蒙古）：蒙古代表团觉得很难同意尊敬的古巴代表提出的建议。

主席：唯一的其他办法就是在不作出任何决定的情况下休会。否则就看你们是否同意明天再开会？

额尔德姆比列格（蒙古）：如果委员会没有就我们第二期会议的开幕日作出决定就解散，那是违反我们的议事规则的。所以我向你请求，并通过你向委员会的全体成员请求，同意这次会议再暂停4到5分钟以便该小组再进行协商并作出决定，这样我们就能结束第一期会议的工作了。

主席：会议暂停5分钟。

会议于下午10时25分暂停，10时35分复会。

主席：裁军谈判委员会第173次全体会议重新开始。我认为大家对我建议6月在纽约举行一次本委员会的非正式会议没有一致意见。一个可供选择的办法是今天晚上不要作出任何决定，但于明天上午10时30分本委员会再举行一次会议。大家一致同意这个意见吗？

维伊沃达（捷克）：我想请求会议在10时举行，因为再晚了我有别的事情。

主席：我刚刚接到通知说没有译员，所以会议只能在下午举行。

加西亚·罗夫莱斯（墨西哥）：主席先生，我想我们在这里的一些人——其中包括我自己——已按照结束这次会议的定好的日期订了我们的计划。明天我有个约会没法变动，而且说实话，我并不认为今天和明天上午10时30分之间会发生什么能改变这种局面的事情。我们有理由希望在现在你说的6月份在纽约之间或7月初，或在5月初筹备委员会开会期间局面可能有所改变。但在现在和明天之间确实不会有什么改变。因此，目前适用的是议事规则第7条规定，其中提出：“一有实际可能，委员会将尽快决定第二期会议的开始日期……”。就目前来看并没有实际可能性，因此，我们应该或者通过你一开始提的建议，或者把问题交给你去决定，在你认为适当的时候召开一次委员会的会议。

主席：非常感谢你。看来在明天再举行一次本委员会的会议问题上显然不会达成一致意见了。我还有另外一个可供选择的办法，就是议事规则第7条规定所说的：“一有实际可能，委员会将根据它工作上的需要尽快决定第二期会议的开始日期及年度会议两期会议的结束日期”。这儿关键的用词是：“一有实际可能尽快地……”。今天晚上我们不能作出任何决定了，因此我们将在实际上有可能时马上作出决定。这看来是我们走出死胡同的唯一出路。

梅列斯卡努（罗马尼亚）：主席先生，我确实感到遗憾，但我想你在结束这次会议时不得不宣布下一次全体会议的日期的，我认为这会产生一个真正的难题。恐

(梅列斯卡努先生, 罗马尼亚)

怕我们在目前情况下不能使用议事规则第7条规定, 我的确认为你必须在这次会议结束时(不论你什么时候结束)必须得宣布下一次裁军谈判委员会全体会议在什么时候开会, 不论是正式的还是非正式的会议。否则, 就意味着委员会还在开会——继续在会议期间——或是已不再存在。很抱歉, 我并不是想把事情更加复杂化, 但我想不出其他解决办法。

主席: 如果行得通, 我是愿意宣布我们下一次开会的日期的。但是因为在此目前情况下它行不通, 我只能说裁军谈判委员会下一次全体会议将于有待宣布之日召开。

索拉·比拉(古巴): 真的这个问题看来比J-1和J-2方案给我们带来的困难还大。我们建议你向委员会提出委员会将于8月3日开始工作和化学武器特设工作小组于7月23日开始工作的建议。这将满足21国集团若干成员国以及其他国家的要求, 因为我们没有听到对这些具体日期的任何反对意见。有一件事使我们对这个问题的感到不安; 这就是如果我们不作出决定, 根据议事规则, 我们就不能结束这次会议, 而如果我们不能结束这次会议又会给我们造成一个非常困难的局面, 因为在那种情况下, 我们就不能提交我们大家同意的报告。因此我们建议你试图了解一下是否一致同意裁军谈判委员会8月3日开始工作, 化学武器工作小组7月23日开始工作, 把秘书处对委员会夏季会议指出的闭幕日期也连同一起考虑。

额尔德姆比列格(蒙古): 蒙古代表团不仅不反对而且支持尊敬的古巴代表提出的建议。

主席: 古巴提出建议, 裁军谈判委员会从8月3日, 化学武器特设工作小组从7月23日开始举行会议。大家是否一致同意这个已得到额尔德姆比列格大使附议的提案?

利德戈尔德(瑞典): 我曾在我们的非正式会议上提过一个建议, 我可以说我完全同意尊敬的古巴同事的意见, 如果我们不能在夏季会议的开幕日期问题上取得一致意见就休会, 这对我们是很有害的。当我提出我的建议时得到的印象是这个建

(利德戈尔德先生，瑞典)

议获得了广泛的支持。我所听到的对我的建议的唯一反对意见是，它意味着在某种意义上停止执行我们的一条议事规则。我们目前正处于一种非常困难的局面——我愿意称之为十分特殊的局面。我不能认为我们应在任何程度上受议事规则这样的限制。一些代表团已经说过，议事规则应该指导我们的工作而不应该使我们受不必要的约束。为此，我愿意再次正式提出我的建议，即我们于7月27日开始夏季会议，七月份剩下的那几天里还是由你担任主席。

瓦根马克尔斯（荷兰）：主席先生，我赞成尊敬的瑞典大使的建议。

加西亚·罗夫莱斯（墨西哥）：我也赞成这个建议。

阿金桑亚（尼日利亚）：主席先生，简单地说，我国代表团赞成这个建议。

主席：哪个建议？

阿金桑亚（尼日利亚）：瑞典的建议。

哈桑（埃及）：我支持尊敬的瑞典大使提出的建议。

埃康加·卡贝娅（扎伊尔）：主席先生，我国代表团也支持瑞典代表的建议。

斯蒂尔（澳大利亚）：主席先生，我国代表团也支持瑞典的建议。

额尔德姆比列格（蒙古）：蒙古代表团可以支持瑞典建议，但有一点修正意见，7月份有该月适当的主席人选，不要主席让一个任期已满的国家的代表担任。如果我对瑞典代表的话理解正确的话，他说的是7月份你应继续作为主席。我们不同意这个建议，因为它违反议事规则。

德博斯（法国）：主席先生，我本来愿意全力支持瑞典的建议，但如果尊敬的蒙古代表坚持应用议事规则，这在事实上是值得称道的，那么我认为我们应该尊重规则的具文。我们可以决定在8月初召开委员会的下一期会议，然后决定，根据我

(德博斯先生，法国)

们必须进行的工作量，我们有必要召开一次特别会议。因为这个特别会议要在两次例行的会议间歇举行，它可以由现任主席也就是你的主持下召开，这次特别会议可以在7月27日至8月1日之间或7月23日至8月1日之间召开。这样议事规则的条款就可以得到严格的遵守了。事实上我们应该应用第8条规定，它授权委员会主席可以召开委员会的特别会议。关于为什么召开这种特别会议并没有任何规定。

主席：你是说委员会的特别会议？不是一次非正式会议？

德博斯（法国）：不是，是议事规则第8条具体规定的特别会议。

主席：你们都听到了这最后的建议，是否一致同意这个建议呢？按照法国的建议，现主席将于7月底召开一次委员会的特别会议，1982年第二期会议将于8月3日开始。你们都同意这个建议吗？

利德戈尔德（瑞典）：主席先生，如果法国的建议能达成一致意见，我肯定不会在这里阻挠通过这个一致的意见。我只想补充说明，我知道还有一个建议，建议化学武器工作小组应于7月20日开始工作：我国代表团丝毫不打算改变这一建议，对此，早先似乎已经达成一致意见了。

主席：谢谢你。我不认为任何代表团曾反对我们建议的这一部分——化学武器工作小组将于7月20日开会。我认为我们已达成协议。

额尔德姆比列格（蒙古）：主席先生，关于尊敬的法国代表刚才提出的建议，蒙古代表团可以持灵活态度。但是这个建议同样是违反议事规则的。如果委员会决定举行一次特别会议，那我不认为这个会议只能开几天就行的。顾名思义，一次特别会议应是专门为了讨论迫切的、高度优先问题才召开的。我对一次特别会议的理解是：这不仅仅是一次正常会议的继续。从这个观点出发，我有反对意见。

萨朗（印度）：主席先生，额尔德姆比列格大使说了，我们必须在特别会议上讨论重要问题，既然那时第二次裁军特别会议刚好已经结束，那我想建议我们在裁军谈判委员会特别会议上的讨论题目应该是对第二次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联大特别会议所作决议和建议的审议工作。

主席：尊敬的代表们，解释性发言应很快结束。我打算在11时休会。

米哈伊洛维奇（南斯拉夫）：我一直保持沉默，但鉴于人人都讲了话，我想我应该提个问题。我的问题是：为什么化学武器特设工作小组一定要在7月20日开始开会，有什么具体的理由？它为什么不能与裁军谈判委员会同时开会？有什么具体的迫切性？这就是我的问题。

瓦根马克尔斯（荷兰）：主席先生，如果你真的要在11时结束会议，那我们就没有别的选择只好在明天下午再举行一次会议。我想建议我们明天下午再举行一次委员会的会议，即裁军谈判委员会的第174次会议。

唐·南吉拉（肯尼亚）：我国代表团难以接受这个建议。我认为它对我国代表团是不适合的。

主席：我建议11时休会。下一次会议以后宣布。

米哈伊洛维奇（南斯拉夫）：主席先生，我希望澄清，我不是要阻挠达成一致意见：我不过是提出问题而已。

主席：也许我们在明天得到回答。

加西亚·罗夫莱斯（墨西哥）：如果米哈伊洛维奇先生仅仅是提出问题，那末在我们通过尊敬的法国代表提出的解决办法方面，我看到的唯一困难就是尊敬的蒙

(加西亚·罗夫莱斯先生，墨西哥)

古代表对没有十分重要的理由举行一次特别会议的顾虑了。但是我认为尊敬的印度代表萨朗先生提出的理由已足够重要，足以说明有理由举行一次特别会议。我不反对你以后宣布下一次会议的时间，但是由于我已经说过的理由，我必须说明我反对在明天举行会议。我很抱歉，但情况就是这样。

主席：谢谢你。裁军谈判委员会下一次会议将在以后宣布。现在休会。

会议于下午 11 时散会

×× ×× ×× ×× ××

第一百七十四次会议最后记录

1982年4月23日星期五

上午11时30分在日内瓦万国宫举行

主席：大川美雄先生（日本）

出席者名单

阿尔及利亚:

马提先生

阿根廷:

纳西贝内小姐

澳大利亚:

萨德勒先生

比利时:

努瓦尔法利斯先生

巴西:

席尔瓦先生

保加利亚:

特拉洛夫先生

缅甸:

吴貌貌季先生

吴丹吞先生

加拿大:

麦克费尔先生

戈德罗先生

中国:

林成先生

古巴:

索拉·比拉先生

努涅斯·莫斯克拉先生

捷克斯洛伐克:

维伊沃达先生

斯特吕卡先生

齐马先生

埃及:

法赫米先生

埃塞俄比亚:

特雷费先生

约翰内斯先生

赛恩乔吉斯小姐

法国:

德博斯先生

库蒂雷先生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赫德尔先生

蒂利克先生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克林勒先生

匈牙利:

科米韦斯先生

哲尔费先生

印度:

温卡特斯瓦朗先生

印度尼西亚:

苏恰斯纳先生

达马尼克先生

伊朗:

马哈拉蒂先生

意大利:

卡布拉斯先生

奥利瓦先生

迪焦万尼先生

日 本:

大川先生

高桥先生

田中先生

新井先生

肯尼亚:

墨西哥:

冈萨雷斯·雷内罗夫人

蒙 古:

额尔德姆比列格先生

包勒德先生

摩洛哥:

斯卡利先生

拉哈利先生

什赖比先生

荷 兰:

范东根先生

瓦根马克尔斯先生

尼日利亚:

阿奎伊—伊龙西先生

巴基斯坦:

阿赫迈德先生

阿克拉姆先生

秘 鲁:

贝纳维德斯先生

波 兰:

苏伊卡先生

斯托罗伊沃斯先生

罗马尼亚:

梅列斯卡努先生

斯里兰卡:

贾亚科迪先生

帕利哈卡拉先生

瑞典:

希尔特纽斯先生

埃克霍尔姆先生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纳扎尔金先生

别尔登尼科夫先生

科斯坚科先生

普里亚欣先生

联合王国:

米德尔顿先生

美利坚合众国:

克里顿伯格女士

米斯克尔先生

委内瑞拉:

南斯拉夫:

弗尔胡奈茨先生

米哈伊洛维奇先生

扎伊尔:

埃萨基·埃康加·卡贝娅女士

奥西尔·格诺克先生

裁军谈判委员会秘书

兼秘书长个人代表:

贾帕尔先生

裁军谈判委员会副秘书长:

贝拉萨德圭先生

主席：尊敬的代表们，我宣布裁军谈判委员会第174次全体会议开始。成员们将记得星期三晚上我们举行了一次全体会议，会上对本委员会今后的工作日期问题进行了长时间的讨论。成员们已提出某些提案，我肯定委员会将同意我们现在必须对目前的形势和展示在我们可采用的各种备选方案加以估量。

星期三晚上以来的休会期间给了我们足够的时间来考虑星期三的讨论情况，因此，我希望我们现在可以回到这个问题并很快解决它。

我一直在进行协商，从协商结果得出的结论是，似乎大家都同意本委员会的1982年第二期会议于8月3日（这是星期二）开幕。我能不能认为大家都同意了呢？

纳扎尔金（苏联）：主席先生，在上次会议上我们讨论委员会会议正式恢复的日期，是与化学武器特设工作小组重新开始工作的日期联系起来的；在化学武器工作小组将于7月20日开始工作的前提下，苏联代表团可以同意你的提案。

主席：在我们对开幕问题作出决定以后，我打算回过头来讨论你提的问题，谢谢你的协作态度。

希尔特纽斯（瑞典）：我愿意代表我国代表团表示，瑞典不愿意阻挡就8月3日达成一致意见，尽管象以前的一些发言可以明显地看出的那样，我们并不认为这个日期十分适宜。我还要说明，象我们曾建议过的那样，我们仍然建议化学武器特设工作小组的工作要早一点开始。

额尔德姆比列格（蒙古）：主席先生，蒙古代表团对正在讨论中的问题所持的态度曾一再阐明，并为委员会的成员们所了解。就在今天上午你办公室里举行的会议上我还重申了我们的态度。我国代表团不反对我们的夏季会议于8月3日开幕——我们不反对裁军谈判委员会在那个日期恢复它第二期会议的工作，但是我赞同尊敬的苏联代表刚刚提出的意见。因此，社会主义国家集团采取了一个非常灵活的态度，即同意我们的会议于8月3日重新开始，前提是化学武器特设工作小组于7月20

(额尔德姆比列格先生，蒙古)

日开始工作。如果委员会的成员们没有反对意见，你不妨首先就化学武器特设工作小组于7月20日恢复工作的问题作出决定，然后在一致同意的基础上，通过你提出的提案，也就是说，应该一致同意8月3日作为委员会第二期会议的开幕日期。

主席：我们将在以后讨论化学武器工作小组的问题。

克里顿伯格（美国）：如你将在以后谈化学武器工作小组的问题，那我将推迟到那时再发表意见。

主席：我可以认为大家同意8月3日作为我们1982年第二期会议的开幕日期吗？

就这样决定。

主席：现在我们可以讨论化学武器工作小组的开会日期了。已有人建议7月20日。在这一点不致被认为特设工作小组都要在裁军谈判委员会本身的会议开幕以前开会的先例的前提下，我建议决定化学武器特设工作小组于7月20日开始它的工作。大家是否同意？

就这样决定。

克里顿伯格（美国）：我国代表团原来并不反对化学武器工作小组提前于7月20日开始工作，如果这是为了能使我们对夏季会的开幕日期达成一致意见的话。然而，我想指出，就你的解释性意见看，我们的确不认为该工作小组有必要早日开始工作，而宁愿让它与委员会一起开始工作。

麦克费尔（加拿大）：我无意阻挠委员会就8月3日这一开幕日期达成一致意见：如果这是唯一的解决办法，我们乐意接受，但是我感到有必要指出，既然我们面临的事情都很紧迫，我和我国政府认为我们把恢复工作的时期推迟到那个日期是很遗憾的。同样，正如我在早些时候的一次会议上讲过的，使我颇感惊奇的是，我

(麦克费尔先生，加拿大)

们决定一个工作小组早于那个日期开始工作，而不把力量集中在非常必要设立、我们都已同意加以设立的核禁试工作小组的问题上。设立该工作小组之被延迟，我表示遗憾。

维伊沃达(捷克)：我同意前面几个人的发言，我愿意正式说明，社会主义国家集团原来是愿意选择7月20日作为夏季会议的开幕日，但是，既然必须达成一致意见，我们已对8月3日表示同意。

阿奎伊-伊龙西(尼日利亚)：非常简短地说，我国代表团同意化学武器工作小组于7月20日开始工作，但我们确实认为该工作小组应在委员会8月3日开会时业已开始工作，我们注意到你的发言中所说的这不是开先例。因为我国代表团认为项目1是最优先的项目，我们认为这个项目的的工作小组也许应该首先开始工作。

范东根(荷兰)：主席先生，仅仅为了记录在案，我愿意指出，我们原来是比较明显地愿意在7月开始我们下一次夏季会议的，主要是因为到8月3日才开始，我们在完成这次会议的工作时会有一个相当紧张的日程表。显然，我们无意妨碍达成一致意见，但我应重复指出，这使我们感到有些担心，因为事实是我们手头就只有六个星期的时间，要指望在这期间完成我们在正常情况下八周才能完成的工作量，所以我们并不认为这是一个理想的解决办法。

努瓦尔法利斯(比利时)：我高兴地注意到灵活性终于在我们的讨论中占了上风。我也认为我们没有必要把结束我们工作的日期局限于9月10日。委员会给大会的报告也许不会成为我们在几个星期内无法克服的困难，同时，从9月10日到第一委员会的工作开始这段时期应使我们有充分时间准备这份报告——或者甚至用更短的时间就够了。换句话说，如果我们认为有必要在一定的時候继续我们在某些领域的工作，我们也许可以考虑超过9月10日，这个日期只是作为结束我们工作的一个预定目标。

(努瓦尔法利斯先生，比利时)

我愿意向主席先生表示感谢，同时再次对你作为一个有忍耐精神和有才华的谈判者使大家有可能在这一次要问题上达成协议表示祝贺。我愿回忆一下，正如我国大使在星期三全体会议上所作发言中指出的，我们是以另一个更为重要和积极的决定结束我们这一期会议的。

主席：感谢努瓦尔法利斯先生的发言。如果没有其他发言，那我就认为没有什么其他事情要我们去处理了，现在该是主席发表总结性意见了。意见是简短的。

我们经历了一次困难的会议，但是我们设法完成了我们的工作，我要感谢在座的全体代表团，因为它们对主席表现出极大的妥协和合作精神，我要就这个事实向你们大家祝贺。

我愿意专门向尊敬的裁军谈判委员会秘书兼秘书长个人代表贾帕尔大使特别表示感谢，感谢他在这次会期间给我们提供了极好的协助和劝告，同时还要特别提及贝拉萨德圭先生，他显示出很大的耐性，在起草小组起草我们给联大特别会议的特别报告的工作中，尤其如此。我还要感谢坐在我后面的秘书处全体成员，各工作小组的秘书和工作人员、我们的同事们，坐在玻璃窗后边的译员和技术人员们以及其他工作班子，他们的同事，翻译人员、会议室工作人员、打字员和秘书处的所有其他成员们，我们不常见到他们，但他们应该得到我们衷心的感谢。

裁军谈判委员会下一次全体会议将于1982年8月3日星期二上午10时30分举行。

会议于下午12时45分散会

❖ ❖ ❖ ❖ ❖

第一百七十五次全体会议最后记录

1982年8月3日星期二

上午10时30分在日内瓦万国宫举行

主席：查尔斯·加泰雷·迈纳先生（肯尼亚）

出席者名单

阿尔及利亚:

马提先生

阿根廷:

加西亚·莫里坦先生

纳西贝内小姐

澳大利亚:

萨德利尔先生

芬德利先生

比利时:

昂克林克斯先生

努瓦尔法利斯先生

巴西:

席尔瓦先生

杜亚尔特先生

保加利亚:

索蒂罗夫先生

缅甸:

吴貌貌季先生

吴丹吞先生

加拿大:

麦克费尔先生

斯金纳先生

戈德罗先生

中国:

田进先生

俞孟嘉先生

王芷芸女士

锁开明先生

古巴:

捷克斯洛伐克:

维伊沃达先生
斯塔维诺玛先生
齐马先生
伊鲁谢克先生

埃及:

哈桑先生
巴西姆小姐

埃塞俄比亚:

特雷费先生
约翰内斯先生

法国:

德博斯先生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赫德尔先生
蒂利克先生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韦格纳先生
克林勒先生
勒尔先生

匈牙利:

科米韦斯先生
哲尔费先生
加伊达先生
托特先生

印度:

温卡特斯瓦朗先生
萨朗先生

印度尼西亚:

普里女士

苏恰斯纳先生

维斯努穆尔蒂先生

达马尼克先生

卡西姆先生

巴赫林先生

伊朗:

马哈拉蒂先生

意大利:

奥利瓦先生

迪焦万尼先生

日本:

大川先生

高桥先生

田中先生

川喜田先生

新井先生

肯尼亚:

加泰雷·迈纳先生

唐·南言拉先生

穆里乌·基博伊先生

默里先生

墨西哥:

加西亚·罗夫莱斯先生

雷内罗夫人

蒙古:

额尔德姆比列格先生

	包勒德先生
<u>摩洛哥:</u>	什赖比先生
<u>荷 兰:</u>	范东根先生 瓦根马克尔斯先生
<u>尼日利亚:</u>	依朱厄尔先生 阿金桑亚先生 阿奎伊-伊龙西先生
<u>巴基斯坦:</u>	阿赫迈德先生 阿克拉姆先生 阿尔塔夫先生
<u>秘 鲁:</u>	贝纳维德斯·德拉索塔先生
<u>波 兰:</u>	苏伊卡先生 斯托罗伊沃斯先生
<u>罗马尼亚:</u>	达特库先生 梅列斯卡努先生 比基尔先生
<u>斯里兰卡:</u>	贾亚科迪先生 帕利哈卡拉先生

瑞 典:

图尔森夫人
利德戈尔德先生
希尔特纽斯先生
贝格伦德先生
隆丁先生
埃里克松先生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伊斯拉耶利安先生
普罗科菲耶夫先生
季麦尔巴耶尔先生
洛什希宁先生
甘贾先生
普里亚欣先生
加伊先生

联合王国:

萨默海斯先生
林克夫人
赖特小姐

美利坚合众国:

菲尔兹先生
巴斯比先生
温斯顿女士
斯洛特先生

委内瑞拉:

纳瓦罗先生

南斯拉夫:

弗尔胡奈茨先生

扎伊尔:

埃萨基·埃康加·卡贝娅女士
奥西尔·格诺克先生

裁军谈判委员会秘书

兼秘书长个人代表:

贾帕尔先生

裁军谈判委员会副秘书长:

贝拉萨德兰先生

主席：我宣布裁军谈判委员会第175次全体会议开始。

尊敬的各位代表，首先，请允许我向日本的大川美雄大使表示真诚的感谢，他按照本委员会议事规则第9条，已将委员会主席职务移交给我。大川大使自今年4月份就任委员会主席以来，作出了杰出的工作。在第二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特别会议前夕存在的问题，仍象四年或更多年前一样地复杂和没有得到解决。但是，大使先生，你已尽了最大努力，我们应对你在此期间提供给委员会的指导和领导表示感谢。

我还要感谢裁军谈判委员会秘书里克希·贾帕尔先生及其工作人员，感谢他们三个月前我们上一次在这里开会以来向委员会所提供的宝贵服务。

尊敬的各位代表，由于这是裁军谈判委员会自第二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联大特别会议结束以来的第一次会议，我们不可避免地要回顾一下这次特别会议并作出一些结论。特别会议有两个基本问题要处理。它必须审查第一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特别会议提出的建议和所作决定的执行情况，并且必须审议，如有可能，通过一项综合裁军方案。最令人遗憾的是，这两个问题都根本未能顺利解决。议程上的另外三个主要项目的情况可以说也是如此，这三个议项是：《宣布1980年代为第二个裁军十年》的执行情况，提高裁军领域内机构的有效性，以及动员世界舆论支持裁军的措施。

由于特别会议不能完成其有关这些问题的的工作，它决定将这些问题回交给本委员会和联大例会。这种形势发展加重了委员会在本次短促的会议期间的负担，而且我相信对今后几届会议也都将是沉重的负担。

我国代表团对第十二届特别会议的结果感到失望，我确信，其他许多代表团也是这样，但是，特别会议决心不毁掉迄今在裁军方面所做的工作，使我们受到了鼓舞。将未解决问题回交给裁军谈判委员会和未来的联大例会的行动，是对本机构表示信任和信赖的一个标志。它向本委员会，向你们、尊敬的各位代表，以及向你们所代表的各国政府，提出了挑战。这就是我国代表团对特别会议事态发展的看法。

我们在特别会议召开前就认识到，这次会议所处之环境是不利的。世界上的政治气氛和紧张局势只能对裁军问题的审议产生消极影响。裁军不是能够脱离每天影响着各个国家的问题而独立发展的一门科学。它与每个国家的安全概念和与为维持

(主席)

世界和平与安全所作的各种安排直接有关。如果所作安排不能被看作是提供了安全，如果对为巩固安全而设立的机构在出现需要时是否能起作用有任何怀疑，那么，裁军领域中的谈判必定仍然是极其困难的。第一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特别会议认识到了国际和平与安全同裁军之间的这种相互关系，并表达在《最后文件》第13段中，原文如下：

“持久的国际和平与安全不能建立在军事联盟的武器积累上，也不能依靠脆弱的威慑均势或战略优势主义来维持。唯有切实执行《联合国宪章》规定的安全制度，根据国际协定和相互作出榜样以便迅速大量裁减军备和军队，最后达到有效国际监督下的全面彻底裁军，才能建立真正持久的和平。与此同时，军备竞赛的成因和对和平的威胁必须减少，为此目的应采取有效行动以消除紧张局势并以和平手段解决争端。”

我国代表团希望，无论何时都要牢记这种相互关系，并为执行和加强《联合国宪章》为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而规定的机构任务，进行认真的工作。当我们开始委员会的本届夏季会议之时，我们想到的最主要的问题是世界不同地区正在发生着的冲突。虽然这些问题并不直接属于我们的工作范围，然而它们确实影响了我们的审议和谈判，因而应竭尽全力以结束这些冲突。防止地区性战争的频繁发生，对缓和紧张局势会大有作为，因而有助于改善本委员会进行谈判所处的气氛。

第二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特别会议所取得的最近结果，使强烈重申第一届特别会议《最后文件》，以及所有国家对《最后文件》完全承担义务成为必要。它还强调了本委员会的谈判性质，这是所有成员国都应充分加以利用的。毫无疑问，有关裁军问题各项协定的范围和核查遵守情况的问题，在本质上是缺乏政治意愿的问题。

应该找出提交本委员会作为一个裁军问题的谈判机构之有效性的途径。我们的议程是排得满满的。除了其他问题之外，有综合裁军方案问题，全面核禁试条约和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问题，所有这些问题都是委员会的本届会议必须处理的。我们必须更努力和更快速地工作。

尊敬的各位代表，我简要地概述了第二届大会特别会议未能解决的和我认为委员会本届会议期间应认真谈判的一些根本性问题。今天下午将散发给各代表团一份

(主席)

委员会全体会议的工作计划草案。我希望在8月5日举行的下一次全体会议能够通过这个草案，以便我们能够毫不拖延地开始工作。裁军谈判委员会的本期会议将是比较短促的，因此，我们应该利用可供我们支配的每个小时。

关于设立或重新设立特设工作小组和安排它们的工作问题，我已倡议进行非正式协商，今天下午我们将讨论这些问题。

我国代表团完全听从你们吩咐，并乐于通过各种可能的方式以取得我们工作上的进展。

我要向罗马尼亚新任代表达特库大使致以热烈欢迎，他今天作为罗马尼亚代表团团长第一次参加委员会会议。达特库大使是一位非常有经验的外交家，他最近曾任出席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的代表团团长，在此之前，他还曾担任罗马尼亚常驻纽约代表，他是前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也是罗马尼亚出席裁军委员会会议代表团团长。我相信，在完成委员会面临的复杂任务中，我们可以指望依赖他的丰富经验。我还要再次欢迎瑞典代表团团长、英亚·图尔森夫人出席我们的会议，今天她将在委员会里发言。

我还要承认1982年的裁军研究员出席我们今天的会议。我获知，裁军研究员计划的日内瓦部分于7月12日开始，并将于8月30日结束。裁军研究员在其停留日内瓦期间，将参加我们的全体会议。我代表委员会热烈欢迎他们，并祝他们在学习上一切顺利。

请允许我提请各代表团注意题为“1982年8月3日联合国秘书长就第二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特别会议的最后文件给裁军谈判委员会主席的信”的第CD/300号文件，该文件今天已由秘书处分发。

根据我的发言名单，今天要发言的有墨西哥、加拿大、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印度、瑞典、巴西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等国的代表。

我现在请名单上第一位发言者尊敬的墨西哥代表加西亚·罗夫莱斯阁下发言。

加西亚·罗夫莱斯先生（墨西哥）：主席先生，首先我要表示，我国代表团对您在1982年夏季会议第一个月担任裁军谈判委员会的主席感到由衷的高兴。所有那些象我一样有幸不仅在这里的裁军谈判委员会，而且在纽约的联大看到你工作的

(加西亚·罗夫莱斯，墨西哥)

人都认为，本委员会的工作有了很合适的领导人。至于我个人，如所周知，因为，即将上任的主席在任职之前向卸任的主席请教，这是惯例，我认为到这个月底，我就会有一个最好的前任可以请教了。我还愿意表示——或者可以说是重复——我对尊敬的日本代表大川大使的祝贺。我们大家都知道，在春季会议的最后一个月里，他多么出色地履行了这里的任务。我们中间出席了最近的联大特别会议的人也都能证明他在那里作为本委员会的主席起了多么出色的作用。最后，我由衷地赞同你对达特库大使的欢迎词。在这里他是刚刚和我们在一起，但是对我们中间许多人来说，正如你说的，他是来自纽约的老朋友，在那里他充任罗马尼亚常驻代表已有多年了。自然，我对我的尊敬的同事和朋友图尔森夫人再次在这里和我们在一起感到很大的欣慰，同时我也很高兴地看到，搞裁军的同行们今夏再次在这里和我们一起工作。

1979年1月24日星期三，在这个“唯一的多边裁军谈判讲坛”第一次会议开始的时候，我对记载了1978年春季举行的，你们都知道建立了裁军谈判委员会的第一届裁军特别联大成果的《最后文件》，曾说过以下这段话：

“联合国在此以前从来没有——更从来没有一致地——包括法国和中国——通过过这样全面的文件，文件有力地宣布了一系列结论或条款——它们的准确性或强制性（是前者或后者视每一情况而定）不可能在今后会引起怀疑——如那些用有力的言辞所明确规定的结论：武器的增加，特别是核武器的增加，非但无助于加强国际安全，反而会削弱国际安全；现有的核武库和持续不断的军备竞赛，造成了对人类生存本身的威胁；裁军与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由于实现裁军措施而节省下来的任何资金都应当用于弥合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差距；根据联合国宪章，联合国在裁军领域具有主要的作用，负有重要的责任，因此会员国必须将非联合国主持下采取的一切步骤，无论是单方面的、双边的、区域性的还是多边的，及时向联合国报告”。

刚刚在联合国总部开过的、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第二届特别会议的各种结果是很不同的。事实上，从一开始，联大就令人失望地没有完成人们理所当然地认为是它的基本目标方面的任务，即：批准那个将忠实地反映包括在《最后文件》第109段的要求的《综合裁军方案》。

(加西亚·罗夫莱斯，墨西哥)

这一失败当然不是由于任何组织方面的、努力程度的或决心方面的缺陷。在6月14日举行的联大第十二届特别会议特设委员会的第二次会议上建立了一个自由参加的工作小组负责《综合裁军方案》的工作。该小组——即第一工作小组，我荣幸地任该小组的主席——立即成立四个起草小组，也都是自由参加的，力求根据裁军谈判委员会提交给联大的、作为两年工作成果的草案案文，就方案的各段案文达成协议。

在这里不宜于详细叙述在我提到的上述各机构中以及在各种其他非正式协商中，为了达到所寻求的目的，不间断地所作的三个多星期的努力。只要简短地提一下就足够了，关于“目标”和“优先次序”这两章已几乎完成，就有关“原则”一章取得了很大进展，还有关于称为“机构和程序”的一章和补充的关于“核查”问题的一章——它包含了取自日内瓦案文中前面一章的材料，——虽然进展程度小一些，但也取得了进展。

此外，在第一工作小组的第四次会议上，提出了一份“导言”草案，作为该小组的主席，我认为这份草案是提得合适的，而且它——尽管没有足够的时间对它进行恰如其份的审议——也没有引起任何反对意见。

另一方面，方案中有关“裁军措施”部分，特别是载于题为“核武器”一节的措施部分，成了达成一致意见的不可逾越的障碍。我在这方面也不想深入细说在产生我们所面临的不幸结果中起作用的各种因素。我只想简单地复述7月10日我在联大特别会议闭幕会议上所说的话，当时我表示坚决相信，人们称为“21国集团”的成员——墨西哥是其中的一个成员国，大家都知道这个集团包括了裁军谈判委员会中没有参加两个主要军事联盟中任何一个的全部成员国家——肯定是同心无愧的，因为，正如我曾经说过并举出一系列具体和无可辩驳的例子来说明的——在多边裁军谈判的历史上很少有这样的情况，即谈判的一方会象21国集团在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进行的短期谈判中那样，作出这么多重要让步。

我也不能不提到，不仅使我自己，而且也使许多第三世界国家的其他代表们感到吃惊的是，一个超级大国的代表团在一般性辩论时说了“我们需要的是行动而不是言论”，“我们不应把签订协议同解决问题混同起来”，因为“协议只有在它们得到遵守时才能真正加强和平”这一番话之后不久，该国最高一级就在6月17日

(加西亚·罗夫莱斯, 墨西哥)

采取了同那些言论完全背道而驰的态度。实际上,很可能就是禁止核武器试验应采取的行动问题,成了联大关于《综合裁军方案》遭到失败的决定性因素。

我们认为,采取这种立场是明确违反约20年前在部分禁试条约中所承担的义务的,该条约的序言部分表示决心“永远不再继续进行一切核武器爆炸试验”,这项保证5年以后在关于《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序言部分得到了明确的重申,而且也毫不含糊地反映在该条约的第六条中。此外,还应该记住,这同一个超级大国曾赞成过——不是通过协商一致,这样做有时可能意味着仅仅是消极地同意,而是采取积极明确的投赞成票的行动——联合国大会在接连三年内通过的三个不同的决议(1977年12月12日第32/78号决议,1978年12月14日第33/60号决议和1979年12月11日第34/73号决议),敦请已经在进行谈判的三个国家——即美国、联合王国和苏联——首先要“加快它们的谈判进程以使谈判尽快取得积极结果”,其次要立即将取得的结果转达裁军谈判委员会。与此同时,联大还要求本委员会就有关条约中“具有最大迫切性”的问题“作为最高优先事项”或“立即”——任你择取三项决议中各别使用的哪一种措词都行——开始进行谈判。

当然,决定外交政策原则是每个国家的主权问题。但是,使国际社会了解对这些原则的运用方面可寄予什么期望,这也是每个国家对国际社会负有的不可推卸的责任。我们在最近的联大特别会议进行辩论期间听到有人提及伊莉诺·罗斯福夫人的话,她说只有暴君的诺言“是同他们的行动极端相反的”。假如那个国家希望的是无限止地加速核军备竞赛,那它应该坦率地这样说。两年前墨西哥荣幸地发起的、联大在它最近的开幕会议上庄严地发动的“世界裁军运动”,其明确宗旨就是要向世界各国人民——包括欧洲各国的和美国的人民,他们进行上百万人的示威行动来表达对和平与裁军,特别是核裁军的愿望——提供可靠的情报。

正如联大在它1978年的特别会议上所正确指出的,如果核武器构成对人类生存本身的威胁,那么很明显,“世界各国人民对裁军谈判的顺利进行就会感到具有切身利益”。因此,唯一正常的做法是,那些希望成为它们人民的真正代言人的国家应该冷静地、客观地分析一下,为什么在联合国和其他裁军谈判机构经过了25年之久的讨论之后,迄今仍然没有能够就永远禁止一切核武器试验达成协议的原因,并应认识这样做不仅是它们的一种明显的权利,也是它们必须履行的义务。为了进

(加西亚·罗夫莱斯，墨西哥)

行这样的分析，我认为考虑一下我现在将提到的某些有着特殊意义的最新意见和事实是很有用处的。

在联大最近开会期间，书店里有一本佐勒·楚克尔曼勋爵写的题为《核武器的幻想和现实》的书，作者无疑是关于这一题材的最有权威的人士之一，其中写道：

“1959年7月〔在1958至1961自动暂停时期的一年〕，哈罗德·麦克米伦写道：‘美国人……现在看来转而反对一项全面协议（包括地下试验）。如果情况属实，这是可悲的’。后来他又指出：‘真正的原因是原子能委员会和五角大楼一心想继续无限期地进行试验（大规模的或小规模的）以使核武器工艺精益求精并臻于完善’。……”。

楚克尔曼勋爵在进一步阐明他在书中引用的上述麦克米伦的言论时，补充了他的自己的某些意见，他说：

“美国人为什么这样一心想继续试验核弹头的一个原因是，在进行关于禁止问题的会谈时，他们已经着手进行一项发展弹道导弹的强有力的计划。俄国人以加强他们自己的计划来回答，这是意料之内的事。这就使军备竞赛领域加深了一层，正如梦想设计反弹道导弹系统所带来的结果一样……”

“1964年，即《部分禁试条约》签署后一年，同艾森豪威尔和肯尼迪总统在辩论的核心问题上意见一致的约克和威斯纳发表了我在前面提到的文章，其中他们提出，要保证国家安全没有必要进一步搞核武器试验”。

我愿意重复一下最后一段话以便保证成员们的确已听到：约克和威斯纳宣称，要确保国家安全没有必要进一步搞核武器试验。楚克尔曼勋爵接着说：

“在他们看来，由于进一步搞试验和设计出更多的核武器而随之引起的军事实力的增加必然会在东方和西方造成国家安全的削弱。从这两个人的深思熟虑而内行的判断——而且他们手头掌握了全部事实——看来，核军备竞赛的继续不会给这个难题提供任何解决办法”。

这就是1950年代后五年到1960年代前五年的情况，看来事态并没有起多大变化，这可以从仅仅十天以前，7月23日《纽约时报》发表的社论看出来。因为

(加西亚·罗夫莱斯, 墨西哥)

那篇有着“眼里有粒核砂”这一生动标题的文章除了别的内容还载有下列内容:

“政府避开禁试谈判已有18个月;它显然对整个条约没有兴趣。这对美苏关系和不扩散事业是很不幸的。一项全面禁试条约将大大有助于抑制其他国家追求核武器,同时也不会给美苏带来什么了不起的军事风险。

“参谋长联席会议总是坚持认为,对于武器的发展和对旧弹头是否可靠的信心来说,试验是必要的。他们这种反对意见得到了美国各武器实验室的支持,因为如果它们失去了进行试验的权利,它们就要为它们的工作前途担心。但是,对于这些担心的问题是有好的解决办法的,只是政府竟不屑于去讨论它们。政府支持参谋长们的看法并使用关于核查不充分这类老的唬人的调子来蒙混国会和公众……”。

《纽约时报》的这篇文章继续写道:

“所以对监测遵守情况将不会有什么不可克服的障碍。苏联已同意美国控制的监测箱放在华盛顿希望放的地方并同意根据挑战进行现场视察的主张,它已比以往任何时候走得远……”。

“一项全面禁试条约将妨碍弹头设计的改进这个美国的重点,也会妨碍爆炸力增强这个苏联的重点。它也会逐渐磨灭人们对束之高阁的弹头的可靠性的信任。但这仅对先发制人的最初一次打击而言,具有重要意义。那些认为美国易受这种最初一击的美国战略家们实际上将从全面禁试中获得安全”。

这就是引自十天以前,即7月23日发表在《纽约时报》的一篇社论的结束语。

联大在它的第二届裁军特别会议上对它未能通过《综合裁军方案》表示遗憾之后指出,有理由令人感到鼓舞的是,所有会员国一致并明确重申了第一届裁军特别联大的《最后文件》的有效性,重申了它们对于这一文件的庄严保证,并且重申了它们保证尊重该文件行动纲领中商定的有关裁军谈判问题的优先次序。此后不久联大作出如下同样的结论:

“各成员国已声明它们有决心继续争取迫切结束《综合裁军方案》的谈判并通过该方案，方案将包括一切人们认为可取的措施以便确保在有效国际监督下全面彻底裁军的目标在一个享有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世界中成为现实。为了达到这个目的，特将《综合裁军方案》草案连同人们在特别会议上发表的意见和就此问题取得的进展交回裁军谈判委员会。要求裁军谈判委员会在第三十八届联大上向大会提交一份《综合裁军方案》的修正草案”。

我们认为大会没有就裁军谈判委员会今年该采取什么行动作出规定是正确的。因为我们深信，综合方案的命运主要不是取决于本委员会，而将取决于其少数成员国的“政治意愿”，最后，甚至可以说是只取决于其中一个成员国的“政治意愿”。如果这个方案——许多国家的代表团，包括我国代表团都认为是必要的——不 从 1978 年的《最后文件》表示任何后退，不管这种后退是多么微小，那个国家多半还是不愿意作出必要的决定的。

我们希望在今后六周，即在裁军谈判委员会通称夏季会议的整个时期内，有可能明确在这个问题上的目前情况和最近的将来可能的发展。应当记住关于我们的议程项目 1 “核禁试”的特设工作小组将第一次开始进行它的工作。我国代表团对于在该小组职权范围中居优先地位的“核查”问题的立场是众所周知的。它基本上符合 1972 年联合国秘书长在裁军谈判委员会会议上所发表的意见，当时他说：

“我认为有关这个问题的一切技术和科学方面的问题已得到如此充分的探讨，现在只需要作出政治决定以便达成最后协议了……”。

“当人们考虑到现有的核查手段……就会对在地下禁试问题上继续拖延不达成协议感到难以理解……”。

“继续进行地下核武器试验所带来的潜在危险将远远大于停止这种试验所带来的任何可能的危险”。

这就是 1972 年联合国秘书长在这里所说的话，同时我们都知道，他在 1980 年介绍专家的报告的发言中曾明确地重复了这些话。

由此可以清楚地看出，同意这样的职权范围就我们方面来说，意味着巨大的让步，而我们所以能作这样的让步，正如我今年 4 月 21 日在本委员会第 173 次全体

会议上发言中所说，只因为，如它的任务范围所指出的，该工作小组将考虑到一切现有的建议和未来的创议并在1982年会议结束前向委员会报告它的工作进展情况，同时也因为它的任务范围还指出“本委员会随之就今后的行动方针作出决定以便履行它在这个问题上的职责。”

我们希望某超级大国——如我早些时候所说，在我们看来，它今后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对于《综合裁军方案》的命运具有决定性意义——也将随之而表现出必要的灵活性，以便它在实质问题上能够采取符合它在我提到的1963年和1968年两个条约中所承担的义务的立场，也符合我曾同样明确地提到的它在三项联大决议中所采取的投赞成票的立场。

只有这样本委员会才能——让我们希望这一点能够实现——在明年联大第三十八届例会上向联大递交一份《综合裁军方案》的修正草案，这将使人们能振振有词地来召开第三届裁军特别联大。

主席：感谢墨西哥代表的发言和他对主席说的友好的话。现在请尊敬的加拿大代表，麦克费尔大使阁下发言。

麦克费尔先生（加拿大）：主席先生，我谨对你担任裁军谈判委员会八月份的主席表示欢迎。看到你出任主席，令人高兴。许多代表团曾在纽约和日内瓦就裁军事务同你共过事。我也要利用这个机会向大川大使表示感谢，感谢他在四月份任主席时所作的巨大努力，他当时曾力求使委员会能向第三届特别会议作出最大之贡献。在这一阶段中，人们对委员会寄予很大的期望，因此，肩负着重大的责任。看到英联邦国家中的一位代表担任主席总是令人感到愉快。我们愿为你的成功作出贡献。与此同时，我谨对本斯梅尔先生参加裁军谈判委员会秘书处的的工作表示欢迎。他的经验对委员会来说是极为有益的。

今年春季在委员会休会之前，我曾全体会议上说过裁军谈判委员会的唯一责任就是谈判。在联合国大会的届会上并不进行谈判。谈判也的确不是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的职责。

(麦克费尔先生，加拿大)

尽管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存在一些缺点，但是会议还是重新肯定了裁军谈判委员会在军备管制和裁军协定的多边谈判过程中的关键作用。的确，第二届特别联大以各种方式重申了国际社会对本组织的信任。因此，难道我们不应该迅速地展望未来吗？难道我们不应该特别在那些已经取得实质性进展的领域内更进一层吗？

在安排这次短暂的夏季会议的工作时，我们必须注意把人力物力用在刀口上。我们认为，委员会应把主要注意力集中在三个实质性的领域上，即化学武器、全面禁试和外层空间。

我们认为，不必那么多地集中讨论消极安全保证，放射性武器和综合裁军方案等问题。关于消极安全保证和放射性武器，今年春季的讨论表明，虽然在委员会中仍需继续审议这些问题，但是各个代表团在委员会之外进行进一步的协商也许会产生最有效益的结果。

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责成裁军谈判委员会进一步推敲综合裁军方案。在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上的经历以及在委员会今年春季会议上的经历都表明，现在来一个“冷却期”可能会有益处。我们不必立即再次努力达成一个共同满意的综合裁军方案，现在也许最宜于进行重新思考，重新制定各国的立场，这样一旦时机成熟，我们就可以前进。

现在我愿简单谈谈同化学武器公约、全面禁试工作小组和外层空间项目的工作有关的问题。

关于化学武器

我愿提及我国总理在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上的发言：“鉴于很多先进的武器系统的复杂性和特点，国家技术手段也许还不能够对军备管制和裁军协定进行核查。因此，国际社会应致力于核查，把其作为八十年代裁军谈判中的最重要因素之一。”对我们努力缔结一份化学武器公约而言，这段话是再确切不过的了。化学武器工作小组在前两任主席大川大使和利德戈尔德大使的领导下已经取得了许多成绩。苏伊卡大使也已为这一进展作出了特殊的贡献。我们现在已经达到了这样一个地步，即我们的努力是否能获得成功显然要取决于就恰当的核查措施达成协议的程度。我要重复说，这是委员会目前所面临的根本问题。

(麦克费尔先生，加拿大)

我们极感兴趣地注意到苏联外交部长葛罗米柯在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上宣布的有关核查化学武器公约的提案。我们期待着在裁军谈判委员会本届会议期间具体探索这些提案。我们特别想探索的是有关“在商定的基础上进行现场核查”的条款。根据我们的取得进一步进展以缔结化学武器公约的目标，加拿大在就核查问题进行技术讨论方面将比过去更多地提供其专门知识。

我们感到高兴的是全面禁试工作小组将在本届会议期间开始工作。我们认为，为了本委员会的利益，该小组应尽快就其职权范围内的各项目进行实质性审议。然而，我们认识到，鉴于本届会议的时间短促，对很多问题进行彻底审议可能要有待在1983年会议上进行。同时，地震专家特设小组将于8月9日至20日召开会议。全面禁试工作小组的设立使得地震专家小组增加了一层重要意义。我谨指出，在过去的六年中加拿大在发展国际地震资料交流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这一工作是地震专家特设小组的首要职责。在今后的数月里，加拿大将能够和那些已经在临时性基础上交换资料的国家一起工作。这样，我们将成为从一开始就进行决定性的资料交流工作的又一名成员。我们认为这样的交流工作能够并且应该在缔结全面禁试条约之前予以实施。

一段时间以来，国际社会对外层空间军备竞赛的威胁感到关切。的确，联合国大会已承认裁军谈判委员会有解决这一问题的责任。我们认为，作为开端，委员会应设法确定这一问题的范围。为此目的，我们愿积极参加本届夏季会议期间各种有关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问题的审议工作。

我已挑出了上述项目，作为在短暂的夏季会议期间委员会应着手解决的重要项目。的确，在我们的议程上还有其他的项目。尽管我们的时间如此短促，但是在那些余下的项目中最重要的一项是关于裁军谈判委员会的组织和成员问题的。本机构的工作是否能够有效进行面临考验。有人争辩说有必要审查一下我们的工作方法，我们同意他们的意见。我们应寻找就这些问题的解决办法达成协议，这样不仅有益于作为多边谈判机构的裁军谈判委员会，而且也有益于解决我们所面临的各项实质性任务。

我认为若在本委员会中反复详细地谈论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的缺点，那是既不妥当也无成效的。我在今天开始发言时就说过我们应该朝前看。制定出具体和实际的步骤是本委员会可重新肯定其致力于军备控制和裁军进程并不辜负国际社会对其信

(麦克费尔先生，加拿大)

任的最好方法。在我们的面前确实有各种机会。让我们抓住这些机会吧。

主席：(迈纳先生、肯尼亚)：感谢加拿大代表的发言以及他对主席所说的一番友好的话。现在我请尊敬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代表伊斯拉耶利安大使发言。

伊斯拉耶利安先生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主席先生，苏联代表团高兴地欢迎你这位肯尼亚代表担任裁军谈判委员会的主席。主席先生，你可以相信，苏联代表团将支持你为促进完成委员会担负的任务所作的各种努力。

1982年裁军谈判委员会是在一个重要的时刻恢复其工作的。上个月，第二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特别联大结束了它的工作。这次会议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清楚地表达了国际社会要求和平的愿望，各国人民要求遏制战争恶魔的决心以及要求实现人类希望一个无军备、无战争世界的夙愿。

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在给第二届特别联大的电报中指出：“如果我们要找出什么是最重要、最紧迫的问题，什么是世界上所有各地的人们目前担心的问题，什么是世界上许多国家的政治家和知名人士考虑最多的问题，那就是这样一种关切，即要求制止无休止地集积日新月异的毁灭性的武器，要求保证大大改善国际关系并防止核灾难”。

最近显示出巨大力量的声势浩大的和平和裁军运动难道不是证明了这些话吗？

由于各种热爱和平的力量的强有力的行动，就人民为了消除战争的威胁和遏止军备竞赛的努力而言，第二届特别联大已蔚然成为一件大事。

在这个具有代表性的国际论坛上，防止核战争的问题自始至终一直是大会工作中引起最大兴趣的问题。大会对核战争的威胁表示严重的关注，并强调指出，防止核战争的威胁是“当今最尖锐、最紧迫的任务”。大会在通过的文件中敦促所有国家尽快考虑那些旨在防止核战争的“有关建议”，“以保证人类的生存不致受到危害”。

首先这指的是这样一个建议，根据这一建议，所有核大国应承担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义务。

(伊斯拉耶利安先生，苏联)

苏联已单方面承担这一义务。如果其他核国家跟我们一样，核战争的可能性实际上就会变成零，因为实际上这将等于完全禁止使用核武器。

苏联国家元首的电报乃对就共同冻结核武库以此作为朝向裁减并最终彻底消除核武库的第一步的主张表示了积极的态度。

我们认为，裁军谈判委员会应特别注意这些国际公众深为关心的紧急问题。

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在其决定中一致重申了第一届特别联大《最后文件》的有效性，并重申了其会员国有义务在裁军谈判中尊重《行动纲领》中规定的优先项目。

各位尊敬的代表，这样，具有极重要意义的目标已摆到了裁军谈判委员会面前，因为这是唯一的多边谈判论坛，其目标就是要拟定出限制军备竞赛的具体的国际协定。

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国际社会通过联合国大会已赋予本委员会以愈来愈大的责任。我们应该把大会就解决军备限制和裁军问题上给予我们的推动力变成具体的措施。更需要这样的原因是，国际公众对五年多来裁军谈判委员会只是在清谈而已一事深表忧虑，坦率地说，它没有取得实际的成果。

我们并不是说，现在应调查委员会的工作毫无进展的原因。我们已不至一次地指出，望在这张会议桌旁的代表们经常谈起我们工作停滞不前的原因。长时期以来委员会一直原地踏步，主要的原因是某些国家没有政治意愿采取在有效国际监督下实施军备限制和裁军的真正措施。

这种情况不能再长时间地继续下去了。如果委员会不能在其工作中取得明显的进展，裁军谈判委员会就不可能履行其唯一的裁军谈判机构的义务，并将遭受过去一度存在的其他裁军机构也未能避免的同样的不幸命运。

主席先生，如果我们完全按照联大规定的优先项目行事，那么我们应首先注意停止核军备竞赛和核裁军的问题。

很久以前就急需设立一个讨论委员会议程项目2“停止核军备竞赛和核裁军”的特设工作小组了。在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上，苏联在其题为“避免日益增长的核威胁和遏制军备竞赛”的备忘录中建议拟定、通过并逐步实施一项核裁军方案。该方案的主要脉络已列入该备忘录中。而且，根据许多国家表明的愿望，我们同意，方案的第一阶段应停止生产用于生产各种核武器的裂变材料。苏联愿意在限制和停止核军备竞赛的全局中考虑这一问题。

(伊斯拉耶利安先生，苏联)

全面彻底禁止核武器试验是个非常紧迫的问题。委员会在休会之前就此项目设立了一个特别工作小组，我们希望，该小组应毫不迟延地着手解决一个几乎所有的代表在同意该小组职权范围时都明确地指出的问题，即草拟一项全面彻底禁止核武器试验条约的问题。

根据最近有关美国政府的某些新决定和关于核试验问题的新闻报道，对我们——并且显然对在座的所有的人——来说，重要的是美国代表团应澄清美国的意图，即他们是否愿意草拟这样一份条约。这在很大的程度上将影响委员会成员国对上述工作小组活动的态度。

根据我们以前的决定，化学武器工作小组在委员会全体会议复会之前，已恢复其工作。这表明，委员会非常明白禁止和消除这种最危险之一的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问题的极端重要性。

苏联非常赞成紧急地解决这一重大问题。遵照《1925年日内瓦议定书》的人道目的，苏联从未在任何地方使用过化学武器，也从未将这些武器转移给其他任何人。苏联出于实现全面有效禁止化学武器的愿望，向第二届特别联大提交了一份“禁止发展、生产和储存化学武器并销毁此种武器公约的基本条款”的文件，供大会审议。

我们这份已作为委员会正式文件予以散发的草案是由许多新内容组成的，我们感到非常满意的是，在第二届特别联大以及化学武器小组工作期间，许多国家的代表积极地赞赏苏联草案中的许多规定。

苏联代表团认为，我们已具备一切客观条件，可以在解决禁止和消除化学武器问题方面取得显著的进展。这就是我们认为委员会应在本届会议结束时拟定出一项未来公约的综合草案案文的原因所在。这一案文应包括大家一致同意的条款——我们希望有许多这类条款——以及我们在这一阶段制定公约草案的过程中不能取得一致意见的那些条款。

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问题的重要性并不稍逊。不幸的是，事态的发展表明，外层空间越来越成为军备竞赛的场所。这样，我们就面临着一个紧急的任务，即应毫不迟延地开始草拟一份有关这一问题的国际条约。苏联就此问题的具体建议——禁止在外层空间部署任何类型的武器条约草案——已提交给裁军谈判委员会审议。

(伊斯拉耶利安先生, 苏联)

我们认为, 委员会应设立一个特设工作小组草拟这项条约, 并审议其他旨在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的建议。

苏联代表团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代表团一起曾不止一次地提出具体建议, 禁止发展和生产新型的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及其新系统。我们就这一项目提出的建议既涉及这一整个问题, 也涉及最终禁止新型的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及其新系统的各个具体的方面。当我们眼巴巴地看到新的、越来越尖端的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不断出现的时候, 若对这一问题的重要性还要争论不休, 那将是一个不可原谅的失职。残酷的中子武器已经成为现实, 放射性武器也可能如此。我们要求出席裁军谈判委员会的所有国家的代表团能表现出对这些问题有合乎现实的理解, 并加紧努力, 以便草拟一份相应的禁止这些类型的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国际协定。

你们将会回想起, 在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上, 苏联已经表明, 赞成宣布不为军事用途使用新的发明和科技成果。这是个重大的范围广大的问题, 不是轻易能解决的。但是, 生活本身已经提出了这个问题, 现在该是我们共同想办法解决它的时候了。

现在我谈谈委员会夏季会议的工作安排问题。首先我要说, 由于大家都明白的情况所致, 本期会议将是多年来最短的一期。这一事实决不能减少委员会的责任和所面临的目标的重要性。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应以很高的效率安排我们的工作, 换言之, 不浪费一天、一小时去进行没有必要的程序和安排问题的讨论。

我们应立即解决的大问题是恢复并有效地安排各特设工作小组的工作。为了完全根据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重申的优先项目, 我们的最大注意力应放在禁止化学武器工作小组和禁止核武器试验工作小组。我们希望, 在干练而富有经验的苏伊卡大使的主持下, 化学武器工作小组应在八、九月份加紧其工作, 并且也许要在今年的后几个月里加紧工作。显然, 禁止核武器试验工作小组将在下周开始其工作。我们希望, 尚未解决的那些安排问题将在今后几天的协商过程中加以解决。

我们坚持在主席的主持下进行协商, 以便在夏季会议上设立一个讨论议程项目 2 “停止核军备竞赛和核裁军”的工作小组。

(伊斯拉耶利安先生，苏联)

我们还认为，没有理由拖延解决设立议程项目7“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工作小组的问题。我们认为，该工作小组应在委员会的本期会议期间开始工作。我们再次愿意和其他代表团进行建设性的协商，以便寻求能共同接受的职权范围，并解决其他的安排问题。

关于恢复其他工作小组——禁止放射性武器、加强对无核武器国家的安全保证、综合裁军方案——的工作问题，考虑到时间有限，以及前几年所作的努力中不时出现的相当分歧的意见，我们应在这些工作小组的范围内决定谈判的形式和次数。在这里，我们也再次表示愿意表现出灵活性，我们愿意作一定让步以迎合其他代表团。但是，我们应当反对不必要地重申大家熟知的立场，因为这将纯粹是浪费我们大家极需要的时间。

我们还应考虑一个问题。第二届特别联大坚定地重申了第一届特别联大《最后文件》规定的优先项目。这是出席本委员会所有国家的协商一致意见。优先的问题是草拟一项彻底禁止核武器试验的条约、一项禁止和消除化学武器的公约、一项禁止放射性武器的条约、以及其他旨在遏制军备竞赛。首先是核军备竞赛的一些国际协定。在这一方面，我们认为有必要为完成这些协定的拟订工作规定时间限制。我们极为重视这个问题，并且希望其他那些被联大有关决定所感召的代表团将积极地考虑这一想法。

主席先生，

苏联代表团参加1982年会议的第二期会议是怀着决心要建设地并完全按照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为委员会规定的职权范围就委员会议程中所有项目进行谈判。关于委员会议程中的所有项目，我国代表团都有具体的建议，以便最快地达成相互能接受的协定。

最后，我表示相信，出席裁军谈判委员会的所有代表团都将表现出各自的良好意愿，卓有成效地执行联大以及整个国际社会给委员会的指示——为解决防止核战争威胁以及遏制军备竞赛的问题作出具体的和确实的贡献。

主席：我感谢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代表的发言以及他对我讲的一番友好

(主席)

的话。我现在请尊敬的印度代表温卡特斯瓦朗大使阁下发言。

温卡特斯瓦朗先生(印度)：主席先生，我代表印度代表团向你，友好和不结盟的肯尼亚代表，充任8月份的裁军谈判委员会主席表示欢迎。我们今天是第二届裁军联大特别会议结束以来举行的第一次会议。特别会议未能达成任何实质性的结果，这种彻底失败，给我们在这作为唯一的多边谈判机构里的工作增加了迫切感和重要性。我们希望，在你的英明和经验丰富的领导下，我们能够驱散由于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的失败，而落到国际舞台的某些忧郁和悲观情绪。

我也愿意借此机会向日本的大川大使表示我国代表团的衷心感谢，他作为本委员会四月以来的主席，不仅主持了我们给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准备报告这个关键性阶段的工作，而且还成功地指导了我们就建立核禁试特设工作小组达成一致意见。此外，我也怀着极其愉快的心情热烈欢迎罗马尼亚的达特库大使，印度同罗马尼亚有着亲密和卓有成效的关系。达特库大使的阅历和知识对裁军谈判委员会的工作是很宝贵的。

第二届特别会议未能在上月取得即使最起码的结果一事，是裁军事业的一大挫折。令人感到特别遗憾的是，特别会议的报告可悲地未能公正对待压抑着世界各国人民的对核战争危险日益增长的深刻担忧和焦虑。如果必须弄清为什么特别会议甚至连一个防止核战争可能爆发的措施也没能通过的唯一的最重要原因，那末，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对于最强大的国家来说，与军备积累相联系的，追求政治上和军事上优势的幻想已证明要比它们对国际社会所负有的确保世界和平与安全的特殊责任更为重要。

你们都知道，印度已经使它同载于特别会议报告中的结论一章已没有任何关系。我们这样做是因为我们同意许多联合国的非政府组织和群众运动发表的意见，认为生存不是一个意见一致不一致的问题。在人们对一场灾难性的核战争的普遍不安和忧虑已达到占压倒优势比例的时刻，特别会议却不能提出即使是最起码的措施以恢复希望。现在多边进程的信誉已面临彻底败坏的危险，除非我们裁军谈判委员会的代表能给我们的谈判任务，特别是我们议程上的优先项目的谈判带来新的目的性和迫切感。我们完全有理由对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的失败感到失望，但我们也不应对

(温卡特斯瓦朗先生，印度)

我们的努力失去信心。

今年的裁军谈判委员会夏季会议只有六到七个星期。因此有必要仔细地选择我们的方案并把注意力集中在最重要的优先领域。我们高兴地注意到，自7月20日开会以来的化学武器特设工作小组在波兰大使苏伊卡的强有力的领导下，通过对各种有希望达成妥协的方案的探索，终于进入了协调分歧立场的关键性进程。该工作小组这一阶段的工作恐怕是最关键的，同时也是最困难的了。它需要深入细致的工作和富有想象力的外交技术。因此，给予该特设工作小组以推进工作的最大范围，使化学武器公约越来越接近实现，这是适当的，也是重要的。

不用说，新近建立的关于核禁试的特设工作小组也将是一个重要的优先领域。自从《部分禁试条约》缔结，由缔约国承担义务尽早谈判一项全面禁止核武器试验条约以来，已经将近二十年了国际社会对继续拖延缔结一项核禁试条约感到不耐烦是理所当然的。因此，我们再也不能浪费时间了。我们相信，在我们今年可以利用的时间之内，该工作小组将能够履行它的有限职责，就有关核禁试的核查的问题，从我们所掌握的资料中明确地作出选择。在这方面，地震专家小组的详细和面向谈判的报告对裁军谈判委员会是有益的。在我们今年工作成果所得出的结论的基础上，我们应该能在明年早些时候着手起草一项核禁试条约案文的实际工作。

第三个大家关心的重要领域就是防止外层空间的军备竞赛。这个问题与核裁军，其中包括防止核战争的问题是有密切联系的。因此，对这一项同进行彻底审议是十分重要的，特别是考虑到外层空间技术最近的发展情况，其中有许多是具有深远和重大军事含意的。我国代表团对待这个问题准备采取灵活的态度。例如，我们可以建立一个关于外层空间的特设工作小组，这个小组首先可以确定裁军谈判委员会的谈判将包括的问题范围和确切领域。我们也可以探讨某些空间技术的最新发展对核军备限制和裁军以及对防止核战争所包含的意义。在我国代表团看来，就禁止发展、试验和部署反卫星武器协定进行谈判是一个良好的开端，尽管必须明确取得谅解的是，应该紧跟着采取其他广泛的措施，这些措施将包括在外层空间禁止发展、试验和部署任何武器的问题。

裁军谈判委员会可以切实进行效劳，如果它能向联大建议，在谈判这一领域的具体措施之前，联大应通过一项决议，宣布外层空间是人类共同财产，将专门用

(温卡特斯瓦朗先生，印度)

于和平的目的。

我在发言一开始就说过，特别会议已证明是完全失败的，主要因为它甚至没能产生一个起码的措施来防止核战争，这种战争的前景正威胁着我们这一代人以及今后几代人。凡是特别会议所没能做到的事情，裁军谈判委员会一定要努力进行补救。在成为核裁军的多边谈判的主要论题的一些具体问题上我们之间肯定存在着分歧。但是，我相信在共同决心防止核战争的爆发这个问题上，我们大家的意见是一致的。若干国家，包括所有核武器国家，为响应1981年12月9日题为“防止核战争”的第36/81号决议案已经把它们对防止核战争问题的意见提交联合国秘书长。这些答复所包含的对这个问题的某些宝贵意见和建议，已被普遍公认为具有最大的重要性。例如，载于第A/S-12/11/Add.4号文件的美国的答复指出：“没有比防止核战争更重要的目标”。苏联的领导人同样地一再强调要采取措施避免一场核灾难。其他核国家和无核国家也都认识到有必要采取具体和有效措施来减少爆发核战争的危险。大家还承认不论是武器国家还是无核武器国家在这方面都负有责任。就是为了这个原因，所有在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上谈判没有取得结果的《综合裁军方案》草案中，在“避免使用核武器”条款中的下列措施，没有标上括号：

“在这一方面，应澄清核武器国家和无核武器国家在防止核战争的爆发方面各自的作用，特别是防止由于意外事件、估计错误或联系失灵而触发战争方面各自的作用。

裁军谈判委员会负有明确的责任，在实现核裁军之前就防止核战争的措施问题，加紧进行谈判。由于一场核战争对核武器国家和无核武器国家，交战国和非交战国都有影响，所以防止核战争也十分明显地是一个直接有关的许多国家共同关切的问题。因此，我强烈要求，裁军谈判委员会应立即就我们的议程项目2建立一个特设工作小组，作为第一步，就防止核战争的具体措施进行谈判。工作小组可以把秘书长收到的、响应第36/81B号决议的答复，以及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就这一问题的讨论作为它的工作基础，在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上，各国在这方面提出了各种倡议和建议。工作小组也可以象在《综合裁军方案》草案中所指出的那样，明确核武器国家和无核武器国家各自在这方面的作用。如果在夏季会议结束时，裁军谈判委员会能够对这个在全世界各国人民中间引起这么大的忧虑和深刻担心的问题，作出

(温卡特斯瓦朗先生, 印度)

少量具体的和切实可行的建议, 也就足以证明它的存在是必要的, 并能恢复国际社会对它的信任。

为此, 我请求主席先生把关于就停止核军备竞赛和核裁军建立一个特设工作小组的建议提交委员会, 以便早日作出决定, 我们就可以立即着手工作。

这些就是我们在1982届第二期会议可以利用的有限的时间内必须集中注意的方面。至于其他议程项目的情况又是怎样呢?

令人深感遗憾的是尽管不结盟国家表现了妥协和灵活的精神, 我们还是没能在第二届裁军特别会议上达成一项可靠的和有意义的《综合裁军方案》。关于对这一失败负有责任的一些因素, 大家都是清楚的, 我不想在这里多说。但是, 必须指出的是, 一项《综合裁军方案》如果没有裁军的明确和具体的措施, 没有毫不含糊的优先次序, (至少应对它的实施规定指示性时限, 以及各国承担可靠的义务) 那就毫无意义。事实上, 一项可靠的《综合裁军方案》的这些最低要求都是以第一届裁军特别会议通过的《最后文件》为基础的, 该文件是一致通过的。因此, 我们不能同意从该文件有任何后退。如果有人想要背离他们自己仅仅几年以前所同意的立场, 他们就必须对他们的行动负完全的责任。无论如何, 根据我们在第二届裁军特别会议的经验, 我们认为明显的是, 为了去掉从纽约现在又返回我们手里的案文上的括号而马上进行另一轮谈判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我们必须考虑我们迄今就这一整个问题所采取的做法, 也许需要准备探索新的达成一致意见的基础。我们的看法是, 不要试图起草一份《综合裁军方案》, 它的性质和地位现在看来是模糊不清的, 我们还是应该回到谈判一项全面彻底裁军条约的最初目标。印度总理在她致第二届裁军特别会议的贺词中曾经指出, 我在这里引述如下: “裁军谈判必须重新回到商定的时限范围内达成一项全面彻底裁军条约的任务, 就象美国和苏联在六十年代初期就商定的原则和条约草案中所讨论的那样。尽管这里所牵涉的问题已变得复杂的多, 但当时制定的基本方案和原则还是可以为有意义的谈判提供一个基础”。

只有一项全面彻底裁军条约才能解决关于措施的执行, 各国所将承担的义务的性质, 以及全面彻底裁军的目标有待实现的时限等问题。它也将解决有效的国际核查监督问题, 以确保遵守各国为实现裁军而承担的义务。

(温卡特斯瓦朗先生, 印度)

我愿意在这里回顾一下《最后文件》第38段, 它明确要求就一项全面彻底裁军的条约进行谈判。该段称:

“部分裁军措施的谈判应与较全面措施的谈判同时进行, 并且跟随着就应当进行导致有效国际监督下全面彻底裁军的条约的谈判”。

在上述基础上, 我们的具体建议是, 裁军谈判委员会应就这样一项条约开始进行工作, 并将达成的结果向第38届联合国大会汇报。

在春季会议期间, 很清楚, 消极安全保证和放射性武器这两个工作小组都在谈判过程中明显地陷入僵局。在这次会议期间我们可以利用的有限时间内, 我们希望工作小组的各个主席可以进行非正式的协商, 特别是同最直接有关的各国代表团进行协商, 而不是召开工作小组的例行会议, 以便寻求可能导致妥协解决的方案。我们的经验是, 在处于僵局状态时, 小组举行会议的结果只能是重申立场, 而有时甚至坚持立场。最好是避免这样的事态发展。

在结束我的发言以前, 请允许我介绍一下载有《禁止使用核武器公约》草案案文的1982年7月23日第CD/295号文件, 它是印度在第二届裁军特别会议上提交的。该公约草案旨在为不结盟国家要求在核裁军以前禁止使用核武器的长期建议提供一个具体和实际的基础。我们不必叙述缔结这样一个公约的道理, 这是不言自明的。无论在日内瓦还是在纽约, 我国代表团已经多次发言说明这样一项措施的正确性, 这里的各国代表团对在这一问题上提出的论点都是很熟悉的。我们曾经希望, 为了对一切可能的核屠杀的日益增长的危险所引起的广泛和愈益严重的焦虑和担心作出反应, 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本来应该达成一致意见, 在实现核裁军以前, 立即禁止使用核武器。不幸的是, 事实证明这已没有可能。我们深信, 出席裁军谈判委员会的各国代表团现在会认真考虑印度提出的草案并对该草案的内容作出反应。因为它是作为草案提出来的, 我们当然愿意考虑对此提出的任何合理的修正和修改意见。我愿意说明我们提出这一公约草案的目的是为防止核战争的事业服务, 为人类生存事业服务, 别无其他目的。因此那些不同意我们的建议的人至少并乐意就所牵涉的问题进行有意义的辩论, 而不要象某些代表团在第二届裁军特别会议上所做的那样, 试图立即予以拒绝。我们随时都愿意回答问题并消除各国代表团对草案的案草可能产生的任何疑虑。

(温卡特斯瓦朗先生，印度)

印度一贯积极和认真地努力工作以促进裁军事业。推动我们为裁军工作的不仅是理想主义。在核武器时代，对于作为一个国家的印度以及对于我们这里作为世界大家庭成员的所有的国家来说，裁军已经成为确保我们生存的实际问题了。我们都要为各自的具体的国家利益效劳。但是我们也应该敏锐地意识到这样的事实——在今天这个相互依赖的世界里，没有一个国家能逃脱由于核武器存在所强加给我们的共同命运。正如印度总理在她给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的贺词中所提出的，我引述如下：“在一场战争中，压倒一切的想法就是获胜。难道我们不该为和平做得更多吗？”

印度代表团向你保证，它将永远为通过裁军寻求和平与安全而尽职尽责，在为时还不太晚的时刻，把世界从核灾难的边缘拉回来，这种和平现在要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绝对迫切需要了。

主席（肯尼亚迈纳先生）：感谢印度代表的发言和他对主席所说的友好的话。现在请尊敬的巴西代表德索萨·埃·席尔瓦大使发言。

德索萨·埃·席尔瓦先生（巴西）：我国代表团很高兴地欢迎你在八月份期间担任裁军谈判委员会的主席。在你履行各项职责时你可以期待巴西代表团的充分合作。我相信，在你担任主席期间，本委员会将通过所作的努力，取得实质性的进展。

裁军领域内的这个唯一的多边谈判机构又一次在日内瓦举行会议恢复工作。然而，在这次会议上各国代表团仍然在沉思第二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特别会议的令人忧郁的成果。该特别会议，正如我们尖锐地意识到的那样，并没有就向它提出的实质性问题达成任何协议。国际舆论曾以强烈的兴趣注视着纽约会议进行的情况，并且当然会从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未能实现它所提出的期望中得出符合逻辑的结论。不论有多少虔诚的遗憾的表示，掩饰不住这个赤裸裸的事实：第二届特别会议没有完成它的任务，因为自从第一届特别会议以来的四年期间，以及在第二届会议的日常工作进程中，核武器国家的政策全盘忽视了对1978年的最后文件，以及履行其

(德索萨·埃·席尔瓦先生, 巴西)

行动纲领的承诺。

在第二届特别会议的筹备阶段, 巴西代表团曾一再告诫, 要提防增长着的冲淡最后文件规定的各项原则和优先事项的倾向。去年十月, 当筹备委员会的第三届会议的报告通过时, 我曾表示过, 如果对于应该致力解决的实质性问题没有进行充分准备的话, 我们对于举行一次裁军特别会议成功的机会和用处表示怀疑。当时我说, “有些代表团对于接受以前一致同意的语言提出了困难”, 以及“我国代表团认为这种对于仅仅四年前所接受的承诺的抵赖是一种扰乱人心的作法”。我结束发言时曾说, 在筹备第二届裁军特别会议的过程中, 如果不对实质性方面进行严肃的讨论, 那么会议成功的机会“就会变得如此渺茫以致我们有理由问自己, 这次会议到底该不该召开”。

然而, 第二届特别会议确实举行了, 并且可以称之为它唯一的实质性成就的是, 通过了一份文件, 其中对第一届特别会议的最后文件的有效性作了“一致的”和“明确的”重申, 以及所有成员国都重新保证尊重业经商定的优先次序。

在通过第二届特别会议的报告时, 我国代表团说明它的理解是这种重申等于是重作一个承诺: 立即开始就停止核武器试验和核裁军的措施这些优先事项进行多边谈判。裁军谈判委员会的本届会议是证实各成员国是否准备忠于它们所作的要尊重其承诺的意向的一个适当的时机。如我刚才所说的, 第二届特别会议的失败应归咎于从这种承诺后退的倾向。一些核武器国家所声称的政策与这些承诺之间存在的矛盾甚至更加令人不安。然而, 这些承诺是在特别会议结束时正式加以重申的。因此, 裁军多边机构, 包括这个委员会在内的可信性和效用取决于这些国家将选择遵循的行动方针。世界各国政府以及国际舆论将密切地注视这些国家在本届裁军谈判委员会夏季会议期间的态度和立场。

现在请允许我转到摆在我们面前的组织工作中的一些需及时解决问题, 我国代表团希望能够迅速地处理掉这些问题, 以便本委员会能够用这个短暂会期的大部分时间致力于委托给它的实质性工作。

(德索萨·埃·席尔瓦先生，巴西)

上届会议时我们有四个工作小组的工作，它们是：综合裁军方案、放射性武器、消极安全保证和化学武器。后者已经于7月20日恢复其工作，并应该继续工作到本委员会的1982年会议结束为止。至于综合裁军方案，第二届特别会议决定，本委员会应继续努力，达成一项可以提交给联大第38届例会的草案。鉴于在日内瓦和纽约就综合裁军方案所进行的详尽和无结论的讨论的经验，以及考虑到即将来到的第37届联大，我国代表团相信，我们大家能有一段时间就综合裁军方案的自由选择进行考虑，这将会有好处。因此，委员会也许可以决定综合裁军方案工作小组在明年一月的某个时候，在计划召开本委员会的1983年会议的前几周开始工作。

关于放射性武器工作小组和消极安全保证工作小组，今年四月通过的委员会的特别报告明确地说明，在达成协议的道路上的各种困难，目前不可能在委员会审议过程中解决。在消极保证方面要想取得进展最终取决于核武器国家在安全观念方面的进展，以及他们对其现行政策给无核武器国家的根本安全利益所带来的影响方面的理解。在第二届特别会议上，苏联和法国政府就消极安全保证有关的各项问题作出了重要的单方面声明。我们认为，这两项声明反映出它们比过去的立场有了进步。其他核武器国家应该透彻地考虑这两项声明，以期推进它们各自就这个问题的立场，以便为多边性的进展提供充分的基础。

至于放射性武器，由于这个问题是非优先项目，以及对建议的条约的范围有争论的性质，本委员会最好不要把不多的宝贵的时间用来进行象春季会议期间的那种毫无成果的努力。

同时，委员会目前面临的问题是需要对其议程上最高优先问题，即核禁试问题加速采取行动，春季会议结束时已就这问题设立了工作小组。为了履行其各项职责，委员会应该着手采取其他一些程序性步骤以便该工作小组能避免不恰当的拖延，立即开始其实质性的工作。

自从第36届联大以来，对于建立一个外层空间非军事化的工作小组问题也提出了一些提案。在委员会的上届会议上，我国代表团对于在我们议程的优先项目尚未达成协议的情况下，来讨论该项问题表示怀疑。然而，全面禁试工作小组的设立和对尊重最后文件的各优先事项所作出的新的承诺，看来为恰当的多边地处理核禁试以及有关停止核军备竞赛和核裁军的问题开辟了前景。如果这一种假设是正确的

(德索萨·埃·席尔瓦先生，巴西)

话，我国代表团将不会拒绝设立一个具有商定的职权范围的外层空间工作小组。

总之，我国代表团建议目前暂时停止消极安全保证和放射性武器工作小组的活动。综合裁军方案工作小组应在明年一月初恢复工作。本届会议期间，委员会全体会议无论是正式的或非正式的，都应特别重视关于议程项目2的讨论，以期就实质性的处理的方式达成协议。21国集团就设立一个核裁军工作小组的提案以及就进一步发展最后文件的第50段中所载各点提出的建议仍然摆在桌面上。与委员会在讨论这些问题的同时，应有三个工作小组进行正常活动：化学武器工作小组和核禁试工作小组都已经设立，新的外层空间工作小组的职权必须予以确定，以便该小组实际上能开始进行实质性工作。

我国代表团深信，就上述方针作出决定将确保我们手头上的短暂的时间得以充分地利用。我们希望主席在与各代表团进行协商后，定能尽快就1982年本届会议的第二期会议的工作安排作出最后的建议。

主席（肯尼亚的迈纳先生）：感谢巴西代表的发言。现在请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尊敬的代表韦格纳大使发言。

韦格纳先生（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谢谢你，主席先生。我国代表团热烈欢迎你这位新任的主席。你在东非和在国外作为你的国家的代表所作的长时间的出色的工作，不断地提高着你作为一名富有经验和熟练的国际行政官和谈判家的声誉。你表现出了你的国家肯尼亚在整个国际社会中对非洲的发展所表现的节制、公正和效能等优良品格。我们现在确信，这在将来也会继续发挥影响的。

我要向即将离任的主席、大川大使表示感谢，我们的确非常感激他在特别困难的时期所进行的出色指导。我们与大家一起高兴地欢迎尊敬的罗马尼亚新任代表达特库大使。

主席先生，由于我们的夏季会议期限短暂，这使我们必须把一般性辩论缩短到最低限度。因此，我的发言将力求简短，并免谈比较一般性的政治见解，而在其他情况下，我们大家都会感到这些政治见解对安排好我们的工作是有用的。

(韦格纳先生，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但是，我要专就7月11日在纽约结束的，从而是紧挨本次会议的第二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联大特别会议作一点简短的回顾性评论。毫无疑问，特别会议在许多方面的成果是不能令人满意的，尽管进行了艰苦工作，投入了大量时间，尽管在其准备工作中，以及在其早期阶段表现出来的集体的良好意愿。对许多人来说，其成果是令人失望的，联邦政府和大家一样对此感到遗憾；而由于联邦政府对确保特别会议取得较高水平的成就作了相当大的努力，它就更加感到遗憾。但是，我国政府认为没有理由为这种形势的发展而沮丧。它宁愿将重点放在重申第一届特别会议的《最后文件》的有效性上，放在确保继续进行世界范围的裁军辩论上，并放在维护一致意见的原则上。它认为，这样特别会议就进一步肯定了一些最重要的原则，使我们能够对国际社会面临的裁军挑战继续作出积极反应。我们大家都知道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的复杂性和多样性：那么也许我们大家都应该承认，由于忘掉了这个复杂性，我们给予特别会议（其谈判的机会是相对短暂的）的任务过于广泛，我们的目标定得太高了。

但是，在第二届裁军特别会议的“结论”中，有许多有用的和积极的成份，而且我们也不应忘记，两个主要大国已经同意，在召开特别会议的同时，开始在战略核领域进行重大的裁军谈判，不应忘记裁减战略武器会谈的首次会议是在特别会议期间举行的，这件事本身就是对未来的鼓舞和推动。

德意志联邦政府决心——根据施密特总理6月14日在联合国的讲话的精神——为裁军目标积极努力地工作，并作出尽可能具体的贡献。

在这个被缩短了会议期间，还要求我们以最合理和最经济的方式来处理具体问题。由于我们议程上的所有题目都要在全体会议上进行详细讨论，我不打算现在对它们——发表意见。我只想谈谈那些我国代表团认为特别有可能在本届会议上取得进展的项目和具有特别优先地位的项目。

化学武器小组已经及早作出了有指望的良好开端。在本届会议结束时它很可能成为一个会议开得最多的工作单位。这完全符合我国代表团的意愿。全面禁止化学

(韦格纳先生，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武器的项目在我们的单子中占有最高的优先位置，而且，我国代表团很受鼓舞地注意到，在第二届特别会议期间所作的一些声明——主要由苏联代表团所作的声明——的基础上使委员会在这个领域的工作出现了新的前景。对这些前景必须仔细加以探索，而且必须以许多国家在以前各届会议上提出的要求，特别是在核查领域提出的要求来衡量。尽管总的说来我国代表团欢迎苏联新建议的提出，我们感到可能仍有相当大的缺欠，主要是关于定期的必须履行的现场视察的范围，以及还需要在未来的化学武器公约中载入一项正式的契约性的义务，即如提出了违反公约的指控并正式提出了进行这种视察的要求则所有国家都要接受现场视察。为了更清楚地理解苏联建议的意义，我国代表团以工作文件的形式提出了若干细节问题。我们期待着苏联方面的答复，并予先表示感谢。化学武器工作小组已经以相当大的势头和速度开始了它的工作，这个势头应予以保持。

我国代表团认为，十分必要的是核禁试工作小组在有力的领导下应迅速开始工作，并且借助妥善安排的工作计划和在最大程度的技术上和政治上的专门知识，经委员会于4月份所商定的小组的职权范围的潜力，应加以充分利用。我国代表团特别关心地看到这个小组的工作现实地开展起来，考虑到所有参加国的现在准备前进的愿望和能力，这也意味着，工作小组不轻视渐进的原则，并在果实成熟的时候，进行收获，尽管可能有些人认为这个收获是有限的——它期望新的季节里结出更多的，也许是更可口的果实。

综合裁军方案回到了我们的议程项目单子上。我国代表团在特别会议之前和期间都曾经试图对综合裁军方案作出尽可能大的贡献。因此，我们对在纽约未能取得更实质性的进展而特别感到悲哀。然而，特别会议期间对综合裁军方案各个部分的透彻的处理带来了不应低估的中级成果，当然对方案必须和能够达到什么目标带来了更好的理解。将本届会议的大部分时间用于促进综合裁军方案的正式谈判也许意义不大，但是，考虑到我们所规定的完成这件工作的1983年最后限期，各代表团现在就必须仔细地分析六月份和七月份的谈判成果，在此基础上，也许在非正式交

(肯格纳先生：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换意见的范围内，思考一系列新的谈判应如何开始和何时开始。在特别会议的最后阶段，我国代表团曾有机会建议：我们还可望重新考虑综合裁军方案的方法和结构。

作为放射性武器小组的主席，我充分意识到在顺利恢复和结束该小组的谈判的道路上所存在的困难。在这个时候，各代表团对其提供给谈判者的选择要有非常明确的见解，看来是重要的。我已按这种理解向各代表团的团长写了信，希望不久就能根据对这封信的反应，着手进行一些非正式的协商，然后召开工作小组新的正式会议，假如任何这种会议要召开的话。

委员会要求其成员结构向联大第37届例会提出报告，并且必须处理许多有创见的有关调整其工作的建议。我国代表团愿看到非正式全体会议及早召开，以处理这些重要的议题。迫切需要有一个更合理的工作结构，着手更好地节约其时间。我国代表团渴望赞同任何在此方面有分量的有益建议。

向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提出的召开延长的不间断的委员会年会的建议，对我国代表团具有吸引力，并明显地具有实际价值。但是，不应切断日内瓦和纽约举行的多边裁军会议之间的个人联系。我们认为，应这样来安排委员会的未来工作——驻日内瓦各代表团可继续对联大第一委员会的活动作出其全面贡献，并且，假如也许是在较小程度上，也可继续对联合国裁军审议委员会的工作作出全面贡献。

我们赞同有限地扩大委员会的成员，以便提高委员会的有效性，并敦促根据坚定的、客观的标准，毫不拖延地，决定出这种扩大的原则和百分比，不去理会或是随便议论候选国的名字。在这些标准中间，是有特别重要意义的是，各个国家在其以前的认真工作的基础上能够对我们委员会作出贡献。

主席先生，我国代表团热切希望委员会能尽早地开始具体工作，并保证给予你充分的合作。

主席（肯尼亚的迈纳先生）：谢谢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代表的发言及他对主席所讲的一番友好的话。

(韦格纳先生，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今天上午会议的时间已经用完。如无反对意见，我建议全体会议暂停，下午继续开会。届时我们将听取发言名单上最后一个发言。然后，我将立即召开委员会的非正式会议，考虑工作安排。如无反对意见，我们就将照此安排进行。在休会前，我要代加拿大的斯金纳先生——他是化学武器工作小组的一个接触小组的协调员——宣布：该接触小组将于今天下午委员会全体会议之后，在1号会议室，立即开会。现在休会。

下午1时零5分会议暂停，下午3时30分复会

主席：裁军谈判委员会第175次全体会议现在复会。正如今天上午大家一致同意的，委员会现在将听取登记在今天全会上发言的最后一位代表的发言。

现在我请尊敬的瑞典代表图尔森夫人发言。

图尔森夫人（瑞典）：首先我怀着极其愉快的心情祝贺你在八月份担任裁军谈判委员会主席这一重要职务。在你履行这一职务期间，瑞典代表团当然会给予全力支持。我们相信，你将以我们大家一贯期望的出色才干履行这一职务。

我还愿感谢今天上午你对我所说的一番友好的欢迎词。

我国代表团还愿热烈感谢日本代表大川大使，他不仅在四月份，而且在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的会下，都出色地履行了委员会主席这一繁重的职务。我还愿欢迎罗马尼亚代表达特库大使，多年来他是我在联合国第一委员会中的老朋友。

瑞典代表团非常高兴地看到今年的裁军同伴们在会议厅里和我们一起开会，在此我们愿对他们表示欢迎。

我们这个40国俱乐部再次相聚一堂，通过我们各国在联合国大会上的投票表决，我们决心要成功地进行多边裁军谈判。和四月底休会时相比，我们是否怀着对现状更为乐意和更为满意的心情再次相会呢？

在从休会之日起到今天的这段时间内召开了联合国大会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我认为任何致力于裁军事业的人都愿同意我的意见，即我们的处境并不胜过三个月

(图尔森夫人, 瑞典)

前。此外,今天的另一看法是,那些真正致力于裁军并把其作为这一代人的唯一事业的政府——瑞典政府就是其中之一——在纽约的五周会议之后必须加倍努力,以便在不远的将来在裁军谈判中取得决定性的突破。否则,结果只能是一个。我们承认,存在着各种困难和障碍,甚至还有人反对裁军,所有这些使得人们很难取得成果。在六、七月份,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召开的令人难忘的五周时间内,我们经历了所有这一切。我们应对自从四月底裁军谈判委员会休会以来所发生的事情作出什么评价呢?

在纽约渡过的几周是令人感到痛苦和苦恼的几周。最后在7月10日星期六,我们听取了一长串的发言,发言者都想对那几周会议如此糟糕的原因发表最后的看法。

的确,可以对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发表很多消极的看法。但是我认为,重要的是要强调指出很多已经发生的事情和没有发生的事情本来都是可以在事先预料到的。让我们回想一下,四年前第一届裁军特别联大经受了严峻的考验并且几乎遭致失败,会议用了六周工作时间才最后通过了一份《最后文件》。这份文件被称为是具有历史意义的文件,而且完全是当之无愧的。当时的国际关系,特别是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关系比现在好得多。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所面临的任务是在五周时间内设法成功地解决两个主要问题,而这两个问题的规模如此之大,所包含的组成成份如此复杂,它们已辩论和谈判历若干年,所以本应当需要无比的信任、信心和诚意才能应付得了。众所周知,在目前的情况下,情况并不是这样的。可把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所面临的任务比作是联合国要求两个超级大国在一夜之间改变其基本的战略思想。

因此,根本不存在胜过1978年《最后文件》的必要先决条件。但是,我认为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做了四件事。

第一,会议协商一致通过了一份最后文件,在文件的最后部分中载有10段政治结论。

第二,会议通过了在会议开幕时庄严发起的世界裁军运动的方针。

第三,会议像催化剂一样,使不仅在纽约而且也在任何可自由发表意见的地方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给人留下最深刻印象的自由群众运动。

(图尔森夫人·瑞典)

第四，会议把其议程上的项目提交给即将召开的联合国届会，以及如果必要的话提交给尔后的会议，以确保继续审议这些项目。没有任何提案遭致最后的否决。

我愿再进一步谈谈其中的一些成果。

最后文件不是一份坏文件。相反，这份文件在目前情况下是一份非常好的文件。文件以明确的政治术语阐述了过去四年的历史。此外，文件中还载有就各主要军事强国直至最后一刻还在那儿争吵不休的问题所协商一致而通过的声明。鉴于有迹象表明某些军事强国并不坚定地忠于1978年《最后文件》，因此更具有重要意义的是，所有成员国都明确地一致重申这份文件的有效性，并保证在裁军谈判中遵守《行动纲领》中规定的优先项目。

极其遗憾的是，我将不得不用几分钟的时间非常悲观地再谈谈这一特别的问题。这是因为在为时五周的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期间极为明显地出现了某种情况，但这并非是一种新的现象。我将简单地谈谈这个问题，因为这个问题无疑是迄今为止多边裁军谈判失败的主要原因。大家都可以猜到，我所指的是超级大国对这些谈判的态度，多年来它们通过各种玩忽和破坏政策阻止我们取得进展；它们喜欢关起门来进行秘密的双边会谈，否认这一多边机构有权和有责任就其议程中的最优先项目进行谈判；它们虽没有在法律上却在政治上无视联合国具有约束力的、它们自己投票赞成的各项决议；它们的一举一动表示出它们不把周围的世界放在眼里。

我认为，迄今为止在核时代的裁军谈判领域中所发生的和没有发生的一切都证明这些国家缺乏洞察力和魄力。我将援引里根总统给美国出席6月29日在日内瓦召开的削减战略武器会谈代表团团长罗尼将军的信中的一句话，以此作为一个小小的列证：

“作为世界上的两个主要核国家，美国和苏联在结束核武库威胁和变核武库为保护和平的工具的伟大任务中是人类的托管人。”

我愿由衷地说，根据它们到目前为此在加剧核军备竞赛方面的表现，世界各国人民大多数都极端不信任这些自封的“人类的托管人”。我们有权做平等的伙伴，因为有两个原因：

1. 核武器国家已表明它们无法从道义上和政治上难以克服的困境中摆脱出来。

(图尔森夫人, 瑞典)

2. 所有的国家, 不论是核武器国家还是无核国家, 不论是军事上结盟的国家、中立国家还是不结盟国家, 在可能发生的核灾难中享有共同的命运。

多年来我们已目睹而在最近召开的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会议上我们又目睹了超级大国的各项故意阻碍进展的政策。在这种情况下, 当我在听到美国代表在会议最后一天的发言时我简直不能相信我的耳朵。他说:

“美国对自己在裁军方面的记录感到自豪”

我也不能同意苏联驻联合国大使的立场。他在同一场合谈到各社会主义国家代表团采取了富有建设性的态度, 并且进一步阐述说它们的立场符合全世界绝大多数国家和人民的愿望。在评价超级大国的表现时, 当然要根据它们的行动而不是言论。苏联的行动同其在联合国的言论正好相反。

超级大国的顽固立场有一个突出的例证, 在这一具体问题上主要是指美国, 指它在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召开前后和会议期间, 在联合王国的邦腔下在全面禁试条约方面的表现。而禁试问题理所当然地被人们看成是裁军中的关键问题, 因此该问题是我们议程中最优先的项目。众所周知, 这一关键问题具有悲剧性的历史。迄今为止, 力求使真正谈判得以开始的一切努力都告无效。同时, 在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上仍然存在阻力, 阻碍了旨在使这已经是冲淡到最低限度的案文获得通过的种种努力。制造阻力的国家在会议上所说的诋毁全面禁试条约功效的发言使我们怀疑它们最近同意在本委员会的一个工作小组内开始全面禁试讨论是否出于真心诚意。

当然还要再次指出, 在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上, 即使这些国家也同意了通过最后文件的协商一致的决定。最后文件在第62段中说:

“全体会员国一致地, 明确地重申第十届特别联大《最后文件》的有效性, 以及象在《行动纲领》中所一致同意的那样庄严地忠于这一文件并保证在裁军谈判中尊重各优先项目, 这使大会感到鼓舞。”

然而两周之前, 即在它们在联合国对这一协商一致文件表示支持的十天之后, 里根政府却决定在签订部分禁试条约19年之后不再恢复全面禁试的三边谈判。这是一条重大消息。问题倒不在于我们特别需要这一三边会谈, 它只不过是为本机构中就最优先项目进行多边谈判作准备工作而已。问题在于美国做出这一决

(图尔森夫人, 瑞典)

定的意思似乎是要把认真审议全面禁试条约推迟到遥远的将来。

也许我们不应感到意外, 因为我们已经得到了事先的招呼, 例如, 2月9日美国军备控制和裁军署署长尤金·罗斯托博士就在这一会议厅里所作的令人难忘的发言。他当时说在最终应该禁止试验这一点上不存在争论, 他说“全面禁止核试验是美国的军备控制全部长期目标中的一个组成部分”。但是他还说了一些更为令人震惊的话。我再次援引他的话:

“限制试验的问题必然要在核问题的广泛范畴内加以考虑。”

把全面禁试同“核问题的广泛范畴”混为一谈, 这怎么能与美国对全面禁试条约所作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承诺相一致呢? 在1963年的《部分禁试条约》的序言部分第二段中, 各缔约国保证谋求“永远不再进行一切核武器试验爆炸”, 这一保证在1968年的《不扩散条约》中得到了重申。

在美国签署和批准的所有这些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文件中, 没有任何条款把全面禁试条约同“核问题的广泛范畴”连系在一起。相反却清楚地说明要根据该条约本身的是非功过来谋求一项全面禁试条约。美国并没有废除这些序言段落。但是根据它们最近的行动, 难道我们不应得出这样一个结论, 即美国并不想要一项全面禁试条约, 它想通过继续进行核试验来继续进行害人的核军备竞赛? 但美国是否愿意陷入一种将被指责为违反了其自愿参加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承诺的局面?

1963年当参议院以80票比19票批准了《部分禁试条约》从而作出这些承诺时, 已故的参议院共和党领袖埃弗雷特·M·德克森说:

“我不愿在我的墓碑上写上这样的话: ‘他知道在广岛所发生的一切, 但是他没有率先采取行动。’”

看来将在遥远的将来才有下一步行动。应对这一憾事负责的人, 其墓碑上将写上什么话呢?

我愿强调指出, 根据瑞典的一贯立场, 我们认为一项, 全面禁试条约仍具有充分的重要意义, 它不反是减缓或停止核武器扩散的一种手段, 而且还是核国家对最终开创一个相互遏制核武器的时代可能发生兴趣的一种体现。

(图尔森夫人, 瑞典)

我们还认为, 目标是而且必须是实现无限期的全面禁试。 虽然我们对必须被称为暂禁的有限期禁试表示支持, 但是我们认为这只是促进就严格国际核查下的长期的全面禁试条约进行谈判的手段。 在这方面, 瑞典不相信把 1974 年缔结的、但尚未获得美、苏批准的那种级限禁试条约国际化的作法。 这种条约并不能限制大家所担心的核军备横向扩散, 这种条约根本不会影响到发达的核国家, 它们可以——可能是长期的——在被允许的很高级限内, 继续加紧发展核武器并使这一发展合法化。 这种条约等于是为无限制试验放烟幕。 我强调指出这一点, 因为我知道里根总统最近的行动是要对这一条约作一些改动, 以便在违反条约限度的情况下进一步加强对自己的保护。 这只能说是在寻求某些军备管制措施方面装出一些热情, 而在实际上, 根本不存在什么热情。

应充分利用现已设立的工作组, 对全面禁试条约的各个有关方面进行调查。 因此, 裁军谈判委员会应铭记, 地震专家小组在各重要方面的工作将会协助和支持这一工作小组的各种活动。 在这方面, 我还要强调指出, 最好允许该专家小组审议已有的获致最先进数据和分析数据的方法并就此提出报告, 并扩大该小组调查核查禁试新方法的可能性, 如通过侦察和测量大气中的放射性。

当全面禁试条约工作小组开始工作时, 瑞典愿在适当的时候重新介绍其于 1977 年提出的全面禁试条约草案中的有关部分, 以及考虑到从那时起的各种发展和在工作小组中发表的各种意见而提出的新的部份, 以便向裁军谈判委员会提出一份全面的、适时的全面禁试条约的草案。

鉴于裁军谈判委员会本届会议的时间短暂, 因此可能只能就另一个有关化学武器的优先项目取得一些有限的进展, 在过去两年中已在这一问题上作了大量有益的工作。 至于需要有一些新的政治信号, 我们相当感兴趣地注意到苏联在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上向联合国大会提出的一份公约草案的概要。 这份概要似乎包括或反映了在本委员会中讨论的一些问题, 因此我们希望它代表了对棘手的问题进行谈判的真诚愿望, 而不仅仅是为了从政治考虑来对付另一超级大国在化学武器领域中的某些意向。 我们期待着在化学武器工作小组中更加具体地讨论这些问题。

(图尔森夫人，瑞典)

我国代表团认为，尽管化学武器领域本身是复杂的，但它仍是有希望达成协议的谈判领域。本委员会和化学武器工作小组必须充分地利用这一机会。显然，这需要超级大国在委员会中以及通过恢复双边谈判给予积极的合作。我们准备竭尽全力为解决各种悬而未决的问题作出贡献。我们不会反对在委员会所安排的工作时间之外继续工作，如果这有助于取得决定性进展的话。

我愿再简单谈谈已被重申为唯一的多边裁军谈判机构的裁军谈判委员会的各项程序和活动。瑞典认为，我们不应使这一问题的讨论发展成为一次长期的程序性辩论，这将使委员会丢失大量宝贵的谈判时间。另一方面，可通过非正式协商导致某些改进和变化是不容否认的。请允许我就此发表下述简单看法：

我们对把这一机构变成常设的、全年开会的谈判论坛持某些怀疑态度。即使是委员会目前的工作量也给我们这样一个发达的和技术上先进的国家所拥有的能力施加了压力。进一步延长工作日程和扩大工作计划很可能会使小型代表团的负担过重，并将只会有利于那些我们有理由怀疑其是否有真诚裁军兴趣的大国或国家集团。

但是，正如我所说的，仍有提高我们的工作效率的余地。譬如，不妨对利用全体会议重复作一般性发言的做法表示怀疑。对分配给工作小组的时间应规定严格得多的优先项目。鉴于另外增加一些会议来对化学武器、全面禁试条约以及可能还有外层空间问题进行谈判的做法似乎是极为可取的，因此我们应对分配给其他工作小组的时间作一些限制，这倒并不是因为它们所处理的问题是属于次要的，而是因为在这些问题上不可能取得结果，除非在意愿或主意方面有所转变。这可在适当的时候通过非正式协商予以确定。

让我再指出瑞典的坚定观点，我们同21国集团的其他很多成员国一致认为，在程序性问题上，不能再允许滥用委员会的协商一致的作用，例如阻碍设立委员会绝大多数成员国要求的工作小组。

关于必须转变意愿和主意，首先是主要军事强国转变其意愿和主意的问题，大家已经谈了很多，并将继续发表很多看法。对于这一转变，我们已经等待很久了。最近我们中的许多人又产生了新的希望，这并不是因为有任何这种转变的迹象，而

(图尔森夫人，瑞典)

是因为出现了一种新的重要的政治力量，即急剧觉醒的公众认识到，如果我们允许世界各国的领导人继续沿着目前的道路走下去，那么这一代人和子孙后代面临的危险将何等巨大。对日益增多的人来说，对日益迅速增多的人来说，这一问题已不再是威慑问题、军事均衡、劣势或优势的问题，它已成了生死存亡的问题。这是人们日益迅速认识到核武器倒底是什么的问题。自从1962年赫尔曼·卡恩出版了他那本众人皆知的书以来，人们第一次考虑了不可思议的问题。其中的一个原因是：他们突然认识到他们必须这样做，因为各军事和政治领导人通过谈论“有控制的核反攻”、“长期的冲突期”，已经使不可思议的事变成可思议了，例如，按照各种核理论的逻辑，核武器正在变成了以使用的了。人们认识到要生存下去就必须中止这种趋势。

最近乔治·凯南把西欧、北美的声势浩大的和有广泛基础的和平群众运动称之为1980年代初期最引人注目的现象，它已对各种事态发展产生了影响。在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期间，上述运动已很为显著，它们在该几周内的活动给人们留下的印象要比大家所能预料的大得多。所有和我一样参加了6月12日那次秩序井然、热情奔放的为数达80万的和平示威的人，都永远不会忘记在争取国家间公正、端庄及和平关系的斗争中每个关心的公民能够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及可继续发挥什么样的作用。绝不允许被某些人称为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的凄惨失败冲淡所有那些抱良好意愿的人形成一个国际裁军选民集团，并且联合起来争取实现一个安全与和平的世界以及改善世界各地人类条件的这样一种迫切需要。

消除人类目前所面临的遭受灭亡的危险，是我们这一代人的任务。几周之前，我聆听了美国一位著名的罗马天主教神甫西奥多·赫斯伯格神甫在谈及这一迫切任务时的一段感人的话，他说：

“我所经历了某种简直象是一次宗教改革的事情。三十年来，面对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极度贫困，我一直致身于设法创建一个较完美的世界，我力求减轻世界的饥饿，反对在国内和全世界那种剥夺人权的作法，抗击危害几亿人口的热带疾病，力求扫除文盲和普及教育。但是我突然认识到，如果我们不消除核威胁，所有这些其他的问题都成了枝节问题，因为地球上将不再会有任何人类，也就无所谓问题了。”

(图尔森夫人，瑞典)

当前世界的这一觉悟被唤醒时，任何主要军事强国的政治领导人都无法抵挡。裁军一定会成为一种逢时的思想。

主席：感谢瑞典代表的发言以及她对主席所说的一番友好的话。

今天的发言到此结束。是否还有其他代表团愿意发言？

在我宣布本次全体会议并宣布召开委员会的一次非正式会议之前，我感通知各成员国：今天秘书处分发了CD/INF.1/Rev.7号文件，题为“供各国代表团参考的关于会议安排和文件的基本资料”。裁军谈判委员会下一次全体会议将于8月5日星期四上午10时30分举行。

现在休会。

下午4时散会。

× × × × ×

第一百七十六次全体会议最后记录

1982年8月5日星期四

上午10时30分在日内瓦万国宫举行

主席：加泰雷·迈纳先生（肯尼亚）

出席者名单

阿尔及利亚:

马提先生

阿根廷:

加西亚·莫里坦先生

澳大利亚:

萨德勒先生

芬德利先生

比利时:

昂克林克斯先生

巴西:

席尔瓦先生

德罗斯·杜亚尔特先生

保加利亚:

索蒂洛夫先生

德扬诺夫先生

普拉莫夫先生

缅甸:

吴貌貌季先生

吴丁觉兰先生

吴丹吞先生

加拿大:

斯金纳先生

戈德罗先生

中国:

田进先生

俞孟嘉先生

王芷芸女士

锁开明先生

古巴:

努涅斯·莫斯科拉先生

捷克斯洛伐克:

维伊沃达先生

斯塔维诺哈先生

齐马先生

伊鲁谢克先生

埃及:

哈桑先生

巴西姆小姐

埃塞俄比亚:

约翰内斯先生

法国:

德拉戈尔斯先生

德博斯先生

库蒂雷先生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赫德尔先生

登布斯基先生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韦格纳先生

克林勒先生

勒尔先生

匈牙利:

科米耶斯先生

加伊达先生

托特先生

印 度:

萨明先生

印度尼西亚:

苏恰斯纳先生

维斯努穆尔蒂先生

达马尼克先生

伊 朗:

意大利:

奥利瓦先生

迪焦万尼先生

日 本:

大川先生

川喜田先生

新井先生

肯尼亚:

加泰雷·迈纳先生

南吉拉先生

基博伊先生

默里先生

墨西哥:

加西亚·罗夫莱斯先生

冈萨雷斯·雷内罗夫人

蒙 古:

额尔德姆比列格先生

包勒德先生

摩洛哥:

什颖比先生

荷 兰:

瓦根马克尔斯先生

尼日利亚:

依朱厄尔先生

阿金桑亚先生

阿奎伊-伊龙西先生

巴基斯坦:

阿赫迈德先生

阿克拉姆先生

阿尔塔夫先生

秘 鲁:

贝纳维德斯先生

波 兰:

苏伊卡先生

罗马尼亚:

达特库先生

梅列斯卡努先生

比基尔先生

斯里兰卡:

贾亚科迪先生

瑞 典:

图尔森夫人

利德戈尔德先生

伯格伦德先生

埃克霍尔姆先生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伊斯拉耶利安先生

哥里亚欣先生

加伊先生

联合王国:

萨默海斯先生

美利坚合众国:

菲尔兹先生

巴斯比先生

科登先生

帕克特先生

委内瑞拉:

罗德里格斯·纳瓦罗先生

南斯拉夫:

弗尔胡奈茨先生

扎伊尔:

奥西尔·格诺克先生

裁军谈判委员会秘书

兼秘书长个人代表:

贾帕尔先生

裁军谈判委员会副秘书长:

贝拉萨德圭先生

主席：我宣布裁军谈判委员会第176次全体会议开始。

在我们听取发言人今天在委员会的讲话之前，我希望委员会通过载于第68/Rev.1号工作文件的工作计划。

经非正式会议交换意见的结果，拨给《综合裁军方案》两天时间。如果没有反对意见，我将认为委员会通过第68/Rev.1号工作文件。

就这样决定。

现在我们开始讨论第69号工作文件¹，载有关于收到希腊请求参加裁军谈判委员会的决定草案。如果没有反对意见，我将认为委员会通过该决定草案。

就这样决定。

下面讨论关于收到爱尔兰请求参加本委员会工作的第70号²工作文件。如果没有反对意见，我将认为委员会通过这一决定草案。

就这样决定。

我建议现在讨论第71号工作文件，载有重新建立《综合裁军方案》特设工作小组的决定草案。我愿意指出，委员会已取得谅解，在第二期的会议期间，这个工作小组将不举行正式会议。但是工作小组的主席将举行非正式的协商或探讨性质的会议。如果没有人反对，我将认为委员会通过基于这一谅解的决定草案。

¹ “应希腊的请求(CD/302)并根据委员会的议事规则第33至35条规定，兹决定邀请希腊代表于1982年参加委员会全体会议和非正式会议关于实质性议程项目的讨论，并参加1982年会议建立的特设工作小组举行的会议”。

“关于委员会1982年会议的议程和它第二期会议的工作计划，已邀请希腊代表在适当时候阐明希腊特别关心的问题”。

² “应爱尔兰的请求(CD/303)并根据委员会的议事规则第33至35条规定，兹决定邀请爱尔兰代表于1982年参加委员会全体会议和非正式会议关于实质性议程项目的讨论，并参加1982年会议建立的特设工作小组的会议”。

“关于委员会1982年会议的议程和它的第二期会议的工作计划，已邀请爱尔兰代表在适当时候阐明爱尔兰特别关心的问题”。

(主席)

我还了解到大家已一致同意，尊敬的墨西哥代表，阿万索·加西亚·罗夫莱斯大使应重新被指令为特设工作小组的主席。

就这样决定。

请允许我代表本委员会向加西亚·罗夫莱斯大使表示我们的祝贺，同时对他再次同意承担这一重要和繁重的工作表示感谢。

我们现在已结束了关于组织方面的问题的讨论。

今天我的发言名单上有捷克、日本、罗马尼亚、中国、法国、澳大利亚、斯里兰卡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代表们。

现在我请第一名发言人，尊敬的捷克代表，维伊沃达大使阁下发言。

米洛夫·维伊沃达先生（捷克斯洛伐克）：首先，请允许我欢迎你担任8月份裁军谈判委员会的主席职务并祝愿你顺利完成你的职责。我国代表团能在一个捷克斯洛伐克对其在裁军谈判中发挥的积极作用十分尊重的不结盟国家集团的一名成员国家的代表担任主席的领导下工作感到十分高兴。我也要对你的前任，日本的大川大使在春季会议结束的几周里作出的十分有益和有价值的工作表示感谢。我也非常高兴地欢迎兄弟的罗马尼亚社会主义共和国的代表达特库大使来和我们一同工作。

鉴于我们的会议是在第二届裁军特别会议结束之后没有几天就开始的，所以大多数发言把大量的注意力都放在对那届会议的估价方面是十分自然的。今天，在一段时期之后虽然这是比较短的时间，我们已能够估价那次会议取得的所有积极方面的东西并考虑我们的委员会如何能够最有效地致力于履行它的结论和各项建议，尽管它们对于议程上的主要问题而言成绩甚微并不能令人满意。我们对于为什么没有取得更积极和具体的成果的看法已经明确地反映在在纽约举行的那届会议结束时社会主义国家发表的关于第二届裁军特别会议的各项成果的一项联合宣言中。在回顾特别会议时，我们是从这一事实出发的，即，虽然未取得具体的结论和建议，但它是一个重要的国际事件，它明确地确认了绝大多数国家要求立即结束狂热的军备竞赛和采取真正步骤达成裁军——主要是核裁军——因为这是当今最紧迫的任务。这

(米洛夫·维伊沃达先生，捷克斯洛伐克)

是一项必须予以解决的任务，目的是消除军事和政治的对抗并减少战争的危险从而维持和加深缓和的进程以及发展国际合作。我们还认为，特别会议具有高度积极意义的成就是，它提出了其立即解决对人类事关重大的各种紧迫的和切要的问题。首先，这涉及防止核战争这样一个严重的问题以及密切有关的不使用核武器问题，这两个问题都成了特别会议上的中心问题。如大多数代表团一样，我们还热烈地欢迎了勃列日涅夫给特别会议的电报，该电报载有苏联对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一项保证。在这项保证中，我们不仅看到旨在解决当代最尖锐的问题的一个明确和具体的步骤，而且还看到对特别会议的一种高度积极的贡献，以及如我们今天能够说的，也看到它的极深远的成果。在特别会议的过程中，我们已经强调过，其他核武器国家若采取同样的保证将会减少核战争爆发的危险并等于事实上禁止使用核武器。

我们还欢迎苏联向特别会议提交的其他具体的提案，尤其是为一项化学武器公约的各项基本条款提出的提案，载入苏联备忘录中的各项提案以及苏联外交部长葛罗米柯在其发言中清楚地阐述的那些提案。我们再次只能表示遗憾的是，所有其他军事上先进的国家的代表团，尤其是拥有核武器的那些国家的代表团在会议上并没有也采取同样的提出具体的提案的作法。

虽然特别会议有其重要的积极方面，但其主要方面的成果是相当微小的。当然，我们难以期望会达成任何具体的建议。例如在核裁军领域内，考虑到甚至在裁军谈判委员会中设立一个核裁军和禁止核武器试验的工作小组的建议几年来也一直要受到阻碍，事情就是这样。也不令人十分感到惊奇的是，第二届裁军特别会议没有能够拟定和通过一项综合裁军方案，因为有些西方国家把更大的注意力放在制定必须按时进行的持续不断的长期军备积累的计划方面，而不是放在裁军方案方面。至于我国代表团，我们准备继续积极参加一项综合裁军方案的制订工作以便明年能够将其草案提交第38届联大。然而，我们仍然认为，如果这样一项方案将发挥积极作用，它就不应该回避解决基本的优先问题，特别是核裁军领域中的问题。在进一步就综合裁军方案进行的谈判过程中，任何代表团都不应忘记，第二届裁军特别会议充分地重申了第一届裁军特别会议的《最后文件》的有效性并强调了各成员国在裁军谈判过程中有义务尊重其《行动纲领》中的各项优先事项。

(米洛夫·维伊沃达先生，捷克斯洛伐克)

我们认为，我们曾对其宣言表示过欢迎的世界裁军运动应该帮助把主要的注意力放在制止军备竞赛的关键任务方面。从我们方面来说，我们愿意在该运动成功和有效的进程中发挥积极的作用。

关于在特别会议上注意力也放在裁军谈判的机构问题上这一事实，我想强调的是，我国代表团认为现有的谈判讲坛和机构对于目前的需要来说是足够的。同时，我们同意这种观点即，存在着可能性，可更合理地使包括裁军谈判委员会在内的现有机构发挥更大的有效性。我们认为在这方面提出来的一些提案是值得注意的，因此我们准备对它们予以建设性地考虑。

在这些日子里，全世界舆论又一次回忆起致死的原子弹蘑菇云在历史上第一次笼罩在千千万万的无辜的人类头上时刻的悲剧。因此拯令人不安的是，今天当军备储存已过多地装满了核爆炸物时，在过去其良心未能阻止其领导把致命作用的原子弹试作实用的某个国家的领导集团现在又在玩弄新的危险的概念和想法。他们竟说存在第一次核打击的可能性，并计划是否有可能进行所谓有限的核战争，他们开始生产中子武器并寻求进一步的方法来使广泛的其他类型的大规模毁灭性武器获得高度的改进。

因此，当前紧迫的任务莫过于坚定地阻止战争的危险、防止核灾难的威胁以及采取旨在达到核裁军的有效措施。

自从出现了核武器问题，社会主义国家就一直在各个国际讲坛上不断地提出解决这一问题的有效提案。1979年社会主义国家集团旨在达成核裁军的提案也没有丧失其当前的迫切必要性，而且恰巧相反。若能实施该提案，将不仅会带来军备竞赛的结束而且还将确保逐步裁减核武器的储存直至将其彻底销毁(CD/4)。我们还认为关于拟定、采纳和分阶段履行载入苏联题为“扭转日益增长的核威胁和遏制军备竞赛”的备忘录中的核裁军方案的提案是一项有高度建设性的提案。这是一项也考虑到其他国家观点的具有现实意义的提案，例如在生产用于生产各种类型的核武器的裂变物质问题方面。我们认为在我们充分支持设立的处理议程项目2的工作小组的范围内可以对于核裁军的一切方面进行有效的讨论。我们还认为，在裁军谈判委员会中有代表权的所有代表团积极的参加是使上述工作小组活动取得成效的一个必要的前提。

(米洛夫·维伊沃达先生，捷克斯洛伐克)

全面彻底禁止核武器试验在很长一个时期内一直是我们的议程上的一个优先项目。我国代表团认为，这个项目是一个最高优先的问题，因此我们一贯支持对其予以有效地解决。在春季会议结束时，当时在讨论建立此一有关工作小组过程中，曾有人力求限制其职权，那时我们也仍然保持了一种富有建设性的态度。现在当工作小组正要开始审议工作时，我们也认为某些情况是令人沮丧的，即美国政府改变了它对达成禁止核武器试验的态度。我们不得不也和印度、墨西哥、瑞典、苏联和其他国家代表团一起来质问美国的这种态度。我们还认为，美国代表团若能对它对全面禁止工作小组的态度作出解释，那将是十分有益的。

由于在地震学领域的专家小组在历时7年的复杂谈判之后作出了富于建设性的工作使一项未来协定的所有核查系统的基本问题实际上都得到了解决，因此我们可以希望这个小组能够集中努力准备一项包括一切方面的协定。捷克斯洛伐克愿意提供它在地震学方面的专家的经验并打算积极参加专家会议以及工作小组的会议。

我们对本委员会在禁止和销毁化学武器方面活动的增加表示欢迎。自7月20日以来以波兰的苏伊卡大使为首的此一有关工作小组做了很多有益的工作。我们深信，只要有良好的政治意愿，就有充分的机会可拟定出一项禁止发展、生产和储存化学武器及其销毁的公约，包括制定一种有效的核查系统。苏联向第二届裁军特别会议提出的有关公约的基本条款的提案提供了一个新的基础借此可采取旨在达到上述目的的决定性步骤。我们认为令人鼓舞的事实是，在第二届裁军特别会议期间和在裁军谈判委员会中，很多代表团对苏联的提案作出了积极的反应。我们希望，在拟草的过程中也富于建设性的态度也将占上风。在目前的情况下，我们认为可取的作法是，在今年的会议期间本委员会最好拟定一份一项未来公约的混合草案案文。虽然在本届夏季会议期间我们多半不会达成在一切方面能普遍接受的案文，但在我们看来，一份混合的草案案文可能成为估价所取得的进展的一个有用的构架并可作为今后谈判的一份文件。

我们认为，苏联就有关不在目前尚无化学武器的领土上部署化学武器的提案若能履行，它无疑也将对复杂的谈判起积极推进的作用。同时，我们对于本委员会的所有成员是否在这方面存在良好的政治意愿不得不表示怀疑。美国对解决大规模毁

(米洛夫·维伊沃达先生，捷克斯洛伐克)

天性武器问题的态度、它要开始生产二元武器的打算、它与苏联进行的双边谈判的中断以及发动嘈杂的诽谤运动，都是令人严重关切的事项。

人类的富于创造性的技术天才所取得的巨大进步现在已经提供了各种真正的可能性，可解决诸如战胜饥饿、疾病、贫困和其他很多问题的这样一些紧迫和普遍性的问题。然而，所有这一切要求科学和技术的进步应开始成为专门满足人类和平愿望的一种工具。

长期以来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和其它社会主义国家一起一直认为迫切地需要采取一些预防措施来进一步防止滥用科学和技术的成绩以及防止浪费人力和物力来发展和生产新型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系统。我们确信，建立一个既观察又估价在这一领域中的发展情况的有权威的专家小组将会大大地促进一项有关国际协定案文的草拟工作，并可促进对缔结单独的具体协定的审议工作。

我们认为，美国政府制造其数量会达到好几万的中子武器的决定大大地增加了需要严肃地审议一些社会主义国家代表团在1978年向本委员会提交的关于禁止生产、储存、部署和使用中子武器的公约草案的紧迫性。

当今我们还可以目睹由西方军事工业企业所鼓动的将武器渗透到以前未曾用于军事目的领域中去去的另一种倾向。我们坚决地谴责旨在将军备竞赛扩大到外层空间的任何步骤。外层空间应该永远不置任何武器以便使它不致成为狂热的军备竞赛的一个新的跑道及恶化各国间关系的一种根源。因此，我们支持设立一个将充分负责处理禁止在外层空间放置一切类型武器问题的的工作小组。我们认为，应不作不必要延迟就这个小组的能普遍接受的职权问题达成一致协议以便使我们能够就这次会议已有的一些提案着手进行认真的谈判。

在这一复杂的国际形势下我们认为尤其紧迫的事是应坚决反对战争贩子的政策。令人鼓舞的是，尽管存在复杂的国际气氛，但人们正作出越来越多的努力去制止狂热的军备竞赛。令人感到有希望的是，特别在近年来，各个国家提出的旨在解决裁军的具体任务的积极提案有了显著的增加。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愿意在裁军谈判委员会中真诚地致力于建设性地讨论建立在平等和同等安全原则基础上的任何有关裁军问题的提案或成组的措施。

主席：感谢捷克斯洛伐克代表的发言和他对主席讲的一番友好的话。现在请尊敬的日本代表大川大使阁下发言。

大川先生（日本）：主席先生，欢迎你回到本委员会来，并在此时担任我们的主席，这使我感到非常高兴。我们这里的许多人都记得两年以前你在日内瓦举行的《不扩散条约审查委员会会议》上，作为其中一个委员会的主席所起的重要作用。我国代表团为能再次在你的卓越领导下进行工作感到愉快。

我愿意十分诚恳地感谢你前天发言时对我4月份当主席所说的非常友好的话。

我想借此机会对尊敬的罗马尼亚代表达特库大使的到来表示欢迎。我还愿意讲到，获悉中国俞沛文大使和秘鲁巴尔迪维索大使已离开日内瓦的消息时，我们感到很难过；在对他们在裁军谈判委员会的工作表示赞扬的同时，我祝愿他们身体健康，今后幸福。

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已经过去了。日本人民以及实际上全世界的人民都曾希望，这次特别会议将是一个推动国际进一步努力实现裁军的建设性讲坛，它将能通过我们的共同努力产生丰硕的成果。

因此，我们对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未能通过《综合裁军方案》这个人们预期将是这次会议的主要结果一事，不能不表示遗憾。可贵的是第一届裁军特别联大通过的《最后文件》的有效性得到了重申，而且各国代表团都表示了它们以该文件为基础把裁军进程继续下去的决心。我国代表团对许多国家首脑和政府首脑以及许多其他高级人士出席这次特别会议并保证尽最大力量促进裁军，特别是核裁军一事，十分重视。

关于这一点，我国代表团在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结束时曾表达了我国政府的希望，希望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将给各个不同论坛的谈判，例如美国和苏联之间关于裁减战略军备和中程核力量的谈判，以及裁军谈判委员会关于象全面核禁试和禁止化学武器这样最优先事项的谈判，提供新的积极的势头。

我国代表团认为，本委员会作为唯一的多边裁军谈判论坛的义务和责任已被纽约的讨论所再次肯定，因为大家都很清楚，有效的裁军措施只有通过认真和艰巨的谈判才能产生。

(大川先生, 日本)

如果我们真正要履行我们的职责并不辜负国际社会在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提出的希望, 我认为我们应该认真地检查我们的工作方法, 以便提高本委员会的工作效率。

特别是这次夏季会议时间极其有限——最多 5 至 6 个星期——所以我们一定要努力做到充分利用这一暂短的时期。因此我国代表团赞同这样的意见, 即在这次夏季会议期间, 我们把重点放在真正优先的项目, 即项目 I (全面禁试) 和项目 4 (化学武器); 我们希望无论是全体会议还是工作小组会议都应该给这些项目安排比其他项目更多的时间。

关于化学武器的问题, 工作小组在夏季会议以前, 从 7 月 20 日以来, 已在苏伊卡大使的认真领导下进行工作。我国代表团希望, 这次会议结束时, 我们将在春季会议经过修改的职权范围基础上, 在拟定一项公约的草案方面取得更实质性的进展。

在这方面,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法国、苏联和其他国家的代表团在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上提出了不少值得注意的建议。我国代表团希望这些建议将有利于推进我们本委员会的讨论。我们及时地注意到关于现场视察的概念, 特别是关于核查销毁现有化学武器的储存, 已原则上为苏联所接受。

日本一贯要求把实现核裁军作为一项最迫切的问题来对待。日本尤其强烈主张早日缔结一项全面禁止核试验, 包括地下试验的条约, 以便限制核武器的进一步尖端化, 作为走向核裁军的第一个具体步骤。不用说, 拟定适当和有效的核查措施是实现全面禁试所不可缺少的。这就是为什么日本多年来一贯积极促进建立一个侦察和识别地震事件的国际合作措施机构的原因。

在这方面, 我们要表示遗憾的是, 全面禁试的三边谈判的重新开始——这是日本一直要求的——看来在可以预期的将来我们还是不能实现。日本愿意再次呼吁早日恢复这些三边谈判, 以便通过有关各方的共同努力在他们寻求核查问题的解决办法中求一个突破。

在这些情况下, 我们可以说裁军谈判委员会在达成一项全面禁试条约方面的作用已越来越重要。在这方面, 我们在春季会议结束时一致同意建立核禁试特设工作小组一事是非常及时的。我国政府对特设工作小组即将进行的工作寄予很大希望。

(大川先生, 日本)

因为它可以为日本要求了这么多年的、就全面禁试问题进行真正的多边谈判打开道路。

我希望在这次夏季会议期间, 我们要尽快在新的工作小组开始实质性的讨论, 以便我们终于能够就“核禁试”这一议程项目着手取得进展。

我们都记得, 在这次纽约的特别会议上, 许许多多非政府性组织的、和平机构的和裁军研究机构的代表们前来声援各国政府代表, 要求核裁军。我国代表团, 我希望还有许多其他国家的代表团, 当时曾认真地听取日本各非政府性组织代表的强烈请求, 他们是根据他们在1945年原子弹爆炸中的亲身经历讲话的。我深信他们简单而有力的言词已深深地刻印在他们的听众的心里了。

毫无疑问, 我们作为裁军谈判委员会的成员, 在我们履行我们要实现有效的裁军措施——特别是核裁军措施——的时候, 一定要经常铭记这些请求, 同时我们一定要努力取得我们在这次暂短的会议期间能够取得的进展, 以便朝着这个方向前进。

主席: 感谢日本代表的发言以及他对主席的友好讲话。现在我请尊敬的罗马尼亚代表, 达特库大使阁下发言。

达特库先生 (罗马尼亚): 主席先生, 能在你、尊敬的肯尼亚——一个友好的非洲国家——代表的主持下在本委员会里作第一次发言, 我感到特别高兴。你在多边集会上的丰富的外交经验和你作为一名耐心的谈判家的品格, 在我们委员会工作的这个非常重要的阶段, 对于我们将是非常宝贵的。在预祝你在履行你的任务——你的职责——时一切顺利的同时, 我要向你保证, 罗马尼亚代表团将给予你全面支持。也请允许我借此机会向我们的上次会议主席、尊敬的日本代表、大川美雄大使表示: 我国代表团钦佩他用以主持委员会活动的巧妙的方式, 兢兢业业的工作态度和他所唤起的谅解精神。我十分高兴地看到委员会秘书处里的同事们, 他们离开我们同时也是为了继续和我们在一起。我要向贾帕尔大使, 这位我的过去的同事和老朋友致意, 我很高兴又见到了他。我还要向你、主席先生, 以及向对我表示了如此热情友好欢迎的所有代表, 表示我的真诚的感谢, 我特别欣赏那些鼓励的话语, 因为在缺席许多年之后, 我又回到这个机构中代表我的国家, 不是没有某种感情的。

(达特库先生，罗马尼亚)

我们是在空前严重的环境下恢复裁军谈判委员会的工作的。当今国际关系的特征是严重的紧张，爆发新的军事冲突的危险，包括爆发新的世界大战的危险在不断增长。武装的政策在毫无道理地强化着，人们看到具有不可想象之毁灭潜力的、可怕的和非理性的核武库集聚在这个世界上。与此同时，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基于军事集团的存在确立起来的力量均势，与当今国家的、社会的、经济的和政治的现实已不再有关联。实际上，我们现已达到了这样一个时期：在此时期，人们正在努力建立各种国家和国家集团之间的新的世界均势，在此时期，国家间的关系将建立在更为多种多样的权力中心之上，并且将更加重视中小国家、发展中国家和不结盟国家的利益和作用。显而易见，我们仍处在危险的十字路口，有可能出现新的冲突和新的紧张状态，标志着当代国际生活发展的特点的相互依存日益加强的条件下，对全人类的和平与安全可能会产生预见不到的后果。

自1978年第一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特别会议以来的这段时间里，军备的形势正朝着与当时大家一致通过的结论、决定和文件所体现的内容完全相反的方向发展——这是使人深感不安的。军备竞赛以日益加快的速度一直在继续着；军事开支的数额不断增加，打破了所有纪录；发展和制造具有不可想象之毁灭力的新型武器及武器的新系统的努力，一直在加紧。外交政策中的军事—工业综合体的作用和重要性已经增加，这只能使国际生活军事化的趋势愈形明显。而所有这一切都是在裁军和军备管制的领域里没能取得重要成果这个背景下发生的。

目前的欧洲局势特别严重，因为欧洲已成为一个庞大的核武库，在那儿积聚了大量武器，远远超过了任何合理的防御需求，并且在欧洲两个对峙军事集团正在相互对抗。在欧洲大陆部署和发展新的中程导弹进一步增加了对我们大陆的每个国家以及对整个世界的和平与安全的威胁，危及我们这个地球上的生活本身。

我还愿补充，军事开支给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造成了巨大困难并使其畸形，加重了世界经济危机，并对通过根除不发达和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以取得世界经济和政治稳定所进行的努力，设置了重大障碍。

罗马尼亚在第二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联大特别会议上提出了一系列旨在停止军备竞赛和达成裁军的具体建议。大国民议会提出的和罗马尼亚社会主义共和国总统尼古拉·齐奥塞斯库提出的有关第二届特别会议所讨论问题的建议已作为裁军谈

(达特库先生，罗马尼亚)

判委员会的正式文件(第CD/296号文件)散发。

罗马尼亚人民深深喜爱裁军、谅解和国际合作事业。这在某种程度上是由于它在其整个悠久历史上曾屡遭战争的恐怖和蹂躏。数以百万计的罗马尼亚公民在罗马尼亚人民向第二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联大特别会议的呼吁书上签了名，这个呼吁书也已作为委员会的正式文件(第CD/297号文件)散发。

罗马尼亚代表团参加裁军谈判委员会工作就是受这两份文件的精神指引着的。我们的职权范围是明确的：这就是要不遗余力地与其他代表团一起工作，确保为停止军事竞争的恶性循环，为保护人类和各国享有的生活、和平、自由地和体面地生存的基本权利，而竭尽一切努力。

我们赞同这个意见，即特别在第二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特别会议之后，我们的委员会应加倍努力来争取通过某些具体措施，并尽可能避免毫无结果的论战，这些论战会浪费掉在我们支配下的不长的时间。我们看来，在第一次会议上和今天上午的重要发言以及提出的建议——对这些发言和建议我们正在仔细研究——表明这种意见将在委员会里占上风。

在许多国家包括在罗马尼亚爆发的、显示了二次大战以来从未见过的力量和气势的、支持和平与裁军的大规模示威游行，清楚地证明，世界舆论期待这个领域里的谈判机构特别是本委员会，产生具体成果以拯救人类免遭核灾难。

正如许多代表团所强调的，裁军谈判委员会1982年第二期会议是很短促的。此外，这次会议是在第二届特别会议和第37届联大之间举行。罗马尼亚代表团认为，这些情况要求我们在意愿上和组织工作方面作出进一步的努力，以便可能以最有效的方式来使用分配给我们的时间。关于这个题目，我愿发表某些初步的看法。

首先，我要着重指出，我们与其他代表团一样，认为关于停止核军备竞赛和核裁军题目的真正谈判应在本委员会范围内开始进行，这对于显示这个多边机构的活力来说是极其紧迫的，更是必要的。我要强调，我国代表团认为，没有正当的理由可以反对开始这种谈判。关于核裁军的措施的复杂性，无非又多了一个理由说明要尽快开始探索解决办法，因为再也没有比进行耐心的和坚持不懈的探索，以期找出大家——无论是大国还是小国——可以接受的解决办法更好的途径了，实际上，并没

(达特库先生，罗马尼亚)

有其他的途径可走。这就要求设立一个比全体会议更为适当的探索解决办法的机构。这就是为什么罗马尼亚代表团支持为有效履行委员会有关停止核军备竞赛和核裁军的任务，按照议事规则有关条款，设立一个裁军谈判委员会的附属机构的原因。我们相信，作出这样的一项决定，将会有可能讨论已提交给委员会的有关停止核武器生产、禁止使用此种武器的具体建议，以及讨论其他旨在减少无论是蓄意地还是因意外事故、错误或失算而触发核战争危险的措施。此外，它提供了一个适当的机构去讨论在通过核领域的具体措施过程中产生的一般性问题，并可向委员会成员国随时报告有关其他讲坛进行的核谈判的情况。

正如罗马尼亚代表团经常强调的，附属机构的设立其本身并不是委员会的一个目标。但是，鉴于核武库的现状和影响国际关系的严重紧张的形势，我们认为，就核裁军设立一个附属机构的决定，通过它表明我们大家都考虑到各国的利益，具有建设性的精神，清醒地和现实地进行合作和谈判的政治意愿，这可以产生相当大的影响。

不言而喻，在核禁试工作小组里开展谈判一项核试验的禁令——这是停止改良和发展核武器的战略中的一个关键组成部分——将是裁军谈判委员会的一个重要考验。今天上午，尊敬的日本代表提出的呼吁，给我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目前，我仅限于再次声明我国代表团对紧急缔结一项禁止核武器试验的国际协定的支持。

禁止化学武器——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毫无疑问是今年的一个优先的领域。我现在不谈有关这个问题的谈判的实质，而要强化我国代表团对工作小组的紧张的和建设性的活动的支持，这个小组是由我们的同事、波兰的苏伊卡大使如此专心致志和以充沛的精力来主持的。

我们认为，最近苏联提出的有关这个议题的建议有助于谈判的进展。

罗马尼亚代表团还认为，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和禁止将科学技术的发现用于军事目的，对我们委员会的工作来说都是重要的和优先的议题。我们确信，设立一个外层空间工作小组和安全有专家参加的有关新型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非正式会议，将为我们提供讨论这些议题的宝贵机会。罗马尼亚代表团还欢迎今天上午作出的决定，重新设立墨西哥的加西亚·罗夫莱斯大使阁下主持的综合裁军方案特设工作小

(达特彦先生，罗马尼亚)

组。我们相信，即将举行的非正式协商将使委员会能够在明年开始其有关这个题目的实质性工作时，有较好的前景。

我们认为，这些就是裁军谈判委员会在其1982年第二期会议期间的优先事项。

我要强调指出，我国代表团认为，委员会在集中精力进行有关这些议项的工作的同时，还应继续对无核武器国家的安全保证及放射性武器等重要问题予以注意。我们已通过的工作计划仅仅意味着，在第二期会议期间——这期会议必然是很短的——我们同意在非正式协商中讨论这些议题，以便确定怎样才能最好地推动明年有关这些议题的谈判。

我们认为，联大特别会议委托给委员会的某些具体任务，例如提高其作为唯一多边谈判讲坛之有效性以及审议扩大其成员问题，也应在我们的工作计划中有所安排。目前我仅限于重申我国政府的原则立场——这个立场第一次在这里申述是在很久以前，几乎是在多边裁军机构开始工作之时。事实上，我们一直把它当作一个原则的问题考虑的：裁军问题是各国所关切的事，因此大家都有权参加谈判。

与过去对比，委员会里正在出现的朝向一种更为实际的想法的趋势，和就具体问题进行的谈判，在我们看来是一些吉兆，使我们有理由抱有希望。因为，尽管联大特别会议没有取得具体成果，我们仍有理由抱有希望，而且也许主要是由于这种情况，我们的谈判讲坛能够和应该在解决我们议程中的具体问题方面取得进展。

罗马尼亚认为，停止军备竞赛、缩减和消除核武器及其他大规模毁灭性武器以及裁军，在今天比在任何时候来说，都更成为使我们能幸免爆发大灾难的真正危险的唯一抉择。

人类历史上最惹人注目的问题——“和平或战争”——从来没有如此赤裸裸地以等于“生存或灭亡”的方式被提出来过。

当然，我们在这里是根据各自国家和政府所授予的职权而行动的，但是作为一个多边谈判的讲坛，我认为，我们大家都是各国人民的希望的代表，人性的代表，所有那些要求我们在还来得及的时候采取行动的千百万人民的代表。因此，我们的责任比裁军谈判悠久历史中的以往的任何时候都更为重大。

主席：谢谢罗马尼亚代表的发言及他对主席所讲的一番友好的话。现在我请享

敬的中国代表田进公使阁下发言。

田进先生（中国）：主席先生：

首先，我愿以中国代表团的名义，热烈祝贺你担任八月份裁委会的主席，并衷心希望在你的卓越主持下，夏季会议的工作将顺利进行。中国代表团将同你密切合作。同时，我还愿借此机会对前任主席大川大使所作的贡献表示感谢，并对新参加裁委会工作的罗马尼亚达特率大使表示热烈欢迎。

这次会议是在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后举行的，大家自然会进行回顾和思索。裁军谈判委员会的许多成员国，特别是不结盟国家，曾为特别联大作出了巨大努力，但令人失望的是，那次会议没有实现人们要求推动裁军的愿望。不仅裁委会曾化了不少时间和精力未谈判的“综合裁军方案”遭到重重困难，未能达成协议，连审议第一届裁军特别联大的决定和建议的执行情况也无法取得一致意见。会议的进程清楚地表明，拥有最大武器的超级大国缺乏裁军的诚意，用各种方法和藉口来推卸它们对裁军应尽的特殊责任。这是导致会议失败的根本原因。会议未取得实际成果，也是国际形势恶化的一个反映。近年来，霸权主义加紧侵略扩张，超级大国之间的军备竞赛加剧，它们这种扩张和扩军的势头并不由于特别联大的举行而有丝毫减缓。这不可避免地使国际间的正常关系遭到破坏，从而为裁军带来严重的困难和障碍。通过特别联大，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是：国际形势和裁军有密切联系。脱离国际形势讨论裁军，等于是中国成语说的“缘木求鱼”。努力排除恶化国际形势的困难和障碍，将有助于使裁军工作取得实际进展。

在特别联大闭幕会上，不少国家在表示失望的同时，指出应当排除这种困难和障碍，继续为争取裁军进行不懈努力。中国代表团和这些国家还有同样的意见。

(巴达先生, 中国)

主席先生,

现在, 我愿就本委员会夏季会议将要讨论和谈判的几项议题扼要地谈谈看法。

一、停止核军备竞赛和核裁军问题是各国普遍关心的问题。随着核军备竞赛的加剧和战争危险的增长, 世界人民要求维护和平和防止核战争的呼声日益高涨。我们充分理解和同情广大群众的和平愿望。我们认为, 要维护和平和防止核战争, 必须首先明确对国际和平与各国安全的威胁来自何方, 才能采取有效措施来制止军备竞赛和防止核战争的爆发。当前, 两个核大国正在进行激烈的核军备竞赛, 争夺核优势, 并加紧核战争的部署和准备。在这种情况下, 要减少核战争的威胁, 必须首先要求这两个拥有最大核武器的国家立即停止军备竞赛, 并大量裁减其核武器。从这一基本原则出发, 中国代表团向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提出了具体建议, 其中一项主要内容是: 苏、美两国停止试验、改进和生产核武器, 并将其各种类型的核武器和运载工具削减50%。在此之后, 所有核国家都停止试验、改进和生产核武器, 并按商定的比例和程序削减各自的核武器。

根据世界核军备的现状, 两个拥有最大核武器的国家实行我们所简称的“三停一减”, 是当前推进裁军的关键所在。因为, 在它们已经拥有超杀能力的情况下, 单是停止试验、改进和生产核武器, 并不能使它们庞大的核武器有任何缩减, 因此, 无助于减少核战争的危险。“三停”必须与“一减”结合进行, 才能减少核威胁。

中国作为一个核国家也准备承担裁军义务。在两个超级大国实行“三停一减”, 缩小了同其它核国家的差距后, 中国愿意与所有核国家一起承担义务, 停止试验、发展和生产核武器, 并进一步裁减直至完全销毁核武器。

我们赞成许多国家关于在裁委会成立核裁军工作组的建议。同时, 我们也

(田进先生，中国)

希望苏、美两国能以认真负责的态度来进行它们之间的核会谈，使谈判能取得真正有助于制止核军备竞赛和削减核武器的协议。

二、禁止化学武器也一直是各国人民很关切的问题。春季会议期间，化学武器工作组取得了一定进展。主席提出的CD/CW/WP 33号文件总结了近年来的讨论情况，有助于我们进一步进行谈判。关于毒性测定的专家协商会议所取得的一些具体技术成果，无疑对裁委会的工作也会有所帮助。

从七月二十日起，工作组对存在的分歧和解决分歧的途径进行了认真磋商和深入的讨论。包括中国代表团在内的许多代表团，抱着积极的建设性的态度，提出一些具体建议。

中国一贯反对使用化学武器屠杀人民。我们支持对使用化学武器的指控进行有效的国际调查。我们主张尽快谈判制订一项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化学武器的公约，从而永远消除化学武器对人类的威胁，中国代表团将为此作出努力。

三、关于防止外空军备竞赛问题。外空武器的发展对世界和平与安全所造成的威胁，引起国际社会越来越大的不安。两个超级大国耗费巨资，发展外空军事技术，正逐步把它们之间的军备竞赛扩展到外层空间。大家都知道，当前只有它们两家拥有在外空试验、部署和使用武器的能力。它们理应对防止外空的军备竞赛承担起责任。人们应该警惕那种口头上高唱“和平利用”外空，而实际上却在加紧发展各种外空武器的行径。

中国坚决主张外层空间应该用于和平目的，为全人类的福利服务，强烈反对在外空进行危害和平与安全的外空军备竞赛，主张禁止一切外空武器，包括反卫星武器。我们赞成在裁委会成立有关工作组。关于工作组的职权，我们认为，应该是谈判一项全面禁止外空武器的条约。

四、关于对无核国家的安全保证问题。在日三理长的核裁军宣言中，无核国家在特别联大会议上再次强烈要求核国家在实现核裁军以前，立即并无条件地

(日进先生，中国)

保证不对无核国家使用和威胁使用核武器。这种要求是完全合理的。中国代表团在会上重申中国无条件地不对无核国家使用核武器的立场。我们希望最大的核国家不再坚持各自的狭隘利益，以创造条件，使工作组能继续进行有意义的工作。

五、关于“综合裁军方案”问题。我们赞赏许多不结盟国家，为制订“方案”，直到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会议最后一刻所作的努力。“综合裁军方案”工作组主席和起草小组的几位主席的才干和热诚，使我们钦佩。我国代表团在参加谈判“方案”的全过程后，完全理解不结盟国家对特别联大未能就“方案”达成协议所感到的失望和不满。我们同意一些国家的看法，如果对裁军应承担最大责任的国家仍然缺乏政治意愿，裁委会目前再就制订“方案”继续象原来那样的谈判，将是徒劳无功的。我们也同意有一段时间对制订“方案”的问题进行思考，以探索新的途径。但“冷却”不应被用来作为长期拖延的借口。

主席先生，

本届裁委会夏季会议的时间是较短的。我们希望会议尽可能在组织和程序性问题上少化力气，有效地利用时间来对实质性问题的讨论和谈判。

谢谢主席先生。

主席：感谢中国代表的发言和他对主席的友好讲话。现在请尊敬的法国代表，德拉戈尔斯大使阁下发言。

德拉戈尔斯先生（法国）：法国代表团愿意首先向你表示祝贺并衷心祝愿你工作顺利。你所代表的非洲国家正在对国际合作做出特别积极和可喜的贡献。这是我们在裁军谈判委员会都亲自看到的。

因此我们深信在你的领导下我们的工作将进行得非常顺利。

我也要向大川大使表示法国代表团对他出色地完成了重要而艰巨的任务的祝贺和感谢。他今年4月出色地领导了我们的工作，特别是主持编写了我们向联大特别会议提交的特别报告。

那次特别会议已成为本委员会纷纷议论的主题，对此法国代表团曾以极大

(德拉戈尔斯先生，法国)

的兴趣注意听取。不用说，法国代表团和大家所表示的一样也感到很失望。特别感到遗憾的是联大没能就《综合裁军方案》完成它的工作，我们许多人都认为这是这次特别会议的主要目的，也是我们委员会已经提出许多时间和努力的一个主题。但是从我们去纽约的痛苦经验也可以得出某些有益的教训：裁军不是一件可以脱离政治条件而进行的事情，它的进展取决于这些政治条件；只要记载在1978年《最后文件》中和建立在不降低安全的原则基础上的全面和考虑周全的办法得到尊重，进展是可能的。

因此在第二届特别会议的相对的失败能使我们¹对裁军问题有个较清醒和现实²的看法。

最后，也是我们认为最重要的东西，即在第一届特别会议上达成的成果，我们一度曾感到它受到威胁，但终于保持下来了：1978年的《最后文件》连同它所建立起来的组织机构、联合国在裁军事业上的重要作用和本委员会作为一个谈判机构的特殊作用，都得到了庄严的重申。

我们在夏季会议没有多少时间来体现联大要求于我们的更大的工作效率。但是我们一定要最充分地利用可以利用的时间，为此目的，我们一定要作出某些选择。在这个问题上，法国代表团同意迄今在我们讨论中所发表的意见。

关于我们的议程项目1，委员会于今年春天作出了一项重要决定，决定建立一个工作小组来审查有关核查方面的问题，这是在涉及一项核禁试条约时一定要发生的一个问题。法国代表团并不反对在这个问题上达成的一致意见。它充分认识到确定一个有效和无歧视性的国际核查系统的重要性。

但是它愿意提醒委员会它在过去一再阐明的立场。法国政府的看法是，停止试验确实象《最后文件》第51段所指出的，一定要在有效的核裁军进程范围内进行。因此，法国政府认为，在试验问题上它可能参加的任何承诺应同它在限制它自身的核力量方面所愿作出的承诺联系起来。但是，请允许我提醒大家，法国只有在两个主要大国，在它们方面把它们的核武库作足够的裁减从而这些武库同我国拥有的核手段之间的距离显著地缩小的时候，才能开始这一裁减过程。

既然如此，法国代表团就不能参加为了起草一项法国政府不能签署的条约而进行的工作，其所以不能签署是因为要法国作出承诺的条件没有具备。

关于议程项目2，即停止核军备竞赛和核裁军，法国代表团认为这个问题应象

(德拉戈尔斯先生, 法国)

它去年那样成为在非正式会议上进行实质性讨论的问题。

此外, 研究一下能使本委员会对正在进行的双边谈判表示意见的各种方式是有
益的: “防止核战争的问题——连同防止一般的战争和维护安全问题——也可以根据秘
书长收到的对这个问题的各种答复加以讨论。

议程项目 3, 即消极安全保证, 大概只会举行有限几次有关的工作小组会议。
尽管如此, 法国代表团还是愿意指出它的政府已经采取的并由法国外交部长在联大
阐明的新立场。正如卡洛德·谢松先生在他发言中所说, 法国决不对一个没有核武
器和保证不寻求得到核武器的国家使用核武器, 除非它和某一核武器国家合伙或结
盟作出反对法国或反对法国与之有安全条约的国家的侵略行为。所以法国已接近于
其他国家已经作出的那种保证。它希望促成起草一个关于这个问题的安全理事会的
决议”。

法国政府在采取这一态度的同时, 希望促成通过一项共同方案。

法国代表团和其他许多代表团一样, 认为化学武器是我们议程上的优先项目之
一, 也是我们在今后几国应该集中作出努力的项目; 在目前情况下, 它无疑是最迫
切需要取得具体结果而且可能取得真正进展的领域。

但是问题的紧迫性不应使我们采取过于草率的解决办法——而应该相反。过早
地着手起草一个在许多问题上仅仅是罗列不同立场的声明的案文是没有用处的; 这
些立场必须首先给予彻底的研究, 同时必须作出努力看看它们在多大程度上能够相
互一致起来。

在最近就化学武器问题提出的提案中, 我国代表团以极大的兴趣注意到苏联外
交部长葛罗米柯在第二届裁军特别会议上提出的, 并已复制成文件于上月提交化学
武器工作小组的提案。已经向苏联代表团就提案本身提出了许多问题, 而且肯定还
会有其他问题。法国代表团将无疑希望就若干论点要求得到澄清。这些问题以及苏
联对我们的答复整个委员会都会对其感兴趣, 而这种意见交换将对尚待解决的实质
性问题的审议作出极其重要的贡献。只有在这些实质性问题得到研究之后才有可能
作出如下判断: 起草一个综合性案文对于我们今年的工作进展究竟有多大帮助。

在所有这些问题中, 最重要的莫过于核查问题。事实上, 只有对缔约各方履行
它的承诺进行有效的核查, 才能保证化学武器公约能够增强大家的安全。

我们认为将要由公约建立的核查系统应基本上建立在国际核查的基础上。我们

(德拉戈尔斯先生, 法国)

把接受这样一个系统看成是有缔结公约的政治意愿并有诚意履行公约的义务的标准。

至于放射性武器以及《综合裁军方案》等工作小组, 我们象其他代表团一样觉得它们在夏季会议期间可以暂时搁置起来。但是, 如果它们的主席所进行的非正式协商能取得某些进展, 我们是会很高兴的。

最后一个议程项目——关于外层空间问题的新项目——已经引起了不少实质性的发言。许多代表团, 包括我国代表团都赞成建立一个工作小组。我们也赞成开始就这样一个小组的职权范围的条款进行磋商。我们也愿意对这个问题的实质性内容的讨论继续下去以便搞清楚这个非常复杂的问题的各个方面。

最后, 本委员会应根据第二届特别会议通过的结论, 就其成员资格可能扩大的问题向下届联大作出报告。因此我们应该马上就开始就这个问题进行协商。法国代表团对此问题将不抱任何成见; 它对真正关心裁军谈判的国家所提交的候选资格申请持同情的观点, 其中有些国家已经对我们的工作做出了重大贡献。

主席: 感谢法国代表团的发言和他对主席说的友好的话, 现在请尊敬的澳大利亚代表, 萨德利尔大使发言。

戴维·萨德利尔 (澳大利亚): 主席先生, 我代表澳大利亚代表团祝贺并欢迎你担任我们的主席。我国与贵国关系密切, 使你担任这一重要的职务是由于你多才多艺, 这在委员会面临短促、严峻和紧张的夏季会议时是一项有利的条件。我还要借此向日本大川大使表示感谢, 他在克服许多难以应付的局面, 使委员会能以这样良好的状态去参加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方面, 作出了出色的工作。

我还要对罗马尼亚达特库大使和我们一道参加这次会议表示欢迎。

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打断了本委员会 1982 年的日程。特别会议的可怜成果, 我们记忆犹新, 并将影响我们今后几周的工作。虽然大家一致认为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没有达到目的, 但对它的失败有着各种的解释。尽管这样, 各种目标还是值得努力争取。我在今天的发言里, 要撇开各种解释暂且不谈, 要肯定一致的东西, 并以此为起点, 对我们委员会的工作提出一项具有建设性意义的办法。

联大在为时五周的会议期没能谈判可定的各种案文, 这并不完全出乎意外。第一届裁军特别联大的建议之一是, 接受委托进行裁军谈判的机构应该具有有限的规模。事实上我们不再需要第一次教训来领会: 按正规的程序逐个地请代表发言的

(戴维·萨德利尔，澳大利亚)

大型讲坛，对进行对话和进行妥协是不合适的。用这种办法有时可能达成结果，但处理国际安全问题时它总是比较困难。我希望我们能从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没有取得结果得出的教训是，第一，能为裁军的国际协议提供最好前景的大概就是裁军谈判委员会本身，第二，委员会的成员和工作方法应很好地调整以符合上述目的，第三，我们的议程应制订得有助于我们达到我们的目标。

我国代表团认为，裁军谈判委员会作为一个组织机构，比以往更应该得到强有力的支持。在这里应该试图进行妥协，如果有任何妥协的可能的话。在这里，官样文章式的讨论应让位于协商，玩弄辞令应让位于寻求中间立场。或许我们可以按这些方针实现改革，其办法是，以作出决定为目的未安排辩论的阶段。但是我们在1981年和1982年曾努力这样做过，可是并没有取得任何重大进展。在化学武器工作小组曾在某种程度上倡导了另一种方式，在这里我很赞赏它的主席苏伊卡大使提出的富于想象力的办法，即参加工作小组的成员是建立在非正式的和非严格的基础之上的。只要有控制并对委员会的各附属机构或对某阶段的全体会议本身负全责，这个办法很可以提高我们的效率。不事声张地不拘形式，如果我可以这样来形容这个办法的话，还可以有其他的好处，如减少那些程序性困难，这种困难是本委员会历史上早些年代的特点，结果拖延了它的真正工作。例如，假如我们少突出我们自己，假如我们彼此姓名相称，允许更多地一个一个按论点进行讨论而不是严格地按次让人发言，同时一般地要利用我们独特的圆桌结构的优点来促进谈判，那对我们都会是有益无害的。

根据我刚才所讲的，我国代表团赞成对我们的工作方法进行一些审查，与此同时要审查我们的成员问题；但我们不赞成对上述两问题进行旷日持久的辩论，我们也不希望大量扩大我们的人数，如果只要有所扩大的话，我们现在的规模可能并不最理想，但我认为我们已接近于最理想。我认为，不论怎样，更为重要得多的是我们要发展我们的谈判潜在可能性。而这一点，正如我上面提到的，采取非正式的方式最容易做到。如果我们朝着这个方向前进，这将意味着我们已从我们在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的经验学到东西。

现在让我谈谈我们的议程。议程上有些问题要求比过去作出更大的努力，但其他问题，我建议不应继续花费我们太多的精力。总之，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已经开过了，我们要及时审查我们的议程。

(戴维·萨德利尔，澳大利亚)

现在议程上的三个项目已于最近几年在工作小组中进行了彻底的讨论，已经到了我们有正当理由怀疑再象以前那样进行下去有没有用处的时候了。第一项是《综合裁军方案》。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没能就该方案达成协议，对此，澳大利亚代表团当然感到失望，特别是由于我国代表团同其他许多国家的代表团曾一起对这个问题作出了许多努力。鉴于特别会议可以利用的时间有限，《综合裁军方案》在许多方面确实是一件过于庞大和复杂的工作。然而，并不是什么都落空了。相反，我们赢得了一段时间，对迄今取得的进展进行反省并为这一综合方案搜索新的办法。

在这方面我们欢迎刚才作出的决定，即，虽然由于程序上的原因，《综合裁军方案》工作小组需要在这次会议上重新建立，但在明年以前将不举行任何会议。间歇期间肯定应该很好地加以利用，不仅要在各国代表团之间进行非正式的接触，而且各国代表团与该工作小组的主席加西亚·罗夫莱斯大使之间也许也要进行非正式的接触。有一个具体问题是尝试着开始做的，那就是导言或前言，对此，正如加西亚·罗夫莱斯大使自己提到的，各国代表团在纽约没有时间给予详细的审议。

第二，我们刚才已经讲了关于消极安全保证问题目前所能说的而又不致于是废话的话。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我国代表团把它视为阻止核武器范围扩大的结构中可能的支柱之一。但是在这里我们也应该暂时等一下，也许一直要等到两个主要核武器国家之间的双边会谈表明，对要作出的新安排所必要的信任已出现。

第三，关于放射性武器问题我们已进入僵局。我国代表团认为所谓的“传统”途径仍然可以走下去以求得出结论，同时，别的途径也应开辟。或许在战争法方面着手。我们在这一领域不怀特别的奢望或希望，虽然我们认为在上述两个方面制订一项或几项公约是能够办得到的。我们在较大程度上倾向于赞成把拟订一项放射性武器公约看作是裁军谈判委员会确能作出有益的实践；且并表明，如果它真正进行努力，它是可以取得某种结果的。

在剩下的议程项目中，对于裁军谈判委员会来说，禁止化学武器是最有希望的一个项目。如果在可以预期的将来能够在日内瓦拟定一项公约，这件事情本身就会在实际上证明本委员会有存在价值。这只是一件复杂的事，但不是不可能做到的事。我们已经在沿着正确的路线在继续做下去，有效地进行着谈判，在必要时利用技术上的专门知识，更主要的是，我们在最后目标上是一致的。我们对这项工作应该不

(戴维·萨德利尔，澳大利亚)

惜付出必要的时间和人力物力。

我们的头号议程项目核禁试正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我们应该在这个问题上采取某种自我克制的态度。在建立一个工作小组的问题上取得成功，我们不应好高骛远做不到的事情。我们的职权范围是受到限制的，但限得有理。有许多事情是能够在商定的限度范围内做到的。如果我们给联大的第一份报告贯彻了我们就现有的工作所制定的路线（在许多不同的论坛进行的），并为今后的工作奠定了一个健全的基础，那我们就有了一点功劳。如果我们能在这最初几个阶段里把全力集中于核查问题，我们就可以在今后的会议上有很好的资格去争取一个比较广泛的职权。我特别注意在科学专家小组进行的与之有关的地震核查工作，并敦请各国代表团对这项工作给予特别的支持，最好是能积极参加。

我们议程上的另一个新的项目外层空间同样准备以新的人员进行认真审议。我们是否就需要一个工作小组的问题直接进入辩论，这是一个有待讨论的问题。我国代表团倒希望我们能先通过明确可能的有益活动范围来给上述步骤奠定基础，因为我们在这一领域没有很多现存的材料可供利用。这是一个重要而规模庞大的问题，也是一个对裁军具有很大未来潜在意义的问题，它将需要我们方面的审慎处理。

我没有谈及我们议程可能包括的全部问题。我迴避了核裁军问题，部分原因是我个人宁愿把某些在这个讲坛没有能达成任何妥协的事情留给新的双边讲坛以取得更多的妥协机会。我们也许可在1983年会议的早些时候比较详细地审查这个问题。同样，我希望看到我们有朝一日能开始探讨常规裁军问题，但是由于有若干项优先工作要由这次时间不长的会议去考虑，所以这个问题也可能要留到来年了。

最后，我还要谈谈在我们的工作中要有一种新的态度的问题。我们在本委员会内部多次听说，我们需要政治意愿来达成协议。政治意愿具有为了大于国家利益的国际利益而在最高一级作出改变国家立场的决定的重大作用。它在谈判一级的作用也决不稍逊，因为它可以抛弃以下作风：玩弄辞令、争取政治得分、进行宣传和言之无物，而把目标放在实际的和能够达成的工作上。如果我们现在有足够的明智能表现出在这后一方面的政治意愿——我必须指出，这样做付出的代价很小但收获极大——那我们就为重新建立相互信任打下了基础。在非常现实意义上说，气势较大的裁军事业要取决于比较有限范围的裁军，而后者就是我们的机会和我们的议程。

主席：感谢澳大利亚代表的发言和他对主席的友好讲话。现在请尊敬的斯里兰卡代表、贾亚科迪大使阁下发言。

贾亚科迪先生（斯里兰卡）：主席先生，我代表斯里兰卡代表团非常高兴地对你担任本委员会八月份主席表示非常热烈的欢迎。你所代表的国家与斯里兰卡保持着非常密切和友好的关系，肯尼亚和斯里兰卡同是英联邦和不结盟运动的成员国。主席先生，你在主持会议时已经显示出了巨大才干和卓越才能。我国代表团完全相信，你在国内和国际事务中的长期经验以及你对裁军事业的献身精神将会大大有助于使委员会的本届会议富有成效。

还请允许我代表我国代表团对尊敬的大川大使在四月份及以后一段时间里为委员会的工作所作的杰出贡献表示诚挚的感谢。我们大家都很感激他在特别困难的时刻全力以赴为委员会所做的工作。我还要对我的邻座——图尔森夫人和尊敬的罗马尼亚大使表示欢迎，他们都已为我们这里的工作作出了宝贵的贡献。

在今天的春季会议上，我们大家都一致认为，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将是裁军进程中的重要事件。我们还一致认为，我们在春季会议上的审议工作应有助于加强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的重大意义和成果。我们大家对特别会议的期望或有不同，但没有人会预感到它会这样糟糕。

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对于估价1978年以来的裁军进程是个可喜的机会。它是个及时的论坛，在这个论坛上，人们不仅可审议军备威胁越来越大的严重程度和范围，还可利用这个论坛一起决定一些大胆而决定性的步骤，以便有一个新的开端。我国代表团并不期望出现奇迹或快速的裁军措施，不论是核军备或常规军备，我们也没有期望各成员国突然放弃它们三十多年来所坚持的立场。我们的希望要小的多，我们只希望能有机会为摆脱各种荒诞的政策走出第一步。这些政策非但没有为世界增加安全，反而使我们成了已经扩散了的毁灭性武器的人质。

但是，连这种非常小的期望也没有实现。我们认为，我们所实现的是巨大的失败。不管有多大的公众关切心情、多大的合理论据以及多大的合理的公众抗议，而且这一切又是由合理、明达的舆论作支持的，也都没有能使某些国家相信，该是与那些最终已把我们带到灾难边缘的陈旧的思想推理方式决裂的时候了。因此，我们

(贾亚科迪先生，斯里兰卡)

不得不以很严肃的心情结束会议，并以措辞讲究的在不同程度使大家都感到满意的结束性段落来掩饰我们的巨大失败。

我国代表团认为，设法在这里事后剖析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追究没有取得成果的责任或追究会上所发生的一切的责任，这些都是毫无意义的。我们认为更为重要的是至少应讲讲我国代表团从会议失败中得出的一个结论。我国代表团认为，有些国家不愿意出力防止使会议成为一次徒劳无功的会议，而愿听任一次裁军特别联大在裁军问题上以毫无具体结果告终，乃是对多边谈判的一次蓄意的严重的打击。这意味着对整个多边裁军程序愈来愈不关心，而且是一种对它公然的蔑视。

我们认为，某些国家的这种态度发源于它们的信念，即裁军、特别是核裁军的工作最好限制在双边或最多三边谈判的范围内。这表明它们决心把军事上不重要的国家当作无足轻重的国家，至少是在裁军谈判中是如此。它们的态度发源于一种错误的观念，即它们手中挥舞的核武器力量给了它们专有的权利可决定以什么方式、在什么时间和地方、在什么程度谈判裁军问题。但是，这种观念在许多年前就遭到绝大多数国家的反对。这个星球上没有任何国家、任何民族愿意将它关心和参加裁军进程的权利放弃给其他国家，不管这国家幅员如何辽阔，力量如何强大。多边裁军进程只是不得已地认输，但毫无疑问，今后它将继续发展。

我国代表团认为，双边和三边谈判应该有它们的地位，我国政府也欢迎目前正在这个城市里进行的这类谈判。但是我们认为，不应该直接地或间接地利用这类谈判来缩小或压缩处理裁军谈判问题的本委员会或其他多边论坛的作用。本着这种精神，我们极为重视这一期的裁军谈判委员会。虽然会期短，但委员会应利用这一机会再次发挥其作为唯一的多边裁军谈判机构的作用，它应该充分地、有力地处理最高优先的项目，以此来发挥自己的作用，即(1)核禁试条约，以及(2)停止核军备竞赛和核裁军。

特别会议非常清楚地表明，今天人类的主要关心是消除核毁灭的威胁。如果说会议上明确地出现过任何信息的话，那就是有必要防止核战争并消除可能产生这种浩劫的工具。裁军谈判委员会必须在夏季会议的审议工作中反映出这种关注。

关于核裁军问题，至今委员会毫无收获。我们在结束委员会春季会议时，大家

(贾亚科迪先生, 斯里兰卡)

就设立一个核裁军附属机构的问题意见分歧很大。我国代表团希望, 这个失败将不会阻止我们在本期会议上有力地重新讨论这个问题。如果想避开这个问题, 提出各种理由说时间不成熟, 这将实际等于是无视国际社会的心情, 即国际社会不愿继续身不由己地生活在核军备的怀抱中。我们认为, 上述的无视是侮辱人类的集体良知。

这里我想提一下, 两天前尊敬的印度大使在他的发言中建议设立一个防止核战争工作小组。我国代表团欢迎这个提议, 因为它有助于进一步提请委员会注意我们必须解决的优先项目。我们希望, 在我们的审议过程中, 这一建议将得到它应有的注意。

在本期会议上, 委员会应尽力利用它在全面禁试条约方面所处的比以前稍胜一筹的处境。经过长期的谈判后, 我们已在上期会议上同意设立一个讨论这一问题的特设工作小组, 希望我们终于找到了一个出发点。自那时以来, 就其职权范围所作的各种解释、说明和定义都表明, 我们必须走的一条路将不是一条容易的或明确的路。而且, 某个超级大国最近所作的决定对使人怀疑是否尚有可能就导致一项全面禁试条约问题进行认真的谈判。由于同意设立一个全面禁试条约工作小组, 我们已为本委员会开辟一个新的机会, 我们应充分地利用这一机会进行建设性的工作。我国代表团希望, 当这一工作小组开始工作时, 它将建设性地、全面地处理其职权范围内的所有问题。该工作小组在今后的几周中无成果将取决于我们的掌握和我们的意志。我们希望, 已经作出艰苦努力为我们大家创造的机会不致在本委员会中由于少数几个国家的行动而告丧失。

我已要求委员会在本期会议集中精力注意核裁军问题, 现在请允许我说, 我国代表团愿支持关于要求暂停综合裁军方案、对无核武器国家的消极安全保证以及放射性武器等问题的工作的提案。这些项目在六、七月份已进行详尽的审查, 我们现在需要暂停一段时间, 以便有较多时间更深刻地考虑如何进行进一步的工作。我们相信, 委员会可以很好地在1983年春季复会时重新讨论这些问题。

我国代表团对化学武器工作小组上月恢复工作一事表示欢迎。我们支持正在进行的有关化学武器的工作, 并希望该工作小组在本期会议期间将取得重大的进展。

在今年的春季会议上, 我们审议了防止在外层空间军备竞赛的问题。我们的意

(贾亚科迪先生，斯里兰卡)

见交换是有益的，虽然各位尊敬的代表对于这个问题明显地持有两种不同的态度。但是目标是相同的，即有必要防止把军备竞赛扩大到外层空间去。如果我们现在不设法防止这种军备竞赛，那么，估计在今后的二十年内，或者甚至就到八十年代末，空间武器就会结束那种在过去的36年中使核战争成为不可思议的恐惧平衡，但这些武器将可能导致全球冲突，在这场冲突中，未遭损失的赢家将可以支配被解除武装和无可奈何的输家。所有国家都希望避免出现这种情况。

因此，我国代表团赞成在今年设立一个防止在外层空间军备竞赛的附属机构，今年是人类首次发射宇航物体的二十五周年纪念——1957年10月苏联发射了人造卫星。但是，我们希望，就这一附属机构的设立和职权范围达成协商一致意见问题上不会出现春季会议结束阶段我们所经历的那种耗费时间、漫无中心的现象。我们希望，该附属机构的设立将意味着本委员会已在外层空间采取确实的第一步来防止人类至今在地球上尚未能防止的事情。

我们在第二届特别联大上重申了我们对1978年《最后文件》所担负的义务，我们认为，这就是实施《行动纲领》中规定的优先项目的义务。我们认为，重申义务的做法并不限于同意《最后文件》的观念和观点。重申更多地却是意味着愿意和准备建议性地参与实现那些只能以此来为永久的国际和平和安全奠定基础的条件。我们希望，这种重申将在委员会的本期会议和今后各届会议上变成积极的行动。

虽然这是一个裁军谈判的论坛，但我认为有必要讲几句话，谈谈公然违反国际法和全然不顾那些陷于赤裸裸的侵略和非法占领下的平民苦境而使用武器所带来的最终结果。在过去的八个星期中，我们已亲眼目睹了以色列侵略者对黎巴嫩及其人民以及巴勒斯坦人民野蛮地实行灭绝主义政策的恶果。在预谋的灭绝一国人民的企图中，他们使尽了一切伎俩。谁是最大的受害者？平民百姓——儿童、妇女、男人——他们被劝告必须离开家园，如果他们想活命的话。这次围困的受害者中有几千名选择在那里、特别是在贝鲁特生活和工作的我国男女同胞。所以有这种情状起因于对国际法的公然违反以及无情地实行实力和威慑政策。当武器用于解决政治问题，武器这种祸害产生出来的结果必然是破坏和死亡。我国代表团希望，过去八周内在黎巴嫩发生的事件将帮助我们大家更好地理解裁军的紧迫必要性，不管是核裁军还是常规裁军。

主席：感谢斯里兰卡代表的发言以及他对我讲的一番友好的话。

今天上午的开会时间快用完了，在休会直到下午3时复会之前，我请加西亚·罗夫莱斯大使发言。

加西亚·罗夫莱斯先生（墨西哥）：主席先生，我谨感谢你在今天会议之初对我重新担任综合裁军方案特设工作小组主席所表示的祝贺，委员会今天已重新设立了该工作小组。同时我也想通过你转告委员会成员国的尊敬的代表们，我对他们对我的信任表示感激，这种信任表现在对我的任命上，特别是考虑到我已荣幸地在1981年和1982年的第一期会议期间担任过同样的职务。最后我想强调指出，虽然对我来说这一任命是个巨大的荣誉，同时它包含着重大的责任，正如我在委员会讨论该问题的非正式会议上所说的，这种责任我之所以能接受——理由我已在8月3日的发言中说了——是因为很清楚，明年会议之前该工作小组不会开始工作。

主席：感谢墨西哥代表的发言以及他对我讲的一番友好的话。

伊斯拉耶利安先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主席先生，我想问一个问题。据我理解你准备结束这次会议了。这是不是说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大使赫德尔先生已决定不在今天发言了？如果不是的话，那么也许我们可听他发言。我们有时间。发言者名单上就留下他一位了，如果为了听他发言而下午再次开会，这似乎没有多少道理。但是，苏联代表团当然愿意在任何时候来听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代表团的发言。

主席：现在还没有休会；会议暂停到今天下午3时，我已有机会了解到尊敬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代表发言的长度。他的发言似乎很长，因此需要相当长一段时间。但如果委员会愿意继续开到大约1时20分左右，我也没有反对意见。然而我还是认为会议应在现在暂停，并在下午继续。

(主席)

也许我们听听其他的意见，是延长现在的会议还是在下午复会。各种意见应该简短，但我认为我们应考虑各国代表团的意见。

席尔瓦先生(巴西)：主席先生，恐怕我们会花上二十分钟的时间作出这个决定。由于各代表团现在都有其他安排，我们将乐于下午回来听取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代表的发言。

主席：如果没有反对意见，会议现在暂停，下午复会。没有反对意见，就这么决定了。

会议于下午12时55分暂停，下午3时20分复会。

主席：裁军谈判委员会第176次全体会议现在复会。正如今天上午大家同意的，委员会现在将听取今天全体会议上最后一个发言。

请尊敬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代表、赫德尔大使阁下发言。

赫德尔先生(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主席先生，在我开始今天发言的时候，我和其他发言者一样，祝贺你担任八月份的主席。同时，我也要卸任的主席、日本代表大川大使表示特别的感谢。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他的杰出的外交才干以及他的大家熟知的机智大大帮助委员会解决了许多重大问题，特别是在为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作准备的过程中。

我国代表团还要对罗马尼亚的新代表、达特库大使表示欢迎，他在裁军领域中的长期经验对于裁军谈判委员会今后的工作必定是极为宝贵的。

1982年夏季会议开始工作的时候，国际关系在危险地急剧恶化。第二届特别联大结束至今才四个星期。我们处在军备竞赛历史上一个关键日子——1945年8月6日第一颗原子弹在广岛爆炸，杀害该市万计的居民——的37周年纪念前夕。所有这些提醒我们裁军谈判委员会，为了人类的命运，它负有防止一场可能的核战

(赫德尔先生，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争的高度责任。

因此，我想集中谈谈那些我们认为应充分反映在夏季会议的工作计划和活动中的问题。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的某些结论不能简单地被置于一旁，因为这些结论与履行我们的责任是密切相关的。

在第二届特别联大上，绝大多数国家对核屠杀日益增长的危险表示关注，并主张采取紧急措施，消除核战争的威胁并停止军备竞赛，特别是核领域内的军备竞赛。

在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之前以及会议期间，世界范围内的反军备竞赛运动达到了空前的规模。许多国家就防止核战争、冻结核武库以及其他的裁军措施提出了许多建设性的建议。

社会主义国家是带着旨在执行第一届裁军特别联大《最后文件》规定的优先目标的具体建议参加特别联大的。我们的行动表明，我们相信这届联大将为所有国家——不管其幅员大小、军事潜力或地理位置如何——提供一个良好的机会，为解决军备限制和裁军这些最为紧迫的问题作出积极的贡献。这一决心指导了我们对这届联大各项任务所取的整个态度。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一起，重申了它们不变的意愿，即同意在公正和对等的基础上限制、裁减或禁止所有类型的武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国务委员会主席埃里希·昂纳克在给第二届特别会议主席的电报中重申，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将永远是为持久和平和裁军而战斗的积极而可靠的伙伴，并重申，有必要采取旨在结束核军备竞赛的措施并保证采取有力的坚持到底的行动。

但是，由于美国和其他北约国家所取的立场，联大受到阻挠，未能就这些建议采取行动。而且，这些国家还在会议上千方百计对第一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特别联大为裁军谈判所规定的优先项目表示怀疑，并为它们超军备政策以及它们的核威慑和第一次核打击的理论辩护。

由于这种立场，联大未能就一份对我们时代的挑战作出答复的实质性文件达成一致意见，也未能推动实施第一届裁军特别联大的《最后文件》。

在估价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的结果时，人们必然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即这届联大清楚地反映了目前国际形势的两个主要趋势：第一，在召开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

(赫德尔先生，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时，北约召开了一次最高级会议，这次是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首都波恩召开的。会议批准了实施北约长期军备计划的新措施。会议不顾西欧各国人民的反对以及某些政府的保留，通过了一项从1983年起在欧洲部署新的美制中程核导弹和巡航导弹的决定。这样，针对华沙条约国家的第一次核打击能力就将在欧洲大陆建立起来。

该会议同意扩大北约的活动范围。就在会议之前，美国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达成了一个关于在“危机时刻”美国将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另外部署六个师的新协定。北约非但没有积极响应华沙条约成员国关于不扩大军事同盟以及开始解散军事同盟的建议，反而接纳了一个新成员国。美国最近关于空前的军事预算、关于为外层空间建立一个特别军事指挥部的决定以及其他措施，都是旨在为今后的几年、甚至几十年的军备竞赛铺平道路。

同时，也正是在这同一国家的赞同下，以色列发起了第五次中东战争来消灭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和巴勒斯坦人民，南非种族隔离政权仍在侵略安哥拉和莫桑比克。与其他国家结盟并在其他国家的支持下，《联合国宪章》第2(4)条款继续遭到严重的违反。

与国际法的原则以及和平共处的精神相反，美国为了它自己的军事战略目标而严重破坏了在各国人民间和各国间起互利作用的经济关系。

所有这些政治、军事和经济行动只能加剧国际上的对峙，降低就军备限制和裁军进行有效谈判所必需的国际信任。难怪那些奉行这种危险政策的国家在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上急迫地要阻挠任何向前看的决定，因这些决定会妨碍它们取得军事优势、增加军备集积的种种企图。这种态度无法以“大量裁减军备”的建议来掩盖，实际上这种建议的目的是只要求对方裁减，以便打破军事平衡。这种态度也不能以抽象地讨论核查问题的建议来加以掩盖。世界各国人民是不会被那些调和性的发言所迷惑的。他们要求避开笼罩着全人类的越来越大的危险。

另一方面，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表明，绝大多数的国家以及世界范围内的和平运动有坚强的决心，要求采取紧急的措施来排除核战争的威胁并冻结和裁减核武库，并最终消除核武库。苏联宣布单方面承担责任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声明，无疑是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的要闻。这反映了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的常任理事国对保证地

(赫德尔先生，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球上的持久和平和防止核浩劫的高度责任感。苏联这一大胆的步骤完全符合1980年华沙宣言中重新强调的华沙条约国家的战略理论的纯防御性质。该宣言指出，华沙条约成员国过去从来没有、将来也决不寻求军事优势，它们的一贯立场是赞成在较低的水平上保持军事平衡。

社会主义国家在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上提出的建议是关于核裁军计划、全面禁试、禁止核中子武器、全面禁止化学武器等这类优先的问题。

既然所有这些问题都已列入裁军谈判委员会的议程中，委员会就应全力以赴履行其谈判各项裁军协定草案的唯一的多边谈判机构的责任。

这不仅会大大减少我们今天面临的军事对峙的程度，而且从长远来说，将裁减和消除威胁着和平和全人类的那些最危险的武器。

在裁军谈判委员会1982年第二期会议开始的时候，委员会成员国应从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得出必要的有用的结论。我国代表团愿强调两件事：第一，第一届特别联大的《最后文件》仍然完全有效。它为裁军谈判提供了良好的基础。第二，应该尽一切努力在各级和各种范围内进行所有类型的这类谈判。在这一范围内，多边谈判有其适当的地位。这些谈判应适当地考虑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就下列这些优先任务提出的建议，例如：

- 防止核战争，
- 停止核军备竞赛和核裁军，
- 全面禁试条约，
- 禁止化学武器，
- 防止在外层空间进行军备竞赛。

在这一方面，我们代表团完全赞同印度代表在8月3日的发言中所讲的。我们完全支持这样的建议，即裁军谈判委员会应利用一切可能来促进达成防止核战争的措施。它应鼓励所有国家、特别是核武器国家尽快考虑各种旨在防止使用核武器、防止核战争和有关目标的建议。在这一方面，第一步应该是所有核武器国家承诺不首先使用核武器。因此，委员会应呼吁那些尚未承担这种义务的核武器国家采取对等步骤。若所有核武器国家都采取这种步骤，实际上就会导致完全禁止核武器的使用。没有任何理由能为不愿作出这种行动的保留意见辩解。

(赫德尔先生，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上述措施可建立就停止军备竞赛和核裁军进行成功谈判所必需的信心。它也将改善就保证无核武器国家的安全达成协议的气氛。

和以前一样，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代表团赞成开始在相应的工作小组的范围内就议程项目2——停止核军备竞赛和核裁军——进行谈判。正是怀着这一目标，我们在第CD/259号文件中就这一小组的职权范围提出了建议。根据这一职权，委员会应在《最后文件》第50段的基础上拟订核裁军的各个阶段，以便就停止核军备竞赛和核裁军准备多边的谈判。迄今为止，委员会都是比较笼统地讨论与此有关的所有问题的。这些问题可以在这一工作小组内有组织地加以表列和分类。小组的活动应旨在准备一份核裁军方案，以便在平等和对等安全的原则基础上在各阶段中加以实施。所有核武器国家应参加该方案的拟定、通过和实施工作。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欢迎苏联向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提出的备忘录中所载的有关这项方案的提案。苏联的提案充分考虑到有必要互相冻结核武库，以此作为走向核裁军的第一步。在这一方面，我们也欢迎印度和其他国家提出的相应的提案。

在这方面，我国代表团提请大家注意苏联单方面暂停在其欧洲部分部署中程导弹的做法以及以下这个建议，即现在马上商定：从开始战略武器会谈之时起，苏美两国在数量上冻结战略武器，并在尽可能最大的范围内限制上述武器的现代化。现在比以往更紧迫地需要就这些会谈取得实际的结果。

在核裁军的总范围内，我国特别重视禁止核中子武器。这种武器的生产必然会导致核军备竞赛的进一步升级。这种武器在欧洲、在离我国的西部边境附近以及在世界其他地方的有计划部署，以及与这种新武器的部署有关的“有限”核战争理论，都很有可能会降低核级限，从而增加核战争的危险。

鉴于这些考虑，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在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上主张裁军谈判委员会开始紧急谈判，以便缔约一项禁止生产、储存、部署和使用核中子武器的公约，从而作为一件紧急事项并根据《最后文件》第50段的规定，为停止在质量上改善和发展核武器系统作出贡献。我国还建议，无核武器国家应宣布不允许在其领土上部署核中子武器。

我国代表团希望，裁军谈判委员会在设立一个相应的工作小组时，将建立必要

(赫德尔先生，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的组织构架，以便准备出一份禁止核中子武器的公约。这样将满足联大第36/923号决议中表达的全世界的关注以及许多非政府组织所表示的关注。

正如联合国秘书长佩雷斯·德奎利亚尔先生仅在几天前强调的，全面彻底禁止核武器试验是个早该解决的问题了。在这个论坛上没有必要来详细阐述它的紧迫性。我国代表团强烈反对这样的说法，即这个问题只能是一个长期的目标。

为了促进委员会就全面禁试条约开始实际的谈判，我国代表团在春季会议期间提出了一个相应的工作小组的职权范围草案。不幸的是，由于某些国家的态度，大家未能同意一项旨在进行实际谈判的包括一切方面的职权范围。本着妥协的精神，我国代表团在四月份在职权范围问题上跟大家一起赞成了一项不很符合我们——而且不仅仅是我们——所期望的协商一致意见。我在4月21日的发言中就阐明了我国代表团对这一职权范围的解释。我们希望，新的特设工作小组在审议有关核禁试的所有具体问题以及有关的综合性提案的过程中将推动开始全面禁试条约的真正谈判，从而，如该职权范围所指出的，使裁军谈判委员会能履行其唯一的多边裁军谈判机构的责任。我国代表团想在今后本期会议期间，就议程项目I的新工作小组的活动提出具体的建议。

恢复并成功地完成已经中断的三边谈判将大大改善委员会内就全面禁试条约进行多边谈判的条件。因此，我们和其他代表团一起呼吁美国和联合王国宣布其准备采取这一步骤。我们希望，一个主要核大国的总统最近的否定答复并不是该国在此问题上的最后定论。

在今年会议开始的时候，大家一致同意了化学武器特设工作小组的新职权范围。春季会议期间，已在谈判中取得一些进展。

在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上，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代表团和其他许多代表团一样，欢迎苏联提出的有关化学武器公约基本条款的提案。这一提案特别是在核查方面考虑到了其他国家的意见，并清楚地表明苏联坚决地希望帮助禁止化学武器的谈判取得突破，并使谈判圆满地完成。在这一方面，我愿对化学武器工作小组在苏伊卡大使干练的主持下所作的种种努力表示赞赏，这些努力都是为了使在拟订一项条约草案的工作中取得确实的进展。我们希望在可预见的将来，公约组成部分的起草工作将取得相当大的成果。

(赫德尔先生，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采取一些紧急的措施来停止在质量上改善化学武器并停止化学武器的地理扩散，可促进缔结一项化学武器公约。因此，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在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上建议，各国应避免采取任何妨碍就禁止化学武器进行谈判的行动。还特别敦促各国

- 不生产、储存和部署二元和其他新型的化学武器，以及
- 不在现在尚无化学武器的国家的领土上部署这种武器。

我国代表团期待着各国在裁军谈判委员会内对这些建议作出反映。

这是我国代表团本着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的审议情况而对我们议程中的优先项目所提出的一些初步想法。我国代表团准备在夏季会议期间对议程的其他项目提出看法。最后，我想表示，我国代表团希望本期会议会显示出合作精神，并显示出所有代表团想为裁军谈判的成功作出贡献的共同愿望。

主席：感谢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代表的发言以及他对我讲的一番友好的话。

今天登记的发言到此结束。还有其他代表团想发言吗？

我已要求秘书处在今天散发一份非正式文件，其中载有裁军谈判委员会及其附属机构从8月9日至13日一周内的会议时间表。和往常一样，这份时间表只是指示性的，因为我们可能得给核禁试工作小组以开会的时间，一旦该小组主席被指定的话。我们可能还需要召开非正式会议。所以时间表有可能在我们工作过程中加以调整。化学武器特设工作小组的主席要求在下周内召开第三次会议。他通知我，那次会议将在8月9日星期一下午3时召开，会议的主要议题是考虑主席在本周与各代表团和专家们进行协商的报告。时间表内所列的会议和往常一样，将在议事大厅内召开。

如你们所知，审议关于侦察和识别地震事件的国际合作措施的特设科学专家小组将从星期一开始其夏季会议，预订从8月9日至20日。该小组的第一次会议将在下星期一召开，即8月9日下午3时，在第五会议室召开。该小组今后的会议将由其成员在工作过程中决定。

如果没有反对意见，我将认为委员会通过了这份时间表。

就这么决定了。

主席：裁军谈判委员会的下次全体会议将于8月10日星期二上午10时30分召开。届时委员会将开始审题为“化学武器”的议程项目4。
现在休会。

下午4时散会。

×× ×× ×× ×× ××

DOCUMENT IDENTIQUE A L'ORIGINAL

DOCUMENT IDENTICAL TO THE ORIGINAL